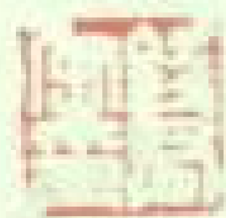
中國醫學大成

〔重刊訂正本〕

錢君匋題



〔四十四〕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四四）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册）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一，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醫學讀書記 〔清〕尤在涇 著述

讀醫隨筆 〔清〕周學海 著

市隱廬醫學雜著 〔清〕王嚴士 著

原 編 曹炳章

總審定 裘沛然

總審閲 蕭敏材 朱邦賢 沈麗君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尚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值，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值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尙達萬種，學者旣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尚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册；每册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上海中醫學院

〔清〕尤在涇　著述

醫學讀書記

中國醫學大成

醫學讀書記提要

清、尤怡著。怡字在涇。別號飲鶴山人。蘇州吳縣人。徐洄溪序刊。先生讀書好古君子也。鍵戶潛脩。不慕營利。沈酣典籍。其所著傷寒貫珠集、金匱心典、金匱翼等書。已載第六七集各提要中付刊。茲不復贅。是編從讀書所得。隨筆記錄。闡靈蘭之祕。接長沙之源。含英咀華。鍛年煉月。出其餘蘊。成讀書記三卷。續記一卷。附醫案三十一條。簡而精。微而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誠醫家之寶錄。茲從行素草堂刻本。重校圈點之。

徐序

文中子云。醫者意也。藥者瀹也。謂先通其意。而後用藥物以疏瀹之也。善哉言乎。醫理在是矣。而意之通。實難泥一成之見。而欲強人之病以就吾說。其患在固執。好作聰明。而不窮究乎古人之成書。是猶兵家之廢陣圖。法吏之廢律令也。其患在不學。由前之說。在不能用意。由後之說。在誤於用意。夫然以不學之人。與不通之識。而又熾以忮同列。競名利之心。以此用藥。其不致抱薪而救火。持水而投石者。幾何哉。語云。學書紙費。學醫人費。蓋爲此也。尤君在涇讀書好古士也。而肆其力於醫。於軒、岐以下諸書。靡昕夕寒暑。穿穴幾遍。而以己意條貫之。其閒凡有所得。筆之於書。日月既多、卷帙略定。辨五行之生尅。察四氣之溫嚴。審人事之陰陽虛實。與夫藥性之君臣佐使、凡成書之沿誤者。釐而正之。古人紛紜聚訟者。折而衷之。夫惟多讀古人之書。斯能善用古人之書。不誤於用意。亦不泥於用意。於長沙氏之旨。庶幾得之。可謂通其意矣。抑吾觀太史公之傳扁鵲也。云長桑君以禁方盡與之。忽然不見。後遂能生死人。其說近於鬼物、其人不可再得。而其傳淳于

意也。謂得禁方於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脈書五色診病。是多讀書而通於意者扁鵲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如淳于意者。斯可矣。尤君之學。不知於古人何如。然多讀書而通以意。是聞古人之風而興起者。由此書以治病。當不貽譏於人費也夫。

乾隆四年己未春三月松陵徐大椿靈胎敍

鮑序

昔陶元亮自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忻然忘食。昌黎進學解則云。記事者必提其要。積誠生悟。古今人不相遠也。卽醫學亦何獨不然。吾郡尤在涇先生。讀書好古君子也。鍵戶潛修。不慕榮利。沈酣典籍。更邃於醫。其所著傷寒貫珠集、金匱心典、金匱翼諸書。皆能闡靈蘭之祕。接長沙之源。吸英吐華。鍛年鍊月。出其餘蘊。成讀書記。簡而精。微而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足以嘉惠後學者。法乳所溉。瓣香到今。夫稚川之論名醫胚胎。良史貞白之撰別錄。輔翼本經。方之古人。殆不多讓。無惑乎燼餘之簡。歷久彌新。徑寸之函。先覩爲快。吾友謝君桂生。多學而精醫理。尤氏諸書。尤其服膺而深有得者。慨是書鋟版無存。借錄易舛。詳加校正。付剞劂氏。俾稽古之士。讀是記而併讀先生全書。讀全書而更能融貫古人之書。誠快事也。至先生文學德望。則諸書序文及家傳具存。傳中曾述先生句云。病來希逸春無分。老至淵明酒已捐。椰瓢松麈。揮灑自如。蓋有出塵之胸襟。乃有濟世之神術。彼挾名利之見者。詎可同日而語耶。抑聞之抱朴子讀道德五千言謂

當一字一拜。吾尤願讀是記者。字字深思。時時玩索。忻忻然意有所會。陶陶然樂自無涯。秋水空明。則養生之妙諦也。春風和藹。則活人之真詮也。嘻。微先生吾誰與歸。

光緒十四年冬月後學鮑晟謹識

醫學讀書記目錄

卷上

陽氣陰氣……一
四氣……二
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二
天符歲會……三
六元正氣……四
靈素不同……五
素問傳寫之誤……六
甲乙之誤……八
王注之誤……九
心欲軟腎欲堅……一一
三陽在頭三陰在手……一一
脾氣外絕……一一
勞風……一二
結陽結陰……一二
胃脘癰……一三
腸覃石瘕……一三
肺消……一三
四維相代……一四
四肢不舉……一四
折髀……一四
水液渾濁……一五
厥……一五

煎厥……一五
氣泄……一五
瘧……一五
氣痺精少皆能生寒……一六
刺久病……一六

卷中

風寒營衛之辨……一
寒邪六經俱受不必定自太陽……三
陽結陰結……四
縱橫……五
戰慄……五
熱入血室……五
圊血……六
吐利煩躁四逆……六
亡陽無陽……六
絕陽……七
厥……七
厥熱……七
三陰下症……八
桂枝湯……八
麻黃湯……九
大小青龍湯……九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一〇
五苓猪苓……一〇
瀉心諸湯……一一

白通四逆……一一
麻杏甘石湯……一二
歛證類傷寒……一二
簡誤……一三
傷寒雜論……一四

卷下

制方用藥必本升降浮沉之理……一
五行問答……二
通一子雜論辨……四
喻氏春溫論辨……九
軻氏傷寒論翼辨……一一
宣明人參白朮散方論……一四
柴胡梅連散羅氏秦艽鱉甲散方論……一五
秦艽鱉甲散……一五
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湯方合論……一五
歸脾湯方論……一六
鳳髓丹方論……一六
小投杯湯方論……一六
清暑益氣湯清燥湯合論……一七
方法餘論……一七

續記

寸口分珍藏腑定位……一
古方權量……一

火齊湯……二
蜻瘕……二
葱豉湯……二
枳實梔子豉湯……三
鹹寒……四
酸苦涌泄……四
五疰鬼氣……四
瘧……五
陰陽交……六
崩中下血……六
耳聾治肺鼻塞治心……六
噎膈反胃之辨……七
瀉痢不同……七
溫病風溫溫疫濕溫溫毒
溫瘧之異……八
目赤腫痛……一〇
口糜……一〇
冷勞……一〇
熱風……一一
食鹹頭汗出……一一
雜識……一一
附靜香樓醫案三十一條

醫學讀書記

清 古吳 尤 怡在涇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上

陽氣陰氣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蓋陽之精。如日光明洞達。故養神。陽之柔。如春景和暢。故養筋。

日月之行。不違其道。樞樓之運。不離其位。陽氣之動。不失其所。故曰。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又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

陽氣、天氣也。陰氣、地氣也。天氣不治。則地氣上干矣。故曰。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出於地而雨露降於天。地氣不治。則天氣不化矣。故曰。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蓋天地陰陽。本出一氣。陽失則陰不能獨成。陰失則陽不能獨化。自然

之道也。人與天地參。故肺氣象天。病則多及二陰。大小腸象地。病則多及上竅。仲景以大黃甘草湯治食已卽吐。丹溪用吐法治小便不通。豈非有見於此歟。

四氣

春氣。少陽初升之氣。陽方升而被抑。生氣不達。則藏氣內敗。猶木鬱則腐也。故曰。逆春氣則少氣不生。肝氣內變。夏爲盛長之氣。心爲太陽之藏。夏氣不長。則心氣不充。不充則內空若洞也。故曰。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秋氣應收而反泄。秋眞氣不斂。燥反乘之。則淸肅之化。轉爲鬱燠之化也。故曰。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焦滿猶煩滿也。冬氣應藏而不藏。則少陰之經氣不歸。而腎中之藏氣獨沉。左氏所謂亂氣張脈。外強中乾是也。故曰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

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

主氣應節候而分布歲以爲常者也。客氣隨司天而遞遷。六朞而復始者也。而主客加臨。有相得不相得之異。如子午年。初之氣。主厥陰風木。客太陽寒水。二之氣。主

主少陰君火。客厥陰風木。以水加木。以木加火。母來生子。爲相得也。三之氣。主少陽相火。客少陰君火。四之氣。主太陰濕土。客太陰濕土。以火遇火。以土遇土。主客同氣。爲相得也。五之氣。主陽明燥金。客少陽相火。以火加金。金畏火制。爲不相得也。六之氣。主太陽寒水。客陽明燥金。以金加水。金能生水。亦相得也。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矣。其有相得而亦病者。如水臨金。金臨土。土臨火之屬。以子臨母。以下臨上。所謂不當位也。故亦病也。然須合歲運強弱而論之。如甲子年。歲土太過。三之氣。爲少陰君火。以火加土。則土益旺而無制。是雖相得而不相和也。庚子年。歲金太過。五之氣。少陽相火。以火加金。金有制而反和。是雖不相得而不爲病也。又如水臨金。火臨木之屬。設遇金木不及之運。則金得水而清。木得火而明。雖不當位。亦不病也。水臨土。木臨火之屬。設遇木火太過之運。則土得火而堅。火得木而燔。雖當位。亦病也。更有進者。太過之土。木不能制者。金反得而泄之。不及之木。水不能滋者。火反得而養之。此天地生成之妙也。欲明運氣之理者。其可以淺求之耶。

天符歲會

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天謂司天。歲謂歲支。曰應曰承。謂歲運也。司天行天之氣。歲支行地之氣。歲運行氣交之化。三者。其氣不必皆同。而亦有時而同者。如戊寅戊申歲。戊爲火運。寅申又爲相火。是以歲運而同司天之氣。謂之天符。符者同也。同於天也。如甲辰甲戌歲。甲爲土運。辰戌又爲土。是以歲運而同歲支之氣。謂之歲直。直者值也。值其歲也。又曰歲會。會者合也。合於歲也。若己丑己未歲。歲運之土。既同天氣。又同歲支。謂之太乙天符。卽經所謂三氣幷合爲治也。夫氣同者。其化同。其氣異者。其化異。化同則有相助爲虐之害。化異則有互相尅賊之憂。然以不及之運。而得司天歲支之助。則不及之氣轉爲平氣。而氣反治若歲運太過。其氣已盛。而復得司天歲支之合。三氣幷治。其亢而害物。有不可言喻者矣。故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

六元正氣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分列六十年運氣病治之紀。統論元氣司天在泉之政。可謂詳且盡矣。然而驗之於事。合之於時。往往不能相符。且也一年之間。九州之內。有東南旱乾而西北淫雨者。有西北焦槁而東南大水者。則九州分野。上應九宮。爲

地氣之不齊也。且有宋元豐四年。歲在辛酉。涸流之紀。而河決大水。則氣化勝復之異。胡源所謂歲水不及。侮而乘之者土也。土不務德。故以濕勝。寒時則有泉湧河衍涸流生魚。其變爲驟注爲霖潰名爲少羽。而實與太宮之歲同者是也。是故五運六氣之理。不可不知也。亦不易知也。而況古今度數之有差等。天人感召之有休咎。執而泥之。刻舟而求劍者也。廢而棄之。亡筌而求魚者也。非沈潛之士而具圓機之智者。烏足以語此。

靈素不同

六節藏象論云。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太陰。腎爲陰中之少陰。肝爲陽中之少陽。而靈樞九針十二原云。陽中之少陰肺也。陽中之太陽心也。陰中之少陽肝也。陰中之太陰腎也。按素以肝爲陽者。言其時。靈以肝爲陰者。言其藏也。素以肺爲太陰。腎爲少陰者。舉其經之名。靈以肺爲少陰。腎爲太陰者。以肺爲陰藏而居陽位。腎爲陰藏而居陰位也。二經之不同如此。

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爲井。所溜爲滎。所注爲腧。所過爲原。所行爲經。所入爲合。故本輸篇云。膀胱出於至陰爲井。溜於通谷爲滎。注於束

骨爲腧。過於京骨爲原。行於崑崙爲經。入於委中爲合。膽出於竅陰爲井。溜於俠谿爲滎。注於臨泣爲腧。過於丘墟爲原。行於陽輔爲經。入於陽之陵泉爲合。胃出於厲兌爲井。溜於內庭爲滎。注於陷谷爲腧。過於衝陽爲原。行於解谿爲經。入於下陵爲合。而根結篇云。足太陽根起於至陰。溜於京骨。注於崑崙。入於天柱飛揚。足少陽根起於竅陰。溜於丘墟。注於陽輔。入於天容。足陽明根起於厲兌。溜於衝陽。注於下陵。入於人迎豐隆。是以井滎腧原經合之處。即一經所言。而亦有不同如此。

素問傳寫之誤

蒼天之氣淸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按傳當作專。言精神專一。則淸淨弗擾。猶蒼天之氣也。老子所謂專氣致柔。太史公所謂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班氏所謂專精神以輔天年者是也。若作傳。與義難通。王注精神可傳。惟聖人得道者乃能爾。予未知精神如何而傳也。

因於寒因於暑二節。丹溪重定章句爲是。

脈乍疎乍數者死。謂氣亂而失常也。又少陽脈至。乍數乍疎。乍短乍長。夫少陽氣即未齊。其脈大小不同已耳。何至失其常度耳。按扁鵲陰陽法云。少陽之至。乍小乍大。乍長乍短。夫豈好異而云然哉。

春脈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巔疾。王氏謂忘當作怒。是。

解脈令人腰痛。痛而引肩。目𥆧𥆧然時遺溲。又云。解脈令人腰痛如引帶。當如折腰狀。善怒。詳本篇備舉諸經腰痛。乃獨遺帶脈而重出解脈。按帶脈起於少腹之側。季脇之下。環身一周。如束帶然。則此所謂腰痛如引帶常如折腰狀者。自是帶脈爲病。云解脈者。傳寫之誤也。

血溫身熱者死。按溫當作溢。夫血寒則凝而不流。熱則沸而不寧。溫則血之常也。身雖熱。何遽至死。惟血既流溢。復見身熱。則陽過亢而陰受逼。有不盡不已之勢。故死。今人失血之後。轉增身熱咳嗽者。往往致死。概可見矣。

立而暑解。治其骸關。暑解當是骨解。言骨散墮如解也。骨與暑相似。傳寫之誤也。

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按營衛生會篇云。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夫陰方盡。何云未動。

陽氣方受。何云未散。疑是陽氣未動。陰氣未散。動謂盛之著。散謂衰之極也。

甲乙之誤

素問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又曰。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此二段。乃岐伯分答黃帝問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昏不知人。二語之辭。所謂陰氣者。下氣也。下氣而盛於上。則下反無氣矣。無氣則不化。故腹脹滿也。所謂下氣者。卽陰氣也。陽氣上盛。則陰氣上奔。陰從陽之義也。邪氣亦卽陰氣。以其失正而上奔。卽爲邪氣。邪氣既逆。陽氣乃亂。氣治則明。亂則昏。故不知人也。甲乙經創陽氣盛於上五字。而增腹滿二字。於下虛則腹脹滿之下。則下氣重上之上。林氏云。當從甲乙。謂未有陰氣盛於上。而又陽氣盛於上者。二公並未體認分答語辭。故其言如此。殆所謂習而弗察者耶。

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軟而散者。當消環自已。按搏堅而長者。太過之脈。心象火而脈縈舌。心火有餘。故病舌卷不能言也。軟而散者。不足之脈。心者生之本。神之處。心不足則精神爲消。如卑惵遺亡恐懼之類是也。環自已者。言經氣以次相傳。如環一周。復至其本位。而氣自復。病自已也。診要經終論云。刺中心

者環死。義與此同。環自已者。經盡氣復則生。環死者。經盡氣絕則死也。甲乙經環作渴非。

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下而不上。頭項痛也。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痺也。甲乙經上而不下。作下而不上。下而不上。作上而不下。非。蓋上而不下者。上盛而下虛。下虛則下無氣。故腰足冷。下而不上者。有降而無升。不升則上不榮。故頭項痛也。經文前二段是有餘之病。故受病處脈自著。後二段是不足之病。故當病之處脈反衰。按之至骨而脈氣少。爲腰脊痛而身有痺者。亦不足之診也。經文虛實互舉。深切診要。自當從古。

王注之誤

素問曰。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經脈沮弛。精神乃央。注云。苦性堅燥。又養脾胃。故脾氣不濡。胃氣強厚。辛性潤澤。散養於筋。故令筋緩脈潤。精神長久。按經云。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是以五藏資生於味。而味過反傷五藏。此所謂脾氣不濡。胃氣乃厚者。由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而胃亦不能輸其精氣於脾也。胃不輸。脾不行。則津液獨滯於胃。而胃乃厚。厚猶滯也。寧強

厚之足言哉。沮、消沮也。弛、懈弛也。由辛散太過。而血氣消沮。筋脈懈弛。精氣衰及其半也。豈潤澤長久之謂哉。以過爲正。以傷爲益。誤矣誤矣。

切脈動靜。而視精明。精明者。兩目之精光也。注云。明堂左右近目之穴非是。下文云。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黑白。審短長。然則非目中之精明而何。

肺脈軟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令不復散發也。灌汗者。汗出淋漓。如以水灌之。謂肺氣衰弱。故散而不收也。至秋肺金司令之時。其氣自收。其汗自斂而不復散發也。非寒水灌洗皮竅無汗之謂也。

胃脈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瘖。三歲死。王注云。從謂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也。然則經文何必更出其從者三字。按玉版論要云。男左爲逆。右爲從。女子右爲逆。左爲從。本文蓋謂男子發左。女子發右。於法爲逆。然不瘖舌轉。則受邪輕。故證雖逆而猶可治。若男子發右。女子發左。於法爲從。然瘖則受邪重。證雖從。必三歲乃起也。設逆而邪重者。必死不治。從而邪微者。奚待三歲而後起哉。

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蓋西北寒東於外。而陽聚於內。故宜散

而寒。東南陽泄於外。而陰伏於內。故宜收而溫。非食冷食熱之謂也。

心欲軟腎欲堅

心欲軟。急食鹹以軟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蓋心於象爲離。腎於象爲坎。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故欲堅。離之明在外。當柔順而養之於中。故欲軟。軟者必以鹹。堅者必以苦。鹹從水化。苦從火化也。夫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爲尙。易曰。行有尙。往有功也。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畜爲吉。易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也。然則所以堅之軟之者。固欲其水上火下。而成心腎交通之妙歟。

三陽在頭三陰在手

三陽外感。診在人迎。人迎者。結喉兩傍動脈。故曰三陽在頭。三陰內傷。診在氣口。氣口卽寸口也。故曰三陰在手。

脾氣外絕

脈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絕。去胃外歸陽明也。言脾虛氣下。不爲胃行精氣。而與大腸驅糟粕也。人有不能食而數便利者。非脾去胃歸陽明之故歟。

勞風

勞風法在肺下。其爲病也。強上冥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治之奈何。曰以救俛仰。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或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矣。讀此可悟傷風不解成癆之故。勞風者。既勞而又受風也。勞則火起於上。而風又乘之。風火相搏。氣湊於上。故云法在肺下也。肺主氣而司呼吸。風熱在肺。其液必結。其氣必壅。是以俛仰皆不順利。故曰當救俛仰也。救俛仰者。即利肺氣散邪氣之謂乎。然邪氣之散與否。在乎正氣之盛與衰。若陽氣王而精氣引者。三日。次五日。又次七日。則青黃之涕從欬而出。出則風熱俱去而肺無恙矣。設不出。則風火留積肺中。而肺傷。肺傷則喘咳聲嘶。漸及五藏。而虛勞之病成矣。今人治勞。日用滋養而不少益者。非以邪氣未出之故歟。而久畱之邪。補之固無益。清之亦不解。虛勞病之所以難治也。

再按脈解篇云。太陽所謂強上引背者。陽氣大上而爭。故強上也。勞風之病。火在上而風乘之。風火皆陽也。風性善行。火性炎上。非所謂陽氣大上而爭者乎。

結陽結陰

結陽者腫四肢。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結陽陽聚而實也。四肢者。

諸陽之本。陽實則四肢腫也。結陰陰氣凝聚。不與陽氣相通也。夫陽所以舉陰氣者也。陰無陽而獨。則不復周流四布有墜而下出耳。再結三結。謂二陰三陰。並結不解。結愈甚者。下愈多也。

胃脘癰

人病胃脘癰者。診當候胃脈。其脈當沉細。沉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甚。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爲癰也。按人迎在頭。趺陽在足。皆胃脈也。云當候胃脈者。謂趺陽也。趺陽脈不必沉且細而今沉且細者。氣逆於上。而下乃虛。下虛則沉細也。人迎甚盛者。氣逆於上則上盛。上盛故人迎甚盛。夫氣聚於上。而熱不行。胃脘壅遏。得不畜積爲癰耶。

腸覃石瘕

覃、延也。瘜肉蔓延。與腸相着。瘕、假也。假血成形。積於胞中。血積易去。故曰可導而下。瘜肉漸大。則消之非易。故曰狀如懷子。久者離歲。

肺消

心移寒於肺爲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肺居上焦。而司氣化。肺熱則不肅。

不肅則水不下。肺寒則氣不化，不化則水不布。不特所飲之水直趨而下。且并身中所有之津。盡從下趨之勢。有降無升。生氣乃息。故曰飲一溲二死不治。

四維相代

四維、四肢也。相代、相繼為腫也。四肢為諸陽所實之處。相繼為腫者。氣餒而行不齊也故曰陽氣乃竭。

四肢不舉

玉機真藏論云。脾脈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靈樞本神篇云。脾氣虛則四肢不用。實則腹脹。經溲不利。蓋脾虛則營衛涸竭。不能行其氣於四肢而為之不舉。脾實則營衛遏絕。亦不能行其氣於四肢而為之不舉。九竅亦然。兩經互言之者。所以窮其變也。

折髀

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胃土太過。而火復益之。府陽獨盛。藏陰受傷。則髀痛如折也。

水液渾濁

水液渾濁。有脾經穀氣不化。溼熱下流。亦有因肺金氣衰而便液停凝。蓋肺司州都之氣化。中氣不足。則溲便爲之變。未可執其皆屬於熱之一語而施治也。

厥

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故有風熱小恙而亦面赤足令者。如是則解外之邪。必靖內之氣。設徒與表藥眞陽隨越。故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

煎厥

煎厥卽熱厥也。火迫於下。氣逆於上。爲厥逆而熱煩也。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者。言其精神散敗。若土之崩。若水之放而不可復收之掩之也。

氣泄

心脈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氣泄者。氣隨便失。脾腸之病。卽氣利也。乃火不足而土受病也。

瘧

瘧脈緩大虛。調以甘藥。凡諸瘧而脈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出必已。故初病脈不

出者。多是氣血壅遏所致。無用張皇。遽投溫補。亦致敗事。

氣痺精少皆能生寒

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是人多痺氣也。又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是故氣痺精少皆能生寒。不必謂其定責陽虛也。

刺久病

刺久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間日而復取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愚謂此刺道也。可通藥之用矣。以其病久入深。故必深內。以其陰氣難得。故必久留。間日者。休其氣也。調其左右。去其血脈者。調其未病之處。使血脈流通也。以丸藥攻其病。以甘藥養其正。且進且止。毋速其效。以平爲期。藥之道盡矣。

醫學讀書記

清 古吳 尤怡在涇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中

風寒營衛之辨

風爲陽邪而上行。衛爲陽氣而主外。以陽從陽。其氣必浮。故曰陽浮者。熱自發。陽得風而反強。陰無邪而反弱。以弱從強。其氣必餒。故曰陰弱者。汗自出。傷寒發熱者。陽氣被鬱而不伸也。中風發熱者。陽氣被引而外浮也。鬱者必發之。浮者不徒解散而已。此桂枝湯所以兼陰陽通合散爲劑也。

仲景衛強營弱之說。不過發明所以發熱汗出之故。後人不察。遂有風幷於衛。衛實而營虛。寒中於營。營實而衛虛之辨。不知邪氣之來。自皮毛而至肌肉。無論中風傷寒。未有不及於衛者。甚者乃幷傷於營耳。郭白雲所謂涉衛中營者是也。衛

病而營和。則汗自出。營與衞俱病。則無汗矣。無汗必發其汗。麻黃湯所以去表實而發邪氣也。有汗不可更發汗。桂枝湯所以助表氣而逐邪氣也。學者但當分病證之有汗無汗。以嚴麻黃、桂枝之用。不必執營衞之孰虛孰實。以證傷寒、中風之殊。且無汗爲表實。何云衞虛。麻黃之去實。寧獨遺衞。能不膠於俗說者。斯爲豪傑之士。營衞本是和諧。衞受邪而反強。榮無邪而覺弱。邪正不同。強弱異等。雖欲和諧。不可得矣。故曰營氣和者外不諧。

傷寒分立三綱。桂枝主風傷衞。麻黃主寒傷營。大青龍主風寒兩傷營衞。其說始於叔微許氏。而成於中行方氏。嘉言喻氏。以愚觀之。桂枝主風傷衞則是。麻黃主寒傷營則非。蓋有衞病而營不病者。未有營病而衞不病者也。至於大青龍證。其立方之旨。因煩躁而獨加石膏。王文祿所謂風寒並重而閉熱於經。故加石膏於發散藥中者是也。若不遇風寒並發。則麻黃、桂枝已足勝其任矣。何必更須石膏哉。

寒邪閉皮毛而鬱陽氣。是以發熱而汗不出。麻黃、杏仁開肺氣。發腠理。若桂枝、甘草。爲辛甘發散之用也。風邪不能外閉陽氣。而反內擾陰氣。是以其汗自出。用芍

藥者。所以救其營也。書謂風邪傷衞。營未受病。與芍藥以安營者。尙隔一層。

寒邪六經俱受不必定自太陽

傷寒傳經次第。先太陽。次陽明。次少陽。次太陰。次少陰。次厥陰。此其常也。然而風寒之邪。亦有徑中陽明者。仲景云。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又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是也。不獨陽明少陽爲然。卽三陰亦有之。云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少陰初受寒邪之症也。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濇而長者。太陰初受風邪之症也。厥陰中風。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此厥陰初受風邪之脈也。此三者。又與三陰直中不同。直中者病在藏。此則病在經也。是以六經皆能自受風寒。何必盡從太陽傳入。卽從太陽傳入亦不必循經遞進。海藏言之最詳。茲不重述。

傷寒傳足不傳手者。寒邪中人。先着皮膚。而足太陽膀胱之脈。在最外一層。故先入之。稍深則去皮膚而入肌肉。肌肉爲足陽明之分。故次入之。又稍深則在軀殼之內。藏府之外。而足少陽之脈。正當半表半裏之間。故又次入之。迨去表而之裏。離陽而入陰。則三陰者。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故邪氣入之。先太陰。次少

陰。太厥陰也。合而言之。陽主表而陰主裏。表爲府而裏爲藏。故邪氣在表。則足三陽受之。在裏則足三陰受之也。手之三陽。雖亦主表。而太陽小腸。少陽三焦。陽明大腸。並從手至於頭。位偏而脈短。不若足經之自下行上。綱維一身也。手之三陰。雖亦主裏。然太陰肺。少陰心。厥陰胞絡。並處上焦。不若肝脾腎之實居陰位也。是故手三陽經。雖陽而脈絀於表。惟足三陽爲獨主陽之表。手三陰藏雖陰。而位不處陰。惟足三陰爲獨主陰之裏。傷寒之邪。所以恆在足而不在手歟。發明所謂傷寒止傷西北而不傷東南。亦穿鑿之語。夫邪氣侵淫。自足及手者有之。如玉機所謂足經實。手經虛。故能寃熱。潔古所謂壬病傳丙。丙病傳丁者是也。然須汗下差誤。或七情勞倦之故。焉有傳及手經者哉。

陽結陰結

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名曰陽結。十七日當劇。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名曰陰結。十四日當劇。蓋天人之氣。十五日一更。更則結者當解。設不解。其病則劇。云十七日者。陽結能食。故過期十四日者。陰結不能食。故不及期也。成氏過結再傳之說。失之泥矣。

縱橫

傷寒腹滿讝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按腹滿讝語。其脈當實。沉而反浮緊。此非裏實。乃肝邪乘脾。氣窒而實也。發熱惡寒。病爲在表。其證本不當渴。而反大渴。此非內熱。乃肝邪乘肺。氣鬱而燥也。以裏無熱。不能消水。故腹滿而汗出便利。則肺氣已行。故愈。二者俱瀉肝邪則愈。設不知而攻其實熱。則誤矣。此病機之變。不可不審也。

戰慄

邪氣入。正氣抑。則病。正氣復。邪氣退。則汗出而愈矣。然邪猶未強而未即服。正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戰也。

邪氣外與正爭則爲戰。內與正爭則爲慄。慄者。心內鼓慄。經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若戰則但肢體戰搖而已。戰者正氣勝。則有得汗而解者。慄者內氣虛。不能禦邪。遂成厥脫也。

熱入血室

熱入血室三條。其旨不同。第一條是血舍空而熱乃入者。空則熱不得聚。而游其部。故胸脇滿。第二條是熱邪與血俱結於血室者。血結亦能作寒熱。柴胡亦能去血結。不獨和解之謂矣。第三條是熱邪入而結。經尙行者。經行則熱亦行而不得留。故必自愈。無犯胃氣。及上二焦。病在血而不在氣。在下而不在上也。若誅伐無過。變證隨出。為能自愈耶。

圊血

下利寸脈反浮數者。陽之盛也。尺中自濇者。陰之虛也。以陽加陰。必圊膿血。

少陰熱在膀胱而便血者。藏邪還府。血去熱出當愈。強發少陰汗而動血者。熱邪內逼。血去陰竭多死。

吐利煩躁四逆

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爲陰極而陽絕也。少陰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爲陰盛而陽爭也。病症則同。而辨之於爭與絕之間。蓋亦微矣。

亡陽無陽

亡陽、陽不守也。無陽、陽之弱也。陽亡者。藩籬已徹。故汗出不止。陽弱者。施化無權。

故不能作汗。

絕陽

陽爲津液之源。津液爲陽之根。汗出過多。胃氣生熱。津液竭矣。陽氣雖存。根本則離。故曰絕陽。

厥

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按本論云。脈陽盛則促。則手足厥逆。而脈促者。非陽之虛。乃陽不通也。灸之所以引陽外通。若厥而脈微者。則必更以四逆溫之。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胸中陽也。陽實氣於四肢。邪結胸中。其陽不布。則手足無氣而厥冷。胸邪最高。高者因而越之。故曰當吐之。宜瓜蒂散。脈促者。陽結不通。故宜引其陽。脈緊者。陽爲邪遏。故須吐其邪。二者皆與陽虛厥逆不同。

脈微而厥者。陽之虛也。宜四逆輩。脈細而厥者。血虛不營於四末也。宜酸甘辛藥。溫之潤之行之。當歸四逆是也。

厥熱

傷寒先厥者。寒邪乍中。陽氣暴折也。後熱者。陽氣漸復。陰邪將却也。五日厥。熱亦五日者。陰勝陽復之常也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謂有勝則有復勝之甚者。其復亦甚。非以外厥之微甚卜裏熱之淺深也。

傷寒前厥而後熱者。其病多吉。陽復而陰剝也前熱而後厥者。其病多凶。陰進而陽退也。

厥四日。熱反三日。卽顯陽微之機。不待復厥。至五日而知其病之進也。熱四日。厥反三日。卽顯陰負之兆。不待復熱。至五日而知其病之必愈也。

三陰下症

太陰有桂枝加大黃湯下之一症。少陰有大承氣急下三症。厥陰有小承氣下之一症。夫邪入三陰。病已深矣。其幸而不死者。其邪仍從陽而出耳。張季明所謂太陰脾經。溫燥不行。亦當溫利自陽明出。如桂枝加大黃是也少陰腎經。雖用附子。復使麻黃厥陰肝經用桂枝。則知少陰亦自太陽出。厥陰亦自少陽出及其太陽少陽鬱閉不行。則當自陽明出。故三陰皆有下症也。

桂枝湯

風之爲氣。能動陽氣而泄津液。所以發熱汗自出。與傷寒之發熱無汗不同。此用桂枝外發邪氣。卽以芍藥內安津液。炙甘草合桂枝之辛。足以攘外。合芍藥之酸。足以安內。生薑、大棗甘辛相合。亦助正氣去邪之用。蓋以肌解而邪不去。故不用麻黃發表。而以桂枝助陽以爲表。以其汗出而營自和。故不用石膏之清裏。而用芍藥斂陰以爲裏。此桂枝湯之所以大異於麻黃、大青龍也。

麻黃湯

寒邪傷人。陽氣鬱而成熱。皮膚閉而成實。麻黃輕以去實。辛以發陽氣。溫以散寒氣。杏仁佐麻黃。通肺氣。使腠理開洩。王好古謂其爲治衛實之藥者是也。然泄而不收。升而不降。桂枝甘草雖以佐之。實監制之耳。東垣云麻黃湯是陽經衛藥也。開腠理。使陽氣申洩。此藥爲衛實也。

大小青龍湯

大青龍治風寒外壅而閉熱於經者。小青龍治風寒外壅而伏飲於內者。夫熱鬱於經而不用石膏。汗爲熱隔。寧有能發之者乎。飲伏於內而不用薑夏。邪與飲搏。寧有能散之者乎。其芍藥五味。不特靖逆氣而安肺氣。抑且制麻桂薑辛之勢。使

不相驚而相就。以成內外協濟之功也。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刧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按此所謂陽者。乃心之陽。蓋卽神也。火氣通於心。神被迫而不收。與發汗亡陽者不同。發汗者。動其腎。則厥逆筋惕肉瞤。故當用四逆。被火者。傷其心。則驚狂起臥不安。故當用龍牡。其去芍藥加蜀漆者。蓋欲甘辛急復心陽。而不須酸味更益營氣也。與發汗後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湯同。蜀漆卽常山苗。味辛。能去胸中邪結氣。此症火氣內逼心包。故須以逐邪而安正耳。

五苓猪苓

五苓猪苓。並治脈浮發熱渴而小便不利之症。然五苓則加桂枝、白朮而治太陽。猪苓則加滑石、阿膠而治陽明。蓋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太陽爲表之表。其受邪也。可以熱發。可以辛散。陽明爲表之裏。其氣難泄。其熱易畜。其發散攻取。自與太陽不同。是以五苓散加甘辛溫藥。假陽氣以行水。猪苓湯加甘鹹寒藥。假陰氣以利

水也。

瀉心諸湯

傷寒下後。心下滿而不痛者。爲痞。半夏瀉心湯主之。蓋客邪內陷。既不可從汗泄。而痞不實。又不可從下奪。故惟半夏、乾薑之辛。能散其結。苓、連之苦。能洩其滿。然其所以泄散者。雖藥之能。而實胃氣之使也。此用人參、甘草者。非以下後中傷。故以益氣而助其能耶。

甘草瀉心。生薑瀉心。雖同爲治痞之劑。而生薑瀉心意在胃中不和。故加辛溫以和胃。甘草瀉心意在下利不止。與客氣上逆。故不欲人參之增氣。而須甘草之安中也。

大黃黃連瀉心湯。治傷寒汗下後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成氏云。此虛熱也。與大黃、黃連以導其虛熱。按成氏所謂虛熱者。對燥屎而言也。蓋邪熱入裏。與糟粕相結。則爲實熱。不與糟粕相結。則爲虛熱。非陰虛陽虛之謂。本方以大黃、黃連爲劑。而不用枳朴等藥者。蓋以泄熱。非以蕩實熱也。

白通四逆

白通、四逆。俱用薑附。俱爲扶陽抑陰之劑。而白通意在通陽。故用葱白。凡厥而下利脈微者用之。四逆意在救裏。故用甘草。凡厥而清穀不止者用之。若通脈四逆。則進而從陽。以收外散之熱。白通加人尿、猪膽汁則退而就陰。以去格拒之寒也。

麻杏甘石湯

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其邪不在經腠而在肺中。故非桂枝所能發。麻杏辛甘。入肺散邪氣。肺被邪鬱而生熱。石膏辛寒入肺除熱氣。甘草甘溫安中氣。且以助其散邪清熱之用。乃肺藏邪氣發喘之的劑也。

飲症類傷寒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云云。按此非傷寒症乃屬飲家也。金匱云。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湯主之。又云。其人振振身瞤動者。必有伏飲。又云。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是也。成氏以爲裏虛氣逆。與此藥和經益陽散氣。恐未切當。

病如桂枝症。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鞕。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寒謂寒飲。非寒邪也。此亦痰飲類傷寒症。活人書云。痰

飲之爲病。能令人憎寒發熱。狀類傷寒。但頭不痛項不強爲異耳。

簡誤

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疑是汗少則熱愈。汗多則便難。太陽篇云。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爲自和也。汗出多者爲太過。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爲亦太過。太過爲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鞕也。成氏謂汗少則邪熱不盡。又走其津液者。非。

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謂脈但浮而不細。嗜臥者。邪猶在外。宜麻黃湯。脈浮細不嗜臥而胸滿脇痛者。邪又在少陽。宜小柴胡湯。非外已解。而又和之發之之謂也。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症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按麻黃湯主之句。當在此當發其汗下。謂服麻黃湯已。病雖未除。而又發煩目瞑劇者陽邪上盛。必將衄血而後解。非既衄血而又以麻黃湯發之也。然亦須審微甚而處之。若其欲衄而血不流。雖衄而邪不解者。則仍宜發汗。仲景云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是也。

傷寒脉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按陽明篇云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湯主之。厥陰篇云傷寒脉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審此本文當作裏有熱。表有寒。表寒卽手足厥背惡寒之謂。蓋傳寫之誤。不必曲爲之解也。

症象陽旦一條。蓋卽前條之意而設爲問答。中間語意。殊無倫次。豈後人之文耶。昔人讀考工記。謂不類於周官。余於此條亦云。

下利清穀。汗出必脹滿者。傷其陽而氣不行。成氏謂亡津液者非也。

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當作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白散。舊本必有誤也。旣巳寒實何可更用瓜蔞黃連寒藥耶。

傷寒雜論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而反煩者。陽邪痺於陽而不散也。故先刺風池、風府以通其痺。

陽邪被抑而未服者。仍當從陽因而去之。此桂枝湯去芍藥之意。

病在陽而反下之。邪氣被抑而未復。正氣方虛而不振。是以其脉多促。然當辨其

仍在表者。則純以辛甘發之。桂枝去芍藥湯是也。辨其兼入裏者。則并以苦寒清之。葛根黃芩黃連湯是也。

餘寇未平。復合爲亂。餘邪未淨。復集爲病。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是也。

大下之後復發汗三條。均是汗下之後。然小便不利者。傷其陰也。振寒脈微細者。陰陽俱傷也。晝日煩躁不得臥者。傷陽而不傷陰也。於此見病變之不同。發汗則動經者。無邪可發。而反動其經氣也。余謂此條爲飲症者。未必謬也。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者。是動其經氣也。

但陽脈微者。先汗之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此逐堅攻瑕之法。

喘而汗出。有陽氣虛脫者。亦有熱氣內迫者。太陽病下之。下利脈促。喘而汗出。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是也。

利水逐血。爲熱入膀胱兩大法門。利水分清溫。五苓、猪苓是也。逐血辨微甚。桃仁、承氣抵當湯丸是也。

青龍湯主散表寒。而兼清裏熱。故麻黃多於石膏。麻杏甘石主清肺熱。而兼散肺邪。故石膏多於麻黃。桂枝湯主散表邪。故桂枝湯倍芍藥。而益生薑之辛。建中湯

主立中氣。故芍藥倍桂枝。而益飴糖之甘。品味相同。而君臣異用。表裏補泄。因之各異矣。

太陽轉入陽明。其端有二。一者汗出不徹。邪氣不服而傳。曰。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一者汗出過多。胃中乾燥而傳。曰。太陽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也。

經邪不能聚。故傳入府。則聚而不傳。經邪未變。故惡寒。入府則變熱而不寒。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為陽明入府症也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氣內蒸而津不從也。

痞症表未解者。宜先解表。不可便治其痞。若兼下利不止者。則不拘此例。宜合表裏而並治。太陽病。外症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是也。

陽明津涸。舌乾口燥者。不足慮也。若幷亡其陽。則殆矣。少陰陽虛汗出而厥者。不足慮也。若幷傷其陰。則危矣。是以陽明燥渴。能飲冷者生。不能飲者死。少陰厥逆。舌不乾者生。乾者死。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邪自本而之標。自藏而入府也。雖便血可治。

醫學讀書記

清　古吳　尤　怡在涇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下

制方用藥必本升降浮沉之理

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上下升降而氣乃和。古人制方用藥。一本升降浮沉之理。了拘寒熱補瀉之迹者。宋元以來。東垣一人而已。蓋四時之氣。春升夏浮。秋降冬沉。而人身之氣。莫不由之。然升降浮沉者。氣也。其所以升降浮沉者。人之中。猶天之樞也。今人飢飽勞役。損傷中氣。於是當升者不得升。當降者不得降。而發熱困倦喘促痞塞等症見矣。夫內傷之熱。非寒可清。氣陷之痞。非攻可去。惟陰陽一通。而寒熱自已。上下一交。而痞隔都損。此東垣之學。所以能爲舉其大歟。李頻湖曰。升降浮沉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故春宜辛溫。夏宜辛熱。長

夏宜甘苦辛溫。秋宜酸溫。冬宜苦寒。愚謂升降浮沉則順之者。所以順天時之氣也。寒熱溫涼則逆之者。所以救氣化之過也。李氏辛甘酸苦之用是已。若春宜溫。夏宜熱。冬宜寒之謂。是助之也。豈逆之謂哉。

五行問答

客曰。五行生尅之說。非聖人之言也。秦漢術士之所僞撰也。余曰於何據也。曰。易言八卦而未及五行。洪範言五行而未及生尅。是以知其爲無據之言也。曰。子曷不觀諸河圖洛書乎。河圖之數。一、六居下。水也。二、七居上。火也。三、八居左。木也。四、九居右。金也。五、十居中。土也。洛書之數。戴九履一。一、水生之數也。一之右爲七。七、火之成數也。七之右爲九。九、金之成數也。九之右爲三。三、木之成數也。五居於中。五、土之成數也。夫河圖逆而左旋。以次相生。洛書順而右轉。以次相尅。尅者反順。生者反逆。此造化之妙也。且河圖左旋相生。而其對待則皆相尅。洛書右轉相尅。而其對待則皆相生。是以生機恆寓於消落之中。而生氣每藏於盛長之內。生而無尅。則有進無退。而氣易盡。尅而無生。則消者不長。而機以窮。生也尅也。天地自然之理。莫知其然。而不得不然者也。子又何疑焉。曰。河圖洛書。古未必有此。亦秦

漢人所撰。以神其說者乎。曰。易不云乎。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何子之不察也。且五行生尅。天地之數也。河圖洛書。亦天地之數也。未有圖書以前。天地之數。昭然已備。卽圖書至今不出。而圖書之象。昭然亦備。圖書可假。天地之數不可假也。夏之暑。肇於春之溫。冬之寒。始於秋之涼。氣之默運然也。一陽轉而土膏僭動。天氣肅而海水西盛。杲日出而霜露立消。涼風至而萬木凋落。象之顯呈者也。而又何疑於圖焉。曰。水生於天者也。豈生於金乎。方諸取水。月爲水母。月亦生於金乎。水生木。未有木生於江湖波濤者。水輔土以生木。而專歸之水可乎。曰。天者。乾之體也。月者。金之精也。坤也者。萬物皆致養焉。五行皆不能離土而生。獨木然也哉。曰。岱石出火。漢井出烟。是土生火也。海中陰晦。波如火燃。是水生火也。火熱而水乾。是火反尅水也。水冲而土潰。是水反尅土也。叢竈燎原。火亦尅木。鋤圃耜田。金亦尅土。生尅之道。不亦亂而無序乎。曰。河圖洛書。水上火下。木東金西。天地之位。前南後北。左東右西。其序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其序秩然不可紊亂。則其生其尅。亦循序旋轉而不可紊亂者也。若深井有火。高原出泉。則二氣相更之妙耳。火燃水乾。水衝土潰。則盛衰勝復之常耳。是以窮五行之變則可。以爲是卽五行之

事則不可也。且所謂相尅者。不過制其太過而使歸於平。非斬絕滅竭之謂也。又以抑其浮盛而使還於根。以爲生發之兆。雖相尅而實相成也。若金斲土掩。火燃水衝。此立盡之數。豈足語造化生成之妙哉。

通一子雜論辨

君火凝命於心。爲十二官稟命之主。相火一位於命門。一寄於三焦。爲十二經生氣之原。由是神機不息。而造化成焉。此千古不易之道也。而通一子之言。總言大體。則相火寄在命門。析言職守。則藏府各有君相。若然則十二官有十二君相矣。大五藏六府。將亂而自用。心君不其守府乎。曰凡以心之神。肺之氣。脾胃之倉廩。肝膽之謀勇。腎之伎巧變化。皆發見之神奇。使無君相。何以能此。不知心肺脾肝胃膽腎之能變化出入者。皆稟心之君火以爲主。命門三焦之相火以爲用。猶庶司百職。共稟大君之命。而效成於下。豈一藏有一君相之謂哉。卽爾謂藏府各有相可矣。而謂藏府各有君可乎。夫立言所以明道。若此者。求之太深。出之反晦。亦賢知之過也。

元氣是生來便有。此氣漸長漸消。爲一生盛衰之本。元精者。與氣俱來。亦漸長漸

消。而爲元氣之偶。元神者。元氣元精之靈者也。能變化往來而爲精氣之主也。景岳謂無形之火。神機是也。亦曰元氣。無形之水。天癸是也。又曰元精。元精元氣。即化生精氣之元神也。以神爲火。以氣爲神。以精爲無形。以精氣爲神所化。語殊未瑩。

丹溪之治吞酸。必以黃連爲君。而以吳茱萸佐之。治心腹痛症。謂宜倍用山梔。而以炒乾薑佐之。夫既謂其熱。寒之可也。何又並用如此。余謂丹溪所治吞酸心腹痛。並皆火熱鬱結之病。火熱則宜清。鬱結則宜散。茱萸、乾薑。蓋資其散。不資其熱也。且既曰佐矣。則所用無多。自無掣肘矛盾之虞。而有相助爲理之益。屢試屢驗。不可廢也。

曰頭目口齒咽喉等症。方書悉云風熱。多以升降並用。逆從兼施。獨不慮升者礙降。降者礙升乎。從者礙逆。逆者礙從乎。以愚所見。風熱交熾之症。多有挾身中之陰火上從。而爲面赤足冷者。古方之升降並用者。所以散其外。且以安其內也。若升而無降。則有躁煩厥逆之變。降而無升。則有脅悶喘逆之憂。不可不知也。

丹溪之所謂陽有餘。陰不足者。就血與氣言之也。景岳之所謂陽不足。陰有餘者。

就神與形言之也。形神切於攝養。氣血切於治要。各成一說而已矣。

痢之爲病。氣閉於下而火復迫之。是以腹痛裏急。糟粕不出。而便腸垢也。其源皆由於暑濕。與瘧病俱發於夏秋。蓋傷於經絡則成瘧。而入於腸臟則爲痢也。經絡之邪。可散而愈。故治宜辛苦溫之藥。腸臟之熱。非清不愈。故治宜辛苦寒之藥。亦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之意。河間之主用清寒。蓋亦有見於此。景岳不審痢病之所從來。而以五臟五行爲說。謂惟心可言火。其餘則均不可言火。此但足資辨論而已。豈足補於治要哉。

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蓋結脈止而卽還。不失至數。但少差池耳。代脈止而不還。越期乃還。有此絕而彼來代之意。此余之所親歷有如是者也。而景岳云。凡見忽大忽小。乍遲乍數。更變不常者。均謂之代。似此燴亂舊法。未足多也。

上下來去至止六字。景岳因滑氏之言而復傳其蘊。而來去二義。尤爲精切。曰。風之與寒。本爲同氣。但風邪淺而寒邪深。淺屬陽而深屬陰耳。此言最爲明了。

今時皆合併病之名。語詳而理確。

曰。氣虛於中不能達表。非補其氣。肌能解乎。血虛於裏。不能化液。非補其血。汗能生乎。又有火盛而水涸於經者。譬如乾鍋赤裂。潤自何來。但加以水。則鬱蒸沛然而氣化四達。又曰。或發表或微解。或溫散或涼散。或補中托裏。而爲不散之散。或補陰助陰。而爲雲蒸雨化之散。此公於發表一法。獨能得其精奧。故其言之盡而無敝。確而可守如此。

口眼歪斜之病。按仲景云。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及前賢針灸膏摩之法。俱云左歪治右。右歪治左。以余所見。凡手廢在左者。則口眼歪於右。廢在右者。則口眼歪於左。大法散邪養血。往往獲愈。若純施補。則留連轉劇。而景岳乃云以藥治者。左右皆宜從補。以艾治者。當從其急處而灸之。余常謂景岳之學。得於推測者。此類是也。

中風者。風從外入。天地之邪氣也。類中風者。風自內生。肝臟之厥氣也。肝之生氣。暴而病速。肝氣既厥。諸氣從之。諸液又從之。諸氣化火。諸液化痰。輻湊上焦。流溢經絡。如風雨之驟至。如潮汐之乍湧。而不可當也。豈特如景岳所謂氣血虛敗而

已哉。昔賢於此症或云火。或云痰。或云氣虛。三者誠俱有之。余惜其終屬模糊。而
未中肯綮也。

補下治下制以急。大承氣之無甘草。腎氣丸之有苓澤。蓋謂此也。左歸右歸二飲。
亦倣腎氣之意乃去澤瀉之鹹而加甘草之甘。既減下趨之勢。更與緩中之權。雖
與之歸。其可得乎哉。

補中益氣用耆、朮。其意在求陽也。故加升、柴以引之補陰益氣用地、藥。其意在求
陰也。而亦用升、柴。是將之燕而越其指也。若曰陰氣必資陽氣而後升。則是附子、
桂心之任。而非升、柴之輕脫所得而與者已。若謂陰虛而邪留者設。則是古方柴
胡四物之例。以爲補陰散邪則可。以爲補陰益氣則不可也。

柴胡等飲六方。分溫、涼、脾胃、血氣、邪氣六法。頗盡表法之變。但不得以柴胡一味
印定眼目。學者善師其意可也。

景岳五福飲。於八物湯中去茯苓、川芎之通。芍藥之攝。僅參、朮、歸、地、草五味。則呆
鈍不靈矣。而云五藏俱補。既無向導。又失統御。未足法也。

土具冲和之德。而爲生物之本。冲和者。不燥不濕。不冷不熱。迺能化生萬物。是以

濕土宜燥。燥土宜潤。使歸於平也。熟地之補脾。蓋補脾之陰耳。若濕勝者。非所宜也。要知熟地入腎。則補腎陰。入脾。則補脾陰。景岳乃謂地黃是太陰陽明之藥。則泥而不通矣。

一陰二陰等煎。蓋即天一地二諸數。而明其方。故五陰煎爲補脾陰之劑。方中不宜更雜白朮、扁豆、蓮肉。蓋白朮燥脾濕。扁豆、蓮肉益脾氣。而不能長脾陰也。二欽煎即導赤散加麥冬、棗仁、元參、黃連清潤之品。殊覺有力。

喻氏春溫論辨

喻氏論春溫。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爲一例。以冬不藏精。春必病溫爲一例。以既傷於寒。又不藏精爲一例。愚按金匱云。大邪中表。小邪中裏。大邪漫風。雖大而力微。小邪戶牖隙風。雖小而氣銳。以其銳也。故深入在裏。以其小也。故藏而不覺。冬傷於寒者。冬時所受之寒。本自小而不大。而又以不能蟄藏之故。邪氣得以深伏於裏。伏之既久。寒變爲熱。至春人氣升浮。邪氣與之俱出。則發熱而渴。是以冬傷於寒者。春月溫病之由。而冬不藏精者。又冬時受寒之源耳。嘉言所分三例。其實不過一端。而強爲區畫。辭愈煩而理愈晦矣。

寒毒藏於肌膚。此叔和之謬說也。喻氏亦云冬傷於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而始發肌膚。陽明胃之所主也。愚意肌膚非能藏之地。陽明亦無受寒不發之理。惟少陰爲陰。寒邪亦爲陰。以陰遇陰。故得藏而不發。是以傷寒之邪。自太陽遞入三陰。溫病之邪。自少陰傳出三陽。豈肌膚與胃之云乎哉。

喻氏云。仲景治溫症。凡用表藥。皆以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又云。溫病二三日間。當用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深入腎中。領出外邪。則重者愈矣。此喻氏之臆說。非仲景之舊章也。蓋溫邪非發散可愈。即有表症。亦豈辛溫可發。且桂枝湯爲傷寒表病而裏和者設。溫症邪從裏發。而表且未病。若用桂枝。適足以助溫邪而留病氣。又溫病伏寒變熱。少陰之精已被劫奪。更用辛附。是絕其本而資之脫也。即曰少陰本寒標熱。邪入其界。非溫不散。然而溫病之發。寒已變熱。其欲出之勢。有不待引之而自甚者。其不能出者。必皆陰精已涸者也。不然寧有不出者耶。喻氏強引經文。傅會己意。自誤誤人。不容不辨。喻氏云。冬傷於寒者。太陽膀胱主之。冬不藏精者。少陰腎經主之。與兩感傷症中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渴而滿之例。纖毫不差。愚謂溫病有新舊合邪而無表

裏兩感。蓋溫病是伏氣所發。少陰有伏氣。太陽而亦能伏氣者。未必然也。不能伏則感而卽發。乃是傷寒而終非溫病矣。

喻氏云。少陰爲陰藏而少血。所以強逼少陰汗者。重則血從耳目口鼻出。而厥竭可虞。輕亦小便不利。而枯涸可待。余每用桂枝。必加生地以匡芍藥之不逮。功効歷歷可紀。此論最善。可以稍補前言之失。蓋溫病之發。陰氣先傷。設有當行解散者。必兼滋陰清熱之品參其間。昔賢於葱豉湯加童便。梔豉湯中加生地、麥冬。亦此意也。

又曰。今人見熱勝煩枯之症。而不敢用附子者。惡其以熱助熱也。孰知不藏精之人。腎中陽氣不鼓。津液不得上升。故枯燥外見。纔用附子助陽。則陰精上交於陽位。如釜底加薪。則釜中之氣水上騰。而潤澤有立至者。數語亦有至理。惟於溫病不能無弊。蓋陰凝之枯燥。與陰竭之枯燥。霄壤懸殊。萬一誤投。死生立判。不可不細審也。

軻氏傷寒論翼辨

軻氏云。仲景之書。撰同素問。皮部論云。陽主外。陰主內。故仲景以三陽主外。三陰

主內。又曰。在陽者主內。在陰者主出。以滲於內。故仲景又以陽明主內。少陰亦有反發熱者。故仲景於表劑中用附子。是因其滲也。又曰少陰之陰。名曰樞儒。其入於經也。從陽部注於經。其出者。從陰內注於骨。故仲景製麻黃附子湯治發熱脈沉無裏症者。是從陽部注經之意也。製附子湯治身體骨節痛。手足寒。背惡寒。脈沉者。是從陰內注於骨之義也。按內經所謂陽主外。陰主內者。是言陽明之陽。以陽明爲陽之閤。故出則從陽而主外。入則從陰而主內也。所謂在陽者主內。在陰者主外。以滲於內者。是言少陽之陽。以少陽爲樞爲機之地。故在陽者。其用反從陰而主內。在陰者。其用反從陽而主出。以滲於內。滲於內如便溺之屬。蓋從內出外之意也。少陰亦樞機之地。故其人者。反從陽而注於經。其出者。反從陰內注於骨也。此皮部論之義。軻氏似此援引。未盡的確。

軻氏援地理兵法。喻病邪之淺深。方藥之大小。可謂深切著明。而於兵法又多精義。非好爲夸大者可比。張千秋口陳爲桓兵事。瞭如指掌。非達識經事。不能如此。

軻氏因陰陽十脈。而立對待正看六法。曲盡其變。幾無遁形矣。

太陽膀胱之經。起於足小指。循股上行至頭。爲三陽之表。而寒邪傷人。多自表入。

故太陽得先受邪。有頭項強痛背疼等症。而輌氏云。心爲太陽。故得外統一身之氣血。內行藏府之經隧。若膀胱位列下焦。爲州都之官。所藏精液。必待上焦之氣化而後出。何能外司營衞。爲諸陽主氣哉。又曰。傷寒最多心病。以心當太陽之位也。心爲君主。寒爲陰邪。君火不足。寒氣得以傷之。所以名爲大病。按少陰心經。起於手小指。循臂上行入缺盆。注心中。今傷寒初病。不聞有是經所生症者。而邪入心經。亦不復見頭項強痛等症。夫心以爲太陽之位。則不應無太陽之症。以心爲一身之主。不得易膀胱之位。況仲景所謂太陽者。只就經脈而言。自表邪傳經入裏。熱結膀胱。乃始及於府。輌氏但知其位卑在下。不得爲都會之地。而不思其經絡所過。實爲一身之表邪。徇尊卑之名。忘經野之實。亦何取焉。且傷寒雖曰大病。未必便是死症。若寒邪犯心。水來尅火之說。自是寒邪直入心藏之病。而非大概傷寒在表之病矣。必如其說。則傷寒之病。十無一生。雖救療之不及。而何有延至十數日之久哉。且以心當太陽之位。則太陽隨經入裏之邪。將直犯君主。而何以仍歸膀胱。爲小便不利。爲結血不行。炫新說而變舊章。智者之過也。道其不明矣夫。

膀胱有下口而無上口。處大腸小腸交接之間。即闌門也。闌門者。必別水穀之處。氣通命門。人之水穀入胃。以次傳入小腸。斯時雖已熟腐而清濁猶未分也。至於闌門而得命門之火熏蒸分布。於是水液滲入膀胱。糟粕下入大腸。入大腸者。以漸而下。入膀胱者。滿而後瀉。輒氏乃謂膀胱有上口而無下口。能入而不能出。必待太陽氣化而溺始出。非也。果爾。則胞中之水。其滲已多。而猶未溺之時。更於何處可畜耶。且內經所謂氣化則能出者。亦非太陽之氣化。乃肺經之氣化也。肺經之氣化。則膀胱之氣亦化。滿而後出。虛而復受。不然雖滿不能出也。是以膀胱雖主津液。而非命門之火蒸之。則不能入。非肺金之氣化。則不能出。不入則溏瀉之病生。不出則癃閉之病作矣。

宣明人參白朮散方論

宣明人參白朮散。治徧身燥濕相搏。玄府緻密。遂致忪悸發渴。飲食減少。不爲肌膚。方以人參、甘草。甘以益虛也。生地黃潤以滋燥。石膏、黃芩、滑石。寒以除熱也。白朮、茯苓。燥以除溼也。而意特在濕熱。故白朮、滑石、石膏數獨多焉。其用參、地、甘草者。熱積則真氣消。濕聚則堅燥生也。尤妙在薄荷、藿香。以行表氣。縮砂仁以行裏

氣表裏氣通。而後濕可行。熱可去。此畫龍點睛法也。白朮湯方論與此略同。學者宜究心焉。

柴胡梅連散羅氏秦艽鱉甲散方論

風勞骨蒸。久而咳嗽吐血。脈來弦數者。柴胡梅連散主之。蓋邪氣既久積於表裏之間而不退。非可一汗而去者。故用柴胡之辛散。必兼烏梅之酸收。而久積之風內蘊骨髓者。已變風之體而爲熱。則宜用胡黃連之苦寒以淸之。然兵無向導。則不達賊境。藥無引使。則不通病所。新病且然。況伏邪乎。故膽以合膽。髓以合骨。韭白之通陽。童便之通陰。而表裏肌骨之邪。庶盡出歟。

秦艽鱉甲散

羅氏秦艽鱉甲散。與柴胡梅連同意。亦治風勞骨蒸肌熱之症。然減前胡之洩氣。而加當歸之和血。去黃連之苦寒。而用靑蒿之辛涼。氣味爲較和矣。久病之人。未必不宜緩法也。

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湯合論

陽虛者。氣多陷而不舉。故補中益氣。多用參、耆、朮、草。甘溫益氣。而以升、柴辛平。助

以上升。陰虛者。氣每上而不下。故六味地黃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藥。味厚體重者。補陰益精。而以茯苓、澤瀉之甘淡。助之下降。氣陷者多滯。陳皮之辛。所以和滯氣。氣浮者多熱。牡丹之寒。所以清浮熱。然六味之有苓澤。猶補中之有升、柴也。補中之有陳皮。猶六味之有丹皮也。其參、耆、歸、朮、甘草。猶地黃、萸、山藥也。法雖不同。而理可通也。

歸脾湯方論

歸脾湯兼補心脾。而意耑治脾。觀於甘溫補養藥中。而加木香醒脾行氣。可以見矣。龍眼、遠志。雖曰補火。實以培土。蓋欲使心火下通脾土。而脾益治。五臟受氣。以其所生也。故曰歸脾。

鳳髓丹方論

鳳髓丹。爲太陰濕熱下注少陰遺濁者設。黃柏苦能燥濕。寒能除熱。故以爲君。濕熱易成壅滯。砂仁之辛香。可以利之。脾邪不獨傷腎。亦且自傷。炙甘草之甘溫。可以益之。然諸治濕熱藥不用。而獨取黃柏、砂仁者。以其氣味兼通少陰也。

小投杯湯方論

上氣有熱者。麻杏甘石湯。無熱者。小投杯湯。蓋即麻、杏、甘、石。而以桂心易石膏。同一通肺下氣。而寒溫易用。法斯備矣。

清暑益氣湯清燥湯合論

清暑益氣湯。蓋謂其人元氣本虛。而又傷於暑濕。脾得濕而不行。肺得暑而不肅。以致四肢倦怠。精神短少。懶於動作。胸氣短促。不思飲食。脈浮緩而遲者設。故用人參、黃耆、白朮、甘草、歸身。甘溫氣味。以補中益氣。蒼朮、黃柏、澤瀉。以除濕熱。升麻、葛根。以除客熱。而肺喜清肅。得熱則煩。故以麥冬、五味。清而收之。脾喜疏通。得濕則壅。故以炒麯、青皮、陳皮。溫而行之。此正治脾肺氣虛而受暑濕。若體實脈盛。或雖虛而不甚。及津涸煩渴多火者。則不可混投也。清燥湯亦治長夏濕熱蒸人。氣體困倦。腰足痿輭之症。故比清暑益氣。多黃連、茯苓、猪苓、柴胡。無澤瀉、葛根、青皮。則清利之力差多。疎滯之力差少。是名清燥。清以降逆。燥以勝濕也。

方法餘論

治外感必知邪氣之變態。治內傷。必知臟腑之情性。治六淫之病。如逐外寇。攻其客。毋傷及其主。主弱則客不退矣。治七情之病。如撫亂民。暴其罪。必兼矜其情。情

失則亂不正矣。

營道者。知其雄。守其雌。制方者。知其奇。守其正。攻除陳積之藥。可峻而不可緩。宜專而不宜泛。駛則急遏病所。泛則搏擊罕中。由是堅壘如故。而破殘已多。豈徒無益而已哉。

母之與子。氣本相通。母旺則及其子。子旺亦氣感於母。故刪繁論云。肝勞病者。補心氣以益之。餘藏皆然。則不特虛則補其母一說已也。

陽與陰反。然無陰則陽不見矣。邪與正反。然無正則邪不顯矣。是以熱病飲沸湯而不知熱。痿痺手足反無痛者。陰盛而無與陽忤。正衰而不與邪爭也。如是者多不可治。

木火有相通之妙。金水有相涵之益。故不特木能生火。而火亦生木。不特金能生水。而水亦生金。水之生金。如珠之在淵。火之生木。如花之含日。

醫學讀書記

清 古吳 尤怡在涇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續記

寸口分診藏府定位

脾與胃合。肝與膽合。腎與膀胱合。皆足經也。其藏府皆相依附。則其診候亦應同在一部。如左關候肝膽。右關候脾胃。左尺候腎與膀胱是已。肺與大腸合。心與小腸合。心包絡與三焦合。皆手經也。其藏府不相依附。則其診候。亦不必同在一部。按內經云。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又云。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是以大腸當候於右尺之裏。小腸當候於左尺之裏。三焦分立上中下三部。如此。則左心小腸。右肺大腸之謬。可不辨而自著矣。

古方權量

古方湯液分兩。大者每劑二十餘兩。小有十餘兩。用水六七升或一斗。煑取二三升或五六升。並分三服。一日服盡。爲劑似乎太重後世學者未敢遵式。按陳無擇三因方云。漢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則漢方當用半兩錢二枚爲一兩。且以朮附湯方校。若用漢兩計。二百八十銖得開元錢二十二個半重。若分三服。則是今之七錢半重一服。此說最有根據。千金以古三兩爲今一兩。古三升爲今一升。仍病其多。不如陳說爲是。

火齊湯

倉公治病。恆用火齊湯。而其方不傳。劉宗厚云。卽古方黃連解毒湯。是未知何據。按倉公用治齊郎中令之湧疝中熱。不得前溲。齊王太后之風癉熱客脬。難於大小便。溺赤。則亦清寒徹熱之劑也夫。

蟯瘕

蟯瘕爲病腹大。上黃膚粗。循之戚戚然。上黃、面黃也。蓋卽今人蟲蠱之病。腹大面黃。而肌膚粗澀者也。

葱豉湯

肘後云。傷寒有數種。庸人卒不能分別。今取一藥兼療者。用葱白一虎口。豉一升。水煑頓服。汗出卽愈。按本草淡豉。治傷寒時疾熱病發汗。元素云。葱莖白。通上下陽氣。合而用之。故能通治數種傷寒。然其方亦有數變。一加葛根三兩。一加升麻三兩。若不汗。更加麻黃三兩。助之散也。一加米三合。益氣以出汗也。一加童便三升。汗出於陽而生於陰。火多者宜之也。深師又加烏梅十四枚。葛根半斤。兼治煩滿也。聖濟總錄加人參、萎蕤、羚羊角。治勞風項強急痛。四肢煩熱。千金加梔子、黃連、黃柏、大黃各半兩。一加生地、石膏各八兩。生葛四兩。爲表裏證治之別。以意斟酌。投之輒驗。誠良方也。

枳實梔子豉湯

仲景治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廣劑加葱白、粟米、雄鼠糞。范汪加桂枝、大黃、麻黃。又方去梔、豉。加甘草、桂心、大黃、芒硝。千金加石膏、鼠糞。崔氏單加鼠糞一味。古今錄驗加麻黃、大黃。一加鼠糞、大黃。一去梔、豉。加鼠糞。一加鼠糞、麻黃。一去梔子。加甘草、大黃、芒硝。許仁則又加葱白、生薑、乾葛、麥冬、生地。或主表。或主裏。或兼主表裏。或兼養。或兼滋。或表裏與滋養並施。凡十餘變。而梔豉之法盡

矣。

鹹寒

熱淫於內。治以鹹寒。內經之旨也。仲景療傷寒加芒硝於苦寒藥中。文仲又加芒硝於甘寒藥中。其方以生麥冬一升。生地黃一升。知母二兩。生薑二兩半。芒硝二兩半。水煑分五服。取利爲度。由是而鹹寒之用逦廣矣。

酸苦涌泄

阮河南治天行熱。解毒多用苦酒、猪膽、生艾汁、苦參、青葙、葶藶之屬。外臺單用苦參一兩。酒煑幷服取吐。如烊膠便愈。張文仲療傷寒溫病等。三日以上胸中滿。用苦酒半升。猪膽一枚。和服取吐。蓋卽內經酸苦涌泄之義。然今人之用此者罕矣。

五疰鬼氣

五疰鬼氣之病。或助正氣以辟之。如蘇合香丸之屬是也。或假鬼氣以引之。如死人枕、天靈蓋之屬是也。徐嗣伯、劉大用恆用此法。而嗣伯云。鬼氣伏而不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得攸附體。故尸疰可差。劉氏治婦人因入廟。爲邪鬼所憑。致精采蕩越。與死人枕煎湯飲之。大瀉數行而愈。則是死人之枕

引鬼氣。或從上越。或從下出。隨其攸利。與草木氣味升降浮沉。各具一體性者不同。今人亦罕有聞用之者矣。千金療尸疰方。髮灰、杏仁。熬令紫色。等分搗如泥。以猪膏和酒服。如桐子三丸。日三。神良。愚謂此治血枯經絡濇閉成勞者之良方也。亦即百勞蠱蟲之意。而氣味和調。可以無弊。或以桃仁易杏仁亦得。

瘧

瘧之病。熱氣舍於營。寒氣居於衞。寒居於衞。則束其營之熱。不得外越。熱舍於營。則阻其衞之寒。不得內乘。氣相抑而適相持。是以傷寒易變。而瘧病不遷也。瘧邪不能自發。必得人之正氣而後發。故曰衞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瘧邪外不在皮膚。內不在藏府。是以汗之而不從外泄。下之而不從裏出也。風氣常在。瘧有時而休。常在者。其氣舒。蓄而作者。其氣暴。故工不能治其已發也。瘧發已而邪遞淺者。其作日蚤。發已而復伏愈深者。其作日宴。日蚤者易已。日晏者難已。其始晏而終蚤者。邪氣下行極而之上也。是以瘧病欲愈。一日反二三發。其邪愈淺。輒與衞氣相薄故也。

瘧之爲病。邪正分爭。往來不已。有戰之義也。治之必先助其正氣。或急去其邪氣。蓋正旺則邪自解。邪去則正亦安也。今有人體虛患瘧。不數日而作漸晏。勢漸衰。神氣反昏而不可救。非正虛而邪陷之故歟。

陰陽交

陰陽交之病。古有其名。而無能抉其義者。愚謂交非交通之謂。乃錯亂之謂也。陰陽錯亂而不可復理。攻其陰則陽捍之不得入。攻其陽則陰持之不得通。故曰交者死也。郭白雲所謂卽是兩感之病。蓋從汗出而熱不退處悟入。然兩感究竟是陰陽齊病。而非陰陽交病。是以與先表後裏。或表裏並治之法。以其未嘗混合爲一也。

崩中下血

婦人崩中下血。多因濕熱傷脾胃而致。蓋脾統血。傷則失守也。醫者不知其脾濕。而但與固脫之劑。血雖止而濕轉鬱矣。是以崩中之後。多成脹滿黃病。醫多不能識此。

耳聾治肺鼻塞治心

古云。耳聾治肺。肺主聲。鼻塞治心。心主臭。愚謂耳聾治肺者。自是肺經風熱。痰涎閉鬱之症。肺之絡會於耳中。其氣不通。故令耳聾。故宜治其肺。使氣行則聾愈。夫聲從外入。非無聲也。有聲而不能入也。而謂肺主聲何哉。其鼻塞治心者。經云。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治心者。蓋以利鼻。豈曰致臭哉。

噎膈反胃之辨

噎膈反胃。自是二病。世醫每連稱而並舉之者。丹溪實作之俑也。丹溪曰。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爲近。食雖可入。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是以噎膈分上下二病。而以反胃屬之膈。殊欠分明。愚謂噎膈之所以反胃者。以食噎不下。故反而上出。若不噎則幷不反矣。其反胃之病。則全不噎食。或遲或速。自然吐出。與膈病何相干哉。二者病本不同。治法亦異。不可不辨。

瀉痢不同

痢與泄瀉。其病不同。其治亦異。泄瀉多起寒濕。寒則宜溫。濕則宜燥也。痢病多成濕熱。熱則宜清。濕則宜利也。雖泄瀉亦有熱症。然畢竟寒多於熱。痢病亦多寒症。

然畢竟熱多於寒。是以泄瀉經久。必傷胃陽。而腫脹喘滿之變生。痢病經久。必損其陰。而虛煩痿廢之疾起。痢病兜澀太早。濕熱流注。多成痛痺。泄瀉疎利。或過。中虛不復。多作脾勞。此予所親歷。非臆說也。或曰熱則清而寒則溫是已。均是濕也。或從利。或從燥。何歟。曰寒濕者。寒從濕生。故宜溫苦燥其中。濕熱者。濕從熱化。故宜甘淡利其下。且燥性多熱。利藥多寒。便利則熱亦自去。中溫則寒與俱消。寒濕必本中虛。不可更行滲利。濕熱鬱多成毒。不宜益以溫燥也。

溫病風溫溫疫濕溫溫毒溫瘧之異

溫病者。冬月伏寒化熱。至春而發。所謂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者是也。風溫者。溫病而兼新風。發汗已。則風氣去而溫氣發。故身灼熱也。溫疫者。溫氣盛而成癘也。濕溫者。溫氣而兼濕邪。濕能生溫。溫亦生濕也。溫毒者。溫氣發而不散。怫鬱成毒。猶傷寒之有陽毒陰毒也。溫瘧者。溫病繫在少陽。時作時止。乍進乍退者也。春溫之症。輕重不同。舊有冬伏之寒邪。新感春時之風氣。其寒從風而併於外者輕。其風從寒而併於內者重矣。併於內者治其內。毋遺其外。併於外者治其外。毋傷其內。若舊伏之寒已變爲熱。而更感春時之風。風熱相激。多成風瘧。其引之而隨

出者輕。其發之而轉陷者危矣。又有七情饑飽勞倦之人。復受六氣風寒暑濕之邪。若內就外而甚於外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若外就內而甚於內者。先治其內。而後調其外。王好古云。治內兼外者。不可寒下。若寒下。則經邪陷於內矣。治外兼內者。不可熱發。若熱發。則益中熱於外矣。又曰。外重而內輕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若積寒傷冷。脈已從陰。雖有標病。不須治標。獨治內也。內既得溫。標病不發而自愈。何以然。發表之藥不遠熱也。故曰。陰症治本不治表。表本俱得。治標不治本。標本俱失。

溫邪之發。陰必先傷。設有當行解散者。必兼滋陰之品於其中。昔人於葱豉湯中加童便。於梔豉湯內加地黃、麥冬。亦此意也。

溫毒發斑。與傷寒發斑不同。溫毒之邪。從內之外。傷寒之邪。從外入內。是以溫毒發斑者。邪氣離裏而之表。其症輕。傷寒發斑者。邪氣盛於內而見於外。其症重。盛於內者。必使下泄而後邪可去。華元化所謂須要下之。不可留於胃中是也。之於外者。可從表而出之。郭白雲所謂其毒久鬱而發。病不在裏。故不可下。必隨表症治之。當用藥解肌熱者是也。

目赤腫痛

目赤腫痛。人知降火而不知活血。所以多不得力。只用四物湯。內地黃用生。芍藥用赤。加酒蒸大黃、赤茯苓、薄荷葉。治之甚妙。此戴復菴法。余謂目赤腫痛。人知活血而不知治痰。脾胃壅滯。積熱生痰。積痰生熱。輾轉相因。氣衝頭目。昏痛不已者。須用半夏、石菖蒲、黃芩、枳實、茯苓、陳皮。微兼菊花、白蒺藜之屬治之。

口糜

王肯堂治許少薇口糜。謂非乾薑不愈。卒如其言。又從子懋鋙亦患此。勢甚危急。欲飲冷水。與人參、白朮、乾薑各二錢。茯苓、甘草各一錢。煎成冷飲。日數服乃已。蓋土溫則火斂。人多不能知。此所以然者。胃虛食少。腎水之氣逆而乘之。則爲寒中。脾胃虛衰之火。被迫上炎。作爲口瘡。其症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或手足逆冷。肚腹作痛是也。

冷勞

虛勞之人。氣血枯耗。生氣不榮。則內生寒冷。張雞峰所謂冷勞者是也。宜建中、復脈、八味、腎氣之屬。甘溫辛潤。具生陽化陰之能者治之。亦有邪氣淹滯經絡瘀鬱

者。元珠所謂體虛之人。最易感於邪氣。當先和解。微利微下之。次則調之。醫不知而遽行補劑。邪氣不解。往往致死。是故虛勞之治。固不必專以補陰降火爲事也。

熱風

熱風。熱化爲風也。患人頭目昏眩痛。口鼻燥。熱氣出。微惡風。時時有熱者是也。是雖辛涼不能解之。孟詵云。患熱風人宜食牛乳。謂其氣味甘寒。而性濡潤。能使肌熱除而風自熄。求之草木。蘆根、蔗漿、梨汁之屬。性味相似。亦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食鹹頭汗出

一人食鹹。頭汗如注。食淡則否。診之心脈獨大而搏指。因問曰。燥欲飲乎。曰然。每晨起舌必有刺。因悟所以頭汗出者。心火太盛而水不勝之也。味鹹屬水而能降火。火與水搏。火盛水微。不能勝之而反外越也。其出於頭者。水本潤下。而火性炎上。水爲火激。反從其化也。食淡則否者。鹹味湧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陽與陽從。不相激射。故得遂其滲泄之性而下行也。

雜識

醫悟融會羣經。貫穿百家。不爲名言高論。而義理自著。以視夸大其言而不適於用者。奚啻霄壤。

醫讀平易簡要可爲中人以下說法。要非熟讀羣書。通曉方藥者。不能爲此。

正本書辨論古方銖量權衡。甚爲詳悉。以及唐宋醫局官制醫書本草湯液脈病。並有卓見。亦好古博雅之士歟。

韓氏十四藥定經因時和解之法。極意分晰。而眉目未清。絕無準繩。而多所裁制。逞一己之私意。亂先聖之舊章。不足爲後學法也。

醫學讀書記終

跋

夫治病猶治國也。治國者。必審往古理亂之事迹。與正治之得失。而後斟之以時。酌之以勢。而後從而因革之。治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機宜。與治療之方法。而後合之氣體。辨之方土。而從而損益之。蓋未有事不師古而有濟於今者。亦未有言之無文而能行之遠者。予自弱冠。卽喜博涉醫學。自軒岐以迄近代諸書。搜覽之下。凡有所得。或信或疑。輒筆諸簡。雖所見未廣。而日月既多。卷帙遂成。昔真西山修讀書記。謂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予之是集。卽西山讀書記之意也。執此以往。亦可以應變無窮矣。飼鶴山人尤怡識。

靜香樓醫案

清　古吳　尤　怡在涇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羅氏論虛勞之證。都因邪伏血鬱而得。不獨陰虧一端也。至晚寒熱時減時增。其爲陽陷入陰可知。滋腎生肝。最爲合法。略加損益。不必更張可也。

熟地　白芍　丹皮　茯苓

懷藥　柴胡　鱉甲　炙草

真陽氣弱。不榮於筋則陰縮。不固於裏則精出。不衛於表則汗泄。三者每相因而見。其病在三陰之樞。非後世方法可治。古方八味丸專服久服。當有驗也。

眩暈嘔惡胸滿。小便短而數。口中乾。水虧於下。風動於上。飲積於中。病非一端。

羚羊角　鉤藤　半夏　小生地

天麻　竹茹　廣皮　茯苓

肝陽化風。逆行脾胃之分。液聚成痰。流走肝膽之絡。左體麻痺。心膈痞悶。所由來

也。而風火性皆上行。故又有火升氣逆鼻衄等症。此得之肌飽勞鬱。積久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治法清肝之火。健脾之氣。亦非旦夕可圖也。

羚羊角　橘紅　白朮　枳實
天麻　半夏　茯苓　甘草
麥冬

肺陰不足。肺熱有餘。欬則涕出。肌體惡風。是熱從竅泄。而氣不外護也。他藏雖有病。宜先治肺。

阿膠　杏仁　貝母　北參
兜鈴　茯苓　炙草　糯米

乾嗆無痰。是肝氣衝肺。非肺本病。仍宜治肝。兼滋肝氣可也。

川連　白芍　烏梅　甘草
當歸　牡蠣　茯苓

絡脈空隙。氣必遊行作痛。最慮春末夏初。地中陽氣上升。血從氣溢。趁此綢繆。當填精益髓。蓋陰虛欬嗽。是他臟累及於肺。若治以清涼。不但病不能去。而胃傷食

減。立成虛損。難爲力矣。

海參　熟地　金櫻膏　麋角膠
湘蓮肉　北味　萸肉　懷藥
茯神　芡實　卽將二膏搗丸。

陰不足而陽有餘。肝善逆而肺多鬱。脈數氣喘欬逆見血脇痛。治宜滋降。更宜靜養。不爾。恐其血逆不已也。

小生地　荆炭　白芍　童便
鬱金　小薊　藕汁

離經之血。未淨而鬱於內。寒熱之邪。交煽而亂其氣。是以腹滿嘔泄。寒熱口燥。治當平其亂氣。導其積血。元氣雖虛。未可驟補也。

丹皮　查炭　澤蘭　赤芍
鬱金　丹參　牛膝　小薊

凡有瘀血之人。其陰已傷。其氣必逆。茲以血紫黑無多。而胸中滿悶。瘀猶未淨也。而舌絳無苔。則陰之虧也。嘔吐不已。則氣之逆也。且頭重足冷。有下虛上脫之慮。

惡寒譫語。爲陽弱氣餒之徵。此症補之不投。攻之不可。殊屬棘手。

人　參　茯　苓　山　漆　吳　萸

烏　梅　牡　蠣　川　連　鬱　金

少陰爲陰之樞。內司啓閉。虛則失其常矣。宜以法壯其樞。或通或塞。皆非其治。

熟　地　杞　子　菟　絲　茯　苓

丹　皮　萸　肉　懷　藥　沙　苑

中氣虛寒。得冷卽瀉。而又火升齒衄等症。古人所謂胸中聚集之殘火。腹內積久之沉寒。此當溫補中氣。俾土厚則火自斂。

人　參　茯　苓　白　朮　炙　草

乾　薑　益智仁

肺實於上。腎虛於下。脾困於中之候也。然而實不可攻。姑治其虛。中不可燮。姑溫其下。且腎爲胃關。而火爲土母。或有小補。未可知也。

金匱腎氣丸

汗出偏沮。脈來不柔。時自歇止。肝陽有餘。而胃陰不足。於是稠痰濁火。擾動於中。

壅滯於外。目前雖尙安和。然古人治未病不治已病。知者見微知著。自當加意調攝爲佳。

人參　川斛　南棗　半夏

茯苓　炙草　麥冬　丹皮

小麥

表虛易感風邪。裏虛易作瀉。上虛則眩。下虛則夢泄。宜玉屛風散。

黃耆　防風　白朮　茯苓

牡蠣　炙草

臍中時有濕液腥臭。按脈素大。此少陰有濕熱也。六味能除腎間濕熱。宜加減治之。

六味去山藥加川柏萆薢車前女貞

下體失血之餘。陰氣必傷。邪乃乘虛直入陰中。挾身中之虛陽而上逆。頭熱肢冷。欬嗆氣衝。至夜尤甚。皆其驗也。此症邪少虛多。下虛上實。不與大概時病同法。此愚一偏之見也。未識高明以爲然否。

生地　白芍　茯苓　麥冬
炙草　元參

瘧發而血上下溢。得之中虛而邪復擾之也。血去既多。瘧邪尙熾。中原之擾猶未已也。誰能必其血之不復來耶。謹按古法中虛血脫之症。從無獨任血藥之理。而瘧病經久。亦必先固中氣。玆擬理中一法。止血在是。止瘧亦在是。惟高明裁之。

人參　於朮　炮薑　炙草

心者藏之臟。心太勞則神散而心虛。心虛則腎氣乘之。故恐。經所謂厥氣上則恐也。是病始因心而及腎。繼因腎而心益困矣。經云。心欲耎。腎欲堅。心耎則善下。故耎之必鹹。腎堅則不浮。堅之者必以苦。又云高者抑之。散者收之。治心腎神志不收者。法必本乎此。以心爲血藏。腎爲精藏。欲神之守。必養其血。欲志之堅。必益其精。則甘潤生陰。質重味厚之品。又足爲收神志之地也。

人參　川連　懷藥　天冬
熟地　茯神　五味　牡蠣
萸肉　柏仁　桂心

驟驚恐懼。手足逆冷。少腹氣沖卽厥。陽縮汗出。下元素虧。收攝失司。宜乎助陽以補納。第消渴心悸。忽然腹中空洞。此風消肝厥。非桂附剛劑所宜。

炒黑杞子　舶茴香　當歸　桂木
紫石英　白龍骨　細辛

肝陰素虧。風温擾之。發爲痙病。神昏齘齒。瘈瘲不定。法當滋養肝陰。以榮筋脈。清滌痰熱。以安神明者也。若能應手。尚可無慮。

羚羊角　茯神　勾藤　川貝
眞阿膠　鮮菖蒲　鮮竹瀝

風熱上甚頭痛不已。如鳥巢高巔。宜射而去之。

製軍　犀角　川芎　細茶

此腎厥心痛背脹。映及腰中。議用許學士香茸丸。

鹿茸　杞子　沙苑　大茴香
麝香

久欬脇痛不能左側。病在肝。逆在肺。得之情志。難以驟驅。治法不當求肺而當求

肝。

阿膠　白芍　茯苓　丹皮
茜草　炙草　鮑魚湯代水。

肝藏失調。侵脾則痛。侮肺則乾欬。病從內生。非外感客邪之比。是宜內和藏氣。不當外奪衛氣者也。但脈弱而數。形瘁色槁。上熱下寒。根本已漓。恐難全愈奈何。

當歸建中湯

風氣乘虛入於腎絡。腰中痛引背脇。宜寄生湯補虛通絡祛風。

生地　當歸　黑豆　獨活
懷藥　杜仲　白蒺　炙草
桑寄生

肺之絡會於耳中。肺受風火。久而不清。竅與絡俱爲之閉。所以鼻塞不聞香臭。耳聾耳鳴。不聞音聲也。茲當清通肺氣。

蒼耳　薄荷　桔梗　連翹
辛荑　黄芩　山梔　杏仁

甘　草　　木　通

風熱久蓄腦髓。發爲鼻淵。五年不愈。此壅疾也。則宜通。不通則不治。

犀　角　　蒼　耳　　黃　芩　　杏　仁

川　芎　　鬱　金

寒熱後。邪走手少陰之脈。猝然不語。肩臂牽引不舒。宜以辛通之。

菖　蒲　　遠　志　　甘　草　　木　通

當　歸　　丹　皮　　丹　參　　茯　神

脾虛生濕。氣爲之滯。血爲之不守。此與血熱經多者不同。

焦　朮　　澤　瀉　　白　芍　　陳　皮

炙　草　　茯　苓　　川　芎　　牛角腮灰

胎前病子腫。產後四日即大泄。泄已一笑而厥。不省人事。及厥回神清。而右脇前後痛滿。至今三月餘矣。形瘦脈虛食少。腹部滿。足漸腫。小便不利。此脾病傳心。心不受邪。即傳之肝。肝受病而更傳之脾也。此五藏相賊。與六府食氣水血成脹者不同。所以補攻遞進。而絕無一效也。姑擬泄肝和脾法治之。

台朮　木瓜　廣皮　椒目

茯苓　白芍

靜香樓醫案終

（清）周學海 著

讀醫隨筆

中國醫學大成

讀醫隨筆提要

清、周學海澂之著。皖南建德人。是編先生於讀書臨診之際。隨所見而記之。其卷一、列氣血精神論。升降出入論。承制生化論。虛實補瀉論。卷二上、列形氣類。凡三陰三陽名義三篇高骨大骨非一骨論。三焦水道膀胱津液論。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爲常也。氣能生血。血能藏氣論。卷二下、列脈法類凡二十二條。此卷是發脈簡補義未盡之餘義也。太素約旨。以彭用光書。删繁撮要。撰爲此篇。以備診家之一法。其卷三、列證治類十五條。如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冬不按蹻。春必病溫。義不同論。燥濕同形同病。寒熱同形同病。陰盛陰虛脈證辨。血熱血乾。溫熱發癍。其人反清自齧狂走。是氣血熱極非祟也。痰飲分治說。論欬嗽。論喘。傷寒傷風。俱有戴陽痙厥癲癇論。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以桂枝湯先其時發汗而愈。藥對症而增劇。其卷四、列證治類。自陰虛瘧夏。陽虛瘧秋。至慾不可遏。法宜疎肝健脾。凡四十五條。皆能辨晰各證同中之異

而治法則不同。頗切治理實用。其卷五、列方藥類。自石膏性用至青蒿、桔梗、柴胡、澤瀉、龍骨。凡二十條。性味效用辨正。皆發明藥物性能。爲諸家本草之未備。其卷六、列評釋類。自讀傷寒論雜記。至與友條論讀傷寒論法。凡二十三條。評論解釋素靈傷寒之疑義。能闡發先聖未盡之奥旨。雖然病證衆矣。治法繁矣。古之名醫。猶不能以一身盡歷天下之病變也。學者苟能就是編玩味。熟記在胸。則臨床觸機應變。疑題悉解。

自序

讀醫隨筆者。學海之所以備遺忘也。意在溫故以求新。實無新意之可采。徒以同志傳誦一二。遠方君子多來索觀。且促付梓。不能拂其請也。而應之迹近於自炫矣。夫學海之治醫也。先治脈。次治藥。脈有脈義、簡摩、診家直訣之刻。藥以親嘗未徧。不敢臆說。久未成書。若夫病證衆矣。治法繁矣。雖古之名醫。猶不能以一身盡歷天下之病變也。何況小子。敢以管蠡之見。妄事窺測乎。僅於讀書臨診之際。隨所見而記之。缺略瑣碎。固不足爲成書。亦復凌躐拉雜。未有體例。粗爲分類。以付手民。其中陳陳相因者。蹇澁未暢者。繁沓不檢者。前後重複互見者。觸目皆是。識淺筆孱。貽譏大雅。知不免矣。昔之人或廣蒐舊說。輯爲宏編。或澄鍊精思。約爲枕祕。以此方彼。不亦蔑乎。雖然竊有說焉。宋人懷燕石而自以爲寶也。一旦出示於人。乃悟其非寶矣。朱奉議作傷寒百問。早刊行世。得某友指摘之。遂改著活人書而傳矣。學海深羨宋人之善悟。而將勉爲奉議之能改也。然則是刻也。非自炫也。亦非非自炫也。光緒戊戌暮春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書於邵伯埭舟中。

讀醫隨筆目錄

卷一　證治總論

氣血精神論……一
升降出入論……一五
承制生化論……二八
虛實補瀉論……四二

卷二上　形氣類

三陰三陽名義一……一
三陰三陽名義二……三
三陰三陽名義三……五
高骨大骨非一骨也……七

三焦水道膀胱津液論……八
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爲常也……九
氣能生血血能藏氣……一〇

卷二下　脈法類

單診總按不同……一
浮沉起伏中途變易……二
脈不應病及脈平而死……四

脈中有線有吉有凶……一五
脈有數道……一六
止脈形勢吉凶辨……一七
搖擺之脈有來去辨……一九
躁脈有浮沉辨……一〇
實洪實散虛洪虛散四脈辨……一一
濡弱二脈辨……一一
牢脈本義……一二
弦脈反爲吉象說……一五
浮脈反宜見於閉證說……一六
浮脈反不宜發散說……一七
數脈反不宜用清散說……一八
浮緩反不如弦濇說……一九

伏脈反因陽氣將伸說……二〇
代脈結脈反爲陽氣將舒伏氣將發說……二一
短脈餘義……二二
已死有脈復生無脈……二三
胎怪脈鬼胎脈……二三
伏溼衝氣脈……二四
結氣伏熱脈辨……二五
太素約旨……二六

卷二　證治類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冬不按蹻春必病溫義不同……一

燥溼同形同病……二
寒熱同形同病……五
陰盛陰虛脈證辨……七
瘟疫脈沈……九
血熱血乾……一一
溫熱發斑其人反清……一三
自齧狂走是氣血熱極非祟也……一四
痰飲分治說……一六
論欬嗽……一七
論喘……二〇
傷寒傷風俱有戴陽……二五
痙厥癇癲……二六
論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以桂枝湯先其時發汗則愈……二九
藥對證而增劇……三〇

卷四 證治類

陰虛注夏陽虛注秋……一
論嚏……三
論嘔噦……四
驚躍……四
表裏俱病治各不同……六
傷寒邪在陽經則脈浮在陰經則脈沉……七
少陽三禁辨……九
蟲脈蟲證……一一

汗病……一三
肺中伏風有專寒夾溫不同……一四
寒溼下受直傷少陰變證多端搜治匪易……一六
史載之論水氣淩心諸脈證……一九
和解法說……二二
血痺瘧母合論……二三
中風有陰虛陽虛兩大綱……二四
虛勞損極有內因外因兩大綱……二六
瘧疾肝體壞外證……二九
富貴貧賤攻補異宜其說有辨……三〇
病後調補須兼散氣破血……三一
病在腸胃三焦大氣流行空虛之部與淫溢滲灌經脈膜絡曲折深隱之部其治不同……三三
身中腹中一股熱氣衝動者有虛實二因……三五
五藏內傷外應見證……三六
論痙不當以剛柔分虛實……三八
黃疸黑疸……四〇
住冬……四二
食填太陰證似結胸似溫毒似陰虛……四四

陰陽不別由於傳派不清……四五
辨陽旺陰生……四六
用藥須使邪有出路……四七
發明欲補先瀉夾瀉於補之義……四九
伏邪皆在膜原……五〇
瘀血內熱……五三
勞傷陽虛發熱……五四
末病尤當治本……五五
利小便……五六
利止遺止反爲死證……五九
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六〇
風厥痓癎……六一
中風實在上焦虛在下焦……六四
厥逆奔豚脚氣攻心……六六
虛損奇證……六八
歛散升降四治說略……六九
新病兼補久病專攻……七〇
慾不可遏法宜疏肝健脾……七一

卷五　方藥類

石膏性用……一
丹皮不涼……二
論遠志石菖蒲秦艽柴胡……二
歛降幷用……三
歛散幷用……四
桂枝正治吐血……五
暴病忌朮……五

調經安胎同藥之誤……一七
桔梗不能升散……八
仲景抵當湯丸大黃䗪蟲九……九
大黃瀉心湯是實則瀉子法……一〇
燥屎與宿食用藥不同……一一
小兒乳食停滯……一一
金銀薄荷湯下　金銀花薄荷湯下　金銀箔……一二
娑羅果……一三
小柴胡非治瘧正方……一四
仲景方當分四派……一五
阿片體性……一六
當歸……一七
青蒿桔梗柴胡澤瀉龍骨……一七

卷六　評釋類

讀傷寒論雜記……一
讀內經誌疑五條……九
攷一日二十四時……一一
釋左升右降……一一
讀書須是篤信方能深入……一二
舊案有敗證收功太速者……一三
四因正義……一四
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

制也……一七
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一八
成而登天……一九
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二〇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

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二〇
男子如蠱女子如怚……二一
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脈氣少胃氣不平……二一
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二二
反仰其手……二二
應天者動五歲而右遷應地者靜六朞而環會……二二
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洩及便膿血……二三
折齒……二四
或已發熱或未發熱發熱

惡寒發於陽無熱惡寒發於陰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二四
內經寸口內外分配藏府……二七
秋傷於溼冬生咳嗽……二九
與友條論讀傷寒論法……二九

讀醫隨筆

清 建德 周學海澂之甫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一 證治總論

氣血精神論

醫者。道之流也。道家以精氣神。謂之三寶。不言血者。賅於精也。是故氣有三。曰宗氣也。榮氣也。衛氣也。精有四。曰精也。血也。津也。液也。神有五。曰神也。魂也。魄也。意與智也。志也。是五藏所藏也。凡此十二者。爲之大綱。而其變則通於天地萬物。而不可以數紀。內經邪客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五味曰。穀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

五藏。別出兩行營衞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呼則出吸則入。營衞生會曰穀入於胃。以傳與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衞。營在脈中。衞在脈外。營周不息。陰陽相貫。如環無端。營出中焦。衞出下焦。中焦受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營衞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刺節真邪曰氣積於胃。以通營衞。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決氣曰兩神相摶。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漑。是謂氣。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曲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五癃津液別曰水穀入口。輸於腸胃。其味有五。各注其海。其液別爲五。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天寒衣薄。腠理閉。氣溼不行。水下溜於膀胱。則爲溺與氣。悲哀氣幷。則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唾。本神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

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并精出入謂之魄。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有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天年曰。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本藏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衞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營復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衞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恚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者。無智愚賢不肖。不能相倚也。偉哉論也。美矣備矣。其合之於五藏。則有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五行之氣之不同也。有肝淚、心汗、脾涎、肺涕、腎唾、五液之精之各足也。有肝魂、心神、脾意、肺魄、腎志、五藴之神之至靈也。其爲變也。氣之亂。則爲五脹。（出靈樞脹論）爲癲厥。精之亂。則爲五水。爲淋濁。血之亂。則爲癰疽。爲積聚。爲衄衊。爲咯泄。神之亂也。精氣虛而相并。并

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憂。并於脾則畏。并於腎則恐。紛紜糾錯。蓋有不可以數計而口辨者。而茲乃括之以三氣四精五神者。何也。道其常而已矣。其常奈何。氣者無形而有機者也。以其機之所動有三焦之分出也。精者有形者也。有形則有質。以其質之所別。有四等之不同也。神者無形無機而有用者也。以其用之所成。故推見五性之大本也。衞氣者。本於命門。達於三焦。以溫肌肉筋骨皮膚。慓悍滑疾。而無所束者也。營氣者。出於脾胃。以濡筋骨肌肉皮膚。充滿推移於血脈之中而不動者也。宗氣者。營衞之所合也。出於肺。積於氣海。行於氣脈之中。動而以息往來者也。是故衞氣者熱氣也。凡肌肉之所以能溫。水穀之所以能化者。衞氣之功用也。虛則病寒。實則病熱。營氣者。壅氣也。凡經隧之所以滑利。髮膚之所以充潤者。營氣之功用也。虛則皴揭槁濇。實則淖澤胕腫。光浮於外。衞氣矣常日營氣沛然者病在血脈。宗氣者。動氣也。凡呼吸言語聲音。以及肢體運動筋力強弱者。宗氣之功用也。虛則短促少氣。實則喘喝脹滿。凡人之身。衞氣不到則冷。營氣不到則枯。宗氣不到則痿痺而不用。此三者。內經謂之肉苛。謂其枯槁縮瑟而光采不發也。故衞氣有寒熱病。營氣有壅病燥病。宗氣有鬱結病。有勞倦病。三氣互爲體用。有兩

得而無兩離者也。秦景明曰。氣猶火也。水穀猶薪也。火大則能化薪。薪多則益能生火。此先天後天還相爲質者也。故熱氣蒸則溼氣生。溼熱盛則動氣疾。而熱亢則孔竅生烟。溼勝則水精不布。世謂補火卽是補氣。又謂降氣卽是降火。是止言衞氣而已。柯韻伯曰。水穀之精氣。行於脈中者爲營氣。其悍氣行於脈外者爲衞氣。大氣之積於胸中而司呼吸者爲宗氣。是分後天運用之元氣而爲三也。又外應皮毛。協營衞而主一身之表者。爲太陽膀胱之氣。內通五藏。司治節而主一身之裏者。爲太陰肺金之氣。通行內外。應腠理而主一身之半表半裏者。爲少陽三焦之氣。是分先天運行之元氣而爲三也。是有六氣矣。謬立名義。顯悖經旨。試思所謂先天三氣。何嘗越於衞出下焦之外耶。後世言氣者。遺宗氣而言衞出上焦。其說始於華佗中藏經。蓋誤會難經心營肺衞之義也。難經言心營肺衞者。氣行之機。非氣出之本也。是故三氣者。各有其本。各行其道。而不可相干。失常則變矣。壽夭剛柔曰。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血上下行。衞之生病也。氣痛。時來時去。怫愾賁響。風寒客於腸胃之中。寒痺之爲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平人氣象曰。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膈絡肺。出左乳下。其動應脈。宗氣也。其動應衣。宗氣泄也。

此三氣之自敝也。五亂曰。氣亂於心。則煩心密默。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爲霍亂。亂於臂脛。則爲四厥。亂於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病能曰。有病怒狂者。病名曰陽厥。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何以知之。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癲狂曰。厥逆爲病也。足暴清。胸若將裂。腸若將以刀切之。著至教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幷至。幷至如風雨。上爲巔疾。下爲漏澼。口問曰。人之自齧舌者。此厥逆上走。脈氣輩至也。少陰氣至則齧舌。少陽氣至則齧頰。陽明氣至則齧脣矣。調經曰。氣血以幷。陰陽相傾。氣亂於衞。血逆於經。血氣離居。一實一虛。血幷於陰。氣幷於陽。故爲驚狂。血幷於陽。氣幷於陰。乃爲炅中。血幷於上。氣幷於下。心煩惋善怒。血幷於下。氣幷於上。亂而善忘。氣之所幷爲血虛。血之所幷爲氣虛。血氣相失。故爲虛焉。血與氣幷。故爲實焉。此數病者。是三氣之併而相亂也。調經曰。陽虛生外寒者。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陰虛生內熱者。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熏胸中。故內熱。言勞倦傷氣不能鼓動穀氣之精微達于周身是以上下不通而胃中水穀氣熱僅能熏積于胸中也此隔病之所起也生氣通天曰陽畜積則當隔隔者當寫

陽盛生外熱者。上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衞氣不得泄越。故外熱。陰盛生內寒者。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寫。不寫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生氣通天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此三氣之虛實相勝。所謂陰虛陽往。營竭衞降。卽其事也。精之以精血津液。列爲四者。何也。本神曰。五藏主藏精者也。故統謂之精。夫血者。水穀之精微。得命門真火蒸化。以生長肌肉皮毛者也。凡人身筋骨肌肉皮膚毛髮有形者。皆血類也。精者。血之精微所成。生氣之所依也。生氣者。衞氣之根。卽命門真火是也。精竭則生氣絕矣。髓與腦。皆精之類也。津亦水穀所化。其濁者爲血。清者爲津。以潤藏府肌肉脈絡。使氣血得以周行通利而不滯者此也。凡氣血中。不可無此。無此則槁澀不行矣。發於外者。淚唾汗。皆其類也。小便。其糟粕也。液者。淖而極厚。不與氣同奔逸者也。亦水穀所化。藏於骨節筋會之間。以利屈伸者。其外出於孔竅。曰涕曰涎。皆其類也。四者各有功用。而體亦不同。血之質最重濁。津之質最輕清。而液者。清而晶瑩。厚而凝結。是重而不濁者也。精者。合血與津液之精華。極清極厚。而又極靈者也。是神之宅也。西醫謂精中

有三物。一曰蟲。能蠕動者。男女交媾。卽此蟲與女精合而成形也。一曰珠。極細極明而中空。精平方一寸。約有珠五百顆。一曰白汁。極明而淖。珠與蟲皆藏汁中。汁與珠二者。其於交媾結形。不知何用也。西醫徒恃窺測。而不能明理。雖曰徵實。然未免滯於象矣。四者之在人身也。血爲最多。精爲最重。而津之用爲最大也。內之藏府筋骨。外之皮膚毫毛。卽夫精也、血也、液也。莫不賴津以濡之。乃能各成其體而不敝。津枯則精血可粉。毛髮可折。故決氣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脈空虛。經脈別論曰。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此非汗出於藏也。各因其藏氣之動。鼓津以外出也。營衞生會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夫汗卽津也。其與血。非一物也。而有無相應者。氣相應也。故三氣爲陽。而營爲陽之陰。以氣與津併也。四精爲陰。而津爲陰之陽。以津隨氣行也。生氣通天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也高士都隄防宗曰國都汩汩乎不可以止。精絕者。津耗也。葉香巖溫熱論。謂養陰不在補血。而在生

津。王孟英釋之曰此增水行舟之法也有味乎其言之也。五神者。血氣之性也。喜怒思憂恐。本於天命人而無此。謂之大癡。其性死矣。然而神之病。其變不可測。而又最不易治。則其本末不可不知也。大抵神之充也。欲其調。神之調也。欲其靜。痺論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生氣通天曰。陽氣者。靜則養神。柔則養筋。柔者動而和也。又曰。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形氣乖離血菀於上。使人薄厥。有傷於筋縱。其若不容。陰陽應象曰。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喜怒無度。生乃不固。故四氣調神篇大義。所惡者逆。而所以奉生奉長奉收奉藏者。必賴乎豫也。故陰陽應象曰。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此五性之相制也。舉痛曰。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此五性之病機也。本神曰。肝藏血。血舍魂。虛則恐。實則怒。脾藏營。營舍意。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涇溲不利。心藏脈。脈舍神。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虛則厥。實則脹。此五性之病之虛實也。脾肺腎三藏不言神病者。已具肝心二藏之病之中。可推而知也。又曰。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䐃

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脾憂愁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支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不精則不敢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脅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於夏。腎盛怒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善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於長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而死矣。此五性之病因病形與其死期也。經曰。死於秋。死於冬。則治之不當用秋冬之劑。可知矣。經曰。死於春。死於夏。則治之不得用春夏之劑。可知矣。秋冬之劑者。寒燥斂降之劑也。春夏之劑者。溫熱升散之劑也。此治法之可以對觀而得也。邪氣藏府病形曰。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於脅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經脈別論曰。夜行則喘出於腎。淫氣病肺。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爲病也。此又外之不節。以傷其內。孟子所謂蹶者趨者是

氣。而反動其心者也。凡察病機。惟鬼來克身。與子來泄氣。二者其勢最重。華佗曰。如心病入肝。是亦難治。子不合乘母之逆也。所謂思慮傷心。盛怒傷腎是也。又神病多徵於夢。靈樞淫邪發夢篇是其義也。大氣者。精之御也。精者。神之宅也。神者。氣與精之華也。各生於五藏。而五藏之中。又各有所主。是故氣之主。主於命門。精之主。主於腎。神之主。主於心。而復從於膽。難經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繫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又曰。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又曰。命門者。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此所謂氣主於命門者也。上古天真曰。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六節藏象曰。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此所謂精主於腎者也。靈蘭祕典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

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補遺云脾者諫議之官智周出焉 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經脈別論曰。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脈氣少。胃氣不平。謂過用其心。傷其真氣。致五藏脈氣俱少也。脈經曰。思慮傷心。其脈弦是也。此所謂神主於心者也。奇病曰。口苦者。病名曰膽癉。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爲之苦矣。六節藏象曰。凡十一藏皆取決於膽也。仲景謂心氣虛則魂魄妄行。華佗謂膽實熱則精神不守。此所謂復從於膽者也。心膽神之主腦又神之會也故凡有思慮則目上注又嘗論之。氣之三也。精之四也。神之五也。此十二者。尤必以營衛爲之宰。營衛之生也。各具其體而不可相離也。各成其用而不可相勝也。各行其道而不可相干也。趙晴初曰。津雖陰類。而猶未離乎陽氣者也。內經謂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漑。是謂氣。霧露所漑。萬物皆潤。豈非氣中有津乎。驗之口中呵氣水。愈徵氣津之不相離矣。氣若離乎津。則陽偏勝。卽氣有餘便是火是也。熊三拔泰西水法云。凡諸藥係草

木果菽穀菜諸部。其有水性者。皆用新鮮物料。依法蒸餾得水。名之爲露。以之爲藥。勝諸乾質。諸露皆是精華。不待胃化脾傳。已成微妙。且蒸餾所得。既於諸物體中最爲上分。復得初力。則氣厚勢大。夫蒸露以氣上蒸而得。雖屬水類。而隨氣流行。體極清輕。以治氣津枯耗。其功能有非他藥所能及。所謂氣津枯耗者。傷陰化燥。清竅乾澀。內經謂九竅者水注之氣。乾澀者。病人自覺火氣從口鼻出。是津離乎氣。而氣獨上注者也。所謂其體不可相離者此也。柯韻伯謂氣上騰便是水。此語最足玩味。蓋陰氣凝結。津液不得上升。以致枯燥。治宜溫熱助陽。俾陰精上交陽位。如釜底加薪。釜中之水氣上騰。其潤澤有立至者。仲景以八味丸治消渴。卽此義也。但枯燥有由於陰竭者。必須大劑濡養。如救焚然。故同一枯燥。而有陰凝陰竭之分。二證霄壤。至宜細審。不可誤也。所謂其用不可相勝者此也。微火緩烘。卽令物燥。而烕火急炙。轉令物潤。故陰凝而見燥化者。當加大熱品於清潤之中則力能蒸騰其氣。以開結而回陽。若但取小溫小潤。謬謂和平。而不知真陰轉暗爲所傷矣。病勢日進。遂謂病不受溫。改用清涼。致人於死。可歎也。趙晴初謂病重藥輕。亦能增病。卽此類也。此又始於相勝。成於相平者也。氣行之亂也。大率衞強

營弱。營爲衞擾。而不得寧。而衞之爲營所滯者。則惟水腫一端而已。衞氣之竄入營道也。亂之於在表肌腠之隙。則令人汗出而不可止。所謂衞氣不共營氣和諧也。風鼓其衞不能自固津隨氣行而亦外越以桂枝湯復發其汗則愈。不得援有汗禁汗之常例矣。亂於在裏血絡之隙。則令人血涌傾盌盈盤而不可禦。或寒束其脈血無所容或痰壅其脈血不能行或火鼓其氣血爲之奔逸而外溢下文泄肺肝是治火盛若痰壅則宜兼溫疏若寒束更宜用溫散矣世醫概用清降以致成勞而死內經示從容曰脈急者血泄血無所行也此理甚明恨無知者　葉香巖治涌血。必先泄肺者。是急泄衞氣也。然不如泄肝爲尤切。二者皆氣在於隙。故皆有所泄也。若氣亂於大經之中。其機向外而無所泄也。則壅盛於四肢。而踰垣上屋之事見矣。所謂巨陽少陽。其動大疾。病爲怒狂也。其機向內而無所泄也。則壅窒於藏府。而昏厥顛仆之事見矣。更有氣併於氣之細絡而脹悶不堪。致生自齧自刃之變者。又有氣滯於血之細絡。而怫鬱不解。致成爲痒爲疹之災者。至於營竭道濇而衞氣內伐。則不瞑。營盛膚溼而衞氣久留。則多臥。內經謂胃不和則臥不安中藏經謂膽熱則多睡膽冷則無眠溫病逆傳心包。則神昏譫妄。此津傷而神機不利。清氣不生也。經曰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神藉津以養也。是又因氣之盈虧而神爲之累矣。盈虧雖殊。總由於推行不利而已矣。此氣之失其道而相干者也。

升降出入論

六微旨論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王氏釋之曰。凡竅橫者。皆有出入去來之氣。竅竪者皆有陰陽升降之氣往復於中。即如壁窗戶牖。兩面伺之。皆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西醫謂人居室中不可兩面開窗則人之中氣爲往來之氣所衝擊不能支即頭空痛矣又如陽升則井寒。陰升則水煖。以物投井。及葉墜空中。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溉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溉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可謂發揮盡致矣。劉河間曰。皮膚之汗孔者。謂泄汗之孔竅也。一名氣門。謂泄氣之門戶也。一名腠理。謂氣液之隧道紋理也。一名鬼門。謂幽冥之門也。一名玄府。謂玄微之府也。然玄府者無物不有。人之藏府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於萬物。悉皆有之。乃出入升降道路門戶也。經曰。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知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識。能爲用者。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閉塞則不能用也。故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聞香。舌不知

味。筋痿骨痺。爪退齒腐。毛髮墮落。皮膚不仁。腸胃不能滲泄者。悉由熱氣怫鬱。玄府閉塞。而致津液血脈榮衞清濁之氣。不能升降出入故也。各隨怫鬱微甚而爲病之大小焉。李東垣曰。聖人治病。必本四時。升降浮沈之理。權變之宜。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經謂升降浮沈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仲景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大抵聖人立法。且如升陽或散發之劑。是助春夏之陽氣。令其上升。乃瀉秋冬收藏。殞殺寒涼之氣。此升降浮沈之至理也。天地之氣。以升降浮沈。乃生四時。如治病不可逆之。故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夫人之身。亦有四時。天地之氣。不可只認在外。人亦體同天地也。吳醫彙講引蔣星墀說曰。傷寒論所謂傳經。卽是出入精義。蓋正氣出入。由厥陰而少陰太陰。而少陽陽明太陽。循環往復。六淫之邪。則從太陽入一步。反歸一步。至厥陰而極。此邪氣進而正氣退行。不復與外氣相通。故開闔樞三者。最爲要旨。見素問陰陽離合論靈樞根結篇中分言之。爲出入。爲升降。合言之。總不外乎一氣而已矣。觀東垣脾胃論浮沈補瀉圖。以卯酉爲道路。而歸重於蒼天之氣。考其所訂諸方。用升柴苓澤等法。實卽發源於長沙論中葛根柴胡、五苓之意。引而伸之。所謂升之九天之上。降之九地之

下。雖內傷外感殊科。而於氣之升降出入。則無以異耳。吳鞠通溫病條辨有曰風之體不一。而風之用亦殊。春風自下而上。夏風橫行空中。秋風自上而下。冬風刮地而行。其方位也。則有四正四隅。此方位之合於四時八節也。諸家之論。闡發無餘蘊矣。升降出入者。天地之體用。萬物之槖籥。百病之綱領。生死之樞機也。茲更舉天地之氣。人身之氣。與夫脈象病機治宜。一一而條析之。四時之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其行也。如輪之轉旋。至圓者也。如春氣自下而上。直行者。是冬氣橫斂已極。堅不可解。若徑從橫散。則與冬氣驟逆矣。氣不可逆也。故先從直行以活其機。而後繼以夏之橫散也。夏氣疏散已極。若徑從橫斂。又與夏氣驟逆矣。轉旋之機。不可驟也。故先以秋之直降。而後繼以冬之橫斂也。所以然者。各以其橫行直行之極也。直行極。則不可以徑從直升直降。而必先有橫行開闔之氣以疏之。橫行極。則不可以徑從橫散橫斂。而必先有直行浮沈之氣以達之。若直行未極。則升者未嘗不可以直降。降者未嘗不可以直升。橫行未極。則散者未嘗不可以橫斂。斂者未嘗不可以橫散。即如春日未嘗無秋風。而春之後。決不可繼以秋也。夏日未嘗無冬風。而夏之後。決不可繼以冬也。此天地四時斡旋之機妙也。人身肌

肉筋骨。各有横直腠理。爲氣所出入升降之道。升降者。裏氣與裏氣相迴旋之道也。出入者。裏氣與外氣相交接之道也。裏氣者。身氣也。外氣者。空氣也。鼻息一呼而周身八萬四千毛孔皆爲之一張。一吸而周身八萬四千毛孔皆爲之一翕。出入如此。升降亦然。無一瞬或停者也。內經曰。陽在外。陰之使也。陰在內。陽之守也。又曰。陽氣者。衛外而爲固也。陰氣者。藏精而起亟也。此出入之機也。又曰。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此出入之數也。推求師意曰。在肝則溫化。其氣升。在心則熱化。其氣浮。在脾則沖和之化。其氣備。在肺則涼化。其氣降。在腎則寒化。其氣藏。內經曰。濁氣在上。則生䐜脹。清氣在下。則生飧泄。又曰。夏暑汗不出。秋成風瘧。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升降出入之常變也。內而藏府。外而肌肉。縱横往來。竝行不悖。如水之流。逝者自逝。而波浪之起伏。自起伏也。其合四時也。春則上升者強。而下鎮者微矣。夏則外舒者盛。而內守者微矣。秋則下抑而上鼓者微矣。冬則內斂而外發者微矣。此其常也。逆冬氣則奉生者少矣。逆春氣則奉長者少矣。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矣。逆秋氣則奉藏者少矣。太過不及。皆爲逆也。此其變也。故聖人必順四時。以調其神氣也。其在脉象。則

有三部九候。三部者寸關尺也。以候形段之上下。以直言之也。九候者。浮中沈也。以候形層之表裏。以橫言之也。病在上則見於寸。在下則見於尺。病在裏則見於沈。在表則見於浮。裏寒外熱。則沈緊浮緩。裏熱外寒。則沈緩浮緊。上虛下實。則寸小尺大。上實下虛。則寸強尺弱。此脈象之大略也。其在病機。則內傷之病。多病於升降。以升降主裏也。外感之病。多病於出入。以出入主外也。傷寒分六經。以表裏言。溫病分三焦。以高下言。溫病從裏發故也。升降之病極。則亦累及出入矣。出入之病極。則亦累及升降矣。故飲食之傷。亦發寒熱。風寒之感。亦形喘喝。此病機之大略也。至於治法。則必明於天地四時之氣。旋轉之機。至圓之用。而後可應於無窮。氣之亢於上者。抑而降之。陷於下者。升而舉之。散於外者。斂而固之。結於內者。疏而散之。對證施治。豈不顯然而易見者乎。然此以治病之輕且淺者可耳。若深重者。則不可以徑行。而必有待於致曲。夫所謂曲者。何也。氣亢於上。不可徑抑也。審其有餘不足。有餘耶。先疏而散之。後清而降之。不足耶。先斂而固之。後重而鎮之。氣陷於下。不可徑舉也。審其有餘不足。有餘耶。先疏而散之。後開而提之。不足耶。先斂而固之。後兜而託之。氣鬱於內。不可徑散也。審其有餘不足。有餘者。攻其

實而汗自通。故承氣可先於桂枝。不足者。升其陽而表自退。故益氣有藉於升柴。氣散於外。不可徑斂也。審其有餘不足。有餘者自汗。由於腸胃之實。下其實而陽氣內收。不足者表虛。由於脾肺之虧。宣其陽而衞氣外固。此皆治法之要妙也。苟不達此。而直升直降。直斂直散。鮮不僨事矣。嘗憶先哲有言。胸腹痞脹。昧者以檳榔枳樸攻之。及其氣下陷。泄利不止。復以參耆升柴舉之。於是氣上下脫而死矣。此直升直降之禍也。況升降出入。交相爲用者也。用之不可太過。當升而過於升。不但下氣虛而裏氣亦不固。氣喘者。將有汗脫之虞矣。當降而過於降。不但上氣陷而表氣亦不充。下利者。每有惡寒之證矣。當斂而過於斂。不但裏氣鬱。而下氣亦不能上朝。當散而過於散。不但表氣疏。而上氣亦不能下濟矣。故醫者之於天人之氣也。必明於體。尤必明於用。必明於常。尤必明於變。物性亦然寒熱燥溼。其體性也。升降斂散。其功用也。升柴參耆。氣之直升者也。硝黃枳樸。氣之直降者也。五味、山萸、金櫻、覆盆。氣之內斂者也。麻黃、桂枝、荆芥、防風。氣之外散者也。此其體也。而用之在人。此其常也。而善用之則變化可應於不窮。不善用之則變患每生於不測。王漢皋論溫病大便祕。右寸洪實。而胸滯悶者。宜枳、樸、菔子橫解之。蘇子、

桔梗、半夏、檳榔豎解之。其言橫解豎解。是矣。其所指諸藥。則未是也。卽東垣諸方。慣用升柴枳樸。亦未免直撞之弊。若潔古枳朮丸。以荷葉燒飯爲丸。則有欲直先橫之妙矣。吁。醫豈易言者乎。又嘗論之。氣之開闔。必有其樞。無升降則無以爲出入。無出入則無以爲升降。升降出入。互爲其樞者也。故人之病風寒喘咳者。以毛竅束於風寒。出入之經隧不利。而升降亦迫矣。病尸厥卒死者。以升降之大氣不轉。而出入亦微矣。生氣通天曰。大怒則血菀於上。使人薄厥。調經曰。血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扁鵲曰。陽脈下墜。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凡人出入之氣。本微於升降。升降既息。出入更微矣。故扁鵲謂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此所謂出入更微者也。又嘗著左右陰陽論。勞瘵證治論。文義淺陋。而與此相發。其論左右陰陽曰。朱丹溪謂脾具坤靜之體。而有乾健之運。故能使心肺之陽降。肝腎之陰升。而成地天交之泰矣。近世黃元御著書。專主左升右降立說。以爲心肺陽也。隨胃氣而右降。降則化爲陰。肝腎陰也。隨脾氣而左升。升則化爲陽。故戊己二土中氣。四氣之樞紐。百

病之權衡。生死之門戶。養生之道。治病之法。俱不可不謹於此。其書八種。直將素問、靈樞、傷寒、金匱、本草五大部聖經。俱籠入左升右降四字之中。蓋自以爲獨開生面。得內經左右陰陽道路之奧旨矣。竊思內經之論陰陽也。不止言升降。而必言出入。升降直而出入橫。氣不能有升降而無出入。出入廢則升降亦必息矣。止論升降。不論出入。是已得一而遺一。況必以升降分屬左右。則尤難通之義也。左右俱有陰陽。俱有升降。嘗推求西醫所論人身脈絡功用。與夫氣血之流行合之。內經大旨。榮行脈中。衞行脈外。榮氣是隨六陰六陽之經。循環往來。終而復始。卽以經脈之升降爲升降也。衞氣不拘於經。行於手足六陽之部分則上升。行於手足六陰之部分則下降。是表升而裏降也。內經以左右爲陰陽之道路。未嘗以左卽升。右卽降也。其義如寸口候陰。主中。人迎候陽。主外。舉其大概而已。脈法又以左尺主膀胱前陰。右尺主大腸後陰。其於內經背陽腹陰。將何以合之。故確求升降之道路。止當分表裏而無分於左右也。或曰。人之患半身不遂者。何也。曰半身不遂。是橫病。不是直病。何以言之。人身腠理毛竅。在左邊者。俱左外向。在右邊者。俱右外向。前自鼻柱。後自脊骨。截然中分。故人側臥。汗出顯有界畔者。因側臥。則

向上半邊。毛竅熱氣上蒸。向下半邊。毛竅熱氣不能下蒸也。內經曰。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故偏枯者。橫氣不能左右相通也。下痿者。直氣不能上下相濟也。左有左之升降。右有右之升降。上有上之升降。下有下之升降。上下左右。又合爲一大升降者也。是故先天八卦。坎離分東西。此左陽右陰之義也。後天八卦。坎離分南北。此表升裏降之義也。卽如人身。熱氣蒸騰。只是向上。其表升可知也。水穀入胃。糟粕下傳。此必有氣以行之。其裏降可知也。經必以左右分陰陽者。日月升於東。降於西。人爲日月所照。氣亦隨之而轉旋。表之升也。動於左而右隨之。裏之降也。動於右而左隨之。左則表升之力強。右則裏降之力強耳。經謂人左手足不及右強。右耳目不及左聰明者。亦此意也。其論勞痹證治曰。痹者閉也。其病有二。有虛勞之痹。有積聚癰疽麻木疼痛之痹。其積聚癰疽麻木疼痛之痹。有在經絡者。有在藏府者。前人論之詳矣。內經中藏經諸篇。可熟讀也。至於虛勞之痹。卽俗所謂乾血勞者。人身外而經絡。內而藏府。其氣不外五行。自上而下。直分之。有直五行。卽直五層。一肺二心三脾四肝五腎也。自外而內。橫分之。有橫五行。卽橫五層。亦一肺二心三脾四肝五腎也。內經升降息則氣立孤危。言直也。出入廢則神機化滅。

言橫也。脈法。左寸心關肝尺腎。右寸肺關脾尺命。亦言直也。三菽肺。六菽心。九菽脾。十二菽肝。按之至骨腎。亦言橫也。升降出入。雖分橫直。統歸於陰陽之噓吸而已。人病虛勞。真氣不能布於周身。若陰陽先傷。則吸力先微。內不能至腎至肝而還。而有骨痿之事矣。若陽氣先傷。則呼力先微。外不能至肺至心而還。而有皮聚毛悴之事矣。所謂肝腎心肺者。謂分野之表裏淺深也。如是則脈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者。其數有不盈矣。不盈則升降出入之期促。故脈數也。難經論損至之脈曰。一呼三至。至一呼六至。此至之脈也。一呼一至。至四呼一至。此損之脈也。至脈從下上。損脈從上下。損脈之爲病。始於皮聚毛落。而極於骨痿不能起於床。反此者。至之爲病也。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床者死。窮之於其極也。盧子由曰。脈來之損至。卽脈至之疾徐。至固不離乎至。損豈獨外於至乎。是蓋疑虛損之脈。必數而無遲也。扁鵲亦曰。一呼脈四至以上。謂痺者脫脈氣。謂失十六丈二尺一周之常經也。然虛損脈遲者甚多。但其情不同。脈數者血液先敗。塞其氣道。氣悍而不通。故短促也。脈遲者。血液未敗。而真氣之力不能勁達。如人行路遙。力倦而欲息也。是其病始於氣而未壞有形之血液。故易治。補其

氣而血自生也。氣不能周。反見脈數者。是血壞而氣無所歸。故難治。補其氣而血愈壅也。是故初病卽見脈數者。是因痺致虛。血病累氣。故曰從下損上。卽由裏而表也。先脈遲而漸見脈數者。是因虛致痺氣病累血。故曰從上損下。卽由表而裏也。至於氣不能至腎至肺。非全無氣也。正氣爲邪氣所據。不能應期而至耳。若全無氣。則一藏氣絕。五藏俱無以自存矣。此勞痺之大義也。積聚癰疽麻木疼痛之痺。在經絡之中。只是兩頭有氣。中間隔塞。其本未傷。疏之而卽復矣。譬如一管之中。有物結之。去其結而氣自行矣。此實痺之大義也。實痺之治無論矣。勞痺之治。難經有曰。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皆以虛言之也。而勞痺之爲病。往往虛實夾雜。仲景治血痺風氣百疾。有薯蕷丸。是補其虛也。有大黃䗪蟲丸。是攻其實也。更有外邪久結。證同虛損。如徐靈胎所謂風寒不醒成勞病者。近日凡病咳嗽。輒稱肺熱。桑葉麥冬。搖筆卽來。生地知母滿紙俱是。於是陽氣日衰。風寒與水飲合力盤踞膻中。漸致夜不伏枕。涎中帶紅。頭面胕腫。呼吸喘促。飲食嘔逆。大便溏泄。而危矣。故今之病五苓青龍證者。無不逼入勞損。覆轍相尋。至死不悟。張景岳曰。

外感之邪未除。而留伏於經絡。飲食之滯不消。而積聚於藏府。或鬱結逆氣。有不可散。或頑痰瘀血。有所留藏。病久致羸。似形不足。不知病本未除。還當治本。若誤用補必益其病矣。醫能明此。其寡過矣乎。大抵治病必先求邪氣之來路。而後能開邪氣之去路。病在升降。舉之抑之。病在出入。疏之固之。或病在升降而斡旋於出入。或病在出入而斡旋於升降。氣之上逆下不納也。氣之下陷上不宣也。氣之內結外不疏也。氣之外泄內不諧也。故趙晴初曰。人身內外作兩層。上下作兩截。而內外上下。每如呼吸而動相牽引。譬如攻下而利。是泄其在內之下截。而上截之氣卽陷。內上既空。其外層之表氣。連邪內入。此結胸之根也。譬如發表而汗。是疏其在外之上截。而在內之氣跟出。內上既空。其內下之陰氣上塞。此痞悶之根也。故在上禁過汗。在內慎攻下。此陰陽盈虛消長之理也。抑吾尤有默會之旨。不欲爲外人道。而不得不道也。內經以升降出入關於生長壯老已者。何也。本草稱日能鬆物。以絮久曝日中則鬆矣。是日有提攝之力也。凡物皆向日。不獨葵藿也。非物有知。日有攝力也。人在日下。其氣亦爲日所提攝矣。物置地上。久則下陷。以地心有吸力也。人在地上。其氣亦爲地所吸引矣。至於氣之往來於空中。更無一

息之或間。莊子曰。人在風中。仲景曰。人因風氣而生長。人爲風所鼓盪。其氣之出入不待言矣。人之初生。合父精母血而成形。其體象地。各有自具之吸力。其力多藏於五藏及骨髓之中。故氣能自固於體中而不散也。及其生也則上爲日所攝下爲地所吸。中爲風所鼓盪。而日長日壯矣。及其衰也。攝之久而氣漸上脫矣。吸之久而氣漸下脫矣。鼓盪之久而氣漸外散矣。故爲老爲已也。大抵三氣之中。惟地之吸力最強。故人死則體重。以本體不能自主。全爲地所吸也。又人死。其尸不可見日。恐復爲日氣所提攝而尸走也。生人不可與尸騎牛臨面。生人身有吸力。恐尸中游氣未盡。二氣相感而相吸。而亦有尸走之事也。是說也。前人未言。得毋駭俗乎。夫人勞則氣動。而心勞則五藏之吸力皆疏。故氣易散而易老易已也。人靜則氣固。而心靜。則五藏之吸力尤固。故氣常完而多壽難老也。然則明於斯義。是亦養生之助也。而又何駭乎。痺論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生氣通天曰。陽氣者。靜則養神。柔則養筋。大惑論曰。心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故經脈別論。敍五藏喘汗之事。而申其戒曰。四時之病。常起於過用也。故曰無形無患。與道合同。惟真人也。

承制生化論

天地一傾軋之宇也。陰陽一摩盪之氣也。五行一倚伏之數也。萬物一推移之象也。四時一更代之紀也。此之謂日新。此之謂不息。不息不制則不生。不勝則不復。而天地之機息矣。人物之類滅矣。其機不激則不動。不動則鈍而不靈。而陰陽五行積於無用之地矣。天地萬物有不摧裂破壞者乎。內經六微旨大論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夫曰下曰承云者。此以六氣之步言。其措詞不得不如此。若推究萬物之體。則所謂下者。非本體之外。別有所爲下也。乃本體之中自有此氣。彈於無間者也。所謂承者。非從其外而附之。乃具其中而存之者也。何者。天下無一物不備五行。四時無一刻不備五行之氣。但有多寡之數。盛衰之宜。一或運行有差。則勝者亢。而不勝者害矣。其所以不終於害者。以有制之者也。其制也。非制於既亢之後也。火承以水。則火自有所涵而不越。水承以土。則水自有所防而不濫。土承以木。

則土自有所動而不鬱。木承以金。則木自有所裁而不橫。金承以火。則金自有所成而不頑。承者隱制於未然。斯不待其亢。而害消於不覺矣。至於制之云者。世皆以爲抑其生之過。而不知制者。正以助其生之機也。木得金制。則不致橫溢。而力專於火矣。火得水制。則不致渙散。而精聚於土矣。此言生也。木亢不成火。以其溼也。得金制之。則木燥而火成矣。火亢不成土。以其燥也。得水制之。則火溼而土成矣。此言化也。制也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既防亢害之後。而又開生化之先。其諸乾坤闔闢陰陽不測之妙乎。明斯義也。其於病氣勝復倚伏之機。治法氣味合和之道。豁然貫通矣乎。謹採先哲之名談。一得之管見。有關於運氣之旨。病機之變。治法之要者。條例於下。以備觀覽焉。夫以四時五行運氣之變也。其機甚微。亢之害也。木亢則土害。土害則水肆而火熄。土愈失發生之源矣。火亢則金害。金害則木橫而土微。金愈乏資生之本矣。土金水仿此。此亢之害。害及於他者也。亦有亢之害。害反及於身者。史載之曰。經言天火下臨。則肺金上從。白起金用。而草乃眚。燥氣下臨。則肝氣上從。蒼起木用。而土乃眚。以常所勝論之。則火至而肺病。金至而肝病。今也天火下臨。則金以從天之氣。而白乃用。故病反生於肝。天金

下臨。則木以從天之氣。而蒼乃用。故病反生於脾。舉此類推。則厥陰司天。脾氣上從。而水斯眚。太陽司天。心氣上從。而金斯眚。太陰司天。腎氣上從。而火斯眚。皆可知矣。此天度之尊。獨異於他。經言天能制色。以其能制勝己。而使不爲害。至於司地。則氣化之正。各隨其證矣。惟勝復之候不同。亦隨其氣之多寡以求之。勝之爲病輕。復之爲病重。勝則所不勝者順受其克。復如報怨仇焉。此不可不知也。如木之受病本於肺金所制。則不過肺氣有餘。淩犯於肝。生眼昏背癢耳無所聞。胸痛體重諸病耳。若乃木化之盛。肝氣妄行。大傷於脾。則金必相救。邪反傷肝。能使人體重煩寃。胸痛引背兩脇滿。痛引少腹。故經言上應太白星者。謂金之復也。載之之論如此。所謂勝者。亢之害也。所謂復者。承之制也。經曰。風傷肝。燥勝風。熱傷氣。寒勝熱。溼傷肉。風勝溼。燥傷皮毛。熱勝燥。寒傷血。溼勝寒。此勝之氣也。又曰。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溼勝則濡瀉。甚則水閉胕腫。此勝之證也。又曰。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隨之。此復之機也。又曰。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往來小大。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又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

寡於畏也。此勝復之大數也。所以然者。如木亢害土。則土氣無所洩而專精於金矣。土亢害水。則水氣無所用。而積力於木矣。金反報木。而土氣得伸矣。木反報土。而水氣得伸矣。不但此也。今日之亢。卽是前日之制。而今日之制。又爲來日之亢。制之不已。則又亢矣。經曰。侮反受邪。史載之曰。復之病重者。復之氣以積久而力厚。勝之氣以發洩而無餘也。故經曰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勝至而復。復已而勝。無常數也。故經又曰。無翼其勝。無贊其復。謂治勝氣者。宜預安其屈伏。無令復氣之反侮也。嗚呼。聖人之敎深矣。此亢之害。害反及於身者。所謂不戢自焚也。所謂制也。所謂復也。此皆承制之實也。更有承制之虛實者。能生能化。虛者不能生化也。何以言之。承制之實者。木亢而金來制木。木實已生化金氣來復也。金亢而火來制金。實已生化火氣來復也。虛者。乃木亢極。而見金之幻象。其金不但不能制木。而實害土之極也。金亢極而見火之幻象。其火不但不能制金。而實害木之極也。劉河間曰。瘡瘍屬火。而反腐出膿水者。猶穀果肉菜熱極則腐爛。而潰爲汙水也。潰而腐爛者。水之化也。所謂五行之理過極。則勝己者反來制之。故火熱過極。則反兼於水化也。又曰。諸暴強直支痛緛戾裏急筋縮。皆屬於風者。燥金主

於緊斂。短縮勁切。風木爲病。反見燥金之化。由亢則害。承乃制也。况風能勝溼而爲燥也。一部原病式。其論皆如此。此承制之虛也。其承制。乃亢害。非生化也。易老保命集中。所謂兼化之虛象者也。而劉氏乃曰。經云。亢則害承乃制者。謂亢過極。反兼勝己之化。制其甚也。如以火鍊金。熱極則反爲水。五行之理。微則當其本化。甚則兼其鬼賊。如此。是直以亢極之幻象。誤爲承制之實用矣。認似作是。豈不謬乎。（河間所論乃承制之虛此辨最精透自古無人見及）治病者。於承制之實。必能安其屈伏。而始有防微之功。於承制之虛。必能察其本原。而後爲見真之智也。且夫五行之相生相制也。萬物由此而成。萬法由此而出。故張隱菴有曰。棗色黃味甘。脾家果也。凡木末之實。而爲心家果者。生化之道也。（木生心火）木末之實而爲脾家果者。制化之道也。（木制脾土）蓋天地所生之萬物。咸感五運六氣之生化。明乎陰陽生克之理。則凡物之性。皆可用之而生化於五藏六府之氣矣。故桃爲肺之果。核主利肝血。杏爲心之果。核主利肺氣。皆制化之理然也。本草述大黃條引盧不遠曰。大黃味大苦。氣大寒。似得寒水正化。而炎上作苦。苦性走下。不相反乎。參同云。五行相克。更爲父母。素問曰。制則生化。是故五行之體。以克爲用。其潤下者。正炎上之用乎。則凡心用有所不

行。變生痰疾者。舍同類之苦。巽以入之。不能彰其用而復其常也。夫是說也。即六元正紀曰。六氣之用。各歸不勝而爲化。故太陰雨化施於太陽。太陽寒化施於少陰。少陽少陰少陽熱化施於陽明。陽明燥化施於厥陰。厥陰風化施於太陰。此有所施。則彼有所奉。所謂太陰雨化。施於太陽者。太陽寒水之用。必受太陰雨化之施。而其用乃成。而太陰雨化之用。亦必受太陽寒水之奉。而其用乃成也。故制也者。六氣之所以成己而成物也。盧氏不引內經。而引參同。舍近取遠。非引掖後學之道也。此生物之體性也。至於制方之法。則柯韻伯論四神丸方義有曰。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陽氣當至不至。虛邪得以留而不去。故作瀉於黎明。其由有四。一爲脾虛不能制水。一爲腎虛不能行水。故二神丸君補骨脂之辛燥者。入腎以制水。佐肉豆蔻之辛溫者。入脾以煖土。丸以棗肉。又辛甘發散爲陽也。一爲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一爲少陽氣虛無以發陳。故五味子散。君五味子之酸溫。以收坎宮耗散之火。少火生氣。以培土也。佐吳茱萸之辛溫。以順肝木欲散之勢。爲水氣開滋生之路。以奉春生也。此四者。病因雖異。而見症則同。皆水亢爲害。二神丸是承制之劑。五味散是化生之劑也。二方理不同而用則同。故可互用以助

效。亦可合用以建功。合為四神丸。是制生之劑也制生則化。久泄自瘳矣。此制方之法。必本於五行承制生化之理也。若此者。皆往哲之名論。或論運氣。或論物性。或論病機。或論方法。亦云備矣。至於平日讀書之管見。則有論五行體性功用與病機吉凶緩急之篇曰。肝主東方風木。其體溫潤。是土氣也。木克土。即為土所供奉也。其性疏洩。是木之正氣也。其用燥。凡溼得風則乾。是金氣也。金克木。木含金氣。即為金所制伏。不使疏洩太過也。心主南方火熱。其體乾燥。凡物必乾燥。始能著火。又物得火則堅。是金氣也。火克金。即為金所供奉也。其性大熱。是火之正氣也。其用蒸。凡物為火所逼則潮。是水氣也。水克火。火含水氣。即為水所制伏。不使炎熱太過也。脾主中央溼土。其體淖澤。是水氣也。土克水。水為土之奴。當供奉夫土者也。其性鎮靜。是土之正氣也。靜則易鬱。必藉木氣以疏之。土為萬物所歸。四氣具備。而求助於水與木者尤亟。何者。土不可燥。亦不可鬱。故脾之用主於動。是木氣也。肺主西方燥金。其體勁潔。是木氣也。其性清肅。是金之正氣也。其用酷烈。酷暑烈火。火使人畏。金亦使人畏。是金中有火神也。火有光明。金亦有光明者也。腎主北方寒水。其體流動。是火氣也。其性沈下。是水之正氣也。其用溫潤。是土氣

也。由是觀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不待外求。而本體自足。此天地相生相成。自然之數。當然之常也。停停勻勻。不偏不倚。至於有變。則爲病矣。變者。謂自病而所不勝者乘之。與自病而乘新勝者。皆是也。二者吉凶緩急。前人皆混統立說。未曾分析。今吾思之。凡自病而所不勝者乘之。其吉凶未可知。而其勢必緩也。自病而乘所勝者。其勢急而必凶矣。何以言之。自病。則本當爲人所乘。其勢順。自病而反能乘人。其勢逆也。其順逆奈何。正虛與邪實之別也。正虛者。脾土虛則肝木盛。心火虛則腎水盛。肝腎本無邪。本無意來克脾克心。不過五藏之氣。此虧則彼溢。有互相挹注之勢。故土虛不運。則木氣滿悶。火氣不揚。則水氣寒凝耳。其病在自虛之藏。而不在來乘之藏也。其吉凶不可知者。何也。謂自虛之藏氣微。則相生之力微。但以藥助之。而可復矣。並無事瀉來乘之藏也。是其治最易。而無待輾轉斡旋也。必自虛之藏氣竭。而後相生之力竭。而不可爲矣。故曰其勢緩也。邪實者。肝邪實則克土。不必土藏之虛也。而徑克之。腎邪實則克火。不必火藏之虛也。而徑克之。克之則傳之。七傳而生氣絕矣。其絕也。不待其七傳而知也。當其初傳而預決之矣。何也。有病之藏。本不當力能乘人。今其力能乘人者。邪盛而本藏之元氣已絕。

不能自主。惟邪氣之所欲爲而肆行無忌也。若本藏元氣未絕。則自能監制邪氣。不使横溢至此矣。本藏氣絕。則生生之源竭。而所勝之藏。失其所恃。故克而傳之易易也。如肝邪實則肝之正氣不能生火。而土之化源已虛。肝邪來逼。略無救援。旣經傳脾。肝脾合氣。邪力愈大。正力愈微。勢如破竹。初或數日而傳一藏。繼則一日而傳一藏。或一日而傳數藏矣。當其初傳。化源已絕。用藥補瀉。皆窮於無可施。故曰其勢凶而急也。何也。所謂邪實者。以其得母氣之生助也。肝挾水邪而克土。則火不能生脾。挾火邪以克水。則金不能助故也。是同一相乘相克。而其吉凶緩急。如是懸隔。臨診決病。視人生死。其可不盡心乎。故越人仲景論治未病。皆曰見肝之病。必先實脾。是當其未傳而急防之也。急防云者。抑木之亢。扶土之衰。仍資火氣以導木之去路。培土之來源。其法攻補兼施。輾轉斡旋。如隔二隔三。瀉南補北。良工心苦。正爲此耳。至如薛立齋張景岳輩。每曰補正則邪自去。此乃自虛而爲人所乘者。變因自虛。人本無邪。故直補本宮。無事誅伐也。又嘗論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假者反之之義。曰。前賢有言。實熱以苦寒折之。虛熱以甘溫除之。用苦寒者。是熱者寒之。微者逆之之義也。用甘溫者。是假者反之之

義也。又言陰盛格陽。陽盛格陰。則先其所主。伏其所因。或寒藥而熱服。或熱劑而寒佐。是甚者從之之義也。所謂反佐是也。此三者。逆之義爲最顯。從之義。前賢發之爲最詳。獨所謂假者反之。自昔未有篤論。而又往往混於甚者從之之中。漫無分別。不揣狂愚。聊獻一得。以質高明。卽如甘溫除大熱一事。豈眞大熱而可用甘溫耶。是必虛熱也。夫所謂虛者何也。氣虛則必寒。寒非熱也。血虛則必燥。燥爲次寒。亦非熱也。其熱何也。是亢極而見勝己之化也。燥爲金氣。熱爲火氣。寒爲水氣。燥之化熱。是化其所不勝。以火克金。卽經之所謂承也。寒之化熱。是化其所勝。火反侮水。卽仲景之所謂橫。是陰陽二氣之對化也。虛熱生於寒。燥熱由虛生。虛熱二字當折看。不當連讀。惟其虛也燥也。故以甘潤燥。以溫煦寒也。虛燥去而熱自除。是眞火蒸騰而物轉潤矣。故不知者。以爲大熱。其知者以爲寒燥。不知者以爲甘溫除大熱。其知者。以爲甘溫除寒燥。不知者以爲反治。其知者以爲正治。就其假者而言之。則謂之反。就其眞者而言之。則猶是正也。劉河間謂己亢過極。反似勝己之化。似也者。假之謂也。醫者能見其眞。而不眩於假。斯可矣。雖然。甘溫除假熱固矣。而用甘溫之法。又有術焉。非徒曰甘溫。遂盡厥妙也。凡病氣正來者。其氣

多實而強。病氣反來者。其氣多變而幻。故內經每致警於虛邪也。何者。其氣既能自化。是已挾人身之靈氣以爲氣矣。以甘溫治其本原。直搗老巢。而真相可見矣。但氣靈而藥不靈。往往藥力爲病氣所據。而不得達其巢窟。將甘溫反助病氣以爲虐。故藥之中。亦必具有靈氣。而後足以與病氣相敵。所謂靈者。何也。凡物必力有餘。而後能化。寒燥化熱。必寒燥厚積日久可知也。厚積日久者。鬱結之謂也。氣虛不足以推血。則血必有瘀。血虛不足以滑氣。則氣必有聚。東垣諸方。多用升柴。而滑伯仁謂每用補劑加桃仁等破血疏絡之品。其效最捷。經謂反佐。治實熱者。苦寒而佐之以熱。治虛熱者。甘溫亦可佐之以寒。（虛勞大熱藥用熱藥涼服）又昔人論連理丸治吞酸。能變胃而不受胃變。是皆靈之類也。病有化氣。藥亦有化氣。如酸甘化陰。辛甘化陽是也。善用者。且能借病之假氣。以助藥之真力。是卽兵法之招撫者也。昔人又謂化氣之力。甚於本氣。蓋氣之所以能化者。必其人之正虛而邪氣之力厚。有以勝夫人之正氣。於是化艮爲寇。反挾人之氣。以還而傷人。如寒燥化熱。非寒燥已化爲熱也。寒燥自在。而其力又能驅使人身之正氣爲熱。以爲之疑陣作障於外也。所謂承制之虛也。其氣最幻而最銳。故醫者必以全神全力制之。視其

變化而捷應焉。乃可有濟。此虛勞內傷大病之所以難治也。虛勞大病。往往近於鬼神。非鬼神也。化氣之靈者也。仍卽人身本氣之靈者也。此二篇者。或論物性。或論病機。或論治法。揆之經旨。固未能發明萬一。又嘗綜而論之。世間無物不本於五行也。天地之氣。有常有變。風、其性升。其體寒。其用溫。其化燥。寒、其性斂。其體溼。其用寒。其化風。暑、溼熱之合也。生於鬱。體用俱同溼熱。其化風。燥溼、其性重。其體熱。其用溼。其化寒。燥、其性降。其體風。其用燥。其化火。火、其性散。其體燥。其用熱。其化溼。此順化也。亦曰傳化更有對化。卽溼極化燥。寒極化熱是也。對化、有虛有實。傳化是氣機更代之常。對化是氣機憤激之變。故必極而後化也。又有兼化。亦虛化之類也。又有合化。如風合熱而化燥。寒合溼而化熱。亦實化之類也。五行之氣。金木皆有燥。水土皆有溼。但金燥而斂。風燥而散。土溼而熱。水溼而寒。火則能燥能溼。其燥者。木亢而水不交也。其溼者。土鬱而木不暢也。故火得風而燄長。以器掩之。而器卽潤矣。此五行生化之性情也。四時更代。成功者退。一盛一衰。互相牽制。不獨天地之氣然也。卽人之性情亦如之。經曰。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悲傷肺。喜勝悲。恐傷腎。思勝恐。又膽爲中正之官。謀慮久不決則

傷膽也。肝爲將軍之官。鬱怒不得發則傷肝也。恐懼不止。注而爲思。思慮不得。激而爲怒。盛怒不止。鬱而爲悲。喜無節則易恐。悲太過則易喜。此五藏性情之承制生化也。故扁鵲華佗。皆能以激怒起沈痾。張子和亦能以引笑開痼疾。非大具神通者乎。至於治病之法。則以安仇之義爲最奧要。其義大著於至真要論中。如太陽寒水之勝而克火矣。治之者。必以甘溫土性之藥制水。以苦溫火性之藥挾火是矣。然水之亢者。不可徒制也。必有以順其性而導之。故復以酸溫木性之藥。開水氣滋生之路。卽以培火氣發生之源也。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法至密矣。而未已也。如此治之。則水必退。火必進。水衰火銳。土氣又將上僭矣。故仍以鹹寒水性之藥。小佐其間。合酸溫木性。以併力制土。此所以安其屈伏。無使勝復之相尋無已也。前賢醫按。常有先用熱藥以愈病。後用涼藥以清餘患者。此類多矣。非熟於氣化。能如是乎。總之。五行之氣。有亢而後有制。有制而後有生有化。此自然之數也。故業醫者。必講求亢害承制生化六字而善用之。於是每遇一病。可以逆而制之。亦可順而導之。調其氣使之平。而生化之常復矣。試更以經義證之。經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此五行之相制也。又曰

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義。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寫之。又曰。折其鬱氣。資其化源。無翼其勝。無贊其復。迎而奪之。惡得無虛。隨而濟之。惡得無實。又曰。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謂得氣。此五勝五鬱之治法也。故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而厥陰遂先酸後辛矣。火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而少陰少陽遂先甘後鹹矣。土金水倣此。先用寫者。制其勝也。後用補者。安其復也。又如氣味之用。互有生化。經曰。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者。不治五味屬也。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服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蓋以自來用藥者。只求其氣。不求其味。但取氣寒以治熱。而不知寒之苦者。入心化火也。但取氣熱以治寒。而不知熱之鹹者。入腎化水也。味久則化氣者。經曰。味歸形。形歸氣。又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故五味久服。即增氣也。味陰氣陽。陽動而散。陰靜而留。留則久積力厚。與藏氣合同而化。用藥者當知防微矣。李東垣曰。同味之物。必有諸氣。同氣之物。必有諸味。用其味者。必審其氣。用其氣者。必防其味也。又如脈象之至。亦本六氣。經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聞氣左右。隨其所在。何者。謂不得以天

地之氣。主診一歲。必隨六氣之至。分診四時也。六氣之脉奈何。曰。厥陰之至。其脉弦。少陰之至。其脉鉤。太陰之至。其脉沈。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其至也。或太過。或不及。更有濇極似滑。弦極似緩。虛寒似熱。大熱似寒。病內寒而脉中空。邪外充而脉內陷。故承制有虛實。生化有真假。雖明者。往往爲所眩矣。經曰。脉從病反者。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諸陰之反者。脉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明乎此。而脉無遁矣。而病無遁矣。而治亦無難矣。

虛實補瀉論

虛實者。病之體類也。補瀉者。治之律令也。前人論之詳矣。茲撮其要者。與平日讀書之所記。匯輯於此。以爲溫故之一助云。夫內難仲景之論虛實也。其義甚繁。有以正氣盛衰分虛實者。所謂脉來疾去遲。外實內虛。來遲去疾。外虛內實也。有以邪盛正衰分虛實者。所謂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也。有以病者爲實。不病爲虛者。所謂內痛外快。內實外虛。外痛內快。外實內虛也。有以病者爲虛。不病爲實者。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也。有以病在

氣分無形爲虛。血分有形爲實者。白虎與承氣之分也。有以病之微者爲虛。甚者爲實者。大小陷胸與瀉心之辨也。有以病之動者爲虛。靜者爲實者。在藏曰積。在府曰聚是也。有以病之痼者爲實。新者爲虛者。久病邪深。新病邪淺也。有以寒爲虛。以熱爲實者。陽道常實。陰道常虛之義也。有以寒爲陰實陽虛。熱爲陽實陰虛者。陰陽對待。各從其類之義也。有以氣上壅爲實。下陷爲虛。氣內結爲實。外散爲虛者。是以病形之積散空堅言之也。至如從前來者爲實邪。從後來者爲虛邪。此又五行子母順逆衰旺之大道也。內經首篇。卽以虛邪與賊風同警。所謂去而不去。命曰氣淫。乘其所勝。而侮所不勝也。後世以虛邪爲不治自愈。不亦謬乎。此虛實之大略也。虛實既辨。則補瀉可施。靈樞終始曰。所謂氣至而有效者。寫則益虛。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大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此補瀉之機也。若夫補瀉之法之妙。則莫詳於素問及陰陽大論。而越人仲景各從而發明之。藏氣法時論。本五藏苦欲之性。以明補瀉。其文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肺

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寫之。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用鹹補之。甘寫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寫之。甘補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寫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至真要論。本司天在泉六氣之勝復。以明補瀉。其文甚詳。今舉其司天勝氣之治。而以其餘附之。曰。司天之氣。風淫所勝。平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寫之。在泉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以甘緩之以辛散之○風司於地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苦甘以辛平之○風化於天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甘苦○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寫之○厥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寫之以甘緩之○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先酸後辛○厥陰之客以辛補之以酸寫之以甘緩之熱淫所勝。平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在泉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熱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熱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溫佐以苦酸辛○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以甘寫之○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甘寫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以鹹耎之○火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先甘後鹹○少陰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收之○按末句收當是耎或鹹是酸溼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溼上甚而熱。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汗爲故而止。在泉溼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溼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苦平之○溼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以苦寫之○太陰之復治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寫之燥之泄之○土位之主其寫以苦其補以甘先苦後甘○太陰之客以甘補之以苦寫之以甘緩之

火淫所勝。平以鹹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熱淫同。在泉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火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火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以甘寫之○少陽之復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鹹耎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發不違熱無犯溫涼少陰同法○火位之主與少陰同○少陽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以鹹耎之之燥淫所勝。平以苦溼。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在泉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新校正云甘辛當是酸辛○燥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之辛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爲利○燥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陽明之勝治以酸溫佐以辛甘以苦泄之○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補之○金位之主其寫以辛其補以酸先辛後酸○陽明之客以酸補之以辛寫之以苦泄之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甘苦。以鹹寫之。在泉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寒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寒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苦辛○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酸以鹹寫之新校正云甘熱當作苦熱○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以苦堅之○水位之主其寫以鹹其補以苦先鹹後苦○太陽之客以苦補之以鹹寫之以苦堅之以辛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揆厥大義。無非制其勝。安其復而已。如木之勝也。金虛寡畏而乘土矣。於是補金以制之。扶土以逆之。又以勝氣不可直折也。導之以補火之味以開木氣。於是資生之路。使其氣有所發而不鬱。所謂寫也。是已妙之至矣。然自此金進木退。而土寡於畏。恐又將克水也。於是平之以補水之味。以滋水之元神。使不致受邪於反侮也。此治當令之勝氣也。若夫反勝者。乃虛邪鬼氣。不當令者也。彼反

勝則此鬱。鬱之發也必暴。尤當預有以防之。復氣卽鬱氣之發也。一發無餘。其治又有再安復勝之法。審其脈證而調之。故曰所謂勝至報氣伏屈而未發也。復至則不以天地異名。皆如復氣爲法也。又曰大復其勝。則主勝之。故反病也。又曰必折其鬱氣。資其化源。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是謂至治。此之謂也。難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者。舊解紛出穿鑿支離。其實文意淺直。不須深求。東實西虛非必不可瀉東補西。而必瀉南補北也。以爲瀉東之外。仍可瀉南。而決不可補南也。補西之外。仍可補北。而決不可瀉北也。下文推究五行當更相平。及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之義。乃專就所以瀉南補北而發揮之。水勝火句束上。子能令母實二句起下。是提空立論。不粘上木之子。木之母也。故復以故瀉南補北句。遙遙接下。後人只因不識經文用筆離合之致。泥定上下子母字面。遂窒礙難通也。試於子能令母實上。加一凡字。便豁然矣。金匱首篇論治未病之道。曰上工治未病。何也。曰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卽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

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藏仿此。此章之義。徐氏隨文衍釋。尚發真詮。但於虛實二字。未見分曉。遂令後人致疑耳。尤氏黃氏徑將中段删去。其言曰。五藏之病。實者傳人。而虛者不傳。是未明虛實之義者也。夫實者傳人。此事理之常。不待上工而知也。虛者亦能傳人。此事理之微。故中工不能知之。凡經言虛實者。皆當從五行氣化推之。肝屬木。其氣溫升。心屬火。其氣熱散。脾屬土。其氣溼重。肺屬金。其氣清肅。腎屬水。其氣寒沈。此五藏之本氣也。本氣太過。謂之實。本氣不及。謂之虛。虛實皆能爲病。金匱之義。就其虛者言之也。肝失其溫升。而變爲寒降。則爲虛矣。肝寒傳脾。肝不上舉。脾寒下陷。將下利不止而死矣。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者。皆就其性之溫者用之。非酸寒甘寒苦寒之用也。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是寒氣辟易也。肺被傷。則金氣不行。是清氣屈伏也。金氣不行。則肝氣盛。是肝遂其溫升之性也。所謂腎與肺者。俱指其氣化。非指其正體正用也。腎卽肝中之寒氣。肺卽肝中之清氣。金氣不行。水氣不行云者。肝中之寒氣清氣不得肆行也。只是肝受寒邪。失其本性。不可專

於瀉肝。當補肝之本體。而溫土以養其氣耳。若肝熱者。多見痙厥。不專傳脾而兼傳心矣。是爲有餘。爲實邪治之。但直瀉其本宮。或兼瀉心脾矣。不得用焦苦助心實脾法也。故曰。實則不在用之。舊注於虛實二字。囫圇讀過。遂致難通。難經曰。從後來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此虛實之旨也。肝之後爲腎。腎屬寒水。肝挾寒水之勢。欲反侮脾。故實脾之中。卽寓制腎。以治其本。肝脾溫潤。騰達而清寒之邪自退矣。此之謂傷腎傷肺也。卽傷肝中之寒邪清邪也。東垣謂凡言補之以辛甘溫熱之藥者。助春夏升浮之氣。卽是瀉秋收冬藏之氣也。若內經謂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至脾而死。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至肺而死。此氣之逆行也。是言實邪之相傳也。事與此殊。義可對勘。肝受氣於心。是從前來者爲實邪。當瀉心肝。而補脾肺矣。腎受氣於肝。當瀉肝腎。而補心脾矣。不得肝有病。反補用酸也。至內經以酸爲泄。金匱以酸爲補。此體用之別也。前賢已論之矣。夫肝實之治。內經有曰。風淫於內。治以辛涼。是其義也。此皆補瀉之大經大法也。其他則汗吐下。皆瀉也。溫清和。皆補也。有正補正瀉法。如四君補氣。四物補血是也。有隔補隔瀉法。如虛則補母。實則瀉子是也。有兼補兼瀉法。如調胃承氣。人參白虎是也。有以瀉爲補以

補爲瀉法。如攻其食而脾自健。助其土而水自消是也。有迭用攻補法。是補瀉兩方。早晚分服。或分日輪服也。此即復方。謂既用補方。復用瀉方也。有並用補瀉法。與兼補兼瀉不同。是一方之中。補瀉之力。輕重相等。此法最難。須知避邪。乃無隱患。錢仲陽曰。肺有邪而虛不可攻者。補其脾而攻其肺也。尤有要者。病在氣分而虛不任攻者。補其血而攻其氣。病在血分而虛不任攻者。補其氣而攻其血。如是則補藥之力。不與邪相值。不致連邪補著矣。又葉天士謂久病必治絡。其說謂病久氣血推行不利。血絡之中。必有瘀凝。故致病氣纏延不去。必疏其絡而病氣可盡也。徐靈胎、陳脩園從而譏之。然劉河間力發玄府之功用。朱丹溪治久病。必參用鬱法。滑伯仁謂每用補劑。參入活血通經之品。其效更捷。史載之之方之多用三稜莪朮。王清任之方之多用桃仁紅花。不皆治絡之謂耶。且內經之所謂升降出入。所謂守經隧。所謂疏氣令調。所謂去菀陳莝。非此義耶。內經又曰。寒之而熱者。求之水。熱之而寒者。求之火。所謂求其屬也。又曰治病必求其本。受病爲本。見證爲標。先病爲本。後病爲標。有客氣。有同氣。間者並行。甚者獨行。此皆補瀉參用之大義也。補瀉因虛實而定者也。補瀉之義既宏。虛實之變亦衆。請更舉先哲之

論虛實者。華佗中藏經曰。病有藏虛藏實。府虛府實。上虛上實。下虛下實。狀各不同。宜深消息。腸鳴氣走。足冷手寒。食不入胃。吐逆無時。皮毛憔悴。肌肉皺皴。耳目昏塞。語聲破散。行步喘促。精神不收。此五藏之虛也。診其脈。舉指而活。按之而微。看在何部。以斷其藏也。又按之沈小弱微。短濇軟濡俱爲藏虛也。虛則補益。治之常情耳。飲食過多。大小便難。胸膈滿悶。肢節疼痛。身體沈重。頭目昏眩。脣口腫脹。咽喉閉塞。腸中氣急。皮肉不仁。暴生喘乏。偶作寒熱。瘡疽併起。悲喜時來。或自痿弱。或自高強。氣不舒暢。血不流通。此藏之實也。診其脈。舉按俱盛者。實也。又長浮數疾。洪緊弦大。俱曰實也。看在何經。而斷其藏也。頭疼目赤。皮熱骨寒。手足舒緩。血氣壅塞。丹瘤更生。咽喉腫痛。輕按之痛。重按之快。食飲如故。曰府實也。診其脈。浮而實大者是也。皮膚搔癢。肌肉䐜脹。食飲不化。大便滑而不止。診其脈。輕手按之得滑。重手按之得平。此乃府虛也。看在何經。而正其時也。胸膈痞滿。頭目碎痛。飲食不下。腦項昏重。咽喉不利。涕唾稠粘。診其脈。左右寸口沈結實大者。上實也。頰赤心忪。舉動顫慄。語聲嘶嗄。脣焦口乾。喘乏無力。面少顏色。頤頷腫滿。診其左右寸脈弱而微者。上虛也。大小便難。飲食如故。腰脚沈重。臍腹疼痛。診其左右手

脈。尺中脈伏而澀者。下實也。大小便難。飲食進退。腰脚沉重。如坐水中。行步艱難。氣上奔衝。夢寐危嶮。診其左右尺中。脈滑而濇者。下虛也。病人脈微濇短小。俱屬下虛也。張景岳曰。通評虛實論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此虛實之大法也。設有人焉。正已奪而邪方盛者。將顧其虛而補之乎。抑先其邪而攻之乎。見有不的。則死生係之。此其所以宜慎也。夫正者本也。邪者標也。若正氣既虛。則邪氣雖盛。亦不可攻。蓋恐邪未去。而正先脫。呼吸變生。則措手無及。故治虛邪者。當先顧正氣。正氣存則不致於害。且補中自有攻意。蓋補陰即所以攻熱。補陽即所以攻寒。世未有正氣復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氣竭而命不傾者。如必不得已。亦當酌量緩急。暫從權宜。從少從多。寓戰於守。斯可矣。此治虛之道也。若正氣無損者。邪氣雖微。自不宜補。蓋補之則正無與。而邪反盛。適足以藉寇兵而資盜糧。故治實證者。當直攻其邪。邪去則身安。但法貴精專。便臻速效。此治實之道也。要之能勝攻者。方是實證。實者可攻。何慮之有。不能勝攻者。便是虛證。氣去不返。可不寒心。此邪正之本末。不可不知也。日本元堅字廉夫者。嘗論列虛實夾雜之證治。甚爲明備。其文曰。爲醫之要。不過辨病之虛實也。已虛實之不明。妄下湯藥。則冰炭相反。

坐誤性命。是以臨處之際。不容毫有率略矣。蓋嘗攷之。厥冷下利。人皆知大虛宜補。潮熱譫語。人皆知大實宜瀉。此則其病雖重。而診療之法。莫甚難者矣。如夫至虛有盛候。大實有羸狀者。誠醫之所難也。雖然此猶難乎辨證。而不難乎處治。何者。假證發露。抑遏真情。自非至心體察。則不能辨其疑似而認其真。然既認其真也。純補純瀉。一意直到。而病可愈矣。豈有他策耶。唯醫之所最難者。在真實真虛混殽糅雜者而已。何者。其病視為虛乎。挾有實證。視為實乎。兼有虛候。必也精慮熟思。能析毫釐。而其情其機。始可辨認。及其施治。欲以補之。則恐妨其實。欲以瀉之。則恐妨其虛。補瀉掣肘。不易下手。必也審之又審。奇正攻守。著著中法。而後病可起矣。此豈非辨認難而處治亦難者乎。岐伯有五有餘二不足之說。而仲景之經。所云難治者。概此之謂也。蓋虛實之相錯。其證不能一定。其治不能各無其別也。區而論之。有虛實相兼者焉。病本邪實。當汗如下。而醫失其法。或用藥過劑。以傷真氣。病實未除。又見虛候者。此實中兼虛也。治之之法。宜瀉中兼補。倘虛甚者。或不得已。姑從于補。虛復而後宜議瀉矣。其人素虛。陰衰陽盛。一旦感邪。兩陽相搏。遂變為實者。此虛中兼實也。治之之法。不清涼無由解熱。不轉刷無由逐結。然

從前之虛。不得不顧。故或從緩下。或一下止服。前哲於此證。以爲須先治其虛。後治其實。此殆未是也。大抵邪不解則不受補。有邪而補。徒增壅住。且積日之虛。豈暫補所能挽回乎。攷之經文。如附子瀉心。調胃承氣。卽瀉中兼補之治也。陽明病至。循衣摸床。微喘直視。則既屬虛憊。而猶用承氣者。以實去而陰可回。縱下後頓見虛候。其實既去。則調養易施也。擴充觸長。無適而不可矣。此虛實之相兼。大較如此。如夫虛實之相因而生。是亦不可不辨也。有人于此焉。脾氣虧損。或久吐。或久利。中氣不行。馴至腹滿溺閉。此自虛而生實也。至其滿極。則姑治其標。主以疏導。然不以扶陽爲念。則土崩可待也。又有人焉。腎陰不足。下虧上盈。或潮熱心煩。或血溢痰湧。亦是虛生實者也。至其火亢。則姑治其標。專主清涼。然不以潤養爲念。則真元竭絕矣。有人于此焉。腸澼赤霽。腹痛後重。如其失下。則病積依然。而津汁日泄。羸劣日加。此自實而生虛也。治法或姑從扶陽。然不以磨積爲先。則邪勝其正。立至危殆。又有人焉。肝氣壅實。妄言妄怒。既而脾氣受制。飮食減損。日就委頓。亦是實生虛者也。治法或姑從補中。然不兼以清膈。則必格拒不納矣。在仲景法。則汗後脹滿。是自虛而實。故用且疏且補之劑。五勞虛極。因內有乾血。是自實

而虛。宿食脈濇。亦自實而虛。故一用大黃䗪蟲丸。一用大承氣湯。蓋乾血下而虛自復。宿食去而胃必和也。此虛實相因而生之大略也。要之。相兼者與相因者。病之新久。胃之強弱。尤宜參伍加思。亦是診處之大關鑰也。更論虛實之兼挾。則表裏上下之分。又不可不知也。實在表而裏虛者。補其中而病自愈。以病之在外。胃氣充盛。則宜託出。且裏弱可以受補。如發背疽瘡之類是也。實在裏而兼虛者。除其實而病自愈。以病之屬熱。倘攔補之。必助其壅。如彼虛人得胃實與瘀血宿食之類是也。病上實素下寒者。必揣其臍腹。而後吐下可用。病下虛素上熱者。必察其心胸。而後滋補可施。此表裏上下之例也。雖然今此所論。大概就病之屬熱者而立言已。如病寒之證。亦不可不辨焉。經云。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蓋胃強則熱。胃弱則寒。此必然之理也。故寒病多屬虛者。然有如厥陰病之上熱下寒。此其上熱雖未必爲實。而未得不言之猶有陽存。故涼溫倂用。方爲合轍矣。寒病又有陽雖虛而病則實者。固是胃氣本弱。然關門猶有權。而痼寒宿冷僻在一處。或與邪相倂。或觸時氣而動。以爲內實也。倘其初起滿閉未甚者。須溫利之。滿閉殊劇者。攻下反在所禁。唯當溫散之。蓋以寒固胃之所畏。其實之極。必傷胃氣。遂變純

虛耳。觀仲景太陰病。及腹滿寒疝之治。而其理可見也。然則病寒之實。必要溫補。固不可與病熱之虛。猶宜清滌者一例而論矣。玉函經曰。寒則散之。熱則去之。可謂一言蔽之已。是寒熱之分。誠虛實證治之最喫緊也。病之虛實。藥之補瀉。各有條例。其略如此。而微甚多少之際。猶有不可不計較者。實如張景岳氏之言焉。夫虛實之不明。補瀉之不當。而栩栩然欲療極重極險之病者。豈足與語醫哉。要之。病之實。實有百也。病之虛。虛有百也。實之瀉。瀉有百也。虛之補。補有百也。而大旨總視胃氣之盛衰有無。以爲吉凶之主。內經曰。五實死。五虛死。脈盛。（心也）皮熱。（肺也）腹脹。（脾也）前後不通。（腎也）悶瞀。（肝也）此謂五實。脈細。（心也）皮寒。（肺也）氣少。（脾也）泄利前後。（腎也）飲食不入。（肝也）此謂五虛。其時有生者何也。曰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全注云。此皆胃氣之得調和也。韪哉言乎。繆仲醇曰。穀氣者。譬國家之餉道也。餉道一絕。則萬衆立散。胃氣一敗。則百藥難施。若陰虛若陽虛。或中風或中暑。乃至瀉利滯下。胎前產後。丁腫癰疽。痘瘡痧疹驚疳。靡不以保護胃氣。補養脾氣爲先。務本所當急也。故益陰宜遠苦寒。益陽宜防增氣。祛風勿過燥散。消暑毋輕下通瀉利。勿加消導。滯下之忌芒硝、巴豆、牽牛。胎前泄瀉之忌當歸。產後寒熱

之忌黃連、梔子。丁腫癰疽之未潰忌當歸。痘疹之不可妄下。其他內外諸病。應投藥物之中凡與胃氣相違者。概勿施用夫治實者急去其邪。治虛者治專於補其顧胃氣。人所易知也。獨此邪盛正虛。攻補兩難之際。祇有力保胃氣。加以攻邪戰守具備。敵乃可克。昔人謂孕婦患病。給以四物。加對治之藥。此固不足爲訓然其意可師。推而行之。保胃氣以攻邪。其理正如是也。

讀醫隨筆

清　建德　周學海澂之甫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二上　形氣類

三陰三陽名義一（論六經五藏不能強合）

三陰三陽者。天之六氣也。而人身之血氣應焉。然血氣之行於身也。周流而無定。而三陰三陽之在身也有一定之部分。則何也。人身三陰三陽之名。因部位之分列而定名。非由氣血之殊性以取義也。素問之敍陰陽離合也。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之前名曰厥陰。由此觀之。三陰三陽。以人身之部位而定名也。不昭昭乎。部位既定。由是經絡血氣之行於太陽之部者。命曰太陽經。行於少陽陽明之

部者。命曰少陽陽明經。行於三陰之部者。命曰太陰少陰厥陰經。故膀胱爲寒水之經。水陰也。而曰太陽。以其行於太陽之部也。而小腸之爲太陽無論矣。心爲君火之經。火陽也。而曰少陰。以其行於少陰之部也。而腎之爲少陰可知矣。若血氣之行於經脈者。則三陽之血氣。亦運行於三陰。三陰之血氣。亦運行於三陽。豈有陰陽截然畫界者哉。是故經絡之三陰三陽。止以定人身前後左右表裏部分之名者也。而血氣之陰陽。仍各從其藏府之本氣求之。不得因其經之行於三陰。遂謂其藏之本氣皆陰也。因其經之行於三陽。遂謂其府之本氣皆陽也。明乎此。則金匱真言論所謂心爲太陽。肺爲少陰。腎爲太陰。肝爲少陽。脾胃爲至陰之旨。可以豁然矣。經絡之三陰三陽。以其所行之部分表裏言之也。藏府之陰陽。以其藏府之本氣剛柔淸濁言之也。明乎此。則腎爲少陰。不必强合於君火。小腸爲太陽。不必强合於寒水。(餘藏倣此)與夫陽濁陰淸陰濁陽淸諸文之互異。亦無不可以豁然矣。故陰陽離合論曰。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正疑十二經之三陰三陽不應藏府之陰陽也。能知心肝爲陽。肺腎爲陰之爲本義。卽知十二經之三陰三陽之爲借名矣。顧世人習於十二經之三陰三陽。轉疑心肝爲陽。肺腎脾胃六府

爲陰。少見而可怪也。豈非徇末而忘本也乎。

三陰三陽名義二 直指本義起於分野而廣引以明之

十二經之三陰三陽。其於藏府。不能執而強合也。前論詳之矣。十二經之三陰三陽。其稱名起於人身之分野。而分野則何爲有三陰三陽也。曰象於天地之義也。南面而立。陽明在前。陽之盛也。非燥氣在前也。太陽在後。遠而外之也。非寒氣在後也。少陽在側。前後之間也。非火氣在側也。三陰同法。只因分野方位表裏以定名。非因風寒燥火暑溼六氣以起義也。故人身之三陰三陽者。虛位也。或曰。三陰三陽爲虛位。而內經每言燥病。卽曰陽明。寒病。卽曰太陽。火病。卽曰少陽。土病卽曰太陰。熱病卽曰少陰。風病卽曰厥陰者。何也。曰此假其名也。陽明卽燥金病假名。不必在身之前也。金氣通於肺。不專於胃與大腸之經矣。厥陰卽風木病假名。不必在身之側也。風氣通於肝。不及於包絡之經矣。太陽少陽太陰少陰。俱同此義。此氣病而假其名也。亦有經病而假其名者。胃經病曰足陽明。大腸經病曰手陽明。不必皆燥氣爲病也。腎經病曰足少陰。心經病曰手少陰。不必皆火氣爲病

也。夫人之中於邪也。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此所謂陽明太陽少陽者。皆以分野言。非以經絡言也。非以六氣言也。邪之中人也。先中於皮毛分野之間。而經絡脈管之中。未能即病也。脈管中血氣不盛。則邪氣滲入脈中矣。有滲入陽經者。有滲入陰經者。有邪已至於三陰之分野。而猶未滲入脈管者。經脈之氣。通於藏府。其機至捷。邪入經脈。則其入於藏府也不可禦矣。故陽經亦有裏證。若邪至三陰分野。而未入脈管。是即三陰表證。猶可汗而愈也。昔人疑傷寒論只言足經。不及手經者。論中所稱三陰三陽。只是分野也。足經分野大。故見證多。手經分野小。故見證少。若邪入於脈管之中。則氣行有道。脈絡相引。手經亦自有手經之病矣。故傷寒論有時及手經病證者。皆裏證也。陶節菴曰。足之六經。蓋受傷之方分境界也。張景岳曰。足經脈長而遠。自上及下。徧絡四體。故可按之。以察周身之病。手經脈短而近。皆出入於足經之間。故傷寒但言足經。不及手經者。傷寒表邪也。欲求外證。但當察之於周身。而周身上下脈絡。惟足六經盡之耳。(周身者軀殼也對藏府謂)張石頑曰。只傳足經者。邪氣在身。未入藏府也。若入藏府。則不得獨在足經矣。嗚呼。觀於諸家之論。不亦可以恍然矣乎。獨是邪在分野者。概

於皮膚分肉之謂也。而病證竟分見某經。劃然各有界畔者。何謂也。脹論曰五藏六府各有界畔其病各有形狀曰。邪之來也。必有其道。如中於項。則下太陽。太陽分野。爲邪所擁。則此分野中正氣困矣。正氣困。則不能與脈中之氣。升降遲速相應。邪雖未入脈中。而脈中之正氣。已爲所累矣。故周身上下。皆獨見太陽證也。累之日久。則裏氣亦虛。邪乃乘虛而內侵矣。總之邪在分野。見證只在軀殼之外。邪入經脈。見證必及藏府之中。其有未入經脈而遽見裏證者。必是邪氣直中三焦也。直中三焦。則其入藏府也。亦易矣。三焦者。內之分野也。三陰三陽者。外之分野也。分野者。衞之部也。經脈者。榮之道也。

三陰三陽名義 論六經六氣不能強合又推論其餘意也

至真要論曰。以名命氣。以合命處。而言其病名。謂四象之名。即陰陽離合論所稱三陰三陽之名也。氣、風寒暑溼燥火之六氣也。處、人身十二經之部位也。由此觀之。以天地四方之象。起三陰三陽之名。因即以其名加之六氣。因即以其名加之人身。此不過借以分析氣與處。各有所屬。俾得依類以言其病耳。言者。討論之謂

也。其不可以氣之名。處之名。卽指爲病之實也。不昭昭乎。不但此也。以人身前後兩側之表裏。分三陰三陽者。是固常說。熟於人口者也。又有以人身之形層。分三陰三陽者。又有以人之身形分三陽。三焦分三陰者。且也。少陽爲一陽。厥陰爲一陰。陽明爲二陽。少陰爲二陰。太陽爲三陽。太陰爲三陰。三陽爲極表。一陰爲極裏。數由一而至三。卽由裏而達表也。而脈象之三陰三陽。其表裏名義。則又不同。素問曰。鼓一陽曰鉤。鼓一陰曰毛。夫鉤毛。皆浮之象也。而曰一陰一陽。是以一爲極外矣。鼓者。謂脈之來而應指也。其脈來見於浮分。而其氣屬陽者。鉤之脈也。脈來見於浮分。而其氣屬陰者。毛之脈也。氣屬陽者。來盛去衰也。氣屬陰者。來衰去盛。所謂秋日下膚。蟄蟲將去也。由此推之。脈見於中分。其來盛者。謂之二陽。其去盛者。謂之二陰可知矣。脈見於沈分。其來盛者。謂之三陽。其去盛者。謂之三陰可知矣。明於斯義。則知一陽結。謂之隔。決非手足少陽也。二陽結。謂之消。決非手足陽明也。三陰三陽結。謂之喉痺。決非太陰太陽也。故脈經引扁鵲言曰。出者爲陽。入者爲陰。脈來一出一入爲平。再出一入爲少陰。三出一入爲太陰。四出一入爲厥陰。再入一出爲少陽。三入一出爲陽明。四入一出爲太陽。以出入之多少。分陰陽

之太少。其義皎然而有徵矣。其以出多爲陰。入多爲陽者。指病脈之反乎常數也。夫三陰三陽之所屬衆矣。引之可十。推之可百。引之可千。推之可萬。獨未聞有以脈之浮沈出入。分屬三陰三陽者。而求之經文。確有此義。故縱言及之。以質之有道者。明乎此。則知三陰三陽之名。隨處可稱。而不可互相牽合者也。黄坤載曰。小腸屬太陽者。火從水化也。胃屬陽明者。溼從燥化也。腎屬少陰者。寒從熱化也。肺屬太陰者。燥從溼化也。少陽厥陰。木火同化也。是以六氣強合六經者謬矣。張隱菴曰。傷寒論。治六氣之全書也。是以六經牽合六氣也。

高骨大骨非一骨也

生氣通天論曰。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又曰。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王冰云。高骨。腰高之骨也。喻嘉言云。大骨卽高骨。常有高僧絕慾。只因味過於鹹。以致精泄潰敗。墮其前功。竊以爲二說皆非也。高骨者。陰上毛際之横骨也。非腰高之骨。腰有何高骨耶。強力者。卽強力入房。交合太過也。此骨爲肝腎之經所繫。交合太過。不但內藏之氣傷。而外經所繫之高骨亦壞。每有多戰強泄者。毛

際橫骨。隱作痠疼。是其徵也。洗寃錄辨俗言婦人貞潔從一者。其陰骨潔白。其淫而多夫者則全變成黑。非也。凡室女及婦人未生產者其骨皆白。生育多者。其骨皆黑。無關貞淫也。婦人生產多而骨壞。不可知男子交合多而骨壞乎。此骨爲肝腎所繫。大筋所結。橫束下焦。若壞則筋弛而無束。五藏之氣。膀胱之津液。腎之精。皆有下洩不禁之虞矣。豈尙堪長壽乎。大骨則舉人身脊骨、臂骨、肘骨、胻骨而賅之也。氣勞者。鹹走骨。骨病無多食鹹。鹹味入胃。則津液凝濇。骨失所養。骨中之氣。熱而燔矣。故曰勞也。凡人食鹹則渴。血汁舉爲所濇。骨髓不得榮養。其煩勞也。不亦宜乎。然則高骨也。大骨也。一乎二乎。高骨壞者。精不固。傳爲虛損。大骨勞者。骨內蒸。發爲癰疽痿痹。甚則枯槁。

三焦水道膀胱津液論

陳修園曰。經云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數語。向來注家皆誤。不知津液爲汗之源。膀胱氣化則能出汗。故仲景發汗。取之太陽。水道爲行水之道。三焦得職。則小水通調。須知外出爲膀胱之津

液。下出爲三焦之水道也。故凡淋瀝等證。皆熱結膀胱所致。而治者卻不重在膀胱。而重在三焦。按此說本於張隱菴乍讀似新奇可喜。而實違經背理之甚者也。夫下出爲三焦之水道。是矣。外出爲膀胱之津液。則非也。三焦者。水所行之道。非水所藏之府也。汗與小便。俱由三焦經過。故汗多則小便少者。水在三焦。卽爲熱氣蒸動洩於膜外。達於皮膚。而不待傳入膀胱也。非既入膀胱。復外出而爲汗也。氣化則能出者。膀胱無下口。必藉三焦之氣化。有以轉動之使之俯仰而傾出也。故曰能也。其曰水曰津液云者。水在三焦。氣味清淡。猶是本質。發而爲汗則味鹹。傳爲小便則氣臊。是已受變於人氣矣。故皆可以津液名之。非汗爲膀胱之津液。小便爲三焦之水也。乃汗與小便。皆三焦之水。而外出下出者也。發汗取之太陽者。太陽主表。以其經。非其府也。

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爲常也

嘗謂讀書。須知其筆法之斷續起伏伸縮單複。今於此節備之矣。飲入於胃一句。當作一大斷。游溢精氣四句。直下再作一大斷。通調水道二句。是雙承肺胃。非單承肺也。水道本自胃取道三焦。以下膀胱。非上入肺而後下也。然必藉肺氣以通調之。故通調二字近承肺。水道二字遠承胃也。水精者。水之精也。是遙承肺與水道。非承膀胱也。肺受脾之精而布之矣。其精之吸取未盡者。復於取道三焦時。沿途拋灑也。故不竟曰精。而仍曰水精也。五經者。五藏之經也。水精由五藏之經行於周身。是一時並行。而無或先後者也。痺論曰。水穀之精氣。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其是之謂乎。如是則本節凡四斷。俱有天梯石棧相鈎連之妙矣。張隱菴謂津液出於膀胱。而以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二句連讀。是人身之精氣皆臊矣。然乎否乎。

氣能生血血能藏氣

前賢謂氣能生血。血不能生氣。固矣。然血雖不能生氣。氣必賴血以藏之。所謂氣生血者。卽西醫所謂化學中事也。人身有一種氣。其性情功力能鼓動人身之血。

由一絲一縷。化至十百千萬氣之力止。而後血之數止焉。常見人之少氣者。及因病傷氣者。面色絡色必淡。未嘗有失血之症也。以其氣力已怯。不能鼓化血汁耳。此一種氣卽榮氣也。發源於心。取資於脾胃。故曰心生血。脾統血。非心脾之體能生血統血也。以其藏氣之化。力能如此也。所謂血藏氣者。氣之性情慓悍滑疾。行而不止。散而不聚者也。若無以藏之。不竟行而竟散乎。惟血之質爲氣所戀。因以血爲氣之室。而相裹結不散矣。故人之暴脫血者。必元氣浮動而暴喘。久脫血者。必陽氣浮越而發熱。病後血少者。時時欲喘欲嘔。或稍勞動卽兀兀欲嘔。或身常發熱。此皆血不足以維其氣。以致氣不能安其宅也。此其權主乎肝腎。肝之味酸。腎之味鹹。酸鹹之性。皆屬於歛血之所。以能維氣者。以其中有肝腎之斂性在也。故曰肝藏血。非肝之體能藏血也。以其性之歛故也。精由血化。藏氣之力更強。故又必腎能納氣。而氣始常定也。明乎此。則知氣血相資之理。而所以治之者。思過半矣。血虛者當益其氣。氣暴者尤當滋其血也。

夫生血之氣。榮氣也。榮盛卽血盛。榮衰卽血衰。相依爲命。不可離者也。藏於血之氣。衛氣也。宗氣也。氣亢則血耗。血少則氣散。相輔而行。不可偏者也。榮氣主經。衛

氣主熱。宗氣主動。營氣不能自動。必藉宗氣之力以運之。衛氣雖自有動力。而宗氣若衰。熱亦內陷。故人有五心悗熱。骨蒸煩熱者。宗氣之力不能運熱於外也。水停心下。困倦濡泄者。宗氣之力。不能運溼於外也。

讀醫隨筆

清 建德 周學海澂之甫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二下 脈法類（此卷是發脈簡補義未盡之餘義也）

單診總按不同

脈有單診總按不同者。或單診強。總按弱也。或單診弱。總按強也。或單診細。總按大也。或單診大。總按細也。凡單按弱、總按強者。此必其脈弦滑。一指單按。氣行自暢。無所搏激。三指總按。則所按之部位大。氣行不暢。而搏激矣。此脈本強。而總按更強於單按也。單按強、總按弱者。此必其脈氣本弱。但食指較靈。單按指下較顯。名中二指較木。總按即不顯其振指也。此脈本弱。而總按更弱於單按也。單按細、總按大者。是其脈體弦細而兩旁有暈也。總按指下部位大而暈。亦鼓而應指矣。單按大、總按細者。必其人血虛氣燥。脈體細弱。而兩旁之暈較盛也。食指靈。而暈

能應指。名中二指木。而暈不能應指矣。更有單按浮、總按沈、單按沈、總按浮者。其浮即暈也。抑或脈體本弱。輕按氣無所搏力不能鼓。重按氣乃搏鼓也。又有醫者操作用力。指尖動脈盛大。與所診之脈氣相擊。而亦見盛大者。又有醫者久行久立。指頭氣滿皮膚膹起。因與脈力相隔而不顯者。此皆極瑣細之處。前人所不屑言。而所關正非淺鮮也。

大抵單診總按。而指下顯判大小強弱之有餘不足者。其有餘總屬假象。在無病之人。固爲正氣衰微。即有病之人。亦正氣不能鼓載其邪。使邪氣不能全露其形於指下。而微露此幾希也。當以正虛邪實例治之。固不得重於用攻。亦不得以爲邪氣輕微。專於用補也。即如總按大、單診細者。其細多是指下梗梗如弦。起伏不大。其中氣之怯弱可知。單診大、總按細者。其細多是指下駃疾。累累似滑。是氣力不足。於上充而勉強上爭也。其中氣之竭蹶。更可知矣。強弱即如是也。總是因稟賦薄弱。或勞倦內傷。或久病氣血困憊。胸中窄狹。動作乏力。乃多見之。是因虛生實。清濁混處。氣鬱不舒之象也。

浮沈起伏中途變易

舊說脈之浮沈不同者。不過浮大沈小。浮小沈大。浮滑沈濇。浮濇沈滑云云耳。未有於起伏之間察其中途變易者也。近來診視。曾見有兩種脈。一種其氣之初起。自沈分而至於中也。滑而踊躍有勢。及至中分。忽然衰弱無力。緩緩而上至於浮。形如泥漿。其返也。亦自浮緩緩而下於中。由中至沈。滑而有勢。輕按重按。指下總是如此。其證身體困倦。終日昏迷。似寐非寐。心中驚惕。惡聞人聲。目畏光明。面帶微熱。四肢微冷。不飢不欲食。但口渴索飲不止。此衛溼營熱。風燥在肺。痰熱在胃也。身中伏有溼邪。而又吸受亢燥之新邪也。以防風、藁本通衛陽。驅表溼。紫菀、白微、杏仁、蔓皮宣泄肺中濁氣。焦查、竹茹、煅石膏、煅瓦楞子降滌胃中熱痰。兼以白芍清肝。天竹黃清心。而神清氣爽。身健胃開矣。一種脈氣。正與此相反。其初起自沈而中也。艱濇少力。由中而浮也。躁疾如躍。其返也。亦由浮而疾下於中。由中而沈。遲弱無勢。輕按重按。指下總是如此。其人嗜好洋煙。飲食不強。陰痿不起。此表分無病而裏有痰飲。又上虛熱下虛寒也。治當疏中溫下。此二脈者。皆古書所未言也。豈真古人未見此脈哉。見之而詞不能達。徒以浮滑沈濇。浮數沈遲了之。不知浮沈之間。遲數不能有二。滑濇各自不同。與此之起伏中變者迥別也。故凡著

醫案。於脈證曲折處。必不憚反復摩繪。方能開發後學。

脈不應病及脈平而死

難經曰。脈不應病。是爲死病也。仲景曰。邪不空見。中必有奸。設有不應。知變所緣。二者其義不同。知變所緣者。以其必有所挾之宿疾。所伏之隱疾也。其脈雖不應顯見之證。而仍與隱伏之病相應也。故曰中必有奸。若難經直言死病者。是其并無所挾無所伏而眞不應者也。何也。凡病之應見於脈者。爲其邪在於經。搏於正氣。正氣失其常度。脈遂失其常形也。若藏氣潰敗。陰陽失維。升降出入之順逆遲速。一隨邪氣之所爲。而正氣之力。不能與之相搏而相激。其脈往往通暢如常。起伏如常。不見邪氣格時拒象。僅微覺指下呆長。乏於神力而已。此眞氣已漓。其人必困乏無力。飲食少思。有時又飢。迫欲得食。行動氣喘。面色蒼黃。或耳暴聾。或目暴無所見。又有老痰伏結。以及痞塊僻在偏隅。不當氣血衝道。氣血與之相避。不致相格。而脈自長滑流利者。此遷延不已之痼疾也。故每見陰陽離脫之人。腎水虛寒。脾陽枯燥。肝風內煽。兩尺長緩。起伏條暢。此所謂緩臨水宮也。指下頗似充

足有餘。而圓而無暈。呆而不靈。且或左或右。或寸或關。必有一部稍見洸弱不及。此虛損久病。及老年氣盡未死前數月必見之。大率多起於冬至。死於春分者。以水枯不能涵木。其始肝風內灼其繼肝氣外脫也。前人謂緩臨水宮。弦居土位。同爲敗脈。據生平所診。弦居土位。猶有可以挽回。緩入水宮。未有能濟者。豈非以緩爲眞陰眞陽之渙散乎。陰散故脈不能緊。陽散故脈不能洪。不緊不洪。故似緩也。難經又謂人病脈不病。雖困無害。此措詞軒輊失當。脈不病者。脈不敗也。若病久且困。不能飲食不能轉側。雖神識清明。言語不亂。脈來勻滑長緩。亦終於敗而已。何者。五藏清枯。故神明不亂。大氣孤行。故脈不變。脈絡已竭。故身不能動也。故難經又謂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至於老痰痼疾。不見於脈者。以其不當氣血衝道也。故有患積而情急欲死者。正當衝道也。有發之頻數者。迫近衝道也。有寬緩無事者。遠於衝道也。前人以此爲氣血與之相習。非也。夫果氣血相習。是陰陽失維。正氣無權矣。

脈中有線有吉有凶

慎柔謂虛損脈洪大。按之中間尚有一條者。可治。空散無一條。雖暫愈。亦必死。此所謂一條者。卽脈中之脊也。非指下別有一條也。吾嘗謂喘脈多是滿指虛動。不見正形。有根可治。無根卽死。根卽脈之脊也。元廉夫謂散脈中有一線。爲肝邪脾敗之徵。此所謂一線者。乃弦勁挺於指下。死硬無生氣也。血死於裏。氣無所歸。前人謂陽氣不到之處。則脈爲之弦。此弦見於裏。足徵五藏眞陽之已漓矣。愼柔亦曰勞證寒熱作瀉。脈數而按之洪緩。著骨指下如絲。此不可爲也。王漢皋謂痰飲凝結。脈多於弦洪之中。夾一細線。隱指有力。此細滑見於中沈之分。乃胃陽之鬱而不宣也。凡脈中有細線上馳如駛者。皆內熱而有物以制之。或熱痰之內結。或熱血之內瘀也。此三者。形各不同。吉凶相遠。宜詳辨之。熱血內瘀者。防成內癰。其證煩渴夜甚。隱隱有腫脹作痛之處。又兼小便赤澀也。

脈有數道

脈簡補義論脈有如引數線。以爲痰病。及將死氣盡血散之象。詳矣。頃讀倉公傳有曰。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故知其當十日溲血死。

夫得肺陰氣。謂得肺之真藏也。內經曰。所謂陰者真藏也。肺脈短濇而散。故曰其來散。數道者。卽如引數線也。至而不一。是真濇也。以溲血死。是氣血不相維之過也。其病由於墮馬僵石上而肺傷也。仲景辨脈曰。咳逆上氣。其脈散者死。謂其形損也。拙注以形損爲肺體傷損。正與此義暗合。以其藏體瘀敗。真氣不滎。故脈開散而不聚也。以此推之。凡喘咳病劇。及一切癰疽跌仆失血諸證。見此脈者。若兼濇結。至而不一。卽短期至矣。蓋此脈重按。其線仍攢聚指下者。痰實也。其線開散兩邊者。氣散也。舊說八怪脈中。有所謂如解索者卽此。

止脈形勢吉凶辨

凡癥瘕積聚。痰凝水溢。胕腫痞滿。喘促咳逆。畜血停食。風熱癮疹。寒痙筋骨疼痛。心胃氣痛。以及憂愁抑鬱。大怒久思。久坐夜深不寐。與夫因病過服涼泄。胃氣過伏不通。婦人月閉妊娠。脈皆常有停止。有停一二至者。有停二三十至而復來者。卽仲景所謂厥脈也。又小兒脈多雀鬭不勻。此其多寡疏密之數。舉不足爲吉凶之據也。詳考其辨。蓋有四端。一察其不停之至。應指之有力無力。起伏之有勢無

勢也。力與勢盛。即爲有神。力與勢衰。即爲無神。一察其停至之頃。是在脈氣下伏之後。其力不能外鼓而然者。是爲邪所遏。陽不能噓也。若在脈氣上來之後。其力不能內返。因從指下即散。如絃之絕。而不見其下去者。是元根已離。陰不能吸。其餘氣游弋經絡之中。而將外脫也。一察其停至之至。是於脈氣下伏之後。全不能起。徑少一至。是邪氣內結也。若非全不能起。已至中途不能上挺。指下喘喘然搖擺而去者。是中氣內陷不振。而將下脫也。稍遲即當變見蝦游、魚翔之象矣。一察其既停之後。復來之至。將起未起之際。有努力上掙。艱濇難起之意者。即知其停。是邪氣所阻也。若起伏自然如常。流利略無努掙艱濇之情。是其停爲元根已離。其餘氣徘徊於三焦胸腹之空中。進退無定。而將上脫也。稍遲即當變見雀啄、屋漏之象矣。更察其脈之形。無論爲緊斂。爲洪大。但能通長匀厚。應指有力。高下停匀。或來微衰而去盛者吉也。若應指少力。來盛去衰。及寬大中挾一細線。指下挺互不移。或上駛如馳如射。又斷而累累如珠。及指下如引數線不能斂聚者。是中氣敗散。爲痰所膈而不合。即所謂解索也。故有偶停一二至而即決其必死者。爲其氣敗而不續也。有久停二三十至而仍決其可治者。爲其氣閉而內伏也。更察

其證。有病之人。必痰塞氣逼。不得宣暢。神識昏迷。譫妄躁擾。狂越可駭者。吉也。若氣高不下。時時眩冒。及神識清明而靜者。凶也。無病之人。必胸膈不清。肋脹腹痛。氣悶不舒。心中驚惕。寐中肢掣。夜夢紛紜。及見惡物入暗洞者。吉也。若四肢無力。稍動卽喘。氣高不能吸納。胸中時時如飢。而又不欲食。二便清利頻數者。凶也。

搖擺之脈有來去辨

搖擺之脈。脈簡補義。論之詳矣。夫邪痼於外。其脈搖擺。在於脈之起而來。此不過邪氣痰血之阻滯。正虛於內。其脈搖擺。在於脈之返而去。是必元氣脫根。內吸無力。故氣不能深穩也。此乃中氣虛怯之極。或下寒內寒。真陽無主。或下熱內熱。真陰無主。其情似不欲內返。而其勢衰弱。又似迫欲下息。故爲之搖擺而下也。如人之力弱舉重者。方其舉時。猶可撐持。及其下時。遂戰慄不支矣。在內寒暴病。尚可急救。其久病及內熱而然者。內竭已極。復何能爲。

此脈急病、遠行入房。寒邪直入命門者有之。久病、虛勞骨蒸。及溫熱骨髓枯竭、痙而齒齘口噤。與脚氣衝心者有之。張石頑論痰飲短氣。分呼吸出入用腎氣丸。苓

桂朮甘湯。其義甚精。與此參看。史記倉公傳有云。脈實而大。其來難者。是蹶陰之動也。所以然者。爲其氣滯於血中。即來而搖擺也。又云。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此即去而搖擺之脈也。曰病在心者。心主脈。脈之不寧。心氣之不能內寧也。津氣消灼。燥痰據於心絡。以致怔忡譫語者。所謂狂言失志者死也。夫氣升出不利。其來也搖。降入不利。其去也搖。邪氣外束。升出不利。宜也。至降入不利。非邪踞於內。即正竭於內也。其危也何如乎。

躁脈有浮沈辨

躁脈有浮沈兩種。沈而來去如掣。或兼細兼滑兼弦。而無遠近盛衰之異者。陽氣之虛而內陷。是自鬱也。若爲寒溼所遏者。必兼緊數矣。浮而來盛去衰。來遠去近。甫去即來。未能極底。如人之以手探湯而回者。此內熱而中氣不安於內。是陰氣不吸也。兼洪緩者。爲風熱溼熱之有餘。兼弱散者。爲陰虛骨蒸之不足。凡患血燥。脈多如此。其證爲懊憹煩躁。夜不安眠。大便祕結。頭目昏眩。呼吸短促。多夢紛紜。又骨性堅斂。氣主內吸。骨熱者。脈來上促。出多入少。其證爲骨中如空。肢軟欲痿。

頭顱脹疼。筋脈抽掣。心中驚惕。是髓中有熱也。若加浮散。是髓枯也。內經曰。熱病髓熱者死。此之謂也。

實洪實散虛洪虛散四脈辨

脈簡補義。論實散之脈。近於洪而不數不盛。其所以異同之故。尚未揭出。夫洪者。或陰虛陽陷。而陽盛於陰。或陰本不虛。而陽邪自盛。此偏於陽盛一邊。故其脈洪大而充實有力。實散者。或內經菀久化燥。或風邪內擾其陰。此偏於陰虛一邊。故其脈渙散而平耎少力。愼柔五書。又謂虛損久病。其脈中沈之分。必見虛洪。此又氣虛血少陰陽兩虧。而中樞不運者也。血少故不聚不堅。氣虛故起伏甚小而無力。是虛散之未甚者。虛洪見於中沈。升降無力。陽氣弱而猶未離根。虛散僅見於浮。陰不維陽。陽氣散而無根也。故治洪脈。重在泄火。而兼養陰。治實散。重在養陰而兼理氣。治虛洪。補血益氣。而劑取輕清。治散脈。益氣補血。而劑取溫潤重濁收攝滋填矣。此四脈者。其辨只在陰陽虛實偏輕偏重。一微一甚之間。

濡弱二脈辨

脈簡補義。謂濡弱二脈。止以浮沈分名。主病幷無分別。究竟非無分別也。前人未經發明耳。夫濡卽耎也。形不硬也。弱無力也。氣不強也。故濡主溼邪。弱主氣虛。凡肢體困倦。肌膚胕腫。以及瘡瘍癬疥。其脈多濡。史載之所謂按如泥漿者。溼兼熱也。偏於邪實。呼吸不足。不能任勞。以及盜汗自汗。泄利注下。其脈多弱。氣衰不鼓也。偏於正虛。溼能滯氣。形耎者應指。多是無力。虛能生寒。力弱者。其形不必皆耎。故耎而不弱。必溼中熱盛。濁氣上逆也。弱而不耎。必虛中挾寒。脈爲寒急也。其耎弱幷見。而耎甚於弱者。溼邪深入肝脾。而肺胃氣鬱也。證見胸膈痞滿。肢體痠痿。弱甚於耎者。心腎真陽內怯。而脾肺氣虛也。證見飲食不化。腹痛時泄。陰虛傷溼。脈多沉耎。氣虛傷風。脈多浮弱。風者溫而毗於燥者也。若形耎無力。指下如死曲蟮。患風溼表證者可治。爲其氣血膹鬱停滯也。久病虛損必死。爲其氣血已呆而不靈。指下之形。乃陰濁之氣。浮溢經絡。而僅存未散也。治濡脈者。芳香爲主。甘溫佐之。治弱脈者。甘溫爲主。芳香佐之。耎而不弱。略加苦寒。弱而不耎。再入辛溫。此大法也。

牢脈本義

牢脈者。沉陰無陽之脈也。是寒溼深入肝脾。肝脾之體。其腠理爲瘀血布滿而脹大也。故其證、氣呼不入。稍動即喘。兩脛無力。腰強不便。兩脇疛脹。皮膚微胕似腫。最易出汗。聲粗氣短、喉中介介不清。皆肝脾氣化。內外隔絕所致。以其本體內塞。氣無所輸也。近年迭診四人。大率是憂思抑鬱之士也。一以會試留京苦讀。冬寒從兩足深入上攻。立春之日。忽覺兩腿無力。行及數武。即汗大出。氣大喘。延至長夏。痿廢胕腫。五液注下。一以久居卑溼。經營傷神。春即時覺體倦食少。夏遂全不思食。體重面慘。腰下無汗。身冷不溫。行動即喘。肢軟腰痠。不能久坐。入冬痿廢。次春不起。一以經營勞力。又傷房室。寒溼內潰。夏患咳嗽。誤用清肺。咳極血出。入秋遂唾血沫。色赤如硃。遍身微胕似腫。行動即喘。汗出如注。膚涼不溫。醫仍作內熱。治以清泄。秋分不起。一以被劾褫職。先患遍身胕腫。氣促喘急。日夜危坐。不能正臥。醫治暫愈。仍覺聲粗氣浮。兩腿少力。秋分復發。無能爲矣。此四人者。其脈皆沉大而硬。以指極按至骨。愈見力強。衝指而起。雖盡肘臂之力以按之。不能斷也。指下或弦緊不數。或渾濁帶數。或渾濁之中。更帶滑駛。指下如拖帶無數黏涎也。兩寸皆短。兩關先左強右弱。後左右皆強。或右強於左。中間亦有時忽見和緩。而未

幾仍歸於牢。且或更甚於前日也。大便不鞕。而艱秘不下。仲景所謂腹滿便堅。寒從下上者也。推其本原。大率是體質強壯。氣血本濁。加以淫邪深漬。原藉肝脾正氣。以噓噏而疏發之。而乃勞以房室。抑以憂思。久之。肝脾正氣內陷。不能疏發。而寒淫遂乘虛滯入肝脾之體矣。血遂凝於腠理。不得出入。而體爲之脹滿腫大矣。血凝而堅。氣結而濁。故脈爲之沈伏堅大也。何以知其爲肝脾脹大也。凡六府五藏。皆有脈以通行於身。寒淫之邪。由脈內傳於藏。藏氣分布之細絡。閉塞不得輸泄。而氣專注於大脈矣。肝脾主血。其體堅實而濇。最易凝結。故鬬毆跌仆。瘀血內畜之人。其脈多有沈弦而大。重按不減者。又瘧疾死者。西醫謂肝脾脹大。倍於常人。（千金翼方第二十六卷末有瘧證不能俯仰目如脫項似拔葉天士臨證指南亦謂瘧疾腹痛脹爲肝病是中醫早有此說矣西醫謂此卽瘧母殊未是）每診久瘧敗證。脇脹腰急。其脈亦多是沈大而弦。重按不減也。且見是脈者。多死於秋。或死於春。罕見死於正冬正夏者。肝脾受尅之期。於病機尤宛然可徵者也。當微見未甚之時。急用芳香宣發之劑。疏化寒淫。舒肝醒脾。佐以苦降淡滲。使寒從下上者。仍從下出。加以行血通絡。使腠理瘀痺者。漸得開通。或可挽回一二。峻藥急服。非平疲之法所能爲力也。

弦脈反爲吉象說

舊皆以弦爲百病之忌脈。今伏思之。亦有以弦爲吉者。此必其始。脈來指下纍纍。斷而不續。得藥後脾肺氣續。而脈形通連也。其始寸不下關。或尺不上寸。或兩頭有脈。關中不至。其後三焦氣通。而脈形挺長也。其始瀐瀐浮泛。空而無根。其後腎氣歸元。而脈形厚實也。其始沉弱無力。委靡不振。其後肝脾氣旺。而脈勢強壯也。其始渙散無邊。模糊不清。其後陰回氣聚。而脈形堅斂也。其始細數無神。起伏不明。其後陽回氣充。而脈勢暢大。能首尾齊起齊落也。此皆以弦爲敗脈之轉關。以其氣由斷而續。由屈而伸。由空而實。由散而聚。由衰而振也。其不謂之長。而謂之弦者。陰陽初復。其氣只能充於脈管之中。使脈形爲之挺亙而有力。尚未能洋溢脈管之外。使脈勢條暢溫潤而有餘也。仲景曰。傷寒吐下後。不大便五六日。循衣妄撮。譫語不識人。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又曰。汗多重發汗。亡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又曰。痙病。脈伏堅。發汗後。其脈浛浛如蛇。暴腹脹大者欲解。慎柔曰。虛損。六脈和緩。服四君保元。熱退而脈漸弦。反作瀉下血。此陰火煎熬血

結經絡者。邪從下竅出也。有作傷風狀者。邪從上竅出也。又曰。緊數之脈。表裏俱虛。緊猶有胃氣。數則無胃氣。喻嘉言解仲景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自愈。謂久利邪氣深入陰分。脈當沉弱微濇。忽然而轉見弦。是少陽生發之氣。發見生機。宛然指下。此皆以弦爲吉之義也。故久病之人。其脈弦緊有力者。是真氣內遏而有根也。此尤當於尺部占之。病勢困篤。寸關或結或陷。而尺中充長弦實起伏有力者。根本未動也。何者。真氣不能充達於上。卽當蓄積於下也。世只知尺脈忌弦。而不知尺脈不當忌弦。而忌緩忌滑也。緩者。呆輭無氣也。滑者。斷而不續也。所謂忌弦者。孤硬之謂也。非長實之謂也。

浮脈反宜見於閉證說

浮泛無根之脈。氣之外越也。卻宜於閉塞不通之證。若多汗與滑泄者見之。反爲氣散氣脫而不治矣。故傷風化熱。久不得汗。熱灼津乾。肌膚悗燥。肺氣迫塞。呼吸喘促。其脈每躍躍於皮毛之間。而不見起伏。不分至數。所謂汗出不徹。陽氣怫鬱在表。又所謂正氣卻結於藏。故邪氣浮之與皮毛相得者也。以酸甘入辛散劑中。

津液得司。大氣得斂。即汗出而脈盛矣。何者。氣必一噏而後能一噓也。若夫溫熱之病。汗出不止。而浮滑數疾。是真陰內脫也。傷寒邪深。脈微欲絕。得藥後。脈暴浮。與下利甚而脈空豁。是真陽內脫也。困病日久。屢次反復。其脈漸見浮薄。是陰陽幷脫也。大抵此脈。久病沉困痿倦。與外感新病得汗下後。俱不宜見。其久病間有因於燥痰。痰結便祕。氣浮而然者。所謂滑而浮散。攤緩風用清痰理氣。脈轉沉弱無慮也。若藥不應。又常汗出必死。新病有傷寒瘧疾。斷穀數日。胃氣空虛而然者。督令進食。脈即沉靜矣。所謂漿粥入胃則虛者活也。不能進食與食即注下者死。蓋浮薄者津空也。津空而氣結者生。津空而氣散者死。

浮脈反不宜發散說

凡脈空大無根。按之即散。此陰虛而元氣將潰也。用酸甘之劑。斂氣歸根。脈漸堅斂而實。即爲轉關。可望生機。若斂而不實。愈硬愈空。又去生遠矣。嘗見溼溫夾傷生冷。先妄發汗。繼過清滲。三焦氣怯。膀胱氣陷。咳而氣上衝擊。遍身大汗。大便微溏。小便短濇。舌淡白無苔。小腹脹硬如石。兩脛胕腫。脈來空大。稍按即指下如窟。

動於兩邊。應指即回。一息十動以上。急用酸溫。棗仁、龍骨、山萸、南燭、首烏、牛膝。入附子、木香、遠志、桃仁。化積劑中。先兩尺斂實。繼兩關堅實。舌苔漸見白厚。轉黃。而諸證見瘳。此誤汗誤滲。表裏俱傷。真陽離根。大氣外越。若專用辛熱。大汗而脫矣。若用酸溫之後。脈愈空愈硬。而應指猶能有力者。不得即委不治。又當減酸。俾得微汗。虛甚者。以甘溫佐之。其汗必先戰也。汗後。脈必轉沈弱。轉用酸溫。調之補之。大凡浮而無根之脈。俱宜兼用酸斂。其真陽離根。脈見芤弦者。每數至一息十動以上。是元陽不安其宅也。宜以酸入辛熱劑中。其真陰離根。虛熱游弋。脈見濈濈浮散者。宜以酸入甘溫劑中。至於溫暑熱傷氣分。脈浮而洪數且散者。喘促汗出。宜以酸入甘寒劑中。如生脈散之類。得酸而脈斂者。正氣有權也。不斂而加數者。真氣敗也。此皆內虛脈浮者之治法也。皆無與於表邪發散之例。

數脈反不宜用清散說

虛寒而脈數者。元氣不能安其宅。如人之皇皇無所依也。其形浮大而芤。其情勢應指即回。無充沛有餘之意。夫元氣所以不安其宅者。有風寒溼邪。從足心從腰

臍上衝。直搗元穴。有因病誤服清肺利水之劑。使三焦膀胱真氣下泄太過。發爲上喘下癃之證。是從下從裏撤其元氣之根基也。故氣浮於外。濈濈而數。宜用酸斂入辛溫劑中。若因勞倦憂思傷其大氣。以致內陷而沈細而數者。是陽虛於表。陰又虛於裏。非如上文之陽傷於裏而越於表也。不但不宜酸斂。亦併不宜辛溫。而宜用甘溫。如東垣補中益氣、仲景小建中之制。內經所謂陰陽俱竭。調以甘藥者也。故脈之浮數者。有陽傷於內。自越於外者。以酸溫斂陽。有陰盛於內。格陽於外者。以辛溫消陰。脈之沉數者。有陰虛於內。而陽內陷者。以甘潤益陰。甚者以鹹溫佐之。有陽傷於表。而自內陷者。以甘溫助陽。佐以氣之芳香者鼓舞之。此四者。皆內傷之數脈。偏屬虛寒。而無與實熱者也。其治皆宜於補。皆宜於溫。而有辛甘酸之不同。

浮緩反不如弦濇說

朱丹溪以弦濇二脈爲難治。而慎柔謂老人或久病人。六脈俱浮緩。二三年間當有大病。或死。何也。脈浮無根。乃陽氣發外。而內盡陰火也。用四君、建中服之。陽氣

內收。反見虛脈。或弦或濇。此正脈也。照脈用藥。脈氣待和。病愈而壽亦永矣。蓋浮緩者。直長而輭。如曲蟮之挺於指下。起伏怠緩。中途如欲止而不前者。重按即空。或分動於兩邊。而成兩綫矣。此脈。凡寒壓脫血。血竭氣散。將死之人多有之。老年無病而見此者。精華已竭也。

伏脈反因陽氣將伸說

伏脈大旨。簡摩補義言之悉矣。陶節菴謂傷寒兩手脈乍伏者。此將欲得汗也。邪汗發之。正汗勿發之。其所以乍伏之故。尙未指出。夫欲汗而脈反乍伏者。皆因邪氣滯入血脈。正氣欲伸而血阻之。不能驟伸。以致折其方伸之銳氣。而相格如此也。或傷寒日久。陰盛陽虛。血脈凝泣。得溫補之劑。陽氣乍充。鼓入血脈。寒邪不得驟開。故相搏而氣機乍窒也。或溫病大熱。津灼血燥。得養陰之劑。津液初回。正氣鼓之以入血脈。血燥不能驟濡。氣機不能驟利。故相迫而致閉也。亦有內傷生冷。外傷風寒。胸口結痛。呼吸喘促。得溫化之劑。脾陽乍動。冷食初化。而表邪未開。以致格拒。而氣乍窒者。亦有燥屎內結。表邪尙在。得潤降之劑。燥屎將下。正氣運於

内。不及捍於表。表邪乘機内移。正氣又旋外復。以致相激。而氣乍窒者。此皆氣急欲通。而未得遽通所致。若本有汗及下利不止。而忽然無脈者。直氣散氣脫也。又有傷風日久。或先經誤汗。陰虛戴陽。津空氣結。氣摶於表。其脈浮薄止躍躍於皮毛之間。稍按即散。得生津之劑。陽氣乍交於陰。其脈内斂。何者。凡氣必先一噏而後能一噓也。此證若不先用生津。以辛溫強汗之。脈氣不得先伏。而即出汗。即刻氣喘而脫矣。前伏爲邪正之相摶。此伏爲陰陽之相交。其得汗。皆所謂戰汗之類。邪正相摶者。其躁擾往往甚厲。吳又可謂之狂汗。陰陽相交者。正虛邪微。但略見口噤肢厥而已。陶節菴有正汗邪汗之辨。邪汗即邪正相摶者也。故曰發之謂助其正氣也。

代脈結脈反爲陽氣將舒伏氣將發說

止歇之脈。有無關敗壞者。以其氣結也。亦有見於陽氣將舒之際者。正伸而邪不肯伏。所謂龍戰於野。其血元黃也。大旨與上篇伏脈之義相近。但有脈已浮盛。仍自參伍不調。或夾一二至小弱無力。或徑停止一二至。又有過服寒降。胃陽内陷。

右關獨沉。或初來大。漸漸小。更來漸漸大。即仲景所謂厥脈也。其漸小之時。有小至於無。相間二三十至之久。而始復漸出者。此脈須與證相參。有陰陽格拒之證。且指下不散不斷。尺中見弦有力有神。即是陽氣初伸未暢。進退交爭之象。若尺中散斷無力。氣脫何疑。又嘗見痘疹瘟疫。癰疽大證。伏氣將發未發。其脈每先於半月十日前。忽見結濇。疏密不一。參伍不調。此陰陽邪正已交爭於內也。亦是氣機將欲發動之兆。而吉凶未分。大抵弦細而疾者多凶。宜豫爲補氣益血。洪緩而數者少凶。宜豫爲生津活血也。

短脈餘義

脈簡補義敍短脈詳矣。然猶有未暢也。凡脈形短縮。不能上寸者。有氣虛與氣鬱之辨。察其關之前半部緊而有力。似欲上鼓而不得者。是氣鬱也。必有實邪。察其風寒痰飲。分表裏治之。若輭散無力。無上鼓之勢者。是氣虛也。其虛又有肺脾腎之辨。脾肺氣虛者。關後脈平。腎氣虛者。尺中必陷。而起伏小也。至於厥厥累累。如豆如珠。亦短脈也。必形堅有力。乃爲陰陽邪正之相搏。若漉漉欲脫。駛而無力。氣

衰不續也。關後尺中見之。尤爲氣脫無根之兆。

已死有脈復生無脈

常有死後一日半日。氣口脈猶動者。此惟富貴人多有之。其故由於平日頤養豐厚。所謂取精多用物宏。魂氣深固難散。或病中多服人參。攝其無根虛陽。結於胸中。不得遽散也。故少年急病。及強死之人。有半日身溫者。亦以生氣未盡也。更有死後暫復同生者。身涼無脈。神氣清明。言談娓娓。曲盡情理。反勝平日。此游魂爲變。亦惟少年屈死。及志奢未遂者有之。此皆無關於診治。而不可不知其理。

胎怪脈鬼胎脈

胎脈變幻最多。脈經總以陰陽噓噏停勻爲主。乃近嘗診有細弱而兩旁渙散有暈。一息五至以上。來盛去衰。僅在浮中之候。重按卽空。細審舉按之間。指下微見滑疾。全似血虛氣燥之脈。此血虛有熱之婦。一二月之孕。多見之。若專據脈。不知爲孕也。亦必以甘酸之劑養之。方保不墮。鬼胎脈。曾診一人。其尺部沉細而駃指

下似滑短。居關後不能上。寸三部脈俱不揚。起伏甚小。診於八九月之期。僅似初孕二三月者。別無奇怪之處。氣血不足之婦。多有此脈。當時殊不知爲鬼胎也。其後屢次腹痛欲產。而腹漸消索矣。亦無他病。

王漢皋謂有始孕不及十日半月。其人狂厥欲死。但時發時止。發如病危。止即如常。即須防是有孕而未明言所以致此之故也。歷驗所診始孕。怪脈怪證甚夥。其證或極寒內慄。或極熱如焚。或氣短欲絕。或汗出不止。或徧身發斑。或腹痛如撮。其脈或一部不見。或一部堅搏。或忽來忽止。形如雀啄。或時大時小。早晚不定。推原其故。皆因受胎之頃。或正值勞倦。或正值醉飽。正值飢渴。或正值風涼。正值暑熱。或正值驚恐。或正值憂慮。或正值忿怒。或素體血虛。經後肝燥。津液未同而即孕。或睡未足而驚醒。血未歸心。此皆正氣未復而即受胎。諸氣即挾之而入胎矣。胞脈絡心。其氣相感。故見諸脈證也。私胎多有此象。以其神明不定也。二三月後。邪氣漸散。正氣漸復。即不見矣。亦有必須以藥調之者。否則有傷墮之虞也。

伏溼衝氣脈

溼脈皆呆輭也。挾寒兼斂。挾熱兼散。而溼之深伏血分及下焦者。大率挾寒爲多。其脈專見於沈分。若挾熱者。必連及中脬也。嘗診上感風寒。痰多肺閉。熱遏於胃。素又肝燥。上寒中熱。肝胃火衝。而肺不得宣。以致氣逼欲喘。舌苔薄黃而燥。兩邊反厚。然證甚於夜。其脈右弦左弱。中按皆弱而散。沉按皆指下有線長而呆輭不動。知其下焦小腸膀胱。伏有寒溼也。其氣衝喘逼。固由肝火。亦由寒溼自下。格火上迫也。脈簡補義謂溼據陰分。其沈分必呆板不靈者。卽此。法以芳香輕清宣上。苦堅鹹潤清中。辛降淡滲探下。此三焦異氣並治之法也。若上焦無外感。卽無須宣上。而下焦辛降不妨稍從燥烈矣。若下焦溼已化熱。脈濁不清。卽無須探下。而苦堅可以兼治矣。按金匱以桂苓味甘湯治衝氣加乾薑細辛卽衝氣復動其爲腎寒而肝燥有熱可知此宜得內經食而過之之義

結氣伏熱脈辨

結氣無伏熱在內者。其脈皆沈滑也。何以別之。大抵氣脈必兼弦。以其氣實於內也。熱脈必兼洪。以其熱鼓於內也。亦有氣脈單沈弦而不滑者。不兼熱也。若熱盛。卽兼洪而兼伏熱矣。熱脈單沈洪而不滑者。以無鬱也。若鬱甚。卽兼弦而兼結氣

矣。結氣之治。辛平宣散。不必降也。伏熱之治。苦寒清降。必兼散之。凡病日久大率皆有伏結三焦之氣不能專一故丹溪治病必兼鬱法

太素約旨

彭用光書繁雜無緒茲撮其要撰爲此篇以備診家一法

男子左手爲主。以腎爲己身之位。按男女皆以左爲主以腎爲己身但女有夫位之異謂女以右爲主者非

左主貴。右主富。左主內。右主外。如性情爲內官祿爲外本身爲內他人爲外之類又浮主外沈主內

兩寸主早年。兩關主中年。兩尺主末年。

心主性情邪正。主智愚。沈候主之主父母。主官爵。亦主科名。浮候主之下倂同

肝主謀略。主威權。主忠詐。主科名。亦主官爵。凡諸部所主事有相類者即須合參之

腎主壽元。主子孫。主志氣堅定。命門亦同脈來閃爍志即不定

肺主節操。主祖業。凡在我上者如君相鑒賞貴人提拔之類升遷降調之事皆主之與肝脈合參

脾主兄弟。主妻妾。主財祿。主憂樂。主勞逸。憂脈沈陷勞脈洪濁

命門。主壽元。主奴僕。亦主子孫。兩尺亦主祖業根基。

寸宜稍浮。尺宜稍沈。左宜清長勻滑。忠正清貴。右宜緩洪勻滑。富厚寬和。六部浮

沉匀滑。來去分明有力。不濇不散。不空不斷。不緊不細。爲吉也。濇者。艱窘慳吝之象。空散者。虛浮放蕩無根之象。斷者。變幻無常短縮不足之象。細者。蕭條之象。緊者。堅僻孤露之象。故濇細空散。主貧賤無業。富貴見之失官失財。緊細主貧主孤。主慳吝。主奸詐。斷主詐。主夭。洪濁奔涌。左主性情乖張。主勞碌。主風波。右主富不好禮。主孤露無後。亦主勞碌。沉陷者。氣不揚也。主性情陰賊。抑鬱憂思不解。卒然見之。必有喪失刑尅。心肝弱陷。肺脈洪濁。庸懦貪污。心脈細短。腎脈沉弱。卑鄙無志。甘爲下流。奴僕又宜此脈肝脾匀緩卽忠其主

左手清長。而緊急不舒。起伏不大。主貴而不富。刻薄躁急褊吝。清長匀滑。寬和慈惠。富貴無憂。急細而滑。機巧變詐。

左手洪緩。主性情寬和。家道豐裕。洪濁。主愚魯。勞碌。風波。

右手清長匀滑。主富而好禮。清堅而孤。主貧。主僧道。骨肉無親。

右手洪濁。主富而不貴。洪緊。主富而慳吝。洪中見濇。先富後貧。

心脈弦細。肝脈沉陷。脾脈弦緊。主境遇蹇濇。憂鬱不舒。兼濇。失官失財。空散。破家蕩產。兩尺孤濇。主無子喪子。祖業蕭條。沉滑相得。子孫衆賢。浮盛匀滑。奴僕得助。

諸脈常見如此者。主一生之定局。乍見如此者。主暫時之禍福。須看清中有濁。滑中有濇。散中有聚。總以起伏上下有力有神察之。其吉凶禍福。微甚遲速。以四時五行生尅決之。

女子心肺爲夫。在家主肺。出嫁主心。按肝亦主夫之顯貴得失也女子肝脈長緩。夫旺。洪濁。夫旺身勞。肝脈弦緊。心脈弦細。性情陰險。刻薄寡恩。脾脈洪緩。衣食豐盈。心脈勻滑。善於持家。心肝脈清長而緩。主夫榮貴。堅長而孤。主貞節。細短沈陷。主刑尅。

大抵男子脈宜充長而浮盛於沈也。女子脈宜柔潤而沈盛於浮也。性急人脈急。性緩人脈緩。肥人脈寬緩清細者。正是福德。瘦人脈寬大長秀者。正是發達。衰弱之脈。來勢頗盛。是爲將進。洪緩之脈。來勢頗衰。或兼微濇。是爲將退。

讀醫隨筆

清 建德 周學海澂之甫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三 證治類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冬不按蹻春必病溫義不同

冬傷於寒。是感受冬時閉藏之令太過也。不藏精與按蹻。是疏泄之太早。冬行春令。而奉生者少也。判然兩義。王好古混而同之。張景岳、喻嘉言從而和之。一若冬時只有疏泄太早之病。而無閉藏太過之病。是不通也。且內經冬不藏精。冬不按蹻。不與四時遞言。何者。此但主陽舒陰斂之義。對夏暑汗不出而言。不合四時五行循環之氣也。冬傷於寒。是與春傷於風。夏傷於暑。秋傷於溼遞言。皆各因其時

令本氣之太過也。夫冬傷於寒者。寒氣外逼。則衛氣內陷。而榮氣爲所灼耗也。冬日皮膚宜溫夏日皮膚宜涼。若冬日薄衣露處。皮膚皆寒。則腠理緻密。衛氣略無伸舒。而內積於榮分。津液隱爲所銷。內熱有太盛欲焚之慮矣。人身八萬四千毛孔。皆氣所出入之道也。氣不出入。則必內鬱。西醫謂人身有炭氣。有養氣之分。養氣卽平氣也。炭氣卽鬱濁之毒氣也。冬傷於寒。束住衛氣。衛氣鬱而不舒。則爲炭氣。其發病爲溫熱。不亦宜乎。不藏精者。榮氣外泄。與此異矣。然二者病機雖各不同。而多出於貧苦。何者。力食則汗洩非時。而不藏精。游手則薄衣露處。而傷於寒。其病也。一由宣泄之太早。一由閉遏之太過。雖同爲溫病。而治法又有不同矣。不藏精者。宜固本而養陰。傷於寒者。宜宣鬱而解表也。諺曰不藏精卽傷於寒也。以虛爲實。其治法有不誤而殺人者乎。

燥溼同形同病

燥溼同形者。燥極似溼。溼極似燥也。內經以痿躄爲肺熱葉焦。以諸痙強直皆屬於溼。其義最可思。故治法有發汗利水以通津液者。有養陰滋水以祛痰涎者。張

石頑曰。常有一種燥證。反似溼痺。徧身疼煩。手足痿弱無力。脈來細濇而微。（重按則芤）（以陰虛也）此陰血爲火熱所傷。不能榮養百骸。慎勿誤認溼痺而用風藥。則火益熾而燥熱轉甚矣。宜甘寒滋潤之劑。補養陰血。兼連蘖以堅之。又曰。凡脈浮取輭大而按之滑者。溼幷在胃之痰也。按之濇者。溼傷營經之血也。夫內經云。溼流關節。又云。地之溼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如此則血液不得流通而燥結之證見矣。故溼之證。有筋急。（內經因於溼大筋緛短也）口渴。（有欲飲有不欲飲者）大便秘結。（肺中濁氣不降）小便赤濇。（太陽經府氣皆鬱滯）更有病溼燥之證。有肢痿。胸滿。溏瀉。（微溏而瀉不多）痰堅。（粘結胸中力咯不出）咳嗽。（溼咳夜甚臥甚燥咳晝甚勞甚）脈濇。以氣滯也。必兼弦緊。病燥脈滑。以陰虛也。必兼芤弱。按之即無。此皆同形而異實也。宜求其本而委曲以治之。

按、風寒暑溼燥火六淫之邪。亢甚皆見火化。鬱甚皆見溼化。鬱極則由溼而轉見燥化。何者亢甚則濁氣干犯清道。有升無降。故見火化也。鬱則津液不得流通而有所聚。聚則見溼矣。積久不能生新。則燥化見矣。故吾嘗說六氣之中皆有正化。惟燥是從轉化而生。前人謂燥不爲病。非無燥病也。謂無正感於燥之病也。凡轉筋疔瘡陰疽。心腹絞痛。皆燥化之極致也。皆從溼寒風熱轉來。

燥溼同病者。燥中有溼。濕中有燥。二氣同爲實病。不似同形者之互見虛象也。張石頑曰。每有脾溼肺燥之人。陰中之火。易於上升。上升則咽喉作痛而乾欬。須用貝母之潤。以代半夏之燥。煨薑之柔。以易乾薑之剛。更加薑汁、竹瀝以行其滯。又有素稟溼熱而挾陰虛者。在膏粱輩少壯時。每多患此。較之中年已後觸發者更劇。又與尋常溼熱治法迥異。當推東垣、河間類中風例。庶或近之。原文云素稟溼熱而挾陰虛者以其平時嬌養未慣馳驅稍有憂勞或縱恣酒色或暑溼氣交即虛火挾痰飲上升輕則胸脇痞滿四肢乏力重則周身疼痛痰嗽喘逆亦有血溢便祕面赤足寒者甚則痿厥癱廢不起矣大抵體肥痰盛之人則外盛中空加以陰虛則上實下虛所以少壯犯此最多若用大風藥勝溼虛火易於僭上淡滲利水陰精易於脫亡專於燥溼必致真陰耗竭純用滋陰反助痰溼上壅務使潤燥合宜剛柔協濟始究有賴如清燥湯虎潛丸等方皆爲合劑復有陰陽兩虛真元下衰溼熱上盛者若乘於內則不時喘滿肢暈溢於外則肢體疼重麻木見此卽當從下真寒上假熱例治之否則防有類中之虞此卽痰厥昏仆舌強語澁或口角流涎或口眼喎斜或半肢偏廢非內熱招風之患乎歷觀昔人治法惟守真地黃飲子多加竹瀝薑汁送下黑錫丹差堪對證服後半日許乘其氣息稍平急進大劑人參入竹瀝薑汁童便晬時中分三次服之喘滿多汗者生脈散以收攝之若過此時藥力不逮火氣復升補氣之藥又難突入重圍矣服後元氣稍充喘息稍定更以濟生腎氣丸雜以黑錫丹一分緩圖收功可也至於但屬陽虛而陰不虧者斷無是理雖邪溼干之亦隨寒化不能爲熱也卽使更感客邪自有仲景風溼寒溼治法可推不似陰虛溼熱之動輒扼腕也按此論義理精微治法確鑿真不厭百回讀云

按、右所論。乃脾溼熱而腎虛燥之事也。嘗考金匱黑疸。亦卽脾胃溼熱流積於

腎之所致也。折肱漫錄云。脾胃溼熱盛。則尅傷腎水。內經云。腎者胃之關也。水之入胃。其精微灑陳於藏府經脈。而爲津液。其渣滓。下出於膀胱而爲小便。皆賴腎中真陽有以運化之。腎陽不足。則水之清濁不分。積而爲飲。泛而爲腫。此脾腎溼寒之證也。若脾胃溼熱。腎陰又虛。則溼熱下陷於腎。而爲黑疸。何者。腎惡燥者也。腎燥而適脾溼有餘。遂吸引之不暇矣。遂不覺幷其熱而亦吸之矣。溼熱膠固菀結。濁氣不得宣泄。熏蒸漸漬。久鬱下焦。致血液之中。久不得引受清氣。而色爲濁暗矣。故爲黑疸也。若早治得法。腎陰早復。則陽氣有所助。而力足以運濁下出矣。若其始腎陰不虧。則本無藉於脾之溼。而不致吸受其毒矣。故黑疸發原於腎燥也。故治法往往有滋陰與利水幷用者。此之謂也。按腎氣丸。卽滋陰利水之劑。內擇鑄茯苓桂枝。卽五苓之法也。地黃薯蕷山萸。滋陰之藥也。丹皮附子。所以行經通絡也。

寒熱同形同病

寒熱同形者。寒極似熱。陰寒逼其微陽外越也。熱極似寒。所謂熱深厥深也。更有久服溫補。清濁混處。畏寒異常。攻以寒下之劑。而陽達寒退者。前人之名論治案

夥矣。同病者。真寒真熱。二氣并見也。如傷寒大青龍證。是寒束於外。衛陷於內。而化熱也。其人必胃熱素盛者。太陽中暍。是先傷於暑。後傷冷水。乃寒熱兩感之病也。內經論瘧義亦如此。此表寒裏熱也。須辨其淺深輕重。氣分血分。而分治之。表熱裏寒。則有內傷生冷。外傷烈日。發爲霍亂者。瓜果酒肉雜然并食。發爲痢疾者。至於上熱下寒。是肺熱腎寒。內虛之病也。亦有下受寒溼。逼陽上升者。前人皆有名論。獨有上寒下熱。真陽怫鬱之證。近日極多。其脈沈之見滑。或兼大。浮之見弦。或兼細。其病因或由久受溼寒。陽氣不得流通。或因微熱。過服清肅之劑。每怪前賢。絕無論及。及讀許叔微破陰丹一案。乃深歎其獨具隻眼也。又有氣寒血熱。血寒氣熱之辨。即仲景榮寒衛熱。衛寒榮熱之事也。血熱則脈形緩大。氣寒則起伏不大而無力。血寒則脈形緊小。氣熱則來勢盛大而有力矣。此亦前人之所未及也。惟葉天士通絡之說。於此等病治法甚合。吾每竊取而用之。其效殊捷。又有其人本寒而傷於熱。及本熱而傷於寒。日久往往與之俱化。若初起未化。與邪盛而不化者。其治法須仿內經治勝安伏之義。恐得藥後復化也。附許案

鄉人李信道得疾。六脈沈不見。深按至骨。則若有力。按周本若字作弦緊頭痛。身溫。煩躁。

指末皆冷。中滿惡心。兩更醫矣。醫皆不識。止供調氣藥。予因診視曰。此陰中伏陽也。仲景法中無此證。世人患此者多。若用熱藥以助之。則爲陰邪隔絕。不能導引真陽。反生客熱。若用冷藥。則所伏真火愈見消爍。須用破散陰氣。導達真火之藥。使火升水降。然後得汗而解。授破陰丹二百粒。作一服。冷鹽湯下。不半時。煩躁狂熱。手足躁擾。（按周本躁作燥）其家大驚。予曰此俗所謂換陽也。無恐。須臾稍定。略睡。已中汗矣。自昏達旦方止。身涼而病除。（硫黃水銀陳皮青皮四味麪丸冷湯下名破陰丹）

陰盛陰虛脈證辨（篇中所援諸論并出張石頑醫通）

內經云。陰盛生內寒。陰虛生內熱。其證候不同矣。陰虛之脈。數散而濇。陰盛之脈。遲緊而濇。其脈象不同矣。陰虛宜甘潤填陰。陰盛宜辛溫振陽。其治法更不同矣。況陰盛格陽於外。與陰虛陽越於外。其機括尤不同也。陰踞於內。升降不調。陽欲內返而不得。此陰力之能格陽也。陰虛不能維陽。無根之陽。不能內返。游弋於外。此微陽之自外越也。而前賢每以脈浮而大。按之無力。爲陰寒內盛之脈。以面熱戴陽。煩躁不安。爲陰寒內盛之證。喻嘉言所識爲傳派不清者也。殊不知此正陰

虛陽越之事。其治宜溫潤填陰以安陽。無大熱溫經以回陽也。至於脈沈細而疾。渴欲飲水。煩躁悶亂。此陰痼於外。陽拂於內之象也。而曰陰盛格陽。水極似火。不亦誤乎。卽用熱劑。如許氏之破陰。亦徹外陰以透伏陽。豈驅逐伏陰之謂乎。若夫所謂內外有熱。其脈沈伏。不洪不數。但指下沈濇而小急。此爲伏熱。不可誤認虛寒。以溫熱治之。是益其熱也。此又陰虛而陽氣下陷。入於陰中。所謂榮竭衞降者也。與上文陰盛陽鬱之證。又自霄壤。大抵陰盛於內。爲內實。其脈象決無按之反芤者。非牢堅卽細緊耳。惟陰虛者。精血內空。陽氣外迫。其脈則浮大而芤矣。第陰盛之人。有陽虛有陽不虛。陰虛之人。有陽盛有陽不盛。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喻嘉言有三分七分晝服夜服之論矣。此專就虛勞一病言之也。若尋常雜病。只於本病對治劑中。用藥略有偏寒偏熱。兼升兼降。重散重斂之不同耳。卽如陰盛之人。陽虛者。直用溫經回陽矣。陽不虛者。用溫化之藥。加以微苦微酸。清肅浮陽。使之內合也。陰虛之人。陽盛者。是內熱也。宜甘潤鹹潤以填陰。佐以參耆升柴。補氣建中之品。提挈陽氣。出返陽位也。陽不盛者。卽浮陽外越也。宜溫潤兼補脾腎。酸辛並用可矣。此內傷治法之大略也。總宜審察脈象。以決病機。無惑於重按全無。是

爲伏陰之說，庶不致寒熱攻補之倒施耳。

東垣治一人脚膝痿弱。下尻臀皆冷。陰汗臊臭。精滑不固。脈沈數有力。是火鬱於內。逼陰於外也。精不固者。髓中混以溼熱也。小柴胡去參加茯苓、膽草、黃柏。苦寒瀉之而愈。

節菴治一壯年。夏間勞役後。食冷物。夜臥遺精。遂發熱。痞悶。至晚。頭額時痛。火熱上乘也。兩足不溫。脾氣不下也。醫謂外感夾陰。以五積散汗之。煩躁口渴。目赤便祕。明日。以承氣下之。但有黃水。身強如痙。煩躁更劇。腹脹喘急。舌胎黃黑。已六七日矣。診其脈。六七至而弦勁。急以黃龍湯。下黑物甚多。腹脹頓寬。煩躁頓減。但夜間仍熱。舌胎未盡。更與解毒湯合生脈散加地黃。二劑熱除。平調月餘而安。

瘟疫脈沈

近日時疫之病。有所謂喉痧者。初起脈俱沈細。三部以兩尺爲甚。兩尺又以左手爲甚。其初至數尚淸。應指有力。一二日後。漸見躁疾。模糊伏匿。按之卽散。舊謂瘟

病邪從中道。起於陽明。其脈右大於左。竊謂此乃熱濁之毒氣。熏蒸肺胃。脈形必是緩長洪大渾渾不清。爲氣濁而中焦經熱也。近時病情。乃邪伏少陰。或冬暖不寒。陽氣不潛。陰精消散。或膏粱無節。脾胃濁熱下流。尅傷腎水。或房室無度。陰精下奪。至春陽氣欲升。陰精不能載陽上達。故虛陽之已升者。中道而止於咽喉。不能達於大表也。其毒氣之未能全升者。下陷於腎中。熏蒸燔灼。陰盡而死。所謂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也。治法嘗擬用猪膚湯、麻辛附子湯二方併用。減麻黃附子。改用生者。并重加黨參。以達其毒。毒散。陰可存矣。世每泥於喉痧發於肺胃之成法。用苦寒清降。以清肺胃。故熱毒愈無由達也。張石頑曰。傷寒以尺寸俱沈爲少陰。少陰一經。死證最多。爲其邪氣深入。正氣無由自振也。若夫春夏溫病熱病。而見沈小微弱短濇者。此伏熱之毒滯於少陰。不能撐出陽分。所以身大熱而足不熱者。皆不救也。惟沈而實。見陽明府實證者。急以承氣下之。不可拘於陽證陰脈例也。凡時行疫癘而見沈脈。均爲毒邪內陷。設無下證。萬無生理。此論可謂詳矣。至謂脈沈無下證必死者。爲其不可下也。下之亦必死。然則於萬死之中。而求一生。宜何道之從。曰不從下奪而從上提。重填其陰。以舉其陽。庶有幾乎。何

者。此人金水幷虛。木火幷實。實者散之。虛者滋之。金復則自上而挈之。水復則自下而託之。如此而不生。可告無罪矣。近有自負明醫。專用桂附椒薑。燥陰耗血。謬稱托邪外出。引火歸原。應手輒斃。其罪與用苦寒清上者等。

血熱血乾

傷寒陽明病。有熱入血室證。婦人傷寒。經水適來適斷。血室空虛。邪易陷入。有熱入血室證。其證皆譫言妄語。甚或狂走見鬼。午前明了。午後昏瞀。入夜尤甚。倦臥不知飲食。不能轉側。其病之輕重。固由熱之微甚。而亦有血虛血實之分。血實則邪熱之濁氣有所聚而見重。血虛則津枯神散。邪不得聚。反能略知人事。其治法亦有偏重攻血。偏重養津之殊矣。

趙晴初曰。凡外感之病涉心者。皆在心包絡與血脈也。邪入包絡則神昏。邪入血脈亦神昏。但所入之邪有淺深。所現之證有輕重。如邪入包絡。包絡離心較近。故神昏。全然不知人事。如入血脈。血脈離心較遠。故呼之能覺。與之言。亦知人事。若任其自睡而心放。即昏沈矣。有邪在血脈。因失治而漸入包絡者。此由淺而入深

也。有邪在包絡。因治得其法。而漸歸血脈者。此由深而出淺也。又有邪盛勢銳。不從氣分轉入。不由血脈漸入。而直入心包絡者。陡然昏厥。其證緩則不過一日。速則不及一時告斃。以其直入包絡而內犯心也。此論血脈心包邪有淺深證候微甚也

李東垣曰。傷寒傳至五六日間。漸變神昏不語。或睡中獨語一二日。目赤。脣焦。舌乾。不飲水。稀粥與之則嚥。不與則不思。六脈細數而不洪大。心下不痞。腹中不滿。大小便如常。或傳至十日以來。形貌如醉人狀。虛見神昏不得。已用承氣下之。誤矣。不知此熱邪傳手少陰經也。導赤瀉心湯主之。與食則嚥者。邪不在胃也。不與則不思。以其神昏也。既不在胃。誤與承氣。下之必死。傷寒溫熱傳變。多有此證。不可不察也。

張石頑曰。有一種舌胎。中黑而枯。或略有微刺。色雖黑而無積苔。舌形枯瘦而不甚赤。其證煩渴耳聾。身熱不止。大便五六日或十餘日不行。腹不鞕滿。按之不痛。神識不昏。晝夜不得睡。稍睡。或呢喃一二句。或帶笑。或歎息。此爲津枯血燥之候。急宜炙甘草湯。或生料六味丸。換生地。合生脈散。加桂。滋其化源。庶或可生。誤與承氣必死。誤與四逆亦死。此與上條皆論血乾之證也

溫熱發斑其人反清 附虛勞將死其人反清

凡人周身百脈之血。發原於心。亦歸宿於心。循環不已。熱入血脈。必致遺毒於心。故神昏譫妄也。前論患溫熱者。津枯血少。則神明不昏。晝夜不寐。何也。蓋血實則濁聚。血虛則神散也。更有津血全無。神明全散。溫毒之極。至於發斑。而人清反異於平日者。此爲不治。前人未道。獨東賓中曰。溫病發斑。獨有陽證人清者。見洪滑之脈。宜細心參酌。勿可輕許妄治。又曰。發斑之證。神氣清楚。仰臥不能屈伸者不治。神氣昏沈者可生。張石頑曰。溫熱之病。外感與正氣相搏。則神氣昏瞀。內傷正氣本虛。則神志清明。至死不惑。此皆閱歷深到之言。昔賢所未齒及也。曾憶某年秋月。天津盛疫。溫毒發斑。患者身如釜蟹。鼻準獨白。其人倦臥難動。神清語朗。臨死猶委婉言談。起病卽屬不治。且專在幼童。傳染至速。其死在五六日之間。不過一月。死者數千。真奇慘也。夫邪攻包絡。或入血脈。與夫血液燔灼乾濇。神機既息。清氣全無。自應昏昧。反見精靈。能知門外之事。與人言皆曲盡情理。甚於平日。總由血虛津枯。菁華已竭。元神離根而外越。不較之元氣離根而上越者更危乎。故

凡病傷寒溫熱痘疹瘢痧癧疽。爲日稍久。轉見神氣清明。長臥難動者。即爲心絕。是命盡也。每見讀書苦思之士。一病溫熱。陽明未實。血室未熱。即見譫妄者。心虛氣怯。望風先靡也。又見孤臣寡婦。憂愁鬱結。飲食不甘。夜不成眠。漸見肌肉消瘦。毛髮面色。轉見鮮美。目光外射。直視不瞬。及至臨死。談論欷歔。拱謝而逝。觀者莫不異之。此皆元神離根而外越也。

自齧狂走是氣血熱極非祟也

靈樞口問。人之自齧舌者。何氣使然。曰。此厥逆上走。脈氣輩（甲乙作皆）至也。少陰氣至。則自齧舌。少陽氣至。則自齧頰。陽明氣至。則自齧唇矣。素問陽明脈解。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呼。或至不食數日。反能踰垣上屋者。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棄衣而走也。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不欲食。故狂走也。二者。證見於氣。而病本於血。何者。凡血熱極津枯而燥。則肉癢難忍。雖抓搔至血流。猶不能止。恨不刀割而針刺也。熱勢稍殺。則痛作矣。夫人身之血。如胭脂然。有色有質。可粉可淖。人血

亦可粉可淖者也。其淖者。津液爲之合和也。津液爲火灼竭。則血行愈滯。火熱旣盛。則氣行愈悍。血滯於前。氣悍於後。凡氣之行也。前者往。後者續。以是循環無已。今則前氣滯而未往。後氣悍而涌至。氣氣相擠。而迫於血脈之中。於是血脈之中逼迫不通。脹悶萬狀。其餘氣旁溢於細絡。更與脈外之氣相逆。則皮膚之下。又隱隱作癢。遂不自覺其自齧破肉壞形而不可止矣。仲景亦謂持強擊實。以手把刃。坐作瘡也。故病有嚼舌而死者。有遍身抓搔。皮破血流。寸無完膚。展轉床蓐。氣盡而死者。世皆指爲寃業。孰知傷寒時病。此類極多。實爲心脾血熱之所致耶。此固由邪熱太亢。而由誤服熱藥。溫中發汗者。尤衆本承氣白虎證。而妄用四逆理中。勢必至此矣。醫者指爲鬼祟。以文其過。病家認爲夙業。以誣死人。豈不枉哉。事已至此。無策可施矣。若先於勢未盛時。重用石膏、大黃、生地、丹皮、梔子之屬。大劑清凉服之。猶可救也。凡患時氣熱病。初宜清熱養液。如白芍、二冬、茅根、竹葉、石膏、知母之類。以掣出熱邪。若大便不利。證顯陽明。卽防熱入血分。三承氣不可緩也。夫血猶舟也。津液水也。醫者於此。當知增水行舟之意。葉天士所謂救陰不在補血。而在養津。卽此義也。苟不知此。妄行溫補。或妄發散。則血燥而氣盛。氣盛則壅。壅

於小絡。則爲自齧。壅於大經。則爲狂走。其輕者壅於肌腠。亦變爲癮疹。欲出不出。而同歸於死。經曰。脈氣輩至者。駢至也。駢至故陽盛氣實。脈脹自破也。

痰飲分治說

繆仲淳柯韻伯俱有此說而未暢未確今爲伸其說如左

飲者。水也。清而不粘。化汗化小便而未成者也。痰者。稠而極粘。化液化血而未成者也。飲之生也。由於三焦氣化之失運。三焦之失運。由於命火之不足。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蓋水入於胃。脾氣散精。上輸於肺。此即津也。其渣滓注於三焦。爲熱氣蒸動則不待傳爲小便。即外泄而爲汗。故汗多則小便少也。下行入於膀胱。而膀胱有上口。無下口。仍藉三焦之氣化。始能下出。故曰氣化則能出矣。其在三焦。則曰水。在膀胱。則曰津液者。水在三焦。質清味淡。外泄爲汗則味鹹。下泄爲溺則氣臊。皆受人氣之變化。而非復清淡之本質矣。故汗與小便。皆可謂之津液。其實皆水也。火力不運。水停中焦。上射於肺。治之之法。補火理氣。是治本也。發汗利小便。是治標也。痰則無論爲燥痰。爲溼痰。皆由於脾氣之不足。不能健運而成者也。蓋水穀精微。由脾氣傳化。

達於肌肉而爲血。以潤其枯燥。達於筋骨而爲液。以利其屈伸。今脾氣不足土不生金。膻中怯弱。則力不能達於肌肉而停於腸胃。蘊而成痰矣。已達於皮膜者。又或力不能運達於筋骨。故有皮裏膜外之痰也。又多痰者。血必少而骨屬屈伸時或不利。此其故也。治之之法。健脾仍兼疏理三焦。以助其氣之升降運化。是治本也。宣鬱破瘀。是治標也。燥痰則兼清熱生津。痰乃有所載而出矣。所以必用破瘀者。痰爲血類。停痰與瘀血同治也。治痰不得補火。更不得利水。補火利水。卽溼痰亦因火熱鬱蒸。愈見膠固滋長。而不可拔矣。此痰飲分治之大義也。至於患飲之人。必兼有痰。患痰之人。亦或有飲。二證每每錯出。此古人治法。所以不別也。不知病各有所本。證各有所重。患飲兼痰者。治其飲而痰自消。痰重者。卽兼用治痰法可也。因痰生飲者。治其痰而飲自去。飲重者。卽兼用治飲法可也。

論咳嗽

前人每以有聲無痰有痰無聲細分咳嗽二字今槪不取無聲卽不得爲咳嗽矣且亦安能無痰但多少厚薄難出易出不同耳

素問欬論。分五臟六腑四時。以決其病之吉凶。凡百病。皆以自腑入臟者爲漸深。

而欬病獨以由臟出腑者爲日久。蓋百病是邪氣內侵。欬是真氣外脫耳。欬之爲病也。五臟皆爲之振動內氣不寧。漸離其根矣。今條析其證之輕重如左。

卒然欬嗽連聲不可暫止者。此冷風隨呼吸而襲肺也。此風襲肺則欬嗽。襲胃則吐逆。吐逆更厲於欬嗽。殺人更速。故小兒當風飲食最所忌也。急宜溫散。以桂枝爲君。力制風木猖獗之勢。故凡風勢之來。其風之頭最厲。急入戶避之。卽卒無可避。亦宜謹護口鼻爲佳。

外感風寒。惡寒發熱。亦多有咳嗽者。此風寒由經入肺也。宜先表散。久則兼清降。其咳聲清響而晝夜相等。經曰。形寒寒飲則傷肺咳逆而上氣。然飲冷是由胃絡入肺也。其聲略重。宜溫胃略兼利溼。

有清晨咳嗽數十聲。吐出濃痰碗許而始安者。此胃中溼熱蒸肺也。聲如在甕中者。經所謂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溼也。其咳聲沈重。治宜宣鬱疏溼。亦有寒溼至此者。但其痰較清。其聲略急。治宜溫健脾土也。

有咳嗽甚重。入夜尤甚。不可伏枕者。此腎水上泛。土弱不能行水。水氣衝肺也。聲重而又急。連連不絕。逼迫萬狀。氣不能續。治用仲景小青龍法。真武湯法。分有無

外感而治之。若水氣重甚。目下腫如新臥起者。十棗湯以瀉之。輕則葶藶大棗湯。但必以附子白朮湯善其後。乃無餘患也。

有停食噯腐吞酸而作咳者。其證喉癢而天明與日晡嗆咳較甚。此亦挾風濕而然也。治宜滲溼化食。溫化大腸。其病在胃與大腸之氣滯而水停也。宿食不盡咳必不止。

有因燥而咳者。聲乾無痰。斷續不勻。如爲煙所嗆。亦無定時。時吐涎沫。治宜降氣養液。此多由時氣亢旱燥氣所傷也。過食煿炙者亦有之。靜臥則安。勞動則劇。與水飲晝平夜劇者相反。有陰火爍肺而欬嗽者。此勞氣也。其咳五更黎明。連連不絕。聲乾少痰。喉中燥癢。由於腎竭肝虛。火升液耗。肺不能自潤也。喉中常覺有一點乾結。如樹皮草葉。咳咯不出者。是少陰之精不上潮。而脈絡燥結者。非肺燥也。急宜滋潤肝腎。清宣肺胃。開結行瘀。殺蟲。凡風寒咳嗽。亦喉中作癢。但旋癢即咳。癢甚咳急。勞瘵咳嗽。漸癢始咳。咳緩癢微。此爲異也。

有喉中吩吩然。似有物以梗之。頗礙呼吸。呼吸觸之即偶咳一兩聲。言語發聲。多不能暢。必先咳一兩聲。乃能出言。此脾溼不運。濁氣上蒸也。治宜健脾行滯。疏利

大腸。使濁氣下降卽愈矣。更有咽中如炙臠。如桃李核者。其病根亦如此。而甚焉者也。內經及中臟經脈經。多論此病。或以爲腎。或以爲膽。或以爲肺。或以爲大腸。或以爲脾。有氣橫逆。有氣鬱結。橫逆卽溼濁不降。鬱結者憂思莫解。大便必祕。經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者也。喉中吤吤一證素問咳論以此爲心咳之證又曰心脈大甚爲喉吤金匱五水篇論此爲寒結關元腎氣上衝

若夫肺癰肺痿。則由肺家燥熱太盛。實由脾家溼熱熏蒸太久。濁氣日增。淸氣不復。漸致液竭血沸而腐敗矣。初起可治宜淸熱宣鬱養液行瘀。三消五隔諸證。亦是如此。此血熱之所致也。

陳修園謂久咳肺燥。可用人參生津。此必病起風熱。素無水飲。日久風去熱存故也。若風寒久咳。肺氣不降。水道不調。愈久而水邪愈盛。不能伏枕。夜無寧刻矣。水飲上射。浮熱逆升。俗每自謂熱咳。求用涼藥。醫亦以肅肺。自求速效。遂令風寒永無出路。而成勞損矣。故吾謂今日咳勞。皆小靑龍證也。

論喘附哮

喘之爲病也。其類有四。曰氣急。曰氣逆。曰氣短。曰氣脫。其因有寒有熱。有虛有實。縷析於左。

氣急者寒也。氣之呼吸。取道肺脘。而胃脘附之。二脘者。氣之所並行也。或風寒從毛竅。從背脊。入於肺絡。侵及肺脘。或飲食寒冷太過。傷於胃脘。二脘相附。其氣相通。有寒則彼此相移。二脘俱縮而不展。不展則氣之道窄。寒微但嗆咳而已。甚則肺中諸竅皆緊。氣出不利。逼迫膻中。不得上達。風寒與水飲相搏。夜不安枕。漸致搖肩仰息矣。經曰。形寒寒飲則傷肺。氣逆而上行。非逆而上也。乃伏而不得上也。近時醫見嗆咳。即投清降。以致二脘得藥愈緊。陽氣愈下結。愈上促。病者煩悗不堪。如有捉其咽喉。縛其胸膈者是也。故近時患小青龍證。無不終致勞損者。徐靈胎謂爲風寒不醒成勞病也。

氣逆者痰也。有溼寒。有濕熱。病屬在裏。非由外感。肥人多有此證。凡人之氣。由口鼻呼吸出入者。其大孔也。其實周身八萬四千毛孔。亦莫不從而噓噏。痰阻經隧。則氣之呼吸不得旁達。而聚於膻中。只能直上咽喉。出於口鼻。已覺衝激矣。更有時痰涎壅盛。橫格膻中。而氣道愈狹矣。此溼寒溼熱成痰成飲者所常有也。此人

若感風寒。卽近哮症矣。

氣短者熱也。亦有水氣射肺。非風寒之外束。非痰症之有形。乍覺呼吸至膈而止。不能下達。非全不達也。入遲出疾。不能久留於內也。所以然者。肝腎血熱。陰氣不斂也。又有感受風熱。肺中津液爲亢氣所耗。不得柔潤。膻中乾燥。孔竅生煙。是氣管因津耗而燥急。氣行不能開闔匀布也。傷暑者必有此證。凡氣之流行。必有津以潤之。始能開闔滑利。燥則陰虛陽亢。覺開而不得闔矣。水氣射肺者。或因渴飲乍多。或因汗出乍閉。溼遏熱氣上衝。如火得水以沃之。非真有膠固之水飲也。更有略無所因。而脾胃不運。大便久祕。腸中濁氣。上蒸於肺。以致升降不利。呼吸短促者。仲景曰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註謂實爲飲邪。非也。大便祕結之故也。溫病有燥屎衝膈氣喘舌黑齒枯者不治。

氣脫者乃真喘也。真氣離根。呼吸至胸而還。不能下達丹田。自覺氣無所依。張皇失措。搖肩俯仰。煩躁不寧。無力下吸。出多入少。此或因久咳。或因大汗吐下。亡血失精。陰脫而陽無所戀矣。急則危在頃刻。緩亦不過數日。仲景曰。少陰病。下利止。息高者死。是也。亦有下焦肝腎久受寒溼。漸遏命火上越。肺氣不能下納者。

其他自覺氣少下陷。呼吸不足不利。而不見喘促低昂。抬肩擷胸外形者。或稟賦不足。或脾胃有濕。或大病初愈。或過泄傷氣。不可枚舉。然病因大略如此。但有微甚而已。夫氣急者。氣不得出也。哮之微者。非喘也。氣逆者。氣不得散也。近於嘔噦而非嘔噦。亦非喘也。氣短者。氣不得聚。呼吸不續。近於喘矣。以其乍見。無他證。故無傷於根本也。三者皆病在於肺。而兼在胃。氣脫者。散而不聚。升而不降。病獨在腎。與前證情形迥別。本最易辨。惟夫氣急之久。氣逆之甚。漸至於脫者。其形相象。然病至此。真氣已孤。直謂之脫。亦可矣。嘗診一婦。自冬病喘。至春不愈。始延予診。至則見其形狀。非喘也。乃哮也。寒氣束肺。氣塞不出。日久邪深。真氣內陷。便溏下氣。肺中寒涎注滿。真氣已不能到。其脈兩關以下。洪大滑數。兩關以上。細微如絲。其膚外涼內熱。重撫如焚。病人自覺頭上胸中。不知何處。缺少一件本體。是肺中已無生氣矣。夜靜晝劇。陽氣孤危。其哮逼苦狀。實不忍見。予謝不敏。延後一月始歿。故知邪氣逼塞。非正氣自脫者。雖至極危。猶可稍延時日云。

又按、喘有三焦之辨。經云。邪氣在上。此風寒傷肺。氣之不得升也。濁氣在中。此溼熱痰飲聚於胃。氣之滯於升降也。清氣在下。此寒溼之地氣。從下焦脚膝之

筋骨。上入肝腎。直搗命門。命火不得安其宮。肺氣不得歸其窟。有呼無吸。此氣之不得降也。是真喘也。其上二焦之病。非喘也。乃哮也。然哮亦有二。皆風寒與痰飲相結。但互有輕重耳。凡不分四時。受寒卽發。發卽氣閉。廹塞欲死。滴水不入。徹夜無眠者。此上焦之風寒。重於痰飲者也。數日卽愈。復如常人矣。凡春緩卽愈。秋涼卽發。發卽呼吸短促。晝夜相等。飲食減少。或如常者。此中焦痰飲因天寒肺氣不舒而激發者也。若不新感風寒。其病勢未至逼急欲死也。治之之法。上焦之治。從小青龍。中焦之治。從平胃散。各隨輕重而互參之。此卽太陽陽明之別也。太陽者。風寒由肺俞內侵肺絡。入傷肺脘。是病起於氣分。致太陽之氣化不行。而後水邪上泛也。陽明者。是胃中本有溼痰。肺中久爲濁氣所據。天寒呼吸寒氣。而肺中濁氣遂結矣。一由俞絡。一由呼吸。故治異也。若夫正氣離根。氣上不下。及胸而還。稍動卽汗出。久臥又氣阻。僅能伏几危坐者。命火熄。水邪肆。陰風慘憺。日色無光。是何等象耶。治之。惟黑錫丹一法。差堪嘗試。不敢必效也。經曰。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此言脈也。而摩繪喘病。亦自逼真。謂其氣連連直上。微有反曲耳。然則喘之爲氣升不降也。豈可與氣塞而不得出者同稱耶。

傷寒傷風俱有戴陽汗黄

發熱惡寒。無汗脈緊爲傷寒。發熱惡風。有汗脈緩爲中風。中風者。律液爲風所鼓動而外洩。外雖潤而內實燥也。若加之以溫邪。或誤用麻辛發散。便有鼻乾氣促。脣紅舌燥。面赤如醉。孔竅生煙之患矣。傷寒者。腠理爲寒所緊束而不得洩。外雖燥而內實潤也。惟久而化熱。衞氣不得泄越。而內灼以耗其榮。乃有鼻燥氣迫之事。喻嘉言謂傷風小恙。亦有戴陽。總由真陰素虧。一經風熱熏灼。遂致津液不能上騰。而呼吸逼迫。乾燥萬狀耳。故知治傷寒者。亦有時不可徑用辛溫。而治傷風者。斷不可不佐以清潤。

傷寒傷風。汗之太過。或爲亡陽。或傳爲陽明內實。昔人論之詳矣。汗之不徹。身膚作癢。面色正赤。仲景有二一各半湯之治矣。更有津液素充者。傷寒發熱。日久不退。往往面色正黃。皮膚肘腫。有時作癢。甚且搔之。破而流汁。余每仿二一各半法汗之。其汗染衣皆黃。汁流如涎。著手皆粘。氣味腥臭。此乃津液菀蒸日久所化也。此汁若再熱久不退。必爲灼乾。或過用涼藥。清熱熱退。汁凝阻塞玄府。衞氣不通。

營氣不行。將成血痺骨蒸。而入勞瘵之途矣。故仲景以二一各半湯。助生新津而峻汗之。其意深矣。舊解以二湯爲緩汗法者。非也。

痙厥癲癇　奔豚

痙厥癲癇四者。皆有猝倒無知之證。而病名各異者。其病機病體有不同也。癇之病成於燥也。屬於太陽。故項背必強。甚者角弓而反張矣。此筋病也。內經仲景謂痙屬於溼者。推其原也。無論溼寒溼熱。必化燥而後痙。是津液凝結也。厥亦有寒熱之分。而身不強。是衛氣逆亂之病也。病在脈外。皆屬於實。其虛而厥者。直脫而已。雖曰有寒有熱。究竟統歸於熱。但有外寒逼熱而然者。總是榮氣消耗。衛氣無所繫戀。而奔逸迫塞於心包也。癲無寒熱之分。而有久暴之別。是營氣窒閉之病也。病在脈中。經曰心營肺衛。又心主知覺。心包絡之脈。爲痰血所阻塞。則心之機神停滯。而無知矣。是營氣壅實。而衛氣力不足以推盪之。蓄積以致此也。又心與小腸脈絡相通。小腸脈中有凝痰瘀血。阻塞心氣。亦發爲癲也。厥之病。氣實而血虛。癲之病。血實而氣虛。其邪皆實。其正皆虛。若夫癇者。由於血熱。發於肝風。手足

抽掣。五獸同鳴。昔人以五獸分五藏。而總歸於肝者。肝藏血。熱生風。風性動也。此藏病。外連經絡。蓋氣血俱實者也。而其本必由於寒。錢仲陽以小兒急慢驚風。爲陰陽癎。乃別一證。名同而實異也。急驚由於肝熱。生風化燥。其證尙介癎痙之間。其異乎痙者。手足拘攣而不必反張。異乎癎者。手足抽掣而絕無獸鳴也。慢驚則全屬脾藏陰陽兩虛。故陰邪內拒。虛陽上迫。氣機乍窒。卒然無知也。虛則易脫。故稱難治。方中行作痙書。以小兒驚風屬之。亦只可指爲痙之類。不可徑指爲此卽是痙也。千金方曰。溫病熱入腎中。亦爲痙。小兒病癎熱盛。亦爲痙。其意是以癎爲驚風。而以痙專屬之拘攣縮急之證也。

金匱云。賁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此從驚恐得之。素問曰。人有生而病癲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幷居。故令子發爲癲也。是奔豚與癲。皆生於驚。金匱徧論雜病。而無癲癎。竊疑奔豚卽癎也。癎作猪聲者最多。豕水畜。屬腎。奔豚發於腎也。千金方第十四卷風眩門。小續命湯方前引。徐嗣伯曰。痰熱相感而動風。風心相亂則悶瞀。故謂之風眩。大人曰癲。小兒爲癎。其實是一。此方爲治。萬無不愈。而奔豚爲患。發多氣急。死不可救。故此一湯。

是輕重之宜。觀此。是以奔脈爲癲癇之重者。私嘗論之。痙厥。暴病也。其因皆津耗血乾而氣悍。脈管迫塞之所致也。治之重以涼潤生津。辛香泄氣。而佐以行血豁痰之品。病可即愈矣。癲癇。痼疾也。有得寒即發者。有得怒得勞即發者。其機不外內經氣上不下之一語。其所以不下之故。必由寒濕從下上犯。從脛足腰髀之經脈。內侵瀰漫。先使腎陽不得下通。邪氣漸漸入於脊膂。上逼心胃。陽氣不得下降。故癲癇之人。即未發病。目多不能下視。兩足行動。隱隱不便。腎丸時或隱痛。如㿗疝之狀。二便不能調暢。推此以求治法。必須用辛溫。如細辛、羌活、藁本、威靈仙、生附子、吳茱萸、小茴香。以通經脈之寒。而以牛膝抑之下行。更以破血。如蝱蟲、䗪蟲、蠐螬、延胡索、五靈脂、當歸鬚、穿山甲、硇砂、雄黃、枯礬溫化之品。以通小腸膂脊血脈之瘀。而以二丑導之下出。作爲丸散。緩服久服。庶可漸瘳。又有寒濕自肺胃撲滅心陽。使心氣乍抑而熄。昏厥如死者。此寒濕傷於腦氣。所謂陽中霧露之邪也。與中寒相類。用辛溫發散。使水氣從上揚出。與寒濕從下上逆者不同。此多見於暴病。而痼疾亦間有之。其人常俯視不仰。目胞下垂如睡。面色自額至顴深黑者是也。夫天下病有熱而不可清。虛而不可補者。其惟癲癇乎。

論藏無他病時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以桂枝湯先其時發汗則愈

夫時汗出而不愈。是邪不以汗解。其邪必非可汗解矣。乃曰。先其時發汗則愈。何也。按原文云。此衛氣不和也。桂枝湯。是從榮通衛。衛爲風邪所擾。不能內和於榮。發其汗者。是助榮之力以出而和於衛。榮衛之氣相合。邪無地自容矣。其自汗不愈者。衛與榮乖。正氣不能固護於外。津液泄於其隙。而不與邪相值也。發其汗則漐漐蒸徧。真氣充周矣。風邪鼓衛氣於外。今更從邪氣之後。壯榮氣以逐風邪也。榮行脈中。衛行脈外。俱日夜五十度周於身。若或遲速互有參差。卽病矣。衛傷於風。則衛速行。而榮不能應之。榮不能應則衛力亦有不繼。而腠理豁疏矣。故時汗出也。桂枝湯是鼓榮之液。以潤衛之燥。俾開合利而機關密也。榮傷寒。脈緊無汗之麻黃證。是榮衛俱傷於寒也。前人謂寒傷榮不傷衛者誤矣。其專榮傷於寒者。是寒溼下受。不從皮毛。而直竄經脈。內入筋骨。血液凝聚。其行漸遲。不與衛應。而寒熱病作矣。近時寒瘧。多是寒溼下受。治宜仿九味羌活湯法。重溫下焦。開通少

陰太陽之表裏經氣。非桂枝柴胡所能勝任也。桂枝湯止汗之力勝於發汗。故欲發汗者。必啜熱粥。溫覆以助之。

藥對證而增劇

千金方曰。凡服止痢藥。初服皆劇。愚人不解。即止其藥不服。此特不可。但使藥與病源的相主對。雖劇但服。不過再三服。漸漸自知。惟非其主對者。本勿服也。愼柔五書謂久服寒涼。陽氣鬱陷者。改用四君保元。溫脾理肺。陽氣升舉。邪氣漸漸退出於表。退至陽明。則有嘔吐便溏水泄之事矣。退至少陽。則有頭痛寒熱往來之事矣。退至太陽。則有發熱惡風寒項脊強痛之事矣。此時正宜加力輔正。隨證施治。以收全功。不得疑爲新受外感。更不得疑爲藥誤。改用他法。再誤即難治矣。竊謂今人最慮肝陽。每於傷風頭痛。即曰肝陽上升。即以清涼澆灌。及至真火下陷。陰霾彌漫。頭重顱脹。仍曰肝陽太亢。明者用宣陽逐陰之劑以挽之。稍見陽氣上達。口乾微渴。即斥爲藥誤。助動肝陽。必求滅陽而死。可慨也。

如治外感。外證雖減。而內證轉劇。此即邪氣之內陷也。外邪內陷。治之能使漸透

於表。表證日增。而內證日減。此卽正氣之充而漸復也。先見惡寒發熱。治之但使寒熱稍輕。而增見胸滿嘔吐不食。是風寒內陷矣。先見胸腹膨脹。治之但使膨脹不見。而轉見大便滑泄不禁。是正氣下脫矣。故有外證見增而實爲醫之功。外證見減而轉爲醫之過者。醫家病家於此。皆須有定識定力。不爲搖惑。方能臨變不改。亦能臨變知改矣。

周愼齋曰。脾氣虛而脈弦者。服補中益氣湯後。必發瘧。脾氣虛而溼勝者。服補中益氣湯後。必患痢。此邪尋出路也。仍服前湯自愈。（此與愼柔五書意同）

朱丹溪治一虛人患痢。先用六君。多服久服。病證日增。略不爲動。正氣既充。以治痢藥一劑迅掃之而病除矣。此絕項識力也。又凡寒溼內伏。必先用溫藥。使化溼熱。其化熱時。痞滿昏倦。反不如初時之神氣清爽也。

更有猝然變症可駭者。尤須有定識以鎭之。如許叔微治李信道。伏陽肢冷。與破陰丹。不半時煩躁狂擾。曰此換陽也。適時果汗出而定。此卽仲景所謂其人大煩口噤躁擾。爲欲解也。又趙晴初謂治某傷寒日久失下。與四物承氣加減。片晌。腹中刺痛欲死。口噤目瞪。不省人事。至天明。下黑糞纍纍而解。

讀醫隨筆

清　建德　周學海澂之甫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四　證治類

陰虛注夏陽虛注秋（併陽虛注夏）

凡人三四月。天氣乍暑。腠理乍開。內氣不勝其散。而爲神昏發熱。體倦不思食之症。謂之注夏。世醫論之多矣。至于七八月間。暑氣初收。新涼乍來。腠理乍閉。而內氣久經夏汗外洩。其力孱弱。不能自充。多見肺氣下陷。呼吸短促不足之象。繼則連暑氣涼氣溼氣一齊吸收皮腠之內。發爲悗熱惡寒。體重肢倦。飲食無味。口渴不欲飲諸症。此與注夏之病。正相對待。一爲陰虛。天氣乍開而力不足於開也。一爲陽虛。天氣乍合而力不足于合也。世醫論之者少。惟張石頑醫通勞倦門有之。吾名之以注秋。而錄其文曰。脾胃虛。則怠惰嗜臥。四肢不收。時值秋燥令行。溼熱

少退。體重節痛。口乾舌燥。飲食無味。不欲食。食不消。大便不調。小便頻數。兼肺病灑淅惡寒。慘慘不樂。而色槁不和。乃陽氣不伸故也。升陽益胃湯。又曰。勞役辛苦。腎中陰火沸騰。後因脫衣。或沐浴。歇息陰涼處所。其陰火不行。還歸皮膚。腠理極虛無陽。被風與陰涼所遏。以此表虛不任風寒。與外感惡寒相似。其症少氣短促。懶于言語。困弱無力。不可同外感治。補中益氣。加柴、蘇、羌活。甚者加桂枝最當。此條雖不言秋令。而風與陰涼。非秋氣乎。故乍涼見證。每多如此。後條較前條尤重者。爲涼氣乍至。尤覺有猝不及防之勢也。

又按、注夏一病。前人有指爲三四月乍暑之時。即見此證者。有指爲長夏六月暑溼交蒸之時。而見此證者。竊謂二者當併有之。如乍暑見此證。盛夏未有不加甚者也。盛暑見此證。初夏未有不先兆者也。且病名注夏。本統夏令三月而言。其病由于陰虛。不任疏散。自是夏令之月。無日不然。而其機總發動于初夏。與初秋爲一開一合之對待。故以初夏見證爲當也。但時有初盛。即病有微甚耳。亦有初夏見證。至盛夏轉精神清爽者。此陽氣不足。經絡伏有寒溼。初時陽力不能伸達。非如陰虛者。內氣先已不固。不勝天氣之再散也。其證多見煩悗

躁擾。不似注夏之怠惰少氣也。是又注夏之別一證矣。戴元禮以七月初涼見證爲注夏。殊覺名義未協。吾故創注秋之說也。

論嚔

金匱痰飲篇曰。水在肝。脇下支滿。嚔而痛。徐注曰。肝與少陽膽爲表裏。所以主半表半裏者。水氣乘之。陰寒內束。故少陽氣上出。衝擊而嚔。如傷風然。喻注曰。火氣衝鼻。故嚔也。按內經腎主嚔。故凡太陽傷寒。寒氣深入。隨督入腦。爲熱所擊。則嚔矣。太陽與督。卽少陰之部也。其脈皆與腦通。嚔者。寒熱相激。逐於脈中。致脈內作癢。癢極突出。徐曰寒束。喻曰火衝。其義一也。惟不言肝腎相通。而牽說少陽。殊屬無稽。夫肝水見嚔者。肝寒感於腎也。且嚔之來路有二。因寒束肺竅。熱氣撩於肺中而上衝者。其氣發於胸中。上過上腭之內而下出於鼻也。因寒束督脈。熱氣激於脊膂而上衝者。其氣起於腰俞。循脊上出腦頂之巔。而下出於鼻也。一縷寒邪。孤行氣脈。而不爲正氣所客。故衝擊而出也。本屬微邪。不足爲病。然早有早起必嚔數十次。無間寒暑。而寒天較甚。婦人妊娠。尤爲有礙。此不得爲微邪矣。治法宜

仿肝水例。宣達肝與膀胱之陽。與肺氣相接。使水邪下伏。宿寒外攘即止。

論嘔噦

傷寒論痙病篇。痙家下之早。則噦。此丹田有熱。胸上有寒。又太陽篇。邪高痛下。故使其嘔。小柴胡湯主之。邪者。傷寒之邪也。痛者。熱之所鬱而激也。又云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黃連湯主之。脈經平嘔吐噦篇曰。寒氣在上。暖氣在下。二氣相爭。但出不入。其人即嘔而不得食。恐怖即死。寬緩即瘥。朱丹溪曰。呃逆有痰閉於上。火起於下。而不得伸越者。大凡人身四維有寒束之氣。行橫竅之出入不利。遂從直竅上衝。又或寒壓於上。熱鬱於下。氣上升道狹。不如其常。則升氣衝激。此皆作嘔噦也。若腸胃秘結。濁氣上蒸。肝腎血熱。火氣上浮。而無寒遏於上者。不過慍慍欲吐。不至衝激也。乾嘔與噦。證有輕重。而因無異同。前人剖析太過。轉亂人意。按右論嘔噦非論吐也吐之病因因寒氣從下上衝而然者有因中焦胃熱肝熱而然者有因外風襲胃者

驚躍

常於欲寐未寐之際。霎然舉身振躍者。世皆謂爲血不養筋。而實非也。乃津不濡脈之候也。人身氣脈一動。周身百脈涌應。其中必有津以濡之。故能自然無礙也。若有一脈竟塞不通。則氣亦竟不至其處。亦遂寂然不動矣。無如脈終不能不通。氣終不能不至也。脈中津汁耗燥。一有不濡之處。或略有痰絲以格之。則氣之既動而窒。窒而復動。一控送之間。而百脈爲之撼躍矣。其動之所發無定處。或起四肢。或起胸中。隨其氣之所觸而起也。此象偶然一見。不足爲病。若欲治之。惟甘涼生津而已。凡小兒寐中。多作此象。俗謂骨氣撐長之兆。實即痰格其氣也。若大人逐日方寐。即見驚掣。是爲痰盛。是津虛之燥痰也。生津爲主。而祛痰佐之。津盛則痰有所載。而滑利易出也。若血液虧虛。不能養筋者。當見肢節拘急不便。或舉身振振欲擗然。此風熱所傷。與發汗太過之所致。所謂筋惕肉瞤也。是故心津虛燥之人。往往神明散越。欲寐之際。心中無故驚惕。四肢微有瘈瘲。甚至累累不已。令人不能成寐者。其勢雖微。病根反深。若驟因風熱與過汗者。宜甘酸以養之。經謂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是也。若久病與無病而然者。更宜大劑甘寒酸溫之藥。生津補血以溉之。所謂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也。又有水飲衝心而發者。必辛散淡滲。

兼滑潤之劑。載痰上下分出以滌之。此又所謂心中憺憺大動。恐如人將捕之者。是心陽爲水邪遏抑。而神不自安也。

表裏俱病治各不同

表裏俱病者。俱傷於邪也。非表邪實。裏正虛之謂也。邪氣者。六淫是也。試以寒熱明其例。表裏俱寒者。治宜溫中以散寒。裏氣壯而外邪可退矣。仲景於身體疼痛。下利清穀。先溫其裏。後攻其表者。是指示大法如此。其實表裏兩感於寒。溫裏發表。一時幷用。正不必分先後也。表裏俱熱者。治宜甘寒。佐以辛涼解散。如葉香巖溫熱治法。若陽明府實者。更先以苦寒鹹寒攻下之。如服承氣。大便得通。而汗自出是也。二者表裏同氣。故重在裏。治其裏。而表亦卽應手而愈矣。卽或表有未盡餘邪。再略清其表可也。若先攻其表。不但裏虛而表不能淨。卽令表淨而正氣受傷。裏邪又將從何路以驅除之。

表熱裏寒者。如其人素屬中寒。而新感風熱。治宜解表而已。如其人內傷生冷。外傷風熱。表裏俱屬新邪。則治宜辛涼疏表之中。佐以芳香理氣。以化內寒。表寒裏熱者。如其熱是因表邪。腠理閉遏所致。但解表而已。如其熱。是溫邪蘊結。而表又新感風寒。輕者辛涼疏其裏熱。而外寒自祛。重者。寒力足蔽其熱。治宜辛香輕悍。急通其表。免致表邪久束。裏熱愈深。潰入經絡。惉懘血分。便難措手。但劑中宜佐涼滋。不可過燥。表解。急清裏熱。二者表裏異氣。故重在表。所謂先攻其易也。若先攻裏。不但表邪內陷。恐裏邪未易去。而表邪已堅矣。此法之大體也。又當隨時消息病勢之緩急。以為施治之先後。神明於法中。而非死守板法也。其庶幾乎。

大抵病由外陷內者。須開其表而撐其裏。使邪仍從原路出也。昔人嘗謂少陰之邪。仍以太陽為出路。太陰之邪。仍以陽明為出路。故凡外邪內陷日久者。服藥後能轉見表證。即是邪氣退出也。又如內傷飲食。以致惡寒。則攻滯之中。必兼理氣。內傷精血。以致發熱。則養陰之中。必寓潛陽。此又表裏互虛互實之治法也。

傷寒邪在陽經則脈浮在陰經則脈沈

舊說謂傷寒邪在陽經。其脈浮。邪入陰經。其脈沈。此浮表沈裏之大義也。其實寒邪初感在表。脈多沈緊而數。不見浮也。此事景岳已曾辨之矣。邪入陰經。惟寒邪直中者。脈見沈緊。若由陽經化熱傳裏者。脈多洪盛。未有轉變沈細者。然則舊說非耶。曰。所謂陽經脈在浮者。非謂其脈之浮也。謂診者當於浮分診候其變象也。陰經脈在沈者。非謂其脈之沈也。謂診者當於沈分診候其變象也。大抵初感外邪。如屬風熱。則脈浮。然風熱之象。止見於浮。若重按則不見也。如屬風寒。則脈沈不能浮。然風寒之象。止在指力初到脈皮之上。若重按至脈底。亦不見也。且其勢有欲浮不得之意。即此可見寒邪據表。陽氣不得外達矣。此邪在陽經則脈浮之說也。邪入於裏。若屬沈寒。或寒溼從下受。直入陰經者。重按沈分。必見細緊。若係熱邪入裏。外有寒束。則必見浮緊而沈滑矣。至傷寒由陽經化熱。傳入陰經。只是邪氣內連。非邪氣內移。表邪全罷也。其脈當校病在陽經時。更覺洪實。其邪氣之變象。不止見於浮分。連沈分亦如是矣。此邪在陰經則脈沈之說也。若表邪入裏。而表分全退。只見裏證。此必內虛而致邪氣內陷也。或熱結於胸。而爲神昏譫語。其脈必沈細而數。或寒陷於中。而爲下利足冷。其脈必沈微欲絕。亦有沈緊而遲。

邪盛正虛比之邪氣直中者。更難挽回也。內連者。是邪氣蔓延。而正氣之力不敵也。內陷者。是正氣全虛。而邪氣據其巢穴也。直中者。雖亦正氣之虛。而邪氣單刀直入。尙未蔓延四布。盤踞未牢。故可急攻。稍遲亦無及矣。又有邪盛於表。正虛於裏。如所謂尺中微。不可發汗。尺中遲。不可下者。此猶虛處無邪。正當急補其虛。助正驅邪也。稍遲邪即內陷矣。虛處有邪。便難措手。

少陽三禁辨

舊說謂膽爲淸淨之府。無出無入。故邪在少陽。禁汗吐下。此說相沿已久。不知始自何人。而不知其不通之甚也。夫五苓瀉太陽之府。承氣瀉陽明之府。若少陽膽府。誠無如此瀉法矣。若少陽之經。本與諸經之氣相通。何得謂無出無入耶。吐下無涉於經。禁之可也。汗乃通經之事。而何以禁之。然則仲景不徑用桂枝、麻黃者何也。蓋嘗思之。少陽之經。行身之側。爲人身之奧區。凡人之身。前後部位大。則氣力大。兩側部位小。則氣力小。百藥下咽。皆藉臚中大氣以運行之。今兩側爲身之奧區。藥力總是先行太陽陽明。而後緩達少陽。如此則用藥者。亦當以緩法行之。

若徑用麻桂性急之藥。則直走太陽陽明。汗先出而少陽仍未到也。正氣又已衰矣。故用柴胡性緩之藥。又以人參柔緩者監制之。半夏下降者疏通之。無非緩緩橫撐之意也。故知少陽非忌汗也。忌急汗也。緩撐微降。斯藥力旁滲而達於少陽之經。邪乃得汗而解矣。不但此也。經謂邪在膽、逆在胃。善嘔苦汁。溫溫欲吐。（溫溫當作慍慍）是邪在少陽。其氣上逆。本自欲吐。治以柴胡、半夏。降其逆氣。故不得比於胃中夾食。溫溫欲吐者。當遂吐之也。吐之則氣愈上逆而不降矣。是禁吐。亦非因膽府之無出無入也。邪在少陽之經。每與手少陽三焦之府。其氣相通。故少陽有心胸痞滿。即屬於三焦矣。治法雖不用硝黃。而必以黃芩、黃連、半夏理其痞結。以其邪在氣分故也。若有痰涎有形之邪。結於胸脅。則大陷胸、大柴胡。以及瓜蔞、薤白。旋覆代赭。此皆少陽三焦之治也。亦何嘗不用下耶。大抵六府。惟膽府之體。同於五藏。五藏受邪。皆因六府牽累。若直傷其藏。即死矣。膽之受邪。亦因胃與三焦之牽累。若直傷膽。亦無治矣。故五藏受邪。治在六府。膽府受邪。治在胃與三焦。即如踰垣上屋。罵詈不避親疏。皆胃實以致膽橫也。由此觀之。緩汗微降。治膽之經。而陷胸、硝黃之通胃與三焦者。實以治膽之府也。

按、陶節菴曰。傷寒因下早而成滿硬痛者。爲結胸。未經下者。雖滿悶。不硬痛。此爲痞氣。屬少陽部分。宜從緩治。不宜峻利。觀此則予之前說。非杜撰矣。再邪傷太陽陽明。則正氣辟易。積於兩側稍久。邪勢張大。漸入兩側。則有邪正分爭之勢矣。故時時作嘔者。上下相爭也。往來寒熱者。表裏相爭也。身重脅痛。不能轉側者。正氣爲邪氣所逼。僻處偏隅。而不流利通行也。此皆邪在於經之事。若胸脅痛脹。則入裏而在胃與三焦矣。均無與膽府之本體也。（此論邪入少陽經脈部位也）

又按、膽主津液。凡邪傷津液。即屬少陽。不必入於身側之經也。故胸滿驚煩。往來寒熱。小便不利。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津液傷則氣機不利也。或熱入血室。晝日明了。夜則譫語者。津液傷則血分受灼也。小柴胡乃養榮之方。生津益榮以託邪也。胡玉海論陽明下證有云。須先使邪氣浮動。毒不粘連於肝。乃可用大承氣下之。此即少陽禁下之義也。明於津虛血燥之義。則少陽之所以三禁。與其所以有熱入血室證。俱瞭然矣。少陽壞證爲多者。津液傷則血失所養易爲熱邪所灼敗也。（此論邪傷少陽之氣化功用也）

蟲脈蟲證

關上脈微浮。積熱在胃中。嘔吐蚘蟲。心健忘。

關上脈緊而滑者。蚘動。尺中脈沉而滑者。寸白蟲。

腹中痛。脈當沉若弦。而反洪大。此爲有蚘蟲。

腹中痛。多喘嘔。而脈洪者。爲蟲。按喘疑當作嘔

疳蝕。其脈細數。若虛小者生。緊急者死。

按、蟲病多起於溼熱太盛。木鬱土中而化生也。亦有瘀血所化者。世謂癆蟲是也。大抵在腸胃者易除。在經絡者難治。其脈不外弦滑細數之兩途。然亦有弦遲者。胃中寒溼也。亦有細濇者。胃汁爲蟲所消耗也。至於洄溪醫案所稱腸胃爲蟲蝕盡。而人猶不遽死。則怪誕之說矣。然事亦有甚奇者。族有貧婦。初覺七竅內如細蟲縈擾。數年後。目盲皮膚枯槁。而徧身振掉不息。夜寐稍靜。偶一言動。即肢體無一不戰戰慄慄然者。已十餘年矣。今尚未死。此必傷於微風。化生細蟲。吸血傷筋也。大抵蟲證與痰證相類。痰多怪證。蟲亦多怪證也。爲暈眩昏厥。爲癲癇狂妄。爲吐利血水。爲皮膚頑麻。奇痛奇癢。爲四肢拘急。痿緩振掉。爲怪夢紛紜。不可思議。世稱人有患蝨瘤者。神農本草水銀。有殺皮膚中蝨之文。

不誣也。予近治汪君。初起顴上有水。常如屋溜一滴。并不破皮。後遂右半面常自覺振動。如吹大風狀。一日數發。已六七年。發時卽鬚尖亦手不可近。觸之其痛徹心也。皮色如常。不腫不變。內外藥治。僅得小效。後挑出牙蟲無數而愈。平時牙幷不痛。此亦奇證。與前貧婦之類。皆所親睹者也。

汗病

西席汪幼純先生。盱人也。家洪澤湖之蔣壩鎮。一日爲予言。吾鄉有所謂汗病者。每發於三四月間。一人患此。卽舉家傳染。同時並發。其證初起覺毛聳。卽發熱昏臥。不省人事。不言不動不食。但口渴索飲。日夜不休。若家有五六病人。以一人供茶水不給也。至六七日。必大發狂躁。汗出乃愈。未有藥治者。若不能狂躁。卽不起矣。此何病也。予沈思良久。曰此卽傷寒也。必冬日天之寒風。與湖之水氣相合。人自口鼻吸受。伏於膜原。不與榮衞出入之道相觸。故不卽時發。交夏心中陽氣當升。而寒溼所伏。適當其衝。阻其升發之氣。遂相激而成病矣。西醫謂人腦氣受傷。則知覺運動之靈皆失。腦氣與心氣相依者也。心氣爲伏寒所撲。與手少陰直中

之傷寒相似。此仲景所未言者。其年冬月有異風。挾水邪而至。人受之者。斯爲病矣。故每三五年而一見。蓋與運氣相關也。未病之先。邪氣內伏。必當有頭腦時或沈重。隱隱痛脹。心氣偶然一陣如悶之狀。治法。桂枝、麻黃。皆不合格。當以小青龍加生津藥主之。以中有桂枝細辛。能入心宣陽而散寒水也。若欲預防。則先於立春之月。多服桂枝湯可矣。發病之時。脈必沈伏不見。或沈緊細數。未病之先。其脈必緊小不盛也。此不過一時據理擬議之詞。實未知汗病果何義也。嗣讀千金方。乃知汗病卽傷寒之別名也。俗每謂不可用藥。須俟自愈。枉死者多。是亦俗已千餘年矣。仲景辨脈有曰。病至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爲欲解也。情形與此符合。但未明六七日間。當用何藥。豈束手坐待耶。此病若邪重。當時卽發卒倒。無知者。卽爲手少陰中寒也。拙注仲景辨脈此條謂其人躁擾句是眼目若無此則煩噤乃氣脫也觀此益醒

肺中伏風有專寒夾溫不同

肺中伏風。有專寒者。有夾溫者。專寒是口鼻吸受風寒於內。其證嗆欬不已。入夜

尤甚。爲日稍久。肺氣不能清肅。卽挾水飲上犯。面目胕腫。隱見青色。治之宜用溫散。如桂枝、茯苓、乾薑、細辛。皆要藥也。夾溫是先吸受天地亢燥之氣。肺中津液。爲亢氣擾耗。大氣出入。不得滑利。呼吸喘促。因之表氣不充。腠理不固。或夜寐盜汗。或勞汗當風。風寒乘虛內襲。遂時覺惡寒發熱。肺氣愈不得暢。亢氣愈菀於中。時作嗆欬。遇勞卽甚。痰涎乾結。成塊成囊。氣味腥腐。舌苔薄黃乾燥。脣焦引飲。脈象浮候。弦而帶滑。中沈洪大而散。大便秘結。小便赤濇。甚至胸中腹中有一點結痛。是時正當仿大青龍越婢之意。以兩解之。卽愈矣。而醫乃有意深求。以爲此肺癰也。又不遵古肺癰治法。而用桑葉、桔梗、連翹、銀花、一派苦寒沈降之品。致溫燥之氣。愈結愈深。毫無出路。嗆唾膿血。而肺眞腐矣。當肺未壞之先。挽回得法。間有發爲斑疹瘡瘍而愈者。然而難矣。其死也面白脣枯。髮焦目陷。吾見屢矣。此病近時極多。醫者不可不知。內經勞風一病。證候與此相近。(巢氏風熱候正引此文)是因勞倦津液內傷。風溫外襲。久不得出。蔓延於太陽少陰之經脈。以內達於藏。致肺腎藏氣。爲之擾亂浮越。所以然者。正氣先傷。其力不能撐邪外出也。治之惟有滋助肝腎元氣。宣通肺與膀胱之經氣。需以時日。庶有瘳乎。

寒溼下受直傷少陰變證多端搜治匪易

自古皆謂寒傷肺。溼傷脾。同氣相感也。展轉乃傷他經。今據吾所見。凡人久在溼地坐臥。寒溼之氣。盡從太陽少陰深入矣。內經謂傷於溼者下先受之。又謂清溼地氣之中人也。常從足跗始。況人坐則以足置地。臥多以背向下。故內氣充足者。邪氣不遽內襲。即從腨髀上竄膂脊。過項入鼻。一路筋絡牽引。痠疼脹急。此傷於太陽之經而內連督脈也。重者即菀爲脚氣矣。若內之真陽稍怯者。邪氣即從涌泉上入脛骨。而內侵腰俞背俞。先使腎陽不得下降。大便溏滑。小便赤澀。兩脛時冷。漸漸瀰漫三焦。心胃之陽。又爲所抑矣。甚者即水氣凌心也。其始筋骨痠脹。精神猥瑣。呼吸氣高。兩腿沈重。治之必仿少陰傷寒治法。而加以溫行溼邪之品。方能奏效。若僅治中焦。藥力不能與邪針對。無益也。若見其上熱。誤認爲熱。而以寒涼澆灌。其禍更不堪言。仲景辨脈篇清邪中上濁邪中下一條。即此病之久延敗證也。前人指爲瘟疫者非是。拙著章句論之甚詳。

靈樞曰。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又曰厥成爲癲疾。金匱婦人篇中有曰。因虛積冷。結

氣在下。奄忽眩冒。狀如厥癲。其敍痙證也。亦有面赤足冷。目脈赤。背反張之候。是痙厥初起、皆由寒溼下受。上入脊膂。陽不得下降。上衝於心。兩陽相搏於膻中。治不得法。積之日久。遂有熱痰膠固不可拔之癇證矣。嗣後飲食驚恐風寒暑溼。有感卽發。醫者以爲病在於心。專用牛黃、犀角。以淸心熱。袪心痰。心氣愈虛。而邪愈痼。殊不知此寒溼下受之邪。太陽少陰之來路也。千金方謂小續命爲癲癇要藥。卽此義矣。陶節菴槌法有曰。病始得之。無熱譫語。煩躁不安。精采不與人相當。諸證皆氣高不下神明上越之象爲寒溼從下衝激也庸醫不識。呼爲狂發。殊不知此熱結膀胱之證也。用桂苓散。卽五苓加味。石頑老人亦謂五苓散能分水去溼。胸中有停飲。及小兒吐哯。欲作癇者。五苓散最妙。此皆寒溼痼於下焦。大氣過痺不舒之所致也。熱結膀胱者。邪氣外束故也。

何子詹之子媳。有孕。患自兩足跟。上腓腸。入髀臀腰脊。過項上頂。復前至於鼻。一路皆脹急痠疼。四肢懶怠。腰輭不支。脈六部沈緊。右手重按略滑。此胎氣也。其病乃寒溼傷於太陽。內連督脈。用細辛五分。羌活二錢。藁本、威靈仙各錢半。兔絲子、桑寄生、巴戟、狗脊、白朮、杜仲、茯苓、牛膝各二錢。決以三劑知。五劑已。果驗。其苦如

脫。夫辛羌威藁牛膝。號稱傷胎。今既有病當之。又加強筋固氣之品以佐之。不但能防其偏。而且能助其力。故病愈而胎無傷也。若用參耆歸地。便有妨寒溼。而諸味不得展其長矣。

何子詹之孫。三歲。先於七月患溼瘡。漸愈矣。微見溏泄。忽半夜發熱。日出始退。次日依時而至。醫遂以爲瘧。忽又大聲驚喊。目瞪昏厥。旋復如常。醫又以爲驚風。更以危言嚇之。越數日。乃邀診。至則見其精神萎頓。面色慘黯。目胞下垂。四肢胕腫。而左尤甚。頭面亦右溫左涼。舌胎薄白。在後半部。脈息沈緊。審思良久。曰。異哉。此寒溼深入骨髓也。疏方用桂枝、良薑、烏藥、香附、陳皮、菖蒲。服四劑。病無增損。而萎頓彌甚。然脈息浮弦矣。因思邪從下上犯。此藥僅溫理中焦。宜無益也。於是用細辛、川芎各五分。羌活、藁本、威靈仙、生附子、牛膝、巴戟、蒼朮、桃仁、杏仁各二錢。決以三劑。病已。至期果面色清亮。言笑有神。飲食倍進。胕腫全消。脈息暢大矣。惟肢體尚見微倦。舌尖有小紅纍。是虛熱也。用桃仁、杏仁、蛤粉、蒲黃、略清結痰。繼用香附、青皮、白朮、鷄內金、川芎、鬱金、黨參、山藥調理脾胃。發水痘而復元。是病也。其初見發熱者。是寒溼從陰分上蒸。與衛陽交戰也。驚喊昏厥者。聲發於心。寒溼內逼。心

陽乍掩。熱痰乍涌於包絡。所謂積冷在下。狀如厥癲也。若作瘡後驚風治之。即敗矣。若以子後發熱。天明即止。爲傷食所致。而槪用消導。亦危矣。諸醫以爲久病正虛。須用氣血兩補。其識更陋。夫患溼瘡月餘而漸愈矣。誰復議其寒溼內伏耶。無怪血虛不能養心。心不能榮筋之說紛紛也。水痘即豌豆瘡。傷寒病後多有。見陶節菴書中。痘發於骨。益徵寒溼在骨之非臆說耳。

史載之論水氣淩心諸脈證

所謂水氣者。非必有形之水也。或外中於風寒。或內傷於飲食。或七情所感。藏氣虛實自相乘侮。皆是也。夫五藏皆有中寒而入心最急。古人論之矣。亦有脾陽不足。下焦寒盛。自然心氣下陷。腎氣上淩。非關風寒外入者。此爲內虛。其勢較緩。而其本益深。又有飲食寒冷。及難化之物。坐臥不動。困遏中氣。自損脾陽。遂致水飲泛溢膈上。心氣不得上升。卒然心大動。怔忡嘈雜。嘔吐大作。陰風內起。二便頻泄不禁。昏厥不省人事。或無端自覺悽愴不樂。或忽然氣悶。逼迫無賴。呼號求救。大喘大汗。腦痛如裂。皆心火不揚。爲水所撲之驗也。內經逆夏氣。則秋爲痎瘧。冬至

重病。是心虛畏水之義也。金匱牡瘧。徐氏正如此說。脈經三部動搖。各各不同。得病以仲夏。桃花落而死。此心氣受傷。至次年心氣當王之時。有遇缺難過之慮也。大抵風挾寒自外入者。其氣猛而急。逕挾寒自下犯者。其氣沈而銳。史載之嘗謂人之病寒水犯心者。雖治愈亦不永年。此人世之大病。亟宜講明者也。若診脈見動而應指無力。其人慘惔萎頓者。凶之兆也。茲將史氏所說。條列如左。

水邪攻心氣。用桂與薑壯心氣以勝之。其病狂言。身熱。骨節疼痛。面赤。眼如拔而腦如脫。

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凡脈之搏。以有所犯。而鬼氣勝之則搏。心脈之搏。腎邪犯之也。舌卷不能言者。舌固應心。而舌本又少陰脈之所散也。治之之法。不獨涼其心。而且暖行其腎。（涼字作寫字說。寫卽攻也）

心脈大滑。而腎脈搏沈。以汗爲心液。今心脈大滑。則水犯之而動。故汗。（此心氣先爲寒水所遏而漸透重陰者也。故脈動而有力。載之論腎寒作喘曰。六脈沈重而濁渾革至如物制之。此爲腎寒太過也。如物制之四字。真爲動脈傳神）

心脈搏滑急。爲心疝。小急不鼓。爲瘕。故曰診得心脈而急。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此心氣不足。血爲寒邪所犯也。（凡脈之滑而搏者。皆津液堅結之故也）

元氣虛弱。腎氣不足。膀胱氣虛。衝任脈虛。丈夫㿗疝。婦人癃閉。其脈六脈皆動。細數而輕弦。腎脈小擊而沈。膀胱澀而短。（此二節皆寒氣久結。心氣漸為所抑者也）

元氣虛乏。腎水極寒。發為寒戰。冷汗自出。六脈微細而沈。

寒邪犯心。則腎脈必擊而沈。心下大動不安。甚則仆倒。宜先暖其腎。後保其心。（此心氣虛而卒乘之者也。內經赤脈喘而堅。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痺。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故勞心太過者。火衰而水易乘之也）

溼氣寒氣之勝。同犯於心。心氣上行。不得小便。

腎水之勝。淩犯於心。經言心氣上行。痛留眉項間。甚則延及胸。頭痛。腦戶間痛。宜暖其腎。

寒邪犯心。血氣內變。傷損於中。因而下注赤白。此病世之罕有。蓋傷犯人之極也。其證發熱如火。頭身俱痛。色如紫草汁。如膠涎。如茶脚。不急治之。殺人反掌。毒痢傷人不一。惟水邪犯心最重。凡人初患痢。先發寒熱頭痛。即是寒邪犯心。（此專說痢疾辨之。卽所謂下利身熱者也）

按。右列諸證。有緩有急。有輕有重。其脈有微細。有弦緊。有搏大滑動。大抵邪淺犯於心。氣運行之部。而內感於心者。其始邪在氣分。則脈弦滑。日久邪入血分。

則脈細緊矣。若大邪直中心之本經。而內犯於藏。其乘心虛而侵之者。脈多細濇。其心氣實而強遏之者。脈多搏大滑動也。備臚諸證。而不及悲傷不樂者。悲傷不樂。寒燥之輕邪也。

和解法説（與少陽三禁篇參看）

和解者。合汗下之法而緩用之者也。傷寒以小柴胡爲和解之方。後人不求和解之義。囫圇讀過。隨口稱道。昧者更以菓子藥當之。竊思凡用和解之法者。必其邪氣之極雜者也。寒者熱者。燥者溼者。結於一處而不得通。則宜開其結而解之。升者降者。斂者散者。積於一偏而不相洽。則宜平其積而和之。故方中往往寒熱幷用。燥溼幷用。升降斂散幷用。非雜亂而無法也。正法之至妙也。揆其大旨。總是緩撑微降之法居多。緩撑則結者解。微降則偏者和矣。且撑正以活其降之機。降正以助其撑之力。何者。雜合之邪之交紐而不已也。其氣必鬱而多逆。故開鬱降逆卽是和解。無汗下之用。而隱寓汗下之旨矣。若但清降之。則清降而已耳。非和解也。但疏散之。則疏散而已耳。非和解也。和解之方。多是偶方複方。卽或間有奇方。

亦方之大者也。何者。以其有相反而相用者也。相反者。寒與熱也。燥與溼也。升與降也。斂與散也。

血痺瘧母合論

金匱論血痺曰。尊榮人。骨弱。肌豐盛。重因疲勞。汗出而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此卽內經所謂厥逆顚疾。仆擊偏枯。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蓋尊榮肥盛。是素本氣虛血滯之質矣。疲勞汗出。則氣傷津耗。氣不足以運血。津不足以載血矣。而又繼以坐臥不動。加被微風。血行遂不得反其故道。而爲之凝濇矣。凡氣怯津虛之人。忽遇勞倦。卽氣血沸騰。旋復靜息。卽氣血澄凝。忽駛忽停。失其常度。卽不得反其故道。而瘀痺作矣。尊榮豐盛。不過爲氣虛血滯立影。其實農工力食之人。年歲稍高。卽多此證。爲其汗出衣薄。風寒屢襲而不已也。瘧疾日久。多成瘧母者。卽血之所積而痺也。大寒大熱。二氣迭乘。寒至卽周身血液爲之結濇。熱至卽周身血液爲之奔駛。脈絡之中。必有推盪不盡之渣滓。前血未淨。續來之血。行至此處。必有所挂。積之日久。而癥塊成矣。此卽血痺之機括也。但血痺之證。散在周身

脈絡之中。而瘧毋則結聚於內膜之一處。要其痺皆在經脈絡膜。而不在腸胃。故治之總宜紅花䗪蟲。曲折搜剔。不宜大黃芒硝之直下而迅掃也。吾每於力食之人。患偏廢注痛者。率以補氣破血施之。瘧毋則兼化冷痰。其奏效皆甚捷。此即從仲景鼈甲、䗪蟲、抵當、化瘀諸方中來。

中風有陰虛陽虛兩大綱

中風者。人間第一大病也。而金匱論之甚簡。吾初亦怪仲景之太率略矣。細考其義。乃知察脈審證施治之法。已提綱絜領而無遺也。後世論中風者。分中經中府中藏。而口歪眼斜。流涎吐沫。偏枯不遂。四肢拘急。痿軟癱瘓。呼吸喘促。統列為中風之證。而不辨其陰陽虛實也。大秦艽湯、排風湯、八風湯、續命湯諸方。統列為治中風之方。而亦不辨其陰陽虛實也。河間以為火。東垣以為氣虛。丹溪以為溼熱生痰。未有辨別陰虛陽虛者。所立之方。終未有出小續命之範圍者也。王節齋始暢發陰虛之論。葉天士始重講陰虛之治。一洗前人慣用辛燥之習。而又遺陽虛一層矣。後靜讀金匱脈遲而緊。是陽虛之寒證也。其下繫以口眼歪斜。四肢拘急。

口吐涎沫諸證。脈遲而緩。是陰虛之熱證也。其下繫以心氣不足。胸滿短氣。緩縱不收之證。（黃連瀉心湯治心氣不足吐血者。義與此同）前人所稱邪盛爲真中風者。其所指之證。卽皆在陽虛挾寒之條者也。所稱正虛爲類中風者。其所指之證。卽皆在陰虛生燥之條者也。故知陰虛陽虛。爲中風兩大關鍵。而真之與類。正無庸瑣瑣也。何者。二證之本。皆由正氣大虛。轉運之權。無以自主。而猝爲時令升降斂散之氣所變亂。以失其常度也。陽虛者。遇寒冷之令。其陽氣不勝天氣之斂抑。故多病於秋冬。陰虛者。遇溫熱之令。其陰氣不勝天氣之發越。故多病於春夏。挾寒者。氣內結。多現外感之象。世遂以爲真中矣。挾溫者。氣外泄。多現內虛之象。世遂以爲類中矣。治之之法。虛有微甚。卽藥有重輕。不待言也。所尤當辨者。陽虛有陰盛。有陰不盛。陰虛有陽盛。有陽不盛。陰盛者爲寒冷。治之以重熱。陰不盛。爲寒燥。治之以溫潤。陽盛者爲燥熱。治之以涼潤。陽不盛爲虛燥。亦治之以溫潤也。大抵陽虛之治。藥取其氣。氣重在辛。陰虛之治。藥取其味。味重在酸。而總須重佐之以活血。何者。陽虛血必凝。非此無以撥其機。陰虛血必滯。非此無以通其道也。或曰。氣既虛矣。而復活其血。不速之脫乎。曰固其氣則不脫矣。且活血者。正以疏其機關。爲氣之脫者。關

歸之之路也。西醫謂病此者。腦中有水。或有死血。殊不知水者。陽衰而水凌也。死血者。陰虛而血沸也。皆中氣暴亂。激之以至腦也。上古之世。所謂真中。必感異風。猝傷腦氣。以致仆倒。稍延即內變五藏而不治矣。其證不數見。故仲景不論也。華佗中藏經、巢氏病源候論中有灸法。宜并考之。

虛勞損極有內因外因兩大綱

虛勞損極。統謂之勞。內經論之詳矣。其緒旁見側出。令人難尋。惟四烏鰂骨一藘茹丸一方。純從血分攻補。實開千古治勞之妙訣。難經剖析損至脈證傳變。補內經所未及。至仲景則治法大備矣。小建中湯治勞之初起也。復脈湯治病後之陰虛不復也。薯蕷丸治久病大虛。純補之劑也。大黃䗪蟲丸治久病血痹。通脈生新之劑也。其義即發原於四烏鰂骨一藘茹丸。諸方或攻或補。莫不從血分講求手法。蓋勞病乃先因氣虛。久之氣不能運血。衛陽內陷。津液又爲所燔灼。血行不能滑利。而因之瘀痹矣。東垣立補中益氣湯。是杜漸防微之意。非正治之法也。後世不明此義。以參耆爲補虛治勞之藥。往往氣壅不利。遂以爲不受補矣。又或重任

桂附。而覺燥熱。遂以爲不受溫矣。不但此也。人世真勞病少。假勞病多。吳師朗曾著不居集辨之。風寒咳嗽。飲食停滯。誤治以致吐血。因吐血而即用涼潤。遂逼入勞門矣。此等病治法。更宜重用溫散於攻血藥中。爲其風寒邪氣。爲藥所逼固結於血分也。近醫只用清涼澆灌。枉死纍纍。真可憫也。讀張石頑勞損門治案。悉仿爲鯽魘蟲之義。攻令便血吐血。使瘀盡而病除。又有用辛溫透表之法。使汗出而邪盡。真開千餘年之蒙昧。而上接仲景真傳者也。私嘗綜核此病原委。凡由勞倦憂思內因而起者。亦必兼挾外邪。以正氣內陷。外邪即相隨而入也。其脈多弦芤。或緊濇。治宜補正而兼去邪。攻血以開結塞。生津以活脈絡。疏氣以鼓陽撐邪。補血以安中潤下。命門火虧者。兼用補火。脾肺氣虛者。略兼補氣。猶且不可重用補氣。驟用補火。更斷斷乎不可破氣也。予每用溫散發表之藥。與沉銳攻血之藥。以開其絡。而鼓其氣。佐以生津。使之脈絡滑利。佐以補火。使之元氣溫固。即補氣且少用矣。況破氣之降泄乎。況寒涼清肅之撲滅元陽乎。凡由風寒暑溼外因而漸致者。其脈多緊細或弦滑。重用溫裏發表以鼓陽撐邪。攻血理氣以開結降濁。不但補血降氣。不可妄用。即生津補火。且不可濫施。何者。其人陽氣素弱者。至此必

水飲內結。其人陽氣素盛者。至此必溼熱內菀。水結者宜重宣散。熱菀者宜兼涼泄。故生津補火二者皆微有不合也。至於用藥之法。甘酸者可取味。而辛苦者必取氣。氣走而味守也。內因之治。宜走守幷用。外因之治。宜重用走。若苦辛用味。味厚不走。恐苦積而化燥。辛積而化熱。故連柏薑桂。皆愼用之。其羌活、藁本、細辛、威靈仙、防風、薄荷、三稜、莪朮、薑黃、鬱金、蝱蟲、蟅蟲、蠐螬之屬。能散邪氣而不破正氣。能攻瘀血而又不壞新血。皆治勞之要品也。況近日外因勞病。多是寒溼下受。上入少陰腎經。命門眞火。爲邪氣衝越。不得歸根。漸見上熱下痿。喘促洩泄。夢魘鬼交。其脈形尺中動弱或弦濇。諸品尤爲救命仙芝矣。脈經曰。沈而滑。爲下重。赤爲背膂痛。卽此脈此病也。是理也。不但市醫無從夢見。卽高明博雅之士。一聞此說。亦不免胡盧。醫法之失傳。豈一日耶。

篇中所敍要品諸藥。非謂專以諸藥成方也。謂此乃治病之正藥。當與補虛之藥。幷用爲佐使也。世人於此病。只認定一虛字。全不推求所以致虛之故。無怪熟地、當歸、人參、白朮、龜板、鼈甲、猪髓、羊腎。日日貪餌。至死不悟。若夫眞正虛損。不挾外邪者。無論先天不足。後天戕賊。皆以金石之精。血肉之華。爲塡補妙品。

今人不敢用金石。而血肉又但取渣滓。間或偶用金石。亦屬煆煉太過。精氣全銷。只能傷人。不能益人矣。况不對證。其禍更烈。此正謂所以絕嚮而沈痾永無救挽之期也。予身患此。以重用石藥。得延殘喘。而韓飛霞自謂餌鹿鮻以補先天缺陷。其效彰彰。此治眞虛之法也。虛損病中之萬一耳。此外又有傳尸鬼注。世稱勞瘵。此乃蠱蝕怪證。不在虛勞之列。其治法須重用殺蟲攻血。亦不在虛勞治法之中。別出可也。

瘧疾肝體壞外證

西醫謂人以瘧死者。其肝體每大於常人二三倍。故病瘧者。摸試肝大。即不治矣。夫肝大者。寒溼盛而血瘀之故也。寒溼內盛。又以逐日之忽寒忽熱。血行一駛一證。度數失常。遂致瘀結矣。西醫以為此即中醫所謂瘧母。其實非也。瘧母不得為死證。且其部位。多在兩乳開下。與肝位甚遠。竊以為肝大者。其外必有腰脅脹痛。不能轉側之證。仲景曰。肝中風者。頭目瞤。兩脅痛。行常傴。令人嗜甘。如阻婦狀。又曰。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脅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蓋肝之體。後

近於脊。下藏於季脇。一經脹大。便僵痛不能俛仰轉側矣。甚則腰不能伸而行傴矣。其敗也。上下氣絕。下爲大便滑泄。注液五色。小便膿血膏脂。時時欲起。煩躁不寧。少腹拘急不仁。兩肋骨如毆傷。脅內脹極。欲人重按其上。膝脛時時轉筋。神昏譫語。嘔噦不納水穀。目直欲脫。不能見人。脣鼻青慘。或面色紫濁。脈象牢堅硬如鐵箸。如此者。予之短期矣。所謂摸試者。揣其季脅空軟之處。其內堅硬脹急。卽是也。吾得此義。凡治瘧疾。必問其未發之先與既止之後。腰脅脹痛不轉。是肝體已大矣。若正發之時。腰脅脹痛。瘧止卽愈者。是血尚未壞。卽預加行血藥於劑中以疏之。往往默收奇效。時人不知用藥之義。有指爲怪僻支離者。

富貴貧賤攻補異宜其說有辨

前人皆謂富貴之病。利用補。貧賤之人。利用攻。初未臨診之時。亦深以此語爲然。乃至今而覺其非也。富貴之人。安居厚奉。藏府經絡。莫不爽挺膠固。氣機凝滯。不能流通。故邪氣據之而不得去者。非正氣之不足。乃正氣之不運也。治之宜重用攻散。且氣血充裕。能任攻散者。正此輩也。若重之以補。是益之滯矣。貧賤之人。藜

藿不充。敗絮不暖。四時力作。汗液常泄。榮虛衛散。經脈枯槁。及至有病。初起隱忍。勞役不輟。勢至重困。乃始求醫。故其氣邪之不去者。非正氣之不運。實正氣之不足也。治之須助正氣。正氣一充。其氣機之流利。自能鼓舞驅邪。非似富貴安逸者之氣滯。必待重施攻散也。吾每診貧賤力食之人。病脈或粗大挺硬。或短弱細微。起伏總是無力。應指總是少神。求似富貴之脈之洪滑搏結者。殊不多覯也。蓋富病屬氣血之鬱滯。貧病屬氣血之匱乏。若謂筋骨柔脆與堅強之不同也。此在無病時則然耳。每治貧病。佐以參朮歸地。其效甚捷。此無他故也。地瘠者易爲溉。氣滑者易爲滋也。內經曰。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是溫助其氣而運之。形已苦者。不得復開泄也。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針石。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是形樂者。皆有血實決之之義也。若攻苦之士。家徒四壁。謀道謀食。百計經營。此又不得與膏粱酣豢者同論矣。故形苦志苦。病生於困竭。治之以甘藥。謂表裏榮衛俱不足也。形苦宜補。形樂宜瀉。不校然可睹耶。

病後調補須兼散氣破血

東垣謂參朮補脾。非以防風白芷行之。則補藥之力不能到。愼齋謂調理脾胃須加羌活以散肝結。此皆發表散氣之品也。是能運補藥之力於周身。又能開通三焦與經絡之滯氣也。此外尙有川芎、烏藥、香附、降香、白檀香、鬱金。皆可選用。以皆芳香有通氣之功也。防風、秦艽。尤爲散中之潤。若味辛者不可混用。味辛則燥能耗津液矣。

滑伯仁謂每加行血藥於補劑中。其效倍捷。行血之藥。如紅花、桃仁、茜草、歸鬚、茺蔚子、三稜、莪朮之屬皆是也。葉天士亦謂熱病用涼藥須佐以活血之品。始不致有冰伏之虞。蓋凡大寒大熱病後。脈絡之中必有推蕩不盡之瘀血。若不驅除新生之血不能流通。元氣終不能復。甚有傳爲勞損者。又有久病氣虛。痰涎結於腸胃。此宜加滌痰之品。如蔞皮、焦查、蒲黃、刺蒺藜、煅牡蠣、海蛤粉、海浮石、青黛、煅石膏。皆可隨寒熱而施之。行血之藥。以水蛭爲上。䖟蟲、䗪蟲、蠐螬次之。壞痰之藥。以硼砂爲上。礞石、皂莢次之。今人已不敢用矣。痰本血液。非津水之類也。世以茯苓、澤瀉利之。血屬有形。痰積膜絡曲折之處。非潛搜默剔不濟也。世以大黃、芒硝下之。大謬。著有痰飲分治說。仲景抵當湯丸解。具在集中。可以互覽。

病在腸胃三焦大氣流行空虛之部與淫溢滲濾經絡膜脈曲折深隱之部其治不同

虞天民曰。水腫之病。因脾土氣虛。肝木氣逆。而水淫妄行也。雖有停痰留飲。實無甕積膠固。故參朮爲君。佐以淸金利溼去熱。卽有十全之功。彼黃腫者。或酒疸。或穀疸。沈積頑痰。膠固鬱結於中。土氣外溢而黃也。故以蒼朮、厚朴、香附、陳皮之類。以平土氣之敦阜。鐵粉、青皮之類。以平木氣之橫逆。加以鍼藥。助脾消積。黃退之後。再用參朮。以收全功。此標而本之之治也。若二病互易而治。禍不旋踵。

胡玉海曰。傷寒至舌苔黑。邪氣已入太陰。可更衣散下之。服後。或一周時大便無有不解者。如服到解而不解之時。肝藏已無粘滯。毒盡歸於闌門。可卽用大黃下之。何則。人之眞陰藏於肝。大黃爲脾經之藥。必待毒不沾連於肝。方可用之。如此分其先後。則眞陰不傷。元氣易復也。按此必先用甘寒生津活血之劑。淸血分之熱。使熱毒浮載於空分。乃可隨渣滓而俱下也。若毒在血脈而攻其腸胃。則津氣俱傷。血分之熱毒愈滯着無出路矣。肝卽血分也。脾卽腸胃也。

右二條。卽氣分血分之辨也。病在氣分。與在血分。其治自不可混。在氣分者。其邪

氣虛懸。無所滯着。可以徑汗徑下。邪氣卽隨汗下而出。若浸淫於脈絡曲折之處。涴戀不能流通。則必須提出歸於氣分。然後可以盡之。而不可徑行迅掃也。其所以提歸氣分之法。有用緩緩撐託之法。屢使微汗。以漸達於表。有用滋血生津之法。使津液充盈。浮載邪氣於表。然後一汗而盡之。有用輕輕攻下之法。屢使腸胃清空。膜絡邪氣。逐節卸入腸胃。以漸而淨。又有用酸濇收斂之品。於大黃、芒硝、牽牛、巴豆之劑中。使腸胃四維膜絡之邪。翕吸攝出於空中。隨渣滓而俱下也。有用補血益氣之法以運之。有用破血化瘀之法以搜之。仲景以承氣治燥屎。以抵當治畜血。痘疹家謂用紅花、紫草使血分鬆動而易透出。其義大可思也。

向來邪氣入藏入府之說。府藏卽氣血之別名也。析而言之。有經絡之氣血。有藏府之氣血。在經絡之氣分。爲寒熱走注。在經絡之血分。爲疼痛麻木。在府。其神志清明。在藏。其神明昏憒也。夫邪氣潰入血分。與血液合爲一體。是血液之質必壞矣。治之必通泄其既壞之血液。或有黃臭汗出。在經絡者或下污穢雜汁。在藏府者皆外邪之變亂血液也。若內傷之病。血液自壞。或爲乾結。外爲枯痿內爲血痺或爲淫腐。外爲癰疽內爲五液下注或爲泛溢。血化爲水變見胕腫卽血分水分是也在經絡猶有可治。在藏者。新血無從生。卽敗血

無從去矣。總由氣分之菀結。太深太久。濁氣無所泄故也。治之必用前節託補諸法。使邪能撐出氣分。方有希冀。蓋血分之病。總以氣分為出路也。

身中腹中一股熱氣衝動者有虛實二因

朱丹溪曰。人有氣如火。從脚下起。入腹者。此虛極也。火起九泉之下。此病十不救一。治法。以四物加降火藥服之。外以附子末津調貼湧泉。以引火下行。虞天民曰。此證果係勞怯之人。固從陰虛法治之矣。若壯實之人有此。則溼鬱成熱之候也。予嘗冒雨徒行衣溼。得此證。以蒼朮、黃柏。加防己、牛膝等藥。作丸服之而愈。後累治數人皆效。誤作陰虛。即成痿證死矣。竊維臨診以來。每見患寒溼之證。如筋骨疼痛。四肢困輭。咳嗽哮喘者。多自言有一股熱氣。從臍處上衝。繞背入心。或言有熱氣從脚心上衝少腹。或上衝腨髀。入於脊脂。更有直上腦面者。莫不自以為熱。求用涼潤滋陰之劑。予概置不顧。只照寒溼本證。再加入羌活、白芷、細辛、藁本、威靈仙、生附子。在脚心者。加牛膝、苡仁。又佐以菖蒲、茜草、鬱金、薑黃、降香、三稜、莪朮活血之品。即吐血咳喘。證似勞怯者。亦皆酌用此法。無不應手取效。可見此證。總

由寒溼滿布經絡。衛氣不能暢達。而錯道以入於脈中。或抑遏於皮裏膜外夾縫之處。隨左升右降之大氣而轉旋也。其自覺大熱者。固由此氣之鬱久。熱性太過。亦因體中寒溼氣盛。真陽已滅。遂映之而倍覺其熱也。其從臍上衝者。臍乃小腸之部。人之飲食。必待入小腸。始能化精氣以行脈中。化悍氣以行脈外。氣管血管皆由小腸上達心肺而內通藏府。外布周身。今寒客於小腸之脈外。玄府閉塞。飲食新化之熱氣。不能勻布三焦。五經幷行。而涌溢於脈中。遂覺熱盛於常矣。故其熱之起也。多在食遠。或天明陽氣上升之時。不似陰虛陽亢者。必發於日晡也。胸中多煩悶。四肢多惡寒無力。又不似陰虛陽亢者之煩躁不安。神氣浮越也。前賢論此者。丹溪家以爲陰虛陽亢。東垣家以爲陽虛下陷。未有指爲寒溼者。而歷數生平所治。又無一不是寒溼。心竊疑之久矣。得虞氏此論。爲之一快。累治皆效之語。信不誣也。

五藏內傷外應見證

凡表邪之傷於外者。只以邪氣所傷之部位論之。不必內動藏氣也。卽令病久。藏

氣亦爲擾累。要總以邪氣所傷之部爲主。病在何部。卽證見何部。無難察識也。惟藏氣內傷。病隱於內。證見於外。各有定象。察之不真。每易混淆。何者。五藏外應之候。每多相似。難於拘泥。況又有兼藏之互相出入。故辨之不可不預也。茲撮其要約有數端。一在經絡所行之部。如太陽少陰行身之後。陽明太陰行身之前。少陽厥陰行身之側是也。一在氣化所充之部。如脾主四肢與脣。肺主鼻與肩背。肝主宗筋乳頭與目。腎主二陰腰脊與耳。心主面與舌是也。一見於藏氣之功用。如肝主疏泄。心主神明。肺主出氣。腎主納氣。脾主中焦升降諸氣是也。一見於藏氣所主之體。如肝主筋。心主脈。脾主肉。肺主皮毛。腎主骨是也。一見於色與色之部。色卽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之五色。部卽心額腎頤脾鼻準肺右頰肝左頰。及靈樞所敍面之色部是也。以此數者。互合考之。病之所在。當無遁矣。但其中尤以藏氣之功用爲主。經所謂省察病機。無失氣宜也。察其前後數日證象之遞變者。其機屬於何藏。卽可瞭然病之所屬矣。凡五藏真氣自病。未有不相乘剋者。如肝病剋脾。或脾虛爲肝所乘。莫不先病之藏。其證先見。後病之藏。其證後見。內經曰。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色皆如是。此之謂也。故察外感者。必明五行之性情。與其功

用之常變也。察內傷者。必明五藏之性情。與其功用之常變也。

論痓不當以剛柔分虛實

朱丹溪謂前人以剛柔二痓分屬風溼者非也。當以虛實分之。剛痓屬外感。宜栝蔞桂枝葛根湯及承氣湯之類。柔痓屬內傷。宜四物八物補中益氣之類。愚按此明暗參半之論也。剛柔二痓。皆屬於實。其虛痓乃別一證。不得以柔痓當之。蓋有風寒之痓。有溼熱之痓。有產後之痓。有熱病之痓。風寒之痓。是風寒凝滯津液。筋脈不能濡潤舒緩。寒性收引。故拘急也。溼熱之痓者。卽內經所謂溼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者也。產後之痓。雖由血虛。亦由風寒。若不傷風寒者。卽血虛不能成痓。故風寒之痓。有剛有柔。寒盛爲剛。風長而內熱。卽爲柔也。溼熱之痓。有柔無剛。二者體各不同。同歸於實。惟熱病之痓。靈樞熱病篇曰。熱而痓者。腰折瘈瘲。口噤齒齘也。此則津枯血敗。筋無所養之敗證也。謂之虛痓。而何有剛柔之辨耶。徐靈胎謂痓爲傷寒壞病。仲景諸方。未嘗一效。是不知剛柔二痓之病情。而幷不知虛痓之治法也。風寒之痓。屬於太陽。卽產後風寒。亦太陽也。

桂枝葛根主之。產後佐以養血可矣。溼熱之痓。與熱病之痓。有屬於陽明內實者。承氣主之。其熱病之屬於厥陰者。是腎水枯而肝風逆亂也。四物尙不對證。豈仲景實證諸方可施者乎。（擬大劑生地少加桃仁擂漿沖服或再加防風仲景猪膚湯法亦可用）夫虛實者。以體氣言也。剛柔者。以病形言也。剛柔二字。只以分風寒溼熱之輕重。若細求之。卽剛痓亦何嘗不由津氣之不足。津充氣旺。卽風寒深入。亦何至成痓耶。痓有寒溼外束。陽氣內伏而然者。脈緊無汗是也。有寒溼下衝。陽氣上格而然者。面赤足冷是也。其證頗與脚氣相類。脚氣有衝心者。是寒溼由下從氣化而上衝于裏。此乃循經絡而上衝於表也。上下之升降既格。表裏之噓吸亦閉。而大氣膹鬱於脈中矣。故脈伏而堅直也。脈沉細者。陽氣內伏也。脈洽洽如蛇。腹暴脹大。爲欲解者。必其脈由沉細變見粗長而輭。是溼中生熱。有溫潤之意。津液漸見流通。陽氣之機撥動。與寒溼戰於中焦。故相激而爲腹脹也。此乃剛痓由陰化陽之轉關也。與柔痓無涉。與虛痓更無涉。

仲景論列痓證多條。幷不執定剛柔二字。讀者須就各條。研究其義。不可專以剛柔二字横住胸中。夫病痓者。其人平日必溼重而氣滯。或血燥而氣濇也。平日已

有不能運化津液。濡養筋脈之勢。及風寒傷之。無汗而津愈凝矣。風溫傷之。多汗而津愈耗矣。此初起病即見痙者也。大致一緩不復痙者。爲輕。時緩時急。一日數見者。爲重。在經與入裏之分也。發熱二三日而痙者。如未見汗。筋骨疼痛。仍即剛痙也。已見汗。有陽明內實證者。仍即柔痙也。病久而痙。表裏證俱不見者。氣敗而津枯血燥之死證也。其證必時緩時急。時迷時醒。蓋凡痙者。多兼見厥。痙之實者。昏迷反甚。而口閉手緊。痙之虛者。譫妄無常。而口開手撒。如中風絕證也。中風有見痙者。有不見痙者。痙有因風者。有不因風者。前人或以痙即中風者。亦謬也。又有身俯不仰。四肢蜷曲。頭膝相抵者。在新感爲邪中陽明。在久病爲陽明虛竭。陽明爲氣血之海。而五藏六府之所稟也。困敗如此。藏府何所稟而活耶。較之反張上竄者。尤爲難治。而其死尤速也。

黃疸黑疸

黃之爲色。血與水和雜而然也。人身血管液管。相副而行。不相淆亂者。各有管以束之也。血分溼熱熏蒸。肌理緩縱。脈管遂弛而不密。血遂滲出。與液相雜。映於膚。

泄於汗。而莫不黃。故治之法。或汗或下。必以苦寒清燥。佐入行瘀之品。爲攝血分之溼熱而宣泄之也。溼熱去則脈管復堅。血液各返其道。而清濁分矣。陰黃者。以其本體內寒也。虛陽外苑。與溼相搏。肌肉腠理之閒。仍自溼熱。非寒能成黃也。陽黃色深厚者。熱盛則津液蒸腐。化爲黃粘之汁。與血相映。故色厚也。陰黃色暗澹者。無根之熱。不能蒸腐津液。盡化稠粘。而水多於血。故色澹也。夫血之所以旁滲者。以血旣爲溼所停凝。而前行有滯氣。又爲熱所逼迫。而橫擠有力。加以肌理鬆弛。而血因之旁滲矣。畜血發黃。亦此理也。內經謂癉成爲消中。溼熱苑久而化燥火也。亦有消成爲癉者。燥火得涼潤滋清之劑。已殺其勢。未淨其根。餘燄內灼。轉爲溼熱也。

黑疸。乃女勞疸穀疸酒疸日久而成。是腎虛燥而脾溼熱之所致也。腎惡燥而脾惡溼。腎燥必急需他藏之水精以分潤之。適值脾溼有餘。遂直吸受之而不覺併其溼熱之毒。而亦吸入矣。脾腎濁氣。溼溢經脈。逐日飲食之新精。亦皆爲濁氣所變亂。全無清氣挹注。周身血管。不得吐故納新。遂發爲晦暗之黑色矣。第微有辨焉。其腎水不甚虛。而脾胃自虛。濁氣下溜者。病在中焦。爲易治也。其色黑而浮潤。

腎水虛甚。吸受脾之濁氣。如油入麵。深不可拔。病在下焦。其色黑而沈滯。治中焦者。清胃疏肝。滋腎利水。卽小柴胡茵陳五苓是也。陰黃者。黃連枳實諸理中湯主之。治下焦者。滋腎補肺。不得清胃。更不得利水。滋腎丸、大補陰丸加參耆可也。必待肺氣已充。腎陰已復。始從清胃利水。若陰黃者。茵陳四逆主之。總須兼用化血之品一二味。如桃仁、紅花、茜草、丹參之類。爲其已壞之血。不能復還原質。必須化之而後無礙於新血之流行也。

注冬

前人有陰虛注夏之說。余又創陽虛注秋之說。近察人間之病。似有可名注冬者。常見有人每交冬令。卽氣急痰多。咳嗽喘促。不能見風。不能正眠。五更以後。卽須危坐。面色蒼黃。顴頰浮腫。腿痠背脹。舉動不便。飲食二便如常。亦或赤濇溏泄。春分漸暖。始漸平愈。此乃脾腎之陽兩虛。腎中水邪。上溢於肺。脾中溼邪。下溜於腎。上下溼熱。濁陰瀰漫。肝陽疏泄宣發之性。抑鬱而不得舒。其人目胞浮而似腫者。脾氣滯也。目光露努而少神者。肝氣滯也。故必待木氣得令許久。肝氣始能升舉。

始能泄腎邪而醒脾陽。與內經秋傷於溼冬生咳嗽之證相似。然傷溼爲新病。此乃逐年如此。至時卽發。形同痼疾。得不謂之注冬乎。朱丹溪謂逐年入冬卽患咳喘者。時令之寒。束其內熱也。先於秋月。泄去內熱。使寒至無熱可包。則不發喘矣。卽此證也。第泄熱之說。猶有可議者。此證雖因內有溼熱。實因陽氣虛弱。寒溼在表。三焦不得宣通。始蘊蓄而成痰熱也。雖無表證。實由表邪。治法當以苦淡淸其裏。辛溫疏其表。苦淡如二妙散、胃苓湯之屬。辛溫如荆防敗毒散、冲和湯之屬。古用越婢半夏湯。麻黃、石膏幷用。最爲有義。若年深歲久。痰涎膠固。寒溼深刺筋骨者。更非海浮石、海蛤粉、瓦楞子、煅牡蠣、焦查、桃仁、赭石、礞石。不能滌其痰。非細辛、羌活、白芷、葛根諸品。不能攻其表。非黃柏、側柏、膽草、柴胡、苦參、大苦大寒。不能泄其濁而堅其陰。且宜先於夏月乘陽氣宣發之令。預爲加減多服。使筋骨腠理無有留邪。腸胃三焦無有伏溼。則陰邪下泄。眞陽外充。膻中泰然。百體俱適矣。其補藥止宜兎絲、杜仲、牡蠣、海螵蛸。苦堅鹹溫。鎭固腎氣。不宜薑桂辛烈灼陰也。更不宜承氣、陷胸。重泄脾腎眞氣也。若以蘇杏降氣。則伐氣而上虛。耆朮補脾。則助邪而中滿。

食填太陰證似結胸似溫毒似陰虛

凡生冷堅硬難化之物。過食停於胃脘。以致發熱氣喘。胸口結痛拒按。大便秘結。有五六日十餘日不動者。全似結胸。而斷不可以大小陷胸法治也。陷胸是因誤下。邪氣內陷。與內痰相裹。此乃初起即見結痛。是有形之物。阻塞氣化。非氣化壅結也。若依陷胸治之。洞腸穿胃。形氣俱傷矣。其證兩側頭痛。是食阻少陽之生氣也。舌苔或白厚。或黃厚。而上覆以黑。是胃脘之血。爲冷食所逼而停凝也。舌尖起小紅粟纍纍。甚則紫黑。延及兩邊。心熱如焚。口乾索水。而不欲咽。是胃陽不能斡運而上越。又挾有死血也。(故小兒傷食寒熱病後多有吐血數口及下血一二次者此也凡寒熱證及胸痛證多挾死血也)三五日。有飲水無度者。是宿食蒸腐化熱也。此時徧身悗熱。神識昏迷。胸高氣粗。若誤作溫毒。治以涼解。陽氣泄傷。食轉不化而洞下矣。亦有肢冷額熱。困倦無力。呼吸不續。自汗盜汗者。若誤作陰虛。治以滋補。中氣愈鬱。痞滿愈甚。甚者化爲腸癰、胃癰。積爲肺癰。輕亦傳爲痢疾矣。此病陽明胃府。形氣俱困。太陰肺藏。氣化大傷。更有先傷他物。未及消化。旋又加以生硬者。其勢尤重。是胃之上下脘俱困矣。治之

失法。死生反掌。故東垣首競競於此也。近時小兒最多此證。或當風乳食。或穀果雜下。其初起身忽大熱。面頰尤甚。腹痛夭糺。旋變寒熱往來。入夜即熱。五更爲甚。天明即止。額與手心常熱。爪尖時冷。肚腹膨脹。漸見胸高氣急。驚溏不暢。或先水瀉。稟賦弱者。不能化熱。即致洞下不起。化熱者。痰生於內。壅肺迫心。傳爲驚風。病家醫家以爲旣經泄瀉。不疑有食。起手則發表以虛其中氣。繼則淸熱以冰其胃陽。久則或以爲慢驚而墜痰。或以爲陰虛而養腎。又以爲氣虛而健脾補肺。亦有與檳榔木香者。病家畏而不敢服。或服之而不知善其後。雜投攻補。而兒已胸過於頭。肚大於箕。不可爲矣。此焦查、桃仁、陳皮、紫苑、一二劑之事耳。而衆醫集議。遷延無策。目睹情形。可笑可慨。

陰陽不別由於傳派不淸

前人每於陰虛陽陷。熱鬱於內。脈見沉散之證。陰虛陽亢。熱浮於外。脈見浮洪之證。陰虛陽熄。內外皆寒。脈見芤弦之證。陽虛內陷。陰爲陽擾。脈見緊數之證。一概指爲陰證。與陰盛格陽。寒冱於內。陰盛遏陽。寒錮於外之證。略無分別。此喩嘉言

所譏爲傳派不清者也。倘槪用附子、理中、四逆、真武。貽誤豈淺鮮哉。更有口稱陰證。而方用四物、六味。口稱陰虛。而方用四逆、白通者。尤當會意。勿致害詞。夫陰虛者陽必湊之。陽虛者陰必湊之。此一說也。陰虛者陽必無根。陽虛者陰必不固。此又一說也。故陽虛內熱。與陰虛內熱。致不同也。陰虛者。如房室過度。或用心過度。陰氣消耗。發爲骨蒸。骨髓如空。小便赤濇。此陰虛而陽氣因以陷之也。治之必填精補血。以充其陰而攣其陽。宣發升舉之品。只可爲佐。陽虛者。如勞力過度。汗出過多。一經寧息。時時洒淅惡寒。內發煩渴。四肢困倦。筋骨疲㾓。此陽虛不能行表。而內縮於陰也。此時陰分亦必受傷。但病起於陽。治之必健脾益氣。以充壯其陽生津清熱之品。亦只可爲佐。東垣補中益氣之製。爲陽虛內熱設也。丹溪大補陰丸之製。爲陰虛內熱設也。二者豈可差互乎。重以填精補血治陽虛。必致陽愈鬱滯。而不可復振。重以健脾益氣治陰虛。必致陰愈消灼。而不可復囘。

辨陽旺陰生

陽旺未有不勝陰者。其陽旺而陰生。必劑中有陰藥爲之引導。若人參。本具生津

益氣之大力。與肉桂、附子純陽者迥別。其益陰。本不得謂之陽旺之功也。至於真火衰歇。沈陰沍寒。津氣因寒不得敷布。發爲煩渴。精血因寒不得充壯。發爲枯瘦。渣滓因寒不得運動。發爲秘結。以薑桂萸附。補益真陽。遂能蒸動津液。宣化水精。使五藏百脈。爲之充潤也。此陽旺而陰始化。非陽旺而陰自生也。又有暴病。陰盛格陽。寒結於內。熱浮於上。煩躁狂妄。譫語喘促。以桂附開其下寒。而虛火遂返其宅者。此亦陰化。非陰生也。且皆以其陰盛。而益陽以勝之。使歸於和平。非以陰少而益陽以助之也。豈真有精枯血燥。虛火亢炎。而桂附能以獨力致陰消火者乎。必用陰藥而資桂附熏蒸鼓舞之力也。內經謂辛能開腠理。通氣致津液。其所謂致。是自此而之彼。非自無而之有。是熏蒸鼓舞宣通敷布之謂。非包涵孕育滋長增益之謂也。前人措詞過當。每多如此。其病根總由於語欲驚人也。後人習爲常談。漫不加察。貽誤匪淺。故敢正之。

用藥須使邪有出路

吳又可謂黃連性寒不泄。只能制熱。不能泄實。若內有實邪。必資大黃以泄之。否

則畏大黃之峻。而徒以黃連清之。反將熱邪遏住。內伏益深。攻治益難。此義甚精。

凡治病。總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近時於溫熱證。喜寒清而畏寒泄。於寒溼證。喜溫補而畏溫通。曾聞有患痰飲者。久服附子。化為胕腫。是不用茯苓、猪苓之苦降淡滲以導邪。而專益其陽。陽氣充旺。遂鼓激痰水四溢矣。即補而不泄之過也。張子和變化於汗吐下之三法。以治百病。蓋治病非三法不可也。病去調理。乃可專補。補非所以治病也。且出路又不可差也。迫時治病。好用利水。不拘何病。皆兼利小便。此誤會前人治病以小便通利為捷徑之說也。嘗有患痰飲而胕腫者。醫以真武五苓合與之。不效。余曰。此因三焦陽氣不得宣通於表。表氣鬱而裏氣始急也。雖有痰飲。幷不脹滿。宜以溫補合辛散。不得合淡滲也。治之果汗出而愈。滲之是益傷其裏矣。當時有謂須泄虛其裏。使表水退返於裏。以泄之而後可愈者。是真殺之也。前人有用此法者。是邪伏裏膜。非在膚表也。虛其腸胃。俟裏膜之邪。復聚於腸胃。然後從而竭之。如吳又可所謂俟膜原熱邪復淤到胃。再用下法是也。蓋腫、表證也。為風。為寒溼。其證動而後喘。法宜散之。脹、裏證也。為溼熱內盛脹實肝滯。木鬱土中。其證不待動而

自喘。法宜泄之。腫脹兼有。散之泄之。未有膚腫而反泄之。使陷入於裏者也。

發明欲補先瀉夾瀉於補之義

孫真人曰。凡欲服五石諸大湯丸補益者。先服利湯。以盪滌腸胃痰涎畜水也。初亦贊此法之善。乃今益有味乎其言也。凡人服人參、白朮、黃耆、地黃而中滿者。皆爲中有邪氣也。蓋服此藥之人。總因虛弱。虛弱之人。中氣不運。腸胃必積有溼熱痰水。格拒正氣。使不流通。補藥性緩守中。入腹適與邪氣相值。不能辟易邪氣。以與正氣相接也。故反助邪爲患矣。故凡服補益者。必先重服利湯。以攘辟其邪。以開補藥資養之路也。或間攻於補。必須攻力勝於補力。此非壞補藥之性也。如人　合檳榔、厚朴用。卽補力大損。合黃柏、茯苓、桃仁、木香用。乃分道揚鑣。淸溼熱以資正氣者也。抑又有要焉。胃中痰水不先滌去。遽行健脾補氣。氣力充壯。將鼓激痰水四溢。竄入經絡。爲患更大。每見有服補藥。反見徧身骨節疼痛。或有塊大如桃李。行走作痛。或肢節忽然不便。或皮膚一塊胕腫麻木。冷痛如冰。如刺如割。或脈伏結不調。人以爲補藥將痰補住。非也。是補藥將痰鼓出也。張石頑謂有

一種肥盛多痰之人。終日勞動。不知困倦。及靜息。反困倦身痛者。是勞動之時。氣鼓痰行。靜息即痰凝阻其氣血也。夫痰飲既已竄入經絡。斷不能復化精微。從此敗痰流注。久鬱腐壞而癰瘻攤緩痺痛偏枯不遂之根基此矣。不知者。以為補藥之禍。非也。不肯攻泄之禍也。喻嘉言亦謂痰盛之人。常須靜息。使經絡之痰。退返於胃。乃有出路。不宜貪服辛熱之劑。反致激痰四潰。莫由通泄也。然但禁辛熱。不如用苦濇沈降之劑。輕輕頻服。以吸攝膜絡之濁惡。挾之而俱下。斯胃中常時空淨。而可受溫補。亦不妨辛熱矣。凡藥味辛麻者。最能循筋而行。亦最能引痰入絡也。

伏邪皆在膜原

膜原者。夾縫之處也。人之一身。皮裏肉外。皮與肉之交際有隙焉。即原也。膜託腹裏。膜與腹之交際有隙焉。即原也。腸胃之體皆夾層。夾層之中即原也。藏府之系。形如脂膜。夾層中空。即原也。膈肓之體。橫隔中焦。夾層中空。莫非原也。原者平野廣大之謂也。故能邪伏其中。不礙大氣之往來。古書所謂皮中淫淫如蟲行。及行

痺周痺。左右上下相移者。皆在皮肉夾縫之中也。藥力亦復不能直達其處。何者。藥力不過鼓正氣以攻邪。今氣道寬大。中雖有邪。而正氣仍綽有可行之道。卽不必與邪氣相值矣。若夫吳又可所謂瘟疫之邪。盈溢膜原。是邪氣自行發動與正氣相觸也。猶以外皮既堅。內膜亦固。中道寬大。疏泄維艱。故有屢淤到胃。屢泄始盡之法。更有必俟復淤到胃。方能再下之議。此從裏泄也。葉天士治溫熱。有再從裏託於表之說。是從外泄也。故養生者。只當閉密。使邪勿入膜原。旣入膜原。必待發病。邪氣舒張。始能攻泄。當其未發。邪正相避。無從著力。故難經謂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所在而取之。卽俟其旣動而後治之之義也。既動則有所動之專經。而可施專攻矣。內經四時之傷。伏氣爲病。皆伏於膜原也。吳又可旣知有膜原之事。又力斥伏氣之非。謂人身之中。何處可容邪伏。越時許久。而後發耶。仍未徹膜原之情形者也。夫果百邪皆卽傷卽病。是人身只有邪傷膚表之病。何以有邪在膜原之病。且如人之一病。累愈累發。或一年。或數年。不能除根者。當其暫愈。豈非內伏之明驗耶。其所伏。必不在呼吸之衝道。亦必不在血氣之細絡。而必在空闊無所拘束之部。此卽膜原是也。然則邪又何以遽入膜原也。

曰其由皮毛入者。方始中於表也。必發寒熱。由呼吸入者。其始中於肺也。必發嗆咳。中於胃也。必發嘔滿。或以其勢微而忍之。或攻之而未盡。適遇勞力汗出。及與房室。膜原之中。大氣暫虛。遂攝入之而不覺矣。亦有不發寒熱咳嘔。而浸潤漸漬以深入者。邪入膜原。身中卽隱隱常不自在。或頭常暈眩。或身常汗出。或常畏寒畏熱。或驟苦氣短。不能任勞。或四肢少力。或手心常熱。或小便赤澁。或大便常泄。或大便常秘。或飲食不消。或飲食倍增。或口常渴。或口淡少味。或舌苔倍厚。或夜不成眠。或多夢紛紜。及其發也。隨邪毒之微甚。正力之強弱。而變化焉。寒化爲溫者。其陽盛也。風化爲泄者。其陰盛也。暑化爲瘧者。發於表也。溼化爲咳者。發於裏也。更有發爲痺痛。身中累累如桃李核。久不愈者。有發爲癮疹。發於一肢一竅。逐年應期卽發。不得斷根者。嘗治此證。疏表清裏。展轉搜剔。久而乃效。以其邪在膜原。不在腠理。又僅發於一竅。能與藥力相避故也。當其既愈。中氣必虛。千金方論治腫脹。必攻之使其人虛弱。病乃可愈。卽此義也。始表散之。繼清泄之。乘其外發而散之。因其內留而泄之。散而泄之。泄而散之。而邪可淨矣。而其人有不虛弱者乎。是又在調理之得法也。常有調理之後。餘燄復熾。諸證微發。仍復間用攻泄。始

得淨盡者。甚矣。膜原之邪之不易治也。

瘀血內熱

腹中常自覺有一段熱如湯火者。此無與氣化之事也。非實火內熱。亦非陰虛內熱。是瘀血之所爲也。其證口不乾。而內渴消水。蓋人身最熱之體。莫過於血。何則。氣之性熱。而血者氣之室也。熱性之所附麗也。氣之熱散而不聚。其餤疏發。血之熱積而獨厚。其體燔灼。火猶餤也。血猶炭也。餤熱於炭乎。抑炭熱於焰也。故病人或常如一陣熱湯澆狀。是心虛而血下溜也。又常如火從胸腹上衝於喉。是肝脾鬱逆而血上衝也。皆仍在血所當行之道。故不爲泛溢外出之患。又有兩肋內或當胸一道如火溫溫然。有心窩中常如椒桂辛辣狀。或如破皮疼脹狀。喉中作血腥氣者。是皆瘀血積於其處也。其因或由寒熱病後。或由渴極驟飲冷水。或由大怒。或由用力急遽。或由勞後驟息。或由傷食日久。或由嗜食煿炙太過。在婦人或由經水不盡。治之必兼行瘀之品。如桃仁、紅花之屬。或吐紫塊。或下黑糞。乃止。若誤以爲實火而用寒清。以爲陰虛而用滋補。則瘀血益固。而將成乾血證矣。凡瘀

血初起。脈多見弦。兼洪者易治。渴飲者易治。其中猶有生氣也。短濇者難治。不渴者難治。以其中無生氣也。如湯火上衝下溜者。血雖瘀而猶行。如辛辣如破皮。常在其處者。血已結於膜絡。不得行也。血行者涼化之。佐以補氣。血結者溫化之。佐以行氣。本草稱三稜能消刀柄。亦甚言其能化無氣之血塊也。

勞傷陽虛發熱

前人多言陰虛發熱。罕言陽虛發熱者。惟東垣曾力辨之。夫勞傷陽虛者。大勞大汗。及強力入房。汗出如浴。陽氣內竭。即亡陽之例也。發爲表熱。粗看與外感無別。若兼外感。更難別矣。頭面胸腹。燔灼如火。自覺心中如焚。又與溫病相似。治法卻與外感與溫病毫不相涉。若或差誤。死在頃刻。輕者亦不出五日七日也。其辨別處。外感脈必弦緊。溫病脈必洪大。上涌有力。勞傷脈必遲弱無力。或浮虛而促。或沈細而疾。或斷而漉漉如珠。或濇而參伍不調。或應指即回而無勢。或耎長圓浮而無暈。外感四肢俱熱。勞傷兩足必冷。不能甚熱。溫病以手按皮膚上。必久而愈熱。勞傷久按反覺冷氣侵人。外感熱盛。必煩躁氣粗。勞傷氣平身靜。不能轉側。溫

病內熱。必全腹上下皆熱。勞傷只熱在心中是陽氣離根。而上結於此也。溫病內熱。必渴而索飲無厭。勞傷口乾。索水不欲飲。飲亦不多。外感舌苔先白而轉黃。溫病舌苔先或白或黃而轉黑。乾燥生刺。勞傷或舌白苔薄。或淡紅無苔。或舌黑而潤。或舌尖有紅紫黑點。而舌心自淨。外感溫病熱盛。面色必赤。勞傷面色不赤。或兩顴浮紅。而額上晦暗。外感溫病熱盛。必昏憊譫妄。手足躁擾。勞傷神識清明。但臥而身重難動。睡中呢喃一二句。而聲息甚微。如上諸象。即不全見。總有二三處可辨。若舌微強短。及言談委婉詳盡。異於平日者。此真氣已離。神丹莫救矣。治之先宜微酸入溫補劑中。斂陽歸根。有外感者。俟中氣有權。發見躁擾之象。再以補中加散可也。其中又有夾食夾血夾痰夾溼夾鬱之辨。更有兼陰虛者。併宜兼顧。耆素有痞塊。尤難措手。誤用白虎三黃及犀角地黃。但一入口。即心氣衰息。口不能言。萬無挽回之策。若外感重而勞傷輕者。即陶節菴所謂勞力傷寒也。與虛人病感。皆散中加補可已。

末病尤當治本

凡病偏着於一處。必有致病之本。本在於藏府之中。宜求其本而治之。非可泛治也。卽如鼻生息肉。手指痳木脹痛。症雖見於極杪。根乃發於至深。何則。以其氣行於專經而不旁及也。若外邪所傷。豈能如是之專乎。亦有外邪傷於專部而爲病者。此必滯入血脈。發爲腫痛則有之。若氣分之病。而偏着不移。久而不愈。或時愈時發者。未有不根於內者也。或邪氣由藏府而溢於本經。或藏府不足。以致經氣不充。而邪氣乘虛中之也。各視兼證。以辨虛實而治之。凡由內藏外溢者。大致於神明之間。必有變動。或飲食二便有異也。

利小便

世但知大便滑利之傷氣。而不知小便滑利之更傷氣也。但知小便頻數之傷陰。而不知以二苓、澤瀉、木通等強利小便。而小便幷不能利者之更傷陽也。近日醫家惑於前人治病以小便淸利爲捷徑之語。不拘何病。率用二茯、澤瀉。往往眞氣下脫。邪氣內陷。纏緜不解。殊不知前人之意。是謂三焦氣化通暢。卽自小水通行。所謂裏和也。以小便淸利爲裏和之標驗也。以人只當求所以和裏之法。不當但

利小便。蓋膀胱貼切命門。爲命門元氣發噓之第一關隘。內經謂三焦膀胱。應於毫毛腠理。以元氣行於膀胱。充於三焦。達於毛理也。今瀉膀胱。是直瀉元氣發噓之根矣。故陰虛之人。不可利小便。陽虛之人。尤不可利小便。

錢仲陽曰。小熱解毒。大熱利小便。李東垣曰。肺受熱邪。津液氣化之源絕。則寒水斷流。膀胱受經熱。癃閉約束。則小便不通。宜木通以治之。朱二允曰。小便利。則諸經火邪。皆從小便而下降矣。夫火畜於內。有宜通大便者。是熱結於腸胃之渣滓。在濁道。不在清道也。有宜利小便者。是熱邪淫溢於三焦之血脈。清道爲熱濁所搏。宜以養陰之藥。如生地、花粉之類。復其津液。使熱邪浮動。從血脈退出於津水之中。而以滲藥利之。而俱下。故小便利者。陰生而火退也。亦有熱邪清濁兩結者。張子和有玉燭散。陶節菴有黃龍湯。皆四物承氣合方。胡宗憲更謂先養陰活血。使毒不沾連於肝。然後可以承氣下之。是又分先後治法也。故水畜於內。宜利小便。火畜於內。亦不外利小便。

仲景治傷寒畜水。用五苓散。多飲暖水者。豈所畜之水不足利耶。蓋此證雖云畜水。亦兼畜熱。水與熱各搏於一偏。澤茯暖水并進。使兩邪一齊并去。不致水去熱

起。且其時表邪未淨。方中桂枝。既宜膀胱氣化。亦以清理表邪也。邪水不能作汗。必藉暖水之精。以蒸動作汗也。手法之密何如耶。以一方一法。而兩解裏邪一解表邪。手法之迅何如耶。

古人利小便法。不可勝紀。大致不外養陰理氣兩途。是利小便之先。正有大段事在。而小便之利。特其徵驗耳。今人不求所以利小便之故。不拘何病而混用之。又不求所以利小便之法。僅取澤瀉而直用之。在外感則邪氣內陷。在內傷則真陽下洩。抑更有喪心之說。爲小便一利。表氣乍陷。升氣乍匿。病形必爲之暫隱。遂指爲病減。以欺病家。旋即推手。以卸禍於後來之醫也。誤用麻桂而汗脫。誤用硝黃而泄脫。世皆知之。誤用澤瀉而滲脫。獨無有知者。以其雖用滲藥。而小便不必見利。元氣脫於無形故也。此禍近日兒科尤甚。不問何病。一利之後。垂頭喪氣。中氣不續。不能自言。旋變喘促。更謂氣擁而破降之。遂四肢微掣。目胞下垂。額冷汗出而魂不返矣。大抵小兒病。平日多是風寒乳滯。或久臥溼褥。身傷於溼也。夏月擁抱太久。是大人身上熱氣汗氣。逼入小兒身中腹中也。治宜宣開疏化。佐以清降。其滲利斂濇。皆未可輕試。

利止遺止反爲死證

仲景論傷寒少陰病利止。息高者死。時眩冒者死。又謂霍亂。利止者。亡血也。脈不出者死。吾診病虛損者兩人。皆上欬下遺。遺止兩三月即死。蓋遺者。陰陽不相維也。然猶有精而氣猶足以激出之。止則精神當日旺。病症當日瘳。乃反身日見困。神日見衰。脈形日細至數日數。斷續不勻。早晚無定。此乃陰陽偏絕。無氣以激其離根之元氣。僅縈縈於中焦而未散耳。故欬聲日低。呼吸日短。飲食時進時退。漸見稍動即喘。神魂不寧。此時補脾則中滿。補肺則上壅。而補腎與命門眞陰眞陽。溫養攝納。引氣歸元。雖爲對病之劑。亦是催命之符。何者。下焦元氣空虛無主。五藏運行之氣。久已不歸其根。一旦補藥得力。中焦氣將下運。如桶脫底而一去不得返矣。孫一奎治馬二尹傷食。誤服大黃、芒硝、巴豆重劑。尙未得瀉。以六君子救之。而曰慮其得藥後。脾陽內動。諸藥性發。將大瀉不止。如瓶水底漏而不可禁也。須備人參數斤以預之。其機括正與此同。孔毓禮亦謂痢止而手足厥逆。脈反沈細無神。不能食者。死也。仲景爲利止脈不出者。出人參四逆湯。亦不忍坐視。聊盡

人事而已。夫利出濁道。又屬暴病。猶且如此。況遺出命根。又在久病之後者乎。

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

肝之性。喜升而惡降。喜散而惡斂。經曰。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泄之。肝爲將軍之官。而膽附之。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東垣曰。膽木春升。餘氣從之。故凡藏府十二經之氣化。皆必藉肝膽之氣化以鼓舞之。始能調暢而不病。凡病之氣結血凝。痰飲胕腫。臌脹痙厥。癲狂積聚。痞滿眩暈。嘔吐噦呃。咳嗽哮喘。血痺虛損。皆肝氣之不能舒暢所致也。或肝虛而力不能舒。或肝鬱而力不得舒。日久遂氣停血滯。水邪泛溢。火勢內灼而外暴矣。其故由於勞倦太過。致傷中氣。以及憂思不節。致傷神化也。內傷飲食。外感寒溼。脾肺受困。肝必因之。故凡治暴疾痼疾。皆必以和肝之法參之。和肝者伸其鬱。開其結也。或行氣。或化血。或疏痰。兼升兼降。肝和而三焦之氣化理矣。百病有不就理者乎。後世專講平肝。不拘何病。率入苦涼清降。是伐肝也。殊不知肝氣愈鬱愈逆。疏洩之性。橫逆於中。其實者暴而上衝。其虛者折而下陷。皆有橫悍逼迫之勢而不可禦也。必順其性而舒之。自然

相化於無有。如東垣重講脾胃。必達肝木。所指藥品。乃防風、羌活、川芎、白芷諸辛散之品也。即陳皮、厚樸。且屢伸泄氣之戒矣。其義不大可思乎。丹溪號善用苦寒。而意重開鬱。常用之藥。不外香附、川芎、白芷、半夏也。其義不更可思乎。故知古人平肝之法。乃芳香鼓舞。舒以平之。非白芍、枳殼。寒降以伐之也。然則肝盛者當何如。曰肝盛固當泄也。豈百病皆可泄肝乎。醫者善於調肝。乃善治百病。內經曰。升降出入。又曰。疏其氣而使之調。故東垣之講胃氣。河間之講玄府。丹溪之講開鬱。天士之講通絡。未有踰於舒肝之義者也。所謂肝盛者。風火自盛。升散之力太過也。後人每以鬱而上衝。頭痛頭脹者。爲肝陽太旺。更有以遺精白濁。煩躁不眠。諸下陷之證。指爲肝陽太旺者。不亦戾乎。

風厥痓癇 附中惡五尸

內經論中風。皆指外中於風者。只是隱傷天地不正之氣。如前所謂陰虛者。感溫升之氣而發病。陽虛者。感斂肅之氣而發病是也。榮血耗燥。不與衞氣相維。衞氣衰散。無力自主。遂隱爲空氣暗風所持矣。張景岳毅然發非風之論。直指爲卽古

之煎厥。其理固是。而情形究有不同。天地之間。空中轉運之大氣。即風也。其力甚銳。豈必拔木揚沙哉。莊子曰。人在風中。仲景曰。人因風氣而生長。皆謂空氣即風也。當中風發病時其周身脈絡。皆有空氣馳驟乎其中。非如厥證之專爲本氣內亂也。內經又謂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此風字與外風全不相涉。正合厥證機括。中風之風。雖亦有此亢陽之氣。而其發病。究因感於空氣竄入筋脈也。故前人治法。總兼散風之意。不爲無見。其與痓厥癲癇異者。風之爲病。其傷在筋。故有口眼喎斜。肢節痿緩之象。厥之爲病。其傷在氣。血虛氣逆。加以外寒。束於皮膚。逆氣內迫上奔而發病也。故氣復即醒。醒即如常。而無遷延之患。以其在氣分故也。但正當氣逆之時。血未嘗不隨之而逆。故昏不知人。其形靜者。氣機窒塞之甚也。其有放血而愈者。邪不在血。血未瘀敗也。若血敗而色全黑。及血瘀而放不得出者。死矣。癲癇之病。其傷在血。寒熱燥溼之邪。雜然凝滯於血脈。血脈通心。故發必昏悶。而又有抽掣叫呼者。皆心肝氣爲血困之象。即所謂天地之疾風是也。厥有一愈不發。癲癇必屢發難愈者。正以在血故也。內經謂厥成爲癲疾。氣病日久。亦將滯入血脈也。痓之爲病。亦傷在筋。而暴因風寒溼之外邪。其來也驟。筋中之木

氣未虧故證見邪正格拒之象。而愈後并無似中風之餘患也。一爲筋中之血虛。而暗風走之。一爲筋中之氣滯。而外邪持之也。其熱病血不養筋而痙者。乃轉筋之敗證。血竭氣衰。但略見口噤齒介瘈瘲而無脊反頭搖目赤格拒之象也。中惡客忤而卒死者。卽厥也。但所感。或挾空中穢惡之氣。故其治或放血。或汗。或下。皆以泄氣血中有餘之邪也。要之此四病者。雖有病機病體之不同。而吾有一言以該之。歸於調肝也。經謂十一藏取決於膽。肝膽一氣也。肝膽之氣。充足條暢。噓噏停勻。其根不空。其標不折。斷不致有倉皇逆亂之事。故治法雖各因其藏。各因其氣。而總必寓之以調肝。肝者貫陰陽。統血氣。居貞元之間。握升降之樞者也。木曰曲直。腎陰不燥。則肝能曲而藏。而心得下交。脾陽不陷。則肝能直而伸。而心得外照。世謂脾爲升降之本。非也。脾者升降所由之徑。肝者升降發始之根也。又有所謂五尸者。飛尸、伏尸、遁尸、風尸、疰尸。其發也。或目光一眩而厥仆。或身上胸內。一處急痛。如刺如裂。瞬息攻心而卽厥仆。或怒而發。或憂而發。或勞而發。或驚而發。或食惡味而發。或聞穢氣而發。或入廟入墓問病見尸見孝服而發。或聞哭而發。或自悲哭而發。或見血而發。或遇大風驟寒而發。此皆風寒燥溼雜合之邪。刺入

血脈。內傷五藏之神也。自古醫書。未有確指病根者。以泰西醫說考之。乃逆氣鼓激。惡血上攻於腦也。其先痛而後厥者。由腦氣筋而漸感於腦也。所謂腦氣筋者。如脂如膜。發原於髓。資養於血。故邪伏於營血之分而不散。以致血絡有變。一經外有所觸。感動其邪。與血相激。其機如電之迅而病作矣。內經曰。血氣者。人之神也。又曰。血者神氣也。故血亂而神卽失常也。此皆癇疾。與癲癇同類治之。總以疏肝宣心濡血搜筋爲法。肝氣舒。心氣暢。血流通。筋條達。而正氣不結。邪無所容矣。其用藥大致多生津化瘀也。津充則五藏皆潤。瘀行則百脈皆通。而古書只有祛痰理氣之議。宜其百無一效耳。

中風實在上焦虛在下焦

中風者。內燥化風。而復感於邪之所作也。內燥之故。亦致不同。有溼熱久菀。化爲燥痰。壅滿胃絡。一旦或因勞倦。或因憂鬱。或因天時不正。忽然暈倒。昏迷無知。四肢抽掣。呼吸有痰者。此熱痰擁入心包。而氣閉不通之證也。其證神昏而不醒。肢瘈而不緩。或更兼拘急不便也。病在中焦以上。爲肝脾之邪實。治宜開之降之滌

痰化血。佐以養陰。有陰虛內涸。無以奉心。心氣大潰。筋脈緩弛。一旦不因勞倦。不因憂鬱。不因天時不正。卒然仆倒。口目喎僻。流涎不止。兩腮暈紅。手足微掣。緩縱不收。偏痿不用。呼吸有聲無痰。神識忽明忽昧無定者。此下焦陰津耗竭。無以維氣。氣散筋枯之所致也。病在下焦肝腎陰空陽散。大開不合。治宜滋之斂之。養心平肝。佐以行氣。蓋此之所謂中風。即內經所謂發爲痿厥。是痿厥合併之病也。觀於內經論厥。有寒有熱。而論痿獨曰。生於大熱也。玩於斯義。亦可知陰陽虛實微甚之別矣。夫中風未有不由於陰虛者。但有陰虛而陽氣內陷。有陰虛而陽氣外散。有專真氣內空。有兼痰涎內實。故前證偏於厥多。厥多者。陽氣怯而陷。故內攻有力。何者。痰血有以滯之也。其後恆積爲內熱。後證偏於痿多。痿多者。陽氣悍而散。故癱緩無力。何者。津血不足以維之也。其後或轉爲內寒。有病而即死者。有病而遷延歲月者。入臟與入絡之辨也。又虛脫與實閉之分也。至於其脈大率左沈弦而右洪緩。何者。陽氣內陷而結。陰津內竭而枯也。有兩手沈細弦勁者。純於陽虛也。有沈而洪散。重按指下一片模糊者。純於陰虛也。又有浮弦細勁者。浮薄而散者。有汗即死。無汗可治。有三部斷續不勻。漉漉如珠者。有兩關孤硬。而尺浮空

者。此皆元氣已脫也。有三部洪弦滑實。粗硬如索。衝指而起者。是陰竭而痰涎內實也。身靜即死。四肢躁擾。有力如狂。宜大承氣加人參、地黃急下之。有浮候弦細。中沈緩滑兼洪。重按始空者。此陽微虛而內有溼熱之痰。中風極善之脈也。又有下焦陽氣虛寒。中焦肝胃燥熱。寒格其熱。上冲於心。其脈浮空。或洪大。而按之弦細呆長也。夫中風大病也。前人議論歧出。莫衷一是。故於此三致意焉。東垣言虛。其時有內實者何也。河間言火。其時有無火者何也。丹溪言痰。其時有無痰者何也。惟探其本於津枯血滯。明其機於陽氣內陷。與陽氣外散。辨其證於痰之有無。外感之輕重。究其變於化寒化熱。而大義賅於此矣。

厥逆奔豚脚氣攻心

內經曰。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千金方及董及之謂此即脚氣。似矣。脚氣有風溼寒溼之不同。風溼多挾熱也。又有奔肫。亦下焦寒溼證。皆邪氣自下部鼓肝腎之虛陽。上衝於心。使真氣離根而上浮。最爲危急之候。其故由於風寒溼邪。自足心涌泉穴竄入。或自腰腧竄入。其緩者。菀爲溼熱。化內風而上衝。其急者。是風勝也。不

待化熱。而即上衝。久延不愈。遂結爲腎積之奔豚。所謂猪癲風也。是膀胱氣逆也。又有一種。本無外邪。肝腎內冷。陰風鼓動水邪。上掩心肝生陽。迫悶卒厥。神昏不醒。舌強不語。口眼喎僻。四肢瘈瘲拘急者。亦奔豚之類。急證也。宜溫宣重鎮。如黑錫丹之類主之。其輕者。擬方如下。熟附片、煅龍骨各四錢。烏藥、九節菖蒲各三錢。桂枝、牛膝各二錢。木瓜、吳萸各一錢。細辛、沈香各六分。此方宣通心肺清陽。溫化肝腎伏陰。即金匱要略首條所敘之證治也。金匱曰。見肝之病。知肝傳脾。即當實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此謂肝之陰氣。挾腎之水邪。上勝脾陽。治當建脾之陽。制腎之水。水退火升。則肺金清肅之令不行。而肝木生發之令得矣。此專指肝腎虛冷言。故曰肝虛用此法也。後人不識其義。疑誤疑衍。亦昧矣。故中風有一種純寒無陽之證。其根發於裏。即寒溼脚氣奔豚之類。於東垣、河間、丹溪所稱痰火之中風。渺不相涉。歷來論中風者。泥於三家。不暇及此矣。喻嘉言醫門法律中寒篇末。發明許叔微椒附湯方證。其義與此相發。當詳玩之。

虛損奇證

天下有奇證。即在常病之中。令人不可捉摸者。族弟成室太早。先吐血。繼咳嗽。二年始得診之。脈數而濇。以溫補脾腎。兼理肺氣治之。即愈。半年同家。又接考試。病復發。又半年。始得診之。身熱。時時汗出。咳嗽氣急。自言少腹有氣上涌。當其涌時。鼻出不及。從口衝出。其勢洶湧。不可吸止。日夜數發。逼迫難堪。診脈浮弦而數。此有風溼在表也。先以芳香宣理脾肺。佐以固腎。一劑。得冷汗續續半日。諸證頓瘳。繼以溫固肝腎之劑調理之。氣病仍復時發。發時或兼咳。或不兼咳。脈象必數疾而不洪大。及愈即平調如常人。但身體日漸疲輭。中間疑其風邪從臍入。疑其寒從足心入。用藥溫補下元。更佐以外治。莫不暫效而旋發。再用即無功。所更奇者。教令靜坐。吸氣稍長。用意深納。旋即身大寒熱如瘧狀。初尚以為藥力能振動陽氣而化瘧也。及次日。不寒熱矣。身體輕爽倍常。方大喜。間不半月。又衝發如故。再教納氣。又發寒熱如前。殊莫解吸氣深納之何以遂致寒熱也。小便赤濇。大便艱秘。口味初強漸弱。自秋及冬。經余手治。皆用溫潤鎮固之法。間或別延他醫。指為

陰虛。稍用涼潤。即水瀉而氣陷不續。又疑有蟲。藥中佐入百部、雷丸。又思寒邪深伏下焦。宜用溫下。以大黃、牽牛入溫補劑中。得下。亦於病無增損也。其後漸覺喉痛如破。又如腫塞。不能下食。視之。略無紅腫之事。但小舌墜下。脈象亦漸細濇少神。知其腎氣不能上朝。督脈蕭索。無能爲矣。臘月回家。遷延三月。身痿不能起於床矣。終莫得救挽之術也。衛氣雖損病常證。亦未有似此洶湧莫遏者。詳述之以俟高明者之指示焉。

斂散升降四治說略

凡風寒溼熱。散漫於周身之腠理者。無聚積之術也。則因其散而發之。瘀血水食。結積於胃與二腸膀胱之內者。已屬有形。勢難消散。則因其聚而泄之滲之。邪在上脘。愠愠欲吐。是欲升不遂也。則因而吐之。邪在大腸。裏急後重。是欲下不暢也。則因而利之。此順乎病之勢而利導之之治也。溼熱無形。散處於腸胃膜絡之中。既不外越。又不內結。則以酸斂入泄劑。撮其邪而竭之。瘀血有形結聚於腸胃膜絡之中。其質凝滯。不能撮而去也。則以辛溫入攻血劑。溫其血而化之。腎氣不納。

根本浮動。喘嘔暈眩。酸鹹重鎮。高者抑之。中氣虛陷。泄利無度。呼吸不及。固濇升補。下者舉之。此矯乎病之勢而挽回之之治也。凡病誤降者。欲救之不可急升也。誤升者。欲救之。不可急降也。誤寒者。欲救之。不可急以大熱也。誤熱者。欲救之。不可急以大寒也。寒熱猶或可急也。升降斷不可急也。嘗見先以承氣誤下。中氣下陷。急以參耆升之。虛氣上越。喘逼不能食而死矣。此當建中濇下。不可升提其上也。

新病兼補久病專攻

凡病皆宜攻也。而有時兼補者。以其內虛也。內虛之義有二。一爲內之正氣自虛也。一爲邪氣在表。其表爲實。邪未入裏。其內尚虛也。新病邪淺。加補氣血藥於攻病劑中。故病去而無餘患。若久病正氣受傷。邪已內陷。一加補藥。便與邪值。而攻藥不能盡其所長矣。故華元化、張仲景、孫真人書中。治久病諸方。反重用攻擊。不佐以補者。爲邪氣在裏故也。此法率以丸而不以湯者。急藥緩服也。待至攻去其邪。裏邪勢殺。而後以補藥盡其餘焰。故效捷而亦無餘患也。後人識力不及。每謂

風寒初起。正氣未虧。無庸兼補。更有謂邪氣在表。兼補即引邪入裏者。往往攻藥不得補藥之力。邪氣糾纏不盡。或攻傷正氣。邪轉內陷者。其弊由於不識古人急補之義也。及治久病。邪氣膠固。反夾雜補藥。更有專補不攻。謂正氣充足。病自漸瘳者。殊不知邪氣盤踞於裏。補藥性力。皆走裏而守中。其氣正與邪氣相值。不能與正氣相接也。往往使邪氣根株愈牢。堅不可拔。遷延不救者。其弊由於不識古人急攻之義也。大凡攻補兼施者。須詳虛處有邪無邪。爲第一要義。虛處有邪。則補虛之藥。不免固邪矣。此施治之最棘手者。古人補母瀉子之法。殆起於此。如肺氣既虛。而又有風熱或痰飲之實邪。此宜補脾而攻肺。不得補肺與攻肺並用也。

慾不可遏法宜疏肝健脾

腎主志。肝主怒。脾主思。凡肝熱鬱勃之人。於慾事每迫不可遏。必待一泄。始得舒快。此肝陽不得宣達。下陷於腎。是怒氣激其志氣。使志不得靜也。肝以疏泄爲性。既不得疏於上。而陷於下。遂不得不泄於下。泄之不止。腎精爲肝風煽盡。而氣脫矣。治法酸涼辛涼清肝之燥。疏肝之鬱而升發之。使不下陷。若不應者。是脾虛不

能升載肝氣也。加健脾以託之。若以苦寒清心。心肝木火之邪。一齊下溜。搏於腎陰。愈令勃勃欲出矣。大抵兼升兼開。兼滋兼斂。而不可清降也。此證男婦皆有。若濕熱盛者。可加苦寒鹹寒以堅之。

讀醫隨筆

清　建德　周學海澂之甫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五　方藥類

石膏性用

石膏性寒。理直體重而氣清。最清肺胃氣分之熱。而自仲景青龍越婢方中用之。後世釋本草者。遂謂力能發表。其說謂石膏理直。故能疏表。穿鑿極矣。竊嘗深體此物必能利濕仲景方意蓋取其清熱利水也。後讀洄溪醫按。又謂石膏能降胃中逆氣。吳鞠通又以石膏半夏治痰喘。其性用不皎然乎。但生用則清熱之力勝。熟用則利溼之力勝。潔古增損柴胡湯用石膏治產後中風。是又培土鎮風之藥矣。陳修園金匱歌括中水氣篇杏子湯方下。亦極論石膏質重性寒。只能清肺胃鎮逆氣。去內蘊之熱。不能發外感之汗。即或溫病有時熱氣亢逆。肺葉焦滿。不得

運轉。以石膏清之降之。而肺氣遂滋潤而汗出者。此亦非發散之功。乃清滋之效也。又療小兒急驚。用生石膏十兩。加辰砂五錢。研極細末。每服一歲至三歲一錢。四歲至七歲一錢五分。是石膏確爲重鎮清痰之品。少加辰砂。借引導以達於心也。又仲景薯蕷丸下云。欲肥者。加燉煌石膏。是又能令人肥壯也。何者。以其合山藥、大棗。能清養脾胃故也。

丹皮不涼 并桔梗

張石頑曰。牡丹皮雖涼。不礙發散也。竊嘗丹皮辛羶異常。能通行血分。非性涼之藥。蓋平而近溫者。功用在歸芎之間。而其氣沈降。不致上僭。故爲良品。

王孟英曰。丹皮雖涼血而氣香走泄。能發汗。惟血熱有瘀者宜之。又善動嘔。胃弱者勿用。此論已略能不汩於舊說矣。動嘔一層。亦實有之。但物性終非上升者。丹皮之苦。不敵其辛。桔梗之辛。不敵其苦。故二藥皆以降爲用。而斂散不同矣。

論遠志石菖蒲秦艽柴胡

昔人謂讀書須從對面看。此語最有意味。遠志、菖蒲。書謂開心氣。世遂凡於心虛之證。皆避之如砒毒矣。殊不知書謂開心氣者。以其味微辛而力緩。止能內開心氣。不能外通膚表也。不然。如麻黃、細辛、桂枝者。豈不大開心氣。而何以書絕不言之。以其力不止於此也。若以此開心氣。是病在心。而藥力直致之膚表矣。是不可也。惟遠志、菖蒲剛靜力緩者。足當開心氣耳。且心虛之病。又各不同。如陰虛心燥。是心氣已不得陰以養之。其開散已不可支。豈可復以此開之。如陽虛心氣爲痰水所凌。以致怔忡恍惚者。非以此開散痰水。心氣何由得舒。若亦以棗仁五味滋之。不益之閉乎。秦艽、柴胡退無汗之骨蒸。此語出於東垣。本不足據。然揆其義。亦不過以其苦能入骨。辛涼微散。能清泄鬱熱耳。世遂謂其能發骨中之汗。夫發骨中之汗者。惟細辛、獨活可以任之。麻黃、桂枝力迅氣浮。尚且不能沈搜入骨。而謂秦艽、柴胡之苦辛涼降。能透發骨氣致之於表而爲汗。其誰欺乎。

斂降并用

凡治痢疾用白芍、檳榔、木香、黃連者。此數藥皆味極苦濇。性極沈降者也。因痢疾

是痙熱邪毒。旁漬腸胃細絡夾膜之中。苦濇之味。能吸而出之。隨渣滓而俱下矣。故裏急後重用此等藥。攻下穢涎而病愈者。腸胃絡膜之濁氣泄盡也。若用大黃、芒硝傷正留邪。每至不救。若用粟殼烏梅固脫留邪。多成休息。得其一而遺其一也。錢仲陽治小兒驚癇輕粉巴豆、牽牛并用。一斂一泄。即攝取痰涎而驅下之也。古方此類甚多。

斂散并用

凡欲發汗。須養汗源。非但慮其傷陰。亦以津液不充。則邪無所載。仍不得出也。故桂枝湯中用芍藥。或更加黃芩。麻黃湯中用杏仁。或更加石膏。匪但意清內熱。以爲胃汁充盈。邪乃有所附而聚。聚乃可驅之使盡耳。故傷寒論有發熱自汗而病不愈。以桂枝湯先其時發汗則愈者。充其榮則衞不能藏奸也。張石頑曰。凡患溫熱。煩渴不解。往往得水。或服黃芩、石膏等寒藥。浹然汗出而解者。腸胃燥熱。力不勝邪。寒清助胃生津故也。凡辛散之劑。佐用甘酸。皆此義也。小青龍之五味子。大青龍之石膏。桂枝湯之白芍。最可玩味。

桂枝正治吐血

桂枝是溫通血脈之爲寒閉者。吐血病中。有一種腎寒而元陽虛者。胃寒而中氣怯者。皆令血脈不能通暢。遂旁溢而妄行。內經所謂血泄者。是脈急血無所行也。其證得節卽動。遲速有定期。如婦人月信者。脈旣不暢。血盈卽傾之而出也。每以桂枝爲君治之。應手輒效。章虛谷亦盛稱桂枝能通血脈之寒閉也。若咳嗽見血。不因吐出者。尤屬寒閉無疑。而世人每謂桂能動血。一見血證。輒循例槪禁用桂。誤哉。

暴病忌朮

傷寒論霍亂條理中丸後。有臍上築築有動氣者。去朮加桂。金匱水氣篇苓桂朮甘湯下。有少腹有氣上衝胸者。去朮如五味子。世謂動氣忌朮。以朮能閉氣也。蓋動氣上衝者。氣之不能四達也。寒水四塞。腎中眞氣不得旁敷。而逼使直上。故氣動也。桂枝細辛。所以散水而通絡。使氣旁達也。五味子所以斂肺而降逆。使氣歸

根也。若白朮。能利腰臍結氣。似於證無甚相違。而不知腰臍無結。而忽利之。是欲虛其地以受邪。邪將固結腰臍。上下格拒。腎陽因之撲滅矣。且甘苦能堅能升。津液不得流通。氣機爲之升提。即有礙於桂枝、細辛之功用也。故吾以爲凡遇上吐下瀉。以及心腹急痛。痧脹轉筋暈弦顛仆之急病。又或乾嘔咽膈噦呃之危病。皆以愼用白朮爲宜。前人謂動氣難診於脈。當問而知之。亦不盡然。其脈當是圓疾如豆。丸丸不去。時上馳如矢也。

按、動氣。皆因氣行有阻衝激而然。其動有微有甚。總是中熱下寒。腎寒肝熱。加以上有寒閉。其情更急。凡痰飲停積。以及素患疝瘕。時時衝動者。只是升氣相礙也。若誤汗誤下誤吐。致氣從少腹上衝者。則防暴脫矣。若久病陽微。腎氣上越者。其勢更難挽回。前人指爲肝腎氣絕。陰邪上犯。故動氣之暴發而危者。總由腎陽驟熄。水精不能四布。寒極化燥。如水成冰。其氣上逆。直欲凌犯君火之位故也。人身亦如六合。此時地與四維。氣皆閉塞。只得一線直上。辛能開腠理通氣。致津液。故重用桂枝細辛以開之。白朮之忌。蓋惡其濇津升氣也。汗吐下之禁。蓋惡其傷津損氣也。又按齒暴長。爲髓溢。濃飲朮汁即消。魏玉橫謂此即

朮消腎氣之徵。非也。齒暴長者。肝腎溼熱太盛。火鬱風生。故靜者動也。朮能收攝溼邪。培土鎮風。風定故齒復其堅靜之本體矣。是鎮肝也。非消腎也。

調經安胎同藥之誤

世傳佛手散一方。即當歸、川芎二味。謂專治胎動不安。生胎能安。死胎能下。將產又能催生。妊婦常服。可免半產。余十年前。即疑其理。無如世醫莫不信用。即名醫如陳修園書中亦盛稱之。且間有用之得效者。然余究只敢用以催生屢施有驗。未嘗肯用以安胎也。嗣讀某名家書。極論世以調經之藥安胎之謬。爲禍甚烈。乃私幸先得我心矣。近日目睹其禍。爰取而論之。夫安胎本無定藥。亦視其婦之體質而已。既孕之後。體質無非血氣之寒熱虛實兩途。故丹溪謂白朮、黃芩。爲安胎之聖藥者。亦舉此以明虛寒實熱之兩大端耳。然寒亦有實。熱亦有虛。總須辨明氣血爲要。若氣寒血實。附子、桂枝可并用。以溫氣而行血也。氣寒血虛。當歸、川芎可并用。以行氣而補血也。若氣熱血實。則不免有脹滿衝激之虞矣。而可復以芎歸助熱而增實乎。氣虛血熱。更不免騰沸躁擾。縱不任而下墮矣。而可復以芎

歸耗氣而溫血乎。故氣虛血熱胎動下漏者。急用甘寒苦寒。助以補氣生津。使血定而筋堅。力能兜舉。其勢漸緩。再看有無凝血。於補氣清熱劑中。略佐行瘀。便萬全矣。蓋人之子宮。萬筋所細結也。筋熱則縱弛。寒則堅強。太寒則筋急。而兜裹不密。氣散血漏。太熱則筋弛而兜裹無力。亦氣散血漏。今人之體。虛熱居多。故孕後脈多洪滑數疾。若太滑或按之即芤者多墮。以其氣熱而血虛也。余於婦科經產。深佩孫真人之訓。頗切講求。用藥不拘成例。總從氣血寒熱虛實六字上著想。而於脈象上定其真假。故病無遁情。治未或誤也。古人以桂枝湯爲妊娠主方。今人以四物湯爲妊娠主方。真古今人識力不相及也。至謂胎產百病。均以四物加味。極謬之談。而百口稱述。殊不可解。余見妊婦產婦外感。致成勞損者。皆此方加味之所致也。

桔梗不能升散

李東垣謂桔梗爲藥中舟楫。能載諸藥上浮於至高之分。當時未曾分明甘苦。而推其功用。則當屬於甘者。若苦梗泄肺。是能泄至高之氣。不能升氣於至高也。近

日著本草者。列其說於苦桔梗條內謬矣。甜桔梗。味甘而靜。能升發胃氣。故能解百藥毒。與葛根相近。後人又謂桔梗能開肺發表此則甘苦皆無此功。且諸書幷明言咳嗽以苦梗開之。何也。彼蓋見苦梗中挾辛羶之氣也而孰知其辛不敵苦耶。故徐靈胎謂外感作咳。用桔梗、麥冬清肺。便成勞損。可稱偉論。

仲景抵當湯丸大黃䗪蟲丸

時醫無術。不議病而議藥。無問病之輕重。但見藥力之稍峻者。遂避之如虎。而不察其所爲峻者。果何在也。故病之當用攻者。輕則桃仁、桑皮。重則大黃、芒硝再重則寧用牽牛、巴豆。而所謂蝱蟲、䗪蟲、水蛭、蠐螬。則斷斷乎不敢一試。何者。其認病認藥皆不真故但取輕者以模棱了事也。誤人性命。豈淺鮮耶。夫牽牛、巴豆等藥。直行而破氣。能推盪腸胃有形之渣滓。而不能從容旁滲於經絡曲折之區。以疏其瘀塞也。故血痺之在經絡藏府深曲之處者。非抵當輩斷不爲功。而誤用硝黃、牽牛、巴豆直行破氣。是誅伐無過矣。且血痺而破其氣。氣虛而血不愈痺耶。世之樂彼而惡此者。亦曰䗪蟲、水蛭有毒耳。牽牛巴豆獨無毒耶。竊以狂夫一得。爲天

下正告之曰。牽牛、巴豆。破氣而兼能破血者也。其行直而速。病在腸胃直道之中。而未及四滲。則以此下之。愈矣。若血絡屈曲。俱有瘀滯。非蝱蛭之橫行而緩者。不能達也。蝱蛭止攻血。略無傷於氣。且其體爲蠕動之物。是本具天地之生氣者。當更能略有益於人氣也。有氣則靈。故能屈曲而旁達也。海藏云。妊娠藏血。忌抵當、桃仁。只以大黃合四物服之。則母子俱可無損而病愈。以胎倚血養。故不得以蝱蛭破血太急也。然胎亦藉大氣舉之。若氣虛者。又不如抵當桃仁、加補氣藥之爲穩矣。

大黃瀉心湯是實則瀉子法

難經云。虛則補母。實則瀉子。此亦互文見義。以明補瀉有活法。不必專執本藏也。故常有實瀉母而虛補子者。仲景瀉心湯中用大黃。却確是實則瀉子之義。是火爲土壅。溼熱菀結胸中。致火氣不能遂其升降之用。發爲喘滿痞結者也。補瀉母子。是因本藏不可直補直瀉。而委曲求全之法也。凡病須補瀉兼到者。不能一藏而兩施補瀉也。則權母子而分施之。

燥屎與宿食用藥不同

燥屎爲津液耗虛。腸胃枯結。而屎不得下。是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宿食爲胃有寒溼。水穀久停不化。是陰之有餘。陽之不足也。故仲景用承氣治燥屎、以芒硝、清熱。大黃潤燥。而以枳樸推其氣。使之下行。若宿食不得熟腐。必以乾薑、豆蔻、山查、麥芽溫而化之矣。近醫燥屎宿食不分。每以山查、麥芽治燥屎。致愈堅而不得下。以大黃、芒硝下宿食。每致洞泄完穀。陽脫而死。此等淺證。尙不能辨治。何以醫爲。東垣以大便秘結。爲血中伏火。此指常秘者言。又有卒秘於春分前後者。亦多因肝陽初升。伏火乍動所致。若卒秘於秋分前後。或夏月久旱暑盛之時。則多屬肺氣虛燥之故。暑燥既已開泄肺氣。而汗多又傷津液。加以口鼻呼吸亢氣。遂致肺氣不足以下降。津液不足以濡潤大腸。是爲肺移燥於大腸。與血中伏火無涉。吾每以沙參、蔞根各用兩許投之。其效甚捷。不待用血藥也。

小兒乳食停滯

小兒乳滯。或夾食。或夾風寒。乳爲血質。非尋常藥力所能攻。古人用硇砂、巴豆。其意深矣。今人不敢用。吾每重用桃仁、山查於劑中取效甚捷。甚者加檳榔、牽牛。無不應手。乃有不但不敢用檳榔、牽牛。并譏山查、桃仁之峻。非小兒弱質所能勝者。然則吾以山查、桃仁殺人之小兒。不亦多矣乎。有麵滯者。加杏仁。且吾家小兒一遇夾食。卽用京都萬應散。此乃錢氏方。內有牽牛、巴豆、輕粉、硃砂。每用輒效。未見有損。嗚呼。小兒元氣幾何。若不認證真切。峻藥急治。而畏怯嘗試。遷延日久。元氣漓矣。卽神丹其能救耶。人謂小兒臟府弱。不堪峻藥之攻刷。吾亦謂小兒藏府弱。不堪久病之蹂躪也。只在認證真而已。認證不真。無論峻藥平藥。皆能殺人。

金銀薄荷湯下 金銀花薄荷湯下 金銀箔

錢仲陽小兒直訣方中涼驚丸五色丸後。有金銀薄荷湯下之文。他書引此。每於金銀下加花字。絳雪園古方選注真珍圓下。有金銀花薄荷湯下。此方出許叔微本事方。原書并無花字。是花字之爲妄增無疑矣。凡此等方皆治小兒驚癇。與大人痰厥諸病。金銀之氣。能鎭肝逆。薄荷之氣。辛散通絡。義本昭然。於花何與耶。又

顱顖經治驚牛黃丸方下有云。加金銀箔五片。考箔薄古通用。故敗脈之象。有如懸薄。卽謂寬散如簾箔之懸也。況金銀箔更因其形體之薄而立名。其通用更不僅音之相近矣。竊恐錢許方中不但花字衍文。卽荷字亦恐後人附會妄增耳。第相沿已久。不敢定斥爲誤。姑論而存之。

後閱一年。得讀全幼心鑑。書中極論金銀入藥之誤。謂薄荷家園葉小者。名金錢薄荷。銀字誤也。此說雖異而用意正與予同。是讀書細心者也。存以參考。

娑羅果

近有以娑羅果治心胃痛。甚效。其形如栗。外有麤皮。故俗或名天師栗。此物來自西域。古方少用。本草不載。惟近人趙恕軒本草綱目拾遺載之。亦僅言治胃痛心疾而已。嗣讀肘后方藥子一物方。所言形象製法主治。一一皆與娑羅果合。且言娑羅門胡名那疏樹子。是字音正相近矣。其主治於心腹痛外。更治宿食不消。癰疽丁腫。毒箭蛇螫射工。諸毒入腹。難產。及惡露不止不下。帶下。齲齒各證。外敷內服。均無不效。中國謂之藥子。去外麤皮。取中仁。研細末用。千金方第九卷。治瘟疫。

以藥子二枚研末水服。是皆前人之所未考也。娑羅樹。今京都西山臥佛寺有之。

小柴胡非治瘧正方

世莫不以柴胡爲治瘧正藥者。以小柴胡湯爲能治寒熱往來之證也。予嘗深思此方。乃治寒熱往來之方。非治瘧之正方也。金匱以此方去半夏加栝樓。以治瘧發而渴者。又曰亦治勞瘧。其大旨可見矣。蓋瘧之正病。乃寒溼傷於太陽暑熱傷於太陰。二氣交爭於脊膂膜原之間而發也。其治宜九味羌活加味。又有癉瘧經謂陰氣獨絕陽氣孤行。此暑盛於內。微寒束於外。津液耗竭而作也。治宜白虎湯加味。二者一寒一熱。皆邪盛之正瘧也。小柴胡方中藥味是滋榮以舉衞。必榮氣不足。衞氣內陷。榮衞不和。寒熱往來之虛證。始得用之。人參、甘草、黃芩以益榮清熱。柴胡半夏以提衞出榮。薑棗以兩和之。故人之勞倦傷氣。中氣內陷。津液耗竭。衞氣滯於榮分而不得達者。得之其效如神。故曰治勞瘧也。若近日正瘧。皆是寒溼下受。隨太陽之經。上入脊膂。內犯心包。暑氣上受。入太陰之藏。而內伏膜原。外再新感微寒。暑氣益下。寒氣益上。遂交爭而病作矣。小柴胡慮其助寒。不可用也。

若用於痺瘧。又嫌其肋燥矣。近有見柴胡無效。或病轉增劇。不得其故。妄謂用之太早。引邪入裏。又謂升散太過。有傷正氣。皆未得柴胡之性者也。神農本經。柴胡功用。等於大黃。是清解之品。其疏散之力甚微。性情當在秦艽、桔梗之閒。能泄肝中逆氣。清膽中熱氣濁氣。自唐以前。無用柴胡作散劑者。宋以後乃升柴幷稱矣。傷寒邪至少陽。是大氣橫結而漸化熱矣。故以此兼開兼降之劑緩疏之。豈發散之謂耶。

仲景方當分四派

昔人謂仲景傷寒方分三大綱。曰桂枝。曰麻黃。曰青龍是也。然此三方。皆隸太陽。何得以該全書之旨耶。竊嘗反復傷寒一部。其方當分四派。桂枝、麻黃、葛根、青龍、細辛爲一派。是發表之法也。理中、四逆、白通、真武爲一派。是溫裏之法也。柴胡、瀉心、白虎、梔豉爲一派。是清氣分無形虛熱之法也。承氣、陷胸、抵當、化瘀爲一派。是攻血分有形實邪之法也。其中參伍錯綜。發表之劑。有兼溫中有兼清氣。有兼攻血清裏之劑。有兼攻血有兼發表。更有夾用溫裏者。變化無方。萬法具備。故學者

但熟讀傷寒金匱方而深思之。有得於心。如自己出。自能動中規矩。肆應無窮矣。

阿片體性

阿片味苦性斂。苦屬火而燥。走骨走血。斂屬金而急。行肺行膚。清中含濁。能束人之氣。縮人之血。氣初得束。則勢激而鼓動有力。血初得縮。則脈鬆而周運無滯。筋節亦藉其束力縮力。頓覺堅強。故爲之神清氣爽而體健也。其能止痛。亦以其能束氣而縮血故也。其性陰險。中有所伏。其毒力能變化人之血性。使血脈骨髓藏府之中。化生一種怪氣。其形如蟲。能使人之性情俱變。蓋性情隨氣血而變者也。蟲卽血中之靈氣也。氣血久束久縮。反被困而乏生機。故日久則氣短而音羸。血變而色壞。其常苦燥結者。以血氣之熱力。爲煙力所束縮。不得宣發而內積也。脫癮則氣弛而汗出。血散而身寒。筋骨亦爲之緩縱而不收。甚至喘咳不止者。以氣血慣受束縮。一經鬆懈。遂渙散頹唐。無以溫裏而衞表也。治之必用苦燥斂急之品。合行血固氣之品。幷能搜入骨脈深隱之處。抉其伏氣。使其伏氣逐漸外泄。正氣日漸內充。吐故納新。漸復常度。乃眞斷癮也。常須謹愼。稍有忽略卽易生病。而

癮象復見矣。若氣血本虛。癮又深久。更難斷戒。是終身之苦也。

當歸

當歸。辛甘。香羶。大溫。入肝。通行氣血。開結散鬱。壯肝膽陽氣。化血脈寒痺。凡寒溼凝滯筋骨疼痛拘急。不能得汗者。以此溫通之。性雖能潤。而血分虛燥。肝胃火衝。暈眩嘔吐多汗者忌與。以其溫升開散也。秦產甘潤。川產辛劣。　亦能通督脈達巔頂。以升陽氣。而辟陰邪鬼魅。

青蒿桔梗柴胡澤瀉龍骨

青蒿。苦。微辛。微寒。清而能散。入肝膽。清溼熱。開結氣。宣氣之滯于血分者。凡芳香而寒者。皆能疏化。溼盛氣壅之濁熱。及血滯氣虛之鬱熱。不宜血虛氣亢之燥熱也。即茵蔯、夏枯、苦桔梗、柴胡、秦艽之屬皆是。

苦桔梗。大苦甘辛而涼。能降能開。入肺。清熱。散風。風火菀亢于上焦。故神農主兩脇脹痛。本草主咽痛。化斑疹。止咳。解溫毒。癰疽排膿。皆火邪菀結之病。宜用苦者。

甘桔梗生津益氣。功近黃耆。而力較薄。

柴胡苦寒清降之品也。入肝膽。清結熱。降逆氣。疏理腸胃溼氣。止暈眩嘔吐。除脇脹。堅痿緩。幷無宣發升騰之性。但氣清能燥不能潤。燥則近於升散。故溼熱菀結者宜之。陰虛火亢未合也。其主寒熱往來。是疏理溼熱結氣之功。能清疏營分之結熱。不能開發衞分之表邪。而世以治寒溼瘧失之。

澤瀉辛麻苦寒入三焦膀胱。迅逐水邪。其辛麻能使三焦膀胱之細絡爲之開疏。而水得暢下。故滲竅之力甚猛。若無水邪。即傷津液。尤能泄命門真火。下焦元氣。夫陽虛水畜。合桂附用。陰虛火熾。合地黃用。而桂附地黃不能敵其滲泄之力。每用一錢。且合山萸、五味、木瓜之酸收。至三四劑。即中氣不續。下焦如開。古謂過服損目。正以腎津竭而肝氣陷也。暫用少許。以爲導水導火之引子。

龍骨土也。而形色象木。其味甘濇。能收斂木氣。清利土氣。故主肝氣犯胃。木土相激。氣逆不和諸證。其鎭水邪。安心氣。皆平肝逆之功也。健脾濇大腸。皆益土制水之功也。燥濇無潤。大致水溼上泛者宜之。

讀醫隨筆

清 建德 周學海澂之甫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六 評釋類

讀傷寒論雜記

三陰三陽者。陽經爲陽。陰經爲陰。此以外言之也。五藏爲陰。六府爲陽。此以內言之也。在外者。又以寒傷營。在脈中者爲陰。風傷衛。在脈外者爲陽。在內者六府。又以胃爲陽。大腸爲陰。膀胱爲陽。小腸爲陰。膽爲更陰也。五藏又以肺爲陽。心脾爲陰。肝腎爲至陰也。內經以脾爲至陰。

三陽亦有裏證。三陰亦有表證。在表者。無論陰陽。多在足經見證。在裏。則手足俱有矣。陽明承氣攻大腸。非攻胃也。豈有燥屎而在胃耶。太陽抵當攻小腸。非攻膀胱也。膀胱果有畜血。當如血淋。而小便不利矣。何得小便利而反大便黑耶。且其

證兼見昏昧譫妄如狂者。心證也。心與小腸脈絡相通。故氣相通也。

陶節庵謂傷寒至沈脈。始分陰陽。意謂邪在三陽之經者。脈皆浮也。至脈沈。則有三陽之裏。與三陰之經矣。然浮而無力無神。乃陰虛之極。比邪陷於裏。以致裏實者。更屬危險。張景岳重論此義。最爲有功。正不得謂陰脈皆沈。而浮必無陰也。

三陰皆有吐利四肢逆冷證。蓋邪入三陰。非遽入藏也。必先動於府。寒邪在府。故變見諸證。若動藏。即死矣。靈樞曰。邪中於陰。則溜於府是也。且吐屬胃。利屬大腸。四肢屬脾。故邪入三陰。最重脾胃。脾胃不敗。邪雖入裏。易治也。

膽爲清淨之府。無出無入。故禁三法。然所謂足少陽證者。以其經也。經氣豈無出入耶。若入裏。則不必在膽。而在三焦矣。三焦屬氣。雖不似抵當承氣之有形可攻。而升降調氣之法。於膽猶遠。於三焦最切。故大柴胡亦加入攻藥者。爲三焦設也。故丹溪脈因證治。謂少陽禁三法。亦宜三法。

三陰下利。與陽明之燥實對看。三陰大便寒實。即爲陰結。三陽下利。即爲協熱。然則豈無寒利耶。曰寒利即三陰也。

外經有六。而仲景以傷寒名論。方中行張隱庵必以三陰三陽屬於六氣。大謬。謂

講明此書之理。即通於治六氣則可耳。然自古及今。未見有此通人也。

傷寒邪在表。則分六經。入裏。則亦分三焦。吳鞠通謂溫病分三焦。傷寒亦何獨不分三焦。是矣。而不言在表在裏。語欠分曉。

少陰一經。賅左右腎。爲水火同居。寒邪與水合氣。而火爲所抑。故脈沈細。但欲寐。陽抑而不得伸也。火抑而又常欲伸。故常有心煩欲吐之象也。或曰少陰入裏。即通於心。其心煩者。非即心證耶。不知寒邪果入心。必至昏迷不寤矣。何得尙有煩也。其心煩者。乃下元眞火。爲寒邪所抑。不得抒發。但能一線直上。以擾包絡之氣也。

心不受邪。惟少陰一經不入手。以手厥陰心包絡代之。包絡者。心之外宮城也。婦人熱入血室之證。即男子熱入心包之證。驗之屢矣。仲景於熱入血室。治以小柴胡。葉天士於此證。獨忌柴胡。非無見也。徐靈胎譏之。未免孟浪。細思此證。與小柴胡何涉。仲景此方。蓋治少陽之熱。感於心包者。熱入心包。身靜不欲動。神昏譫語。其邪氣實者。亦或躁擾如狂。皆熱證也。何以無寒入心包絡證也。蓋心包雖代心君受邪。究爲純火之藏。與神明之主。只隔一間。若寒水賊邪上犯。必是火衰神去。

其竄入心藏。致人於死。頃刻間事。故中寒傷心之證。其死極速。不及施救。傷寒之邪。不及中寒之猛。不得遽入心包。必待化熱而後熏蒸漸漬。同氣相召矣。故有熱入血室。無寒入血室。有熱入心包。無寒入心包也。非無也。有之則死。如吐利惡寒身踡四逆煩躁。即心陽之漸熄也。而況其卒中者耶。

大便閉結。亦有潮熱譫語。神昏不識人之證。全與熱犯心包無異者。以其皆是熱在血分也。當以脈辨之。心包熱者。左寸脈必緩而滑。大便閉者。右尺脈必長而實也。又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以火劫汗故也。小便必難。又傷寒脈浮。以火劫汗。驚狂。起臥不安者。救逆湯主之。此二者。皆強汗亡陽之證。汗爲心液。心液虛。不能養神故也。大抵譫語總屬於心神迷亂之所致。但有邪氣正在包絡者。有邪氣感動包絡者。邪之虛實不同。病之微甚有別。即如肝乘脾。腹滿譫語。寸口脈沉而緊。名曰縱。刺期門。亦以邪氣有與心相感者也。

傷寒傳經。有此經之邪延及彼經者。有前經之邪移及後經者。合病併病。皆邪氣實至於其經也。更有邪在此經。而兼見彼經之證者。邪在陽經。而兼見陰經之證者。邪氣未入。證何由見。蓋人身經絡相通。一氣相感。雖有界畔。終難板分。如少陽

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睡眠。合目則汗。此少陰心證也。心氣不任少陽之疏泄而然也。此氣之所感。非邪由少陽已入心也。他經此類甚多。氣相感者。大抵寒從寒。熱從熱。寒多感於肺腎。熱多感於心肝。所謂同氣相求也。其與傳經證候。虛實微甚之間。自有辨別。有先感而邪因傳之者。有先感而邪亦終不傳之者。前人於傳經之說。刺刺不休。皆未發明及此。豈以淺不足道耶。王勳臣極詆分經之謬。是又但知氣之相感。而未知有形之邪氣。固各有界畔也。

傷寒金匱中每爲死證立方。此義最可思。

傷寒有證異而治同。如自利不渴屬太陰。自利而渴屬少陰。皆用四逆溫之。有證同而治異。如陽明自利腹痛者。此內實也。宜下之。太陰爲病。下之則胸下結鞕矣。究竟同者必有其所以同。少陰渴而用四逆者。以其小便色白。下焦虛寒。太陰不渴。亦以其藏寒也。異者必有其所以異。腹痛宜下不宜下。一能食。一不能食也。讀書須從此等處用心參校。自有會悟。然必先逐條熟讀。方可如此。否則拋荒本義。彼此錯綜。徒亂人意。

嘗讀至真要論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因思凡治勝氣。必宜顧忌復氣。不

可太過。反助伏氣爲患也。不然。復已而勝。寧有止期耶。傷寒諸方。有寒熱合用。鹹辛酸苦並投者。雖曰對證施治。亦未始非顧慮復氣之微意也。六經復氣。少陽厥陰二經最甚。內經所謂火燥熱也。又曰木發無時。水隨火也。汗則傷陽。陰盛者寒起矣。下則傷陰。陽盛者熱生矣。且或汗之而陽愈熾。下之而陰愈深。以汗藥多熱。下藥多寒也。大法如火勝。治以鹹。必佐以甘酸。鹹者正治。甘爲子氣。導其去路。所謂瀉之。酸爲毋氣。護其根基。防本氣受制之太過也。火之復爲水。甘以制水。而酸又泄水矣。故火淫所勝。以酸復之。王注云。不復其氣。則淫氣空虛。招其損矣。厥旨精微。讀傷寒者。必須透此。

治病必求其本。所謂本者。有萬病之公本。有各病之專本。治病者當求各病專本。而對治之。方稱精切。薛立齋一流。專講真水真火。特治公本者耳。傷寒金匱。乃真能見病治病。故藥味增損。確切不移。讀者每於一方藥味。須一一從本證來源去路。本經虛實子毋本氣標本勝復上委曲搜求。確有見地。如自己出。他日自能獨出手眼。無俟扶牆摸壁。豈非快事。

凡讀成方。須先揣摹方前所列之證。再看方中藥味主對。如有不協於心。儘可擬

改旁注。以俟異日攷正。傷寒金匱中。有許多今人不能遵用之方。向來注者。皆循例解說。甚或穿鑿。求深反淺。惟舒馳遠能不諱所疑。然不自任不知。而必詆古人傳誤。未免訕上。

實則譫語。虛則鄭聲。然譫語亦有虛實。實者。陽明府實證。協熱下利證。熱入血室證。太陽畜血證。虛者。如過汗亡陽。過下亡陰。內經評熱論所謂汗出不衰。狂言失志者。皆是。乃五藏之津液乾枯。藏體燥熱。神無所養也。經曰。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律虛。故神憒也。鄭聲者。邪聲也。舊解謂鄭重也。尾聲重濁。此實也。非虛也。凡氣虛者。發語之始。其聲如常。及其中末。氣有不續。聲忽轉變。如他人語。不似其人平日之本聲。故曰邪也。

六經篇首。皆列中風脈證一條。是藉以襯明傷寒之脈證也。蓋中風間有不挾寒者。而傷寒則必因於風。風力挾寒傷人。極重者爲中寒。次爲傷寒。輕卽中風也。可見六經有中風表證。卽皆有傷寒表證。陶節菴直中之說。詎爲杜撰。況內經更有中陽溜經。中陰溜府之明文耶。但風寒初傷在經絡。雖屬於陰。在病氣仍屬於表。其治法總不外溫散。太陽篇中六經。初傷之證具在。可按而攷也。

傷寒一病。初起多同於中風。死證多類於中寒。

傷寒一部書。只有寒死證。無熱死證。白虎承氣。本非死證也。若溫病。則反是矣。

反字有數解。不應也。卻也。復也。如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只是語助。俗言卻也。當不能食而反能食。乃不應也。始得之反發熱。脈沈者。麻辛附子湯。謂旣始得之。復有發熱表證。雖脈沈。亦宜汗法也。讀者當隨文生義。勿執一而例百。

傷寒全論外感。金匱亦有外證。不見一方用羌活者。何也。卽風痙。亦只用麻黃、薏苡、附子、白朮、黃耆、防己。

諸家皆言六經每篇有提綱。其後凡渾言某經病者。卽某經提綱所列諸證也。然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若果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純屬陰寒內證。可僅據脈浮而用汗耶。此等更須參詳。讀書固不可執一而例百也。

寒極反熱。熱極反寒。此化氣也。眞假勿淆。前人辨之矣。至於所以反熱反寒之故。訖無發明。若謂寒邪在內。而逼人身之熱氣於外。似於寒極反熱之義。未甚切矣。竊思寒極反熱者。若果外見面赤脣紅。尙是眞陽外越。僅可謂之假熱。惟外無熱象。而燥渴索飲。漱水不咽。小濇大秘。時下微溏。此乃陰寒內結。微陽欲熄。不能運

化津液。以潮於經絡藏府。所謂水冷成冰之寒燥也。此真反熱者矣。熱極反寒者。若因脈理開泄。衞陽不固。尙是正氣內怯。僅可謂之假寒。惟熱邪涌盛。奔逸於經絡藏府之中。內外津液全爲灼乾。氣管全爲槁濇。熱邪奔迫不利。如人之疾趨而蹶者。壅積而不得四達。此真反寒者矣。前人於此等治法。每以回陽泄熱。約略立言。殊不知治假熱者。引火歸元。治反熱者。溫化津液。豈可同耶。治假寒者。生津益氣。治反寒者。生津泄氣。豈可同耶。假寒假熱。爲虛氣之游行。猶有此二氣也。反寒反熱。爲虛象之疑似。其寒也正其熱之極。其熱也正其寒之極也。

讀內經註疑五條

難經脈例。以一動爲一至。而脈經引扁鵲脈例。以再動爲一至。此一人而兩例也。玉機真藏云。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雖不脫。真藏雖不見。猶死也。此再動之例也。大奇論。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又一動爲一至矣。此一書而兩例也。前人絕無辨之者。而林億轉疑玉機真藏爲誤文何也。

營衞皆一日五十度周於身。而衞氣行篇所論。人氣一刻在太陽。二刻在少陽。三

刻在陽明。四刻在陰分。是四刻一周。不合其數。然其下文云一十二度半。是半日之度也。又明明一日二十五度。一夜二十五度矣。此必當時有以一日一夜二百刻紀數者也。前人絕無辨之者。而戴同甫轉疑靈樞爲衍文何也。

經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又曰陽從左陰從右。而人身之氣。左右并行。絕無左右先後低昂之迹。然則何升何降耶。前人絕無辨之者。何也。

氣之運行於十二經也。雖各經之脈。左右各有一條。而氣之左右并行。卒無分於彼此先後也。乃脈度十六丈二尺。以手足之經。各具六陰六陽。分紀其數。然則果如所謂左升右降耶。果爾。則氣之行也。必有左右參差之迹矣。而三部九候論曰。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舂者病甚。相失不可數者死。是明明左右并行矣。此大可疑者也。而前人絕無疑之者。何也。

六氣之加臨也。少陰所在。其脈不應。理殊難通。若謂少陰君火不主令。則五氣足矣。何必虛設君火之位耶。至謂心君位尊無爲而治。更屬荒謬。人身氣化之事。豈等於人倫之體制耶。六氣分主六年。一年之中。又分主四時。何以五氣皆應。此獨不應耶。且其脈不應。是絕無少陰脈象矣。何以又云少陰之至其脈鉤耶。此大可

疑者也。而前人絕無疑之者。何也。

攷一日二十四時

近泰西製時辰表。以一日夜分二十四小時。此乃近事。且出外夷。難證中國古書之義。頃讀張潔古保命集（近託名劉河間書刻入河間三書中）中卷麥黃丸條下言一時服一丸每日二十四丸。自注云一日二十四時也。夫一日既可析為二十四時。獨不可析為二百刻乎。此亦可以借證者矣。一日一日夜也。內經以日為晝。故半日止得四分之一云。

釋左升右降

曾著左升右降論。謂人身之氣。本是表升裏降。因左升氣盛。右降氣盛。故遂曰左升右降耳。其論已列入證治總論。文繁不復贅述。至真要論少陰之復條有云。氣動於左。上行於右。張石頑醫通勞倦門曾治一人。遍身淫淫如蟲行。從左腿脚起。漸次上頭。復下至右脚。脈浮濇而按之不足。決其氣虛。用補中益氣加味而愈。由

此觀之。人身果實有左升右降之氣矣。吾爲此事。行思坐想。近取諸身。遠揣諸物。乃似微有所獲者。夫人身之榮氣。行於血脈之中矣。宗氣行於動脈。而外爲呼吸矣。獨衛氣之行於脈外者。其道有二。一在肌肉脈絡之外。一在皮肉交際之間。人身皮與肉交際之處。有膜以橫絡其中。皮肉之氣。雖能相通。而不能相從。不獨人身爲然。凡萬物之體。皮裹幹外。其際莫不有隙。衛氣之行於肌肉者。日夜五十度。與榮氣相應。所行之道。卽衛氣行篇之所敍是也。若皮膜之氣橫行皮裏。以固護於大表。其度數與日月相應。左升右降。日夜一周。若有痰溼以滯之。則氣行緩而淫淫如蟲矣。是左升右降者。衛氣之在皮膜者也。內經雖無明文。而其理似有可通。謹書所見。待質高明。

讀書須是篤信方能深入

百年以來。經學家專講讀書得閒。每執一卷。未領真趣。先求其疵。遂以號于人。而自矜有得矣。此欺世盜名之術。若醫者。身命之事。死生所關。豈可以虛名了事哉。不料丹溪作局方發揮以後。此風滔滔不可止。每著一書。必痛詆前賢。以爲立名

之地。惟仲景不敢毀。則遷怒於叔和。識者見之。真不值一笑也。嘗謂胸中存一絲菲薄之心。則心便不能入。雖讀徧百家。終無所得。故讀內經。卽深信其爲黃帝歧伯書。讀難經。卽深信其爲越人書。讀傷寒金匱。卽深信其爲仲景原文。讀甲乙經、脈經、千金方、翼方、諸輯錄古書。卽深信其理法必有所授。讀東垣、河間、潔古、丹溪、立齋、景岳諸家。卽深信其學問必有所勝。卽膚庸至於馮氏錦囊、沈氏尊生。平心求之。皆有至理。如此久久。豁然貫通。自能臻於萬殊一貫之妙。是從脚踏實地。真積力久而得。非從超穎頓悟。浮光掠響而來。自無明暗相兼。得失參半之敝矣。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篤信好學。不篤信又焉能好學乎。

舊案有敗證收功太速者

嘗讀前人醫案。有敍證迭見敗象。忽以一二劑挽回振起。三五劑卽收全功者。此必非本元之真陰真陽有敗也。此必前醫誤藥。及病前有傷也。或傷於勞倦。或傷於憂怒。或傷於飲食。或傷於房室。正氣未及復元。而卽生病。故病本不重而似重。證本不敗而似敗。敗證雜沓之中。必有一二緊要之處。未見敗形。若果元氣既敗。

豈真醫能司天。藥能續命耶。所謂緊要之處者。脾腎居其大半。而各藏亦皆有之。前人醫案。多不能分別指出。但自誇功效而已。讀者須是覷破。

四因正義

（朱丹溪擅改經文。竊爲未安。今依經衍義。頗覺通暢。雖改一字。增二字。皆協於本文上下詞意。考於全書。確有證據。名曰正義。似當本旨。明者鑒之）

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

此合論天人以起下文也。人有陽氣。如天之有日與當作於。（二字古通用）若陽氣失所。則損折夭壽而不見其天命之本數矣。故天之運行也。以日光在上而始明。人之有陽氣也。亦充因於上。不陷於下。始得周行衛外。不致爲邪所侵也。因充積之義也。

因於寒。欲（當作欬）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

此下四節。皆言陽氣失所。不能衛外之病也。欲蓋欬之訛也。靈樞曰。形寒寒飲。則傷肺。氣逆而上行。氣上逆。故欬也。如運樞者。言其欬之連連不已。內動五藏。

外振經脈也。若曰欲如運樞。則不致傷於寒。似與冬不按蹻之義不合。且與上下文氣不續。坐臥不寧。神采不定。其狀如驚狂者然。至真要論曰。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心病則神敝。故起居如驚也。久則大氣浮越。而爲吐血咯血諸症矣。所謂風寒不醒。成勞病也。榮衞生會曰。血者。神氣也。

因於暑汗。（當有不出二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此暑閉於內之症也。故知汗下當有不出二字。煩者。暑擾於氣也。氣擾則喘喝。靜者。暑陷於陰也。陰傷則神明顛倒而多妄言。是症也。體若燔炭。仍宜汗出。暑氣乃散。以其始因於汗不出。而暑鬱於內也。但體若燔炭。津液已傷。仍必出汗始散。則急宜養津之意。自在言外。或曰煩靜。即東垣動暑靜暑義也。動暑傷氣。故喘喝。靜暑中氣鬱而不宣。故多言也。亦通。

因於溼。首如裹。溼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

此節丹溪所議極是。溼則濁氣上升。頭重而神識不清。故如裹。久則化熱。不急攘除。則熱氣內爍。傷液而大筋緛短矣。溼氣外淫。而小筋弛長矣。夫溼熱者。發爲痿躄。而拘急者。必因於寒。此乃溼熱亦有拘急者。何也。熱、內也。溼、外也。大筋

居內。小筋居外。在內者溼不敵。熱則液燥。燥則縮矣。寒而拘急者。亦以其化燥也。寒熱不同。其燥一也。在外者熱不敵溼。則肉濡。濡則縱矣。大筋緛短。則屈伸不能。小筋緛長。則操縱無力。而合病爲痿矣。

因於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

此衞氣鬱滯也。血滯於藏則爲積。氣滯於藏則爲聚。血滯於身則爲痺。氣滯於身。則爲腫。腫則四肢必有廢而不用者。則不廢者代其職矣。脊以代頭。尻以代腫。代之義也。四末爲諸陽之本。有所廢而不周。久則陽氣必偏竭矣。非氣竭而死也。不曰不用而曰相代者。痺氣走刺無定。彼此互易。非四肢全廢也。仲景曰。病人一臂不遂。時復轉移在一臂是也。

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

此言養陽者。宜調其形體也。形體煩勞。則血脈爭張。津液必有偏絕。屢犯而辟積。以至於夏。則陰精內竭。時火外迫。如煎而厥矣。辟積卽襞積。猶言零碎積累也。蓋煩勞偶犯。津液猶可漸復。惟屢犯不止。而至於夏。則內外合邪。變症作矣。

目盲以下。煎厥證狀也。都、防也。凡中風卒倒。痰涎潮涌。腹中比水流波浪之聲更甚。煎厥由於陰虛。薄厥由於陽實。煎薄二字可味。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有傷於筋。縱其若不容。

此言養陽者宜和其心性也。若大怒則形與氣必相離絕。不相維矣。何則。怒則氣逆。而血隨氣升。亦菀於上。血氣相薄。上實下虛。其人必厥。薄者迫也。氣血併迫。經絡壅塞而不通。故厥也。亦有不發爲厥者。怒生於肝。肝主於筋。怒則血氣奔逸。火升液耗而筋傷。筋傷則肌肉無所束。而形體縱大。若不容矣。此皆形氣離絕之證也。筋非骨會之大筋。乃散絡之筦攝肌肉者。常有怒罵叫號。以致頭面胕腫。四肢痿軟。難動如癱瘓者。見之屢矣。氣復卽愈。此形與氣絕。非死絕也。經中言絕。義多如此。薄厥見症於氣。筋縱見症於形。陰陽應象曰。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卽此義也。

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

一三五七。二四六八者。品數之單駢也。奇偶者。所以制緩急厚薄之體。以成遠近汗下之用者也。於品數之單駢何與耶。品數之單駢。於治病之實又何與耶。制病以氣。數之單駢無氣也。蓋嘗思之。用一物爲君。風用同氣之二物以輔之。是物性專一。故曰奇也。用二物一補一瀉爲君。復用同氣者各二物以輔之。是兩氣並行。故曰偶也。君二而臣有多寡。則力有偏重。故亦曰奇。臣力平勻。則亦曰偶。推之品數加多。均依此例。此奇偶之義。不可易者也。舊解皆專指數之單駢。且曰汗不以奇。而桂枝用三。下不以偶。而承氣用四。以此爲神明之致也可爲噴飯。

天氣淸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上聲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句　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句　不表萬物句　命故不施句　不施則名木多死

天氣以淸淨而成其光明者也。淸淨謂無雲霧不精之事。四時寒暑。雨暘時若。守

其常度而不失。故不下爲地氣所冒也。藏、守也。德、常度也。不止、猶不改也。若天氣亢於上。則日月不能明照。而邪氣充塞太虛矣。天明之明。作高明說。猶亢也。舊解謂大明彰則小明隱。夫天之明。卽日月之明也。豈有日月不明。而天獨明之事。且又何所分於大小乎。天氣閉塞。不下交通。地氣上騰。蒙冒日月。如是者。天地不交。陽亢陰鬱。必見滿天雲霧。不化精微。雲霧之精。卽白露也。不能下而交通於地。不能旁敷於萬物。表如表海之表。謂廣被也。命、令也。當暘不暘。當雨不雨。當寒不寒。當燠不燠。四時正令。不能順施。有不名木多死者乎。凡亢旱之日。夜必有雲。晨必無露。土燥塵起。草木蒼乾。此人之所共知也。蓋人之身。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升降不利。清濁不分。漸成上盛下虛之病矣。是皆白露不下。正命不施之患也。以白露譬人身眞陰。義最可思。

成而登天 上古天眞

成者聖人之道成也。登天。卽天位。爲天子也。鼎湖之事。乃秦漢諸儒附會之談。古無是說。豈可援爲注釋。且果上昇矣。下文乃問於天師。何以接得上。殊不知此

卽舜典乃命以位之義耳。

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四氣調神

生氣通天論曰。肝爲陽中之少陽。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陰中之少陰。腎爲陰中之太陰。脾胃爲至陰。此五藏陰陽本體之眞氣也。與六經之三陰三陽因人身左右前後之部位起義者。迥不侔矣。上文逆春氣少陽不生。逆夏氣太陽不長。則秋當作少陰。冬當作太陰。上下文義始貫。前人多忽略讀過。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生氣通天

自古。猶從來也。言從來所謂通天者。萬物生生之本。莫不本於陰陽。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充塞九州。而人在氣中。其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也。天氣

卽陰陽也。王啓玄以其氣九州九竅爲句。既嫌穿鑿。而吳鶴皋以自古通天者生爲句。之本本於陰陽爲句。無理特甚。

男子如蠱女子如怚（靈樞熱病篇）

怚者。阻之訛也。甲乙經引此作阻。脈經有肝中風者。令人嗜甘。如阻婦狀。是明明以阻爲姙娠之稱矣。謂姙娠則經阻不下也。故姙娠之病曰惡阻。謂惡作劇於阻婦也。丹溪解爲嘔惡以阻飲食者謬矣。馬注徑作怚解。攷字書無怚字。揣其注意。頗似怚字之義。穿鑿極矣。張隱菴起而正之。宜也。惜未見甲乙經耳。（又見太素作妲尤非）

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眞五脈氣少胃氣不平

用心省眞。謂用心太過。省其眞氣也。省卽損字。猶邪卽斜字。思慮不節。則心之眞陰爲其所耗。心爲十二官之主。而脾者孤藏以灌四旁者也。主不明則十二官危。脾有病則五藏不安。脈經有曰。憂愁思慮傷於心者。其脈必弦。故太陰藏搏者。因用心以省其眞。脾不能輸精於五藏。而五脈氣少。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而胃氣不

平也。氣少與不平。卽氣不冲和。而脈弦之義也。舊說未妥。

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

陰陽結爲句。謂尺寸皆緊也。斜字爲句。謂脈形低昂。卽多陰少陽。關前浮少。關後沈多也。大奇論所謂肝腎幷沈爲石水是也。此陽虛陰結。後世所謂單腹脹者。故曰少腹腫也。前人每論單腹脹。未嘗指爲卽石水。注石水者。亦未嘗言卽單腹脹。蓋因不知是石水。故立單腹脹之名耳。石者。堅也。冷也。

反仰其手

脈經有脈深伏不見。反仰其手乃得之之文。前人不知反仰之義。竟有解作覆手者。殊不可通。竊思此所謂伏。非真伏也。乃沈之極也。凡診脈皆仰置其手。反仰謂將腕高枕。而手掌反折垂下。於是筋脈爲之牽引綳急而挺起矣。故沈者亦外見而可診也。

應天者動五歲而右遷應地者靜六朞而環會

此數語。舊解皆未甚明晰。其實乃極淺之語。所謂應者。主三陰三陽之六氣言也。天地以干支言。非司天司地之謂也。應天者。謂六氣之合於天干也。如甲年起太陽。行至五年。必右遷一步。而始復起太陽。甲與太陽不復相值也。故曰動。應地者。如子年起太陽。行至六年臨午。再六年而復臨子矣。其數有定。而無所參差也。故曰靜。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朞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此謂天以地之六爲節。地以天之五爲制。互相節制。而不得相值。地周於天。六朞乃備。天終於地。五歲已周二語。乃明其不相值也。不相制而相生相制變化其中矣。故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張景岳解得最好。二句亦無深義。只以明六氣所以有二火之義也。

數動一代者病在陽脈也洩及便膿血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爲身熱無汗滑者陰氣有餘也爲多汗身寒

前人多以此三句連讀。殊覺脈證不相屬。而下文諸過者。亦嫌突起而無著也。予

以上二句爲一段。以下五字連下文諸過者讀。屬下滑濇寒熱爲義。其義卽通。評虛實論。所謂腸澼下膿血白沫者。身熱則死。寒則生。脈濇則死。滑則生之義也。上二句。前人亦未剖析透徹。夫氣之動於藏也。如弓弩之發。若裏脈有病。則氣初發之處。卽爲之阻滯。而脈之應指必軟弱矣。今其脈迫促而數。搏滑而動。是其氣已涌至於表。因表脈有阻而不得暢達。故有此鬱勃之象。而僅偶間一至軟弱而代也。數音促。不音索。舊讀去聲者誤。代之本義爲弱。詳平人氣象論。後人專釋爲止。是不讀內經之過也。

折齒

金匱備急丸方下。有若口噤亦須折齒灌之之語。後世方書。有謂口噤不得入藥者。打去一齒灌之。其義蓋本諸此。其實金匱之意。非謂打去一齒也。只撬之代開耳。齒根上連於腦。內應於心。敲之卽痛徹心腦。口噤本是心氣閉塞。若再使痛氣入心。不速之斃乎。

或已發熱或未發熱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

寒發於陰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

此數語。雖無深義。而有新感與伏氣之殊。前人辨論紛紜。讀之迄不能令人心意明豁者。空談不切事情也。以己身所未見。天下所必無之事。而大言不怍。強作解人。是何意耶。詳玩語氣。陰陽二字。是指表裏之部分。非指風寒溫熱之氣化也。何者。其意是專辨傷寒有此兩途。非兩辨傷寒溫病之異也。凡感於風寒而即病者。皆因發熱而始惡寒。未見有不熱但惡寒者。即初時爪尖略形厥冷。不過片刻之事。臨診之時。必已發熱。豈得謂之無熱未發熱耶。惟伏氣之病。激於時令之氣而發者。或早惡寒而夜發熱。或夜惡寒而早發熱。更有遲至一日以外者。以寒邪內伏。至春初陽氣當升。邪阻其道。二氣相爭。榮衛不通。遂見惡寒。待裏氣奮達於表。始見發熱。故發熱惡寒。一時幷見者。即已發熱之謂也。是新感風寒。病起於表。故曰發於陽。無熱惡寒。久乃發熱者。即未發熱之證也。是伏邪內動。病起於裏。故曰發於陰。

凡伏氣之病。發於裏者。有寒熱兩途。熱即寒邪久鬱而化熱者也。其人若真陰充

裕。寒雖久伏。不能化熱。若真陰不足。虛陽亢燥。遂發爲春溫風溫之病矣。其初起皆不即發熱。而治法之寒熱虛實迥異。仲景是專指伏氣寒病也。近人如葉天士、薛生白、王孟英輩。止知有伏氣之溫病。而不知有伏氣之寒病。皆揣理而談。未嘗徵之實事也。汪幼純所說汗病之事。即伏氣之寒病也。詳見第四卷證治類中。兩愈字。乃半面之詞。若至期不愈。即不可爲矣。如辨脈云。表有病者。脈當浮大。今反沈遲。故知愈也。裏有病者。脈當沈細。今反浮大。故知愈也。千金方引此文而申之曰。若不愈者必死。以其脈與病不相應也。即此義也。愈非全愈也。只是邪氣至此。當已盡頭。不能再進。而可漸退也。六七兩字。前人見原文有陽數陰數之語。莫不滑口讀過。未嘗深攷其實。夫病之愈也。必藉於氣。六七數也。何與人身之氣耶。鄙見此當指人身之形層言也。劉河間曰。天地自太虛至黃泉有六位。人身自頭至足有六位。而胸腹之間。自肺至腎。亦有六位。是人身形層之表裏。顯有六分也。故發於陰者。自裏而表。六日傳至極表。而邪氣散矣。發於陽者。自表而裏。六日行至極裏。爲裏分正氣所持。不得久留。越一日而邪氣始從三焦消散。故陽病轉比陰病多一日也。原文陽數七陰數六者。即以裏必行至六。而邪乃衰。表必行至七。

而邪乃衰也不然。陰陽之數。四五八九皆是也。且五六尤有合於藏府之數。何獨取六七耶。

內經寸口內外分配藏府

脈要精微論曰。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喉胸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此固顯然寸口分配藏府之診法矣。其內外之義。有以浮沈解者。有以前後各半部解者。有以內外兩側解者。總之浮也前也外側也。皆屬陽。當以候府。沈也後也內側也。皆屬陰。當以候藏。而經文相反者何也。嘗思之矣。外以候經絡之行於軀殼者也。內以候氣化之行於胸腹者也。如尺外以候腎。是候腎之經氣。外行於身者也。尺裏以候腹。則指定腹內矣。左外以候肝。是候肝之經氣。外行於身者也。內以候鬲。則指定鬲內矣。右外以候肺。是候肺之經氣。外行於身者也。內以候胸中。則無與軀殼之事矣。左外以候心。是候心之經氣。外行於身者也。

內以候膻中。則直指心體之處矣。卽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亦非以藏府分也。候胃候其經氣之行於身者也。候脾候其氣化功用之行於裏者也。又云。前以候前。謂關前候胸腹也。主陽明衝任。後以候後。謂關後候脊背也。主太陽督脈。是推廣上義。以寸關尺三部之正位。爲脈之中段。以候身之中段矣。上竟上者。喉胸中事。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是更推廣於寸之上。尺之下。以分候軀殼之極上極下矣。人之一身。四維包中心。故以內外言之。兩頭包中段。故以上下言之。兩面夾中間。故以前後言之。可知寸口之部位。其分配有三。一以浮沈候表裏也。一以關前關後候身之前後也。一以寸上尺下候身之上下也。李士材以內外爲前後各半部。謂藏氣淸。故居上。府氣濁。故居下。此不但自古無人用此診法也。卽士材亦豈能據此爲診乎。且胸膻鬲腹。又何能專指以爲府乎。　尺內。謂尺之正部也。兩旁字。與下文竟下之下字同義。謂兩尺之後也。不在正位。故曰旁也。非兩側之謂。季脇。卽胲在少腹腰股之中者也。經先提而言之者。蓋古人診脈下指。是先定尺部。再取關寸。故曰中附上。上附上。非如後世有高骨爲關之說。先取關而後定尺寸也。膻中者。心體四旁之空處。在肺葉所護之內也。胸中者。肺前空大之

處皆是也。經意蓋卽以膻中爲心。胸中爲肺。鬲爲肝。腹爲腎矣。六府各從其藏也。而三焦之空處。亦擧賅於其中。於此徵經文措詞之靈而密。

秋傷於溼冬生咳嗽

喻嘉言改秋傷於溼爲傷燥。在喻氏不過借證秋燥之義。而擅改經文。則謬矣。夫溼非燥之訛也。素問水熱穴論曰。秋者金始治。肺將收殺。陰氣初勝。溼氣及體。蓋四時五行之遞嬗也。惟土溼與金清相遞太急。溼令未衰而燥政之令已至。故其始溼雖盛。而氣外散也。及秋而溼乃斂入體中矣。及冬而陽氣又入矣。陽溼相激。故咳嗽也。若是傷燥。秋卽當嗽。不待冬矣。其所製清燥救肺湯。亦治秋燥。非治冬咳之燥也。　燥爲次寒。其氣屬金。其象爲乾。爲堅。爲降。爲清析。爲鋒利。皆金之正令也。若熱燥。是挾火在內。與寒燥相對待。不專於金也。喻專以熱言燥。則水澤腹堅。又何以說之。

與友條論讀傷寒論法

傷寒非奇病也。傷寒論非奇書也。仲景據其所見。筆之於書。非既有此書。而天下之人。依書而病也。其三陰三陽轉變之處。前人往往詞涉硬派。一似暗有鬼物。指使邪氣如何傳法。幷不得如何傳法。讀者須消去此等臆見。每讀一段。卽設一病者於此。以揣其病機治法。而後借證於書。不得專在文字上安排。

第一須辨傷寒爲何等病。此本四時皆有之病也。但三時多有挾溫挾溼挾燥挾風之異。其氣不專於寒。其膚腠疏鬆。初傷卽兼二三經。再傳而六經已徧。惟冬時腠理固密。寒邪必先傷皮膚。以漸深入。故謂三時傷寒治法不同則可。謂三時無傷寒則不可。仲景是專論冬時傷寒。惟卽病於冬。與遲病於春。中多相間錯出。未曾分析。其遲病于春者。亦係專指寒病。未及化熱者。與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旨不同。（前釋發陰發陽篇可參看伏氣二字本不必過於深求今日感寒今日卽病固卽病也上月感寒下月始病亦常有之事謂之伏氣可也豈得一言伏氣便有許多奇怪）

第二須辨論中寒熱二字爲何等氣。寒者天地之邪氣也。熱者人身之正氣也。爲寒邪所束。不得宣發。鬱結而成。與寒邪是兩氣。非寒能化熱也。與溫熱病。傷於天地之熱邪者不同。寒邪既散。卽當陽氣伸而熱解。其有不解者。正氣久困。經脈凝

濈。不能自運。抑或誤治使然。
第三須將傳字看得活。非邪氣有脚。能自初中轉變。步伐正齊也。病證變見何象。卽爲邪傷何經。如少陽主行津液。津液灼乾。卽少陽證。陽明主運渣滓。渣滓燥結。卽陽明證。讀者須思何以頭痛嘔吐。暈眩脇脹。何以大便祕結。潮熱自汗。不得渾之曰。邪入少陽故爾也。邪入陽明故爾也。當在氣化上推求。不得專在部位上拘泥。

第四須辨初傷。有三陽。有兩感。有直中。太陽行身之後。而主表。其時陽明少陽。決無不傷。內經曰。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頰則下少陽。中於陽則溜於經。中於陰則溜於府。卽仲景所敘太陽中風。鼻鳴乾嘔。豈專太陽。但邪在大表。治法不外麻桂葛根。故不必多立名色。兩感直中。皆因其人陽氣之虛。或邪氣之猛也。太陽少陰。陽明太陰。皆有兩感。少陽厥陰。兩感殊少。直中亦然。少厥兩感。卽陽氣蔑矣。直中與兩感不同者。兩感是一陰一陽同病。其邪相等。直中是邪甚於陰也。其陽亦斷無不傷。但陰分之病。較兩感爲急。

第五須識傷營傷衛。不能判然兩途。仲景風則傷衛。寒則傷營。只略敘於麻黃證

中。不過分析風寒所傷之偏重如此。其意側重在寒。是串說。非平說。況夫中風脈緩自汗。汗即營也。營液外泄。桂枝湯是充助營氣之劑。傷寒脈緊無汗。是衞氣爲寒所拘。麻黄輕迅。是過營透衞以開表。其力正注於衞。何得謂風傷衞不傷營。寒傷營不傷衞。更何得以此劈分兩大綱。

按、冬月腠理閉密。寒邪以漸而深。初傷皮膚。只在氣分。此時發之。不必得汗。其邪自散。次傷肌肉。乃在津液。邪與汗俱。汗出邪退。次傷經脈。乃入血分。既入經脈。則或竄筋骨。或潰三焦而據藏府。亦有已及筋骨。而仍未入經脈之中者。故三陰亦有表證。可汗也。既入經脈。必連藏府。非可專恃汗法矣。其未入經脈時、所稱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及三陰病者。只是三陽三陰之部。非經也。與第二卷三陰三陽名義篇參看

第六須辨寒熱傳化之機。初傷固總是寒。日久有寒邪內陷者。是其人本內寒也。有寒去熱不解者。是其人陰不足也。寒邪內陷。必下利。即所謂陰傳太陰也。其實即陽明之下陷耳。繼即少陽之氣陷。繼即少陰之氣陷。至厥陰肝氣亦陷。無復生機矣。始終總不離乎下利。若利早止於厥陰未陷之前。即不得死。止於厥陰已陷

之後。息高時冒。陰氣竭矣。熱氣不解必秘結。必自汗。即所謂陽傳陽明也。此時太陰之津液。必已虧矣。治之失法。而少陰之精又虧。厥陰之血又虧。始終總不離乎秘結。非邪至陽明。即無復傳也。總不離乎陽明耳。

第七須識傷寒溫病始異終同之說。不可執也。此只說得熱傳陽明一邊。其寒傳太陰。迥乎不同。傷寒有寒死證。無熱死證。陽明內實非死證也。其有死者。皆由誤治。若溫熱病。則有自然一成不變之熱死證。

第八須識合病併病之中。有真假之不同。前人分別合病併病。語多牽強。當是兩陽同感。謂之合病。由此連彼。謂之併病。更有邪氣未及彼經。而彼經爲之擾動者。其見證必有虛實之不同。如素胃寒者。一傷於寒。即口淡。即便滑。素陰虛者。一傷於寒。熱氣內菀。即喘喝。即口渴。豈真邪傳陽明太陰耶。但散其寒。諸證即瘳。亦有略須兼顧者。必其內虛之甚。預杜邪氣內陷之路也。

第九須求寒熱氣化之真際。六經傳次。本不必依仲景篇次也。無如前人越經傳表裏傳等語。說得過泥。幷未靠定各經。切發其所以然。如少陽主經脈之津液。經脈灼乾。即見少陽證。太陰主腸胃之津液。腸胃灼乾。即見太陰證。陽明主腸胃之

渣滓。渣滓燥結。即見陽明證。厥陰主筋膜之津液。筋膜枯索。即見厥陰證。少陰主下焦之氣化津液。津竭氣散。即見少陰證。此從熱化也。從寒化者。陽氣不足而下泄。寒水淫溢而上逆。總是何藏受傷。即何經見證。

第十寒化熱化。各視本體之陰陽虛實。此語淺而極真。論中誤汗後。有爲內寒者。有爲內熱者。誤下後。亦有內寒者。有內熱者。若執過汗亡陽。過下亡陰之例。便不可通。故讀者以隨文生義爲貴。夫六經乘虛而傳。寒熱隨偏而化也。

第十一須知表裏之說。有形層之表裏。有經絡之表裏。有藏府之表裏。有氣化之表裏。形層即前所謂皮膚肌肉筋骨所謂部分也。邪在三陰之部。裏而仍表。仍宜汗解。邪入三陽之經。表而已裏。只有清化。即和解也。少陽半表半裏。亦有數解。以部位言。則外在經絡而內連三焦也。以氣化言。則表寒未清而裏熱已盛也。總是氣化燥結之象。（與第四卷少陽三禁篇參看）

第十二須知手經足經。幷無分別。足經部位大。邪氣在表。尚在經脈之外。其氣是一大片。故見足經證。邪入經脈之中。反多見手經證矣。大抵足經證見者。多在軀殼之外。手經證見者。多關藏府之中。足證有在經者。手證絕少在經也。經者。身形

之事也。藏府者。神明氣化之事也。

第十三須知三陰三陽。只是經絡表裏之雅名。於藏府氣血之陰陽。不相涉也。若謂邪入三陽。卽爲傷陽。邪入三陰。卽爲傷陰。則差矣。內經心爲太陽。肝爲少陽。肺爲少陰。腎爲太陰。脾與六府爲至陰。此以氣血淸濁言之。今人已不講。其實各經各藏各府之中。各有陰陽。此說甚長。細讀內經。自能辨之。

第十四讀書須知闕疑。論中敍證。有極簡者。有極繁者。有方證不合者。有上下文義不貫者。一經設身處境。實在難以遵行。安知非錯簡脫簡耶。不必枉費心機。以俟將來之閱歷。卽如少陽陽明合病。自下利者。黃芩湯。太陽誤下。利不止者。此協熱利也。承氣湯。此必內有伏熱。三焦腸胃。穢氣鬱濁。頗似溫病之發於伏邪者。於傷寒自利。及誤下而利者。殊不合格。又太陽誤下結胸。正宜兼開兼降。以宣內陷之陽。而開邪氣之結。乃反用甘遂巴豆以重泄之。是以一誤爲不足。而又益之也。又太陽陽明合病。自利者。葛根湯。不下利。但嘔者。葛根湯加半夏。旣不下利。何以仍用原方。是原方只治合病。幷非治下利也。前文何必特署下利字樣。此類宜詳思之。前人只說三陽合病。皆有下利。絕不說合病所以下利之故。此之謂半截學

問。

總之。讀傷寒論。只當涵泳白文。居家無慮數十。以予所見二十餘種。皆不免穿鑿附會。言似新奇。莫能見之行事。鄙見只當分作四層。曰傷寒初起本證治法。曰傷寒初起兼證治法。曰傷寒日久化寒。幷誤治化寒證治。曰傷寒日久化熱。幷誤治化熱證治。其霍亂、風溼、食復、勞復。以雜證附之。再參之陶節菴書。及各家論溫熱書。互相考證。庶於讀書有條理。而臨診亦可有徑途矣。蓋經脈部位。與夫形層表裏淺深之事。固不可不講。而究不可過執也。著力仍在氣化上。此書在唐以前。已非一本。其章節離合。本無深意。讀者只應各就本文思量。不必牽扯上下文。積久自能融會貫通。

讀醫隨筆終

〔清〕王嚴士 著

市隱廬醫學雜著

中國醫學大成

市隱廬醫學雜著提要

清、王德森著。德森字嚴士。又號鞠坪。江蘇崑山人。先生自序云。自幼涉獵醫書。窺測素靈微旨。家人有恙。藉以療治。親故見招。不能固却。遂棄青氈。二十年來。漸深閱歷。爰抒心得。用告病家云。其首列苦口婆心語。論濕溫症用藥之誤。痲症喉痛誤以喉症治之必死說。急慢驚風辨。產前以攻病爲安胎說。產後以甘溫退虛熱說。爲虛弱人及幼孩治實症。遇當用尅伐之藥者。宜早宜重說。小兒難治之症有四說。夾陰症邪說害人論。陰症忌用寒凉說。血症不盡屬火論。喉症亦有陰寒論。暑病有宜用參論。傷寒正名論等篇。爰抒心得。窮原竟委。闡解詳明。炳章重爲校勘。增以評註。闡發未盡餘義。似覺更詳且備矣。

趙敍

歲寒居士。夙好儒書。素研醫術。不因人熱。靡顧世非。隨證處方。惟求其是。往往奏效甚奇。一日。出示所撰醫學雜著一卷。蕩滌膚辭。獨標精義。鍼砭痛下。藥石交投。雖全豹未窺。而一斑已見。余因慫恿登梨。出以問世。所謂醫行仁術。亦惻隱之心所不能已耳。豈以求名哉。

癸丑初夏揚子趙永年謹敍

題詞

叔和家學傳三世。彥伯奇方聚一龕。垂老著書耽市隱。不將鴻寶例淮南。

保赤應在養老先。人心慈孝本同然。請將彭氏延年術。併入莊家福幼編。

非關人世亦炎涼。心氣元來自感傷。省識性情中有藥。醫和醫緩具真方。

多君一片活人心。三絕韋編字字金。對客不妨彈古調。天涯到處有知音。

癸丑俗佛日拳石山人謝逢源題

弁言

不佞父兄師友。莫不知醫。自幼見聞。略識門徑。中年以往。糊口四方。稍稍涉獵方書。窺測素靈微旨。家人有恙。藉以自治。親故見招。不能固卻。世方多故。遂棄青氈。二十年來。漸深閱歷。爰抒心得。用告病家。不能阿傳時流。安敢背違先哲。亦聊資考鏡云爾。

玉峰歲居士書於吳門市隱廬時在癸丑清和月

市隱廬醫學雜著目錄

苦口婆心……一
論溼溫症用藥之誤……五
癩症喉痛誤以喉症治之必死說……一九
附錄天保采薇湯方……二一
急慢驚風辨……二二
產前以攻病爲安胎說……二三
產後以甘溫退虛熱說……二四
爲虛弱人及幼孩治實症遇當用尅伐之藥者宜早宜重說……二六
小兒難治之症有四說……二七

夾陰症邪說害人論……三〇
陰症忌用寒涼說……三二
血症不盡屬火論……三四
喉症亦有陰寒論……三五
暑病有宜用參者論……三八
傷寒正名論……三九

市隱廬醫學雜著

清　崑山　王德森嚴士　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　評

苦口婆心語

古語云。對病發藥。然則藥之當中乎病也明矣。夫病有寒熱虛實。即藥有溫涼攻補。汗吐和下。苟中乎病。病自去矣。從未有不究病因。不問病狀。而概以不着痛癢。無甚寒溫之籠統十數藥。一例投之。可望去病者。乃病家習聞其說。以爲此穩當之方也。醫者樂藏其拙。以售其欺。亦以此爲穩當之方也。於是乎桑、丹、梔、豉等味。不待搖筆。而已畢集於腕下矣。不知此數味者。病輕者可服而亦可不服。即不病者服之。亦無

害也。倘病必以藥愈者。而僅以此投之。遷延日久。使病益深。愈治愈壞。至不可起。誰執其咎。無如積習既深。牢不可破。即有對病之藥。怯者驚焉。愚者惑焉。妄者議焉。忌者謗焉。此病之所以不可治也。

炳按、桑葉辛涼泄表。去風瀉火。丹皮辛苦微寒。入手足厥陰。瀉血中伏熱。治中風驚癇。除煩熱。退無汗骨蒸。爲吐衄必用之藥。山梔炒黑苦寒。瀉心肺之邪熱。治心煩懊憹不眠。　考桑葉輕清。治上焦氣分。主治風熱。即風溫也。姑肪至於丹皮、山梔兩藥。仲景方用者非一。何可泥定三物必不可用。執哉。

最可怪者。不問何病。皆稱發疹。皆用豆豉、豆卷以表散之。至十數劑不止。必使病者汗出如漿。舌黑劫津。神昏熱陷。不得已乃用紫雪、至寶等丹以開泄之。而不可救矣。夫偶感發熱。胸悶煩悶。清其熱可愈。何至必出疹子。其所以必曰出疹者。蓋以此哄嚇病家。欲用豆豉等味耳。豈知豆豉、豆卷。近皆用麻黃湯製。與古人之桑

葉井華水製者。溫凉迥別。如果出疹。而以麻黃溫之。可乎不可。此溫症之所以轉展必重也。且其所指爲疹。皆痱子（俗名痱子）耳。蚊跡耳。水晶虛痦耳。故不曰斑而獨曰疹者。取其易於混淆也。不然。疹由熱而發。必當清裏熱。必不當溫散以助熱。古方俱在。本草可稽。奈何以豆豉、豆卷奉爲治疹無上之妙品哉。

炳按、豆卷用麻黃浸漬。吳醫彙講中亦有此說。然亦是耳食也。邵步青四時病機。載一味豆卷湯。治溼病一身盡痛。服之得汗。熱解痛去。用之有效。淡豆豉鹹寒解熱。與葱白頭、蘇葉同用則發表。與人中黃、銀花同用解疫毒。與薤白同用治痢。與鮮生地同打名黑膏。治熱入營分。液乾不能作汗。以養陰濟汗。以上皆鑿鑿可驗之法。莫輕視豆爲無用之物。如產後之豆淋酒。能治產後虛邪身熱。得汗熱解。菜中黃豆芽。生外症人誤食。其發如雞魚。此格致變化之不可思議者。

今有以傷寒名家者。見人兩三日發熱。必指曰此傷寒也。及視所處之方。則仍豆豉耳。豆卷耳。不然則牛蒡耳。蟬衣耳。又不然則浮萍耳桑葉耳。枇杷葉耳。佐之以陳、夏、藿、樸。進之以石斛、沙參。而其技畢矣。其術窮矣。其病亦將不可爲矣。然尙有背水之一戰。曰紫雪丸、濂珠粉、至寶丹、牛黃丸也。

炳按、此言溫症。何等溫病也。亦不指明。至痧子乃時氣溫病。熱入營分則發疹。疹與膚平。周身密密。痧子則幼稚爲多。形如疹子。而膚捫之頭粒微尖。乃風熱由肺胃氣分。傳入營絡而發。

白痦形如濂珠。晶瑩光亮。初病卽見。乃濕鬱衞分。汗出不徹之故。當理氣分之邪。日久熱不解而發白痦。邪雖欲從外達。氣液已傷。必得甘濡養中。疹色不可紫萎。白痦不可白如枯骨。疹子、痧子發透。熱減神清。胸悶鬆。咳嗽暢。神安有寐爲吉。若煩擾不寐。氣悑（爲喘之兆）胸悶熱焦灼。皆屬危險難治。透疹方分寒煖痧子

亦然。未見必用豆豉豆卷。且二藥各自爲主。斷無連類而用者。不知傷寒之論。倡自仲景。傷寒之方。亦傳自仲景。治傷寒者。宜必宗仲景矣。傷寒解表之劑。則有桂枝、麻黃、葛根、柴胡等湯。傷寒清裏之劑。則有芩連、白虎、承氣等湯。傷寒利溼之劑。則有五苓、猪苓、茯苓甘草等湯。傷寒溫中之劑。則有四逆、理中、真武、附子等湯。今傷寒家皆不用也。

炳按、羅謙甫治冬溫。謂秋燥餘氣。上刑肺金。陰氣先傷。故邪得入少陰之經。蓋溫則氣泄。寒則氣收。二氣本相反也。用葱豉湯加枇杷葉、杏仁、象貝、花粉、甘桔。若先冬溫。嚴寒外束。身熱喘嗽。面目浮腫。喉中介介如梗。惟仲景麻杏石甘湯一方。散表寒清裏熱。因先生大惡輕清之藥。故引此比例。

仲景傷寒論入手說傷寒營無汗。發表用麻黃湯。風傷衞有汗。用桂枝湯解肌。風寒兩傷營衞。煩燥汗不出。用大青龍。風寒雙解。此言太陽經病症方藥。葛根

陽明表藥。柴胡少陽和解藥。清裏、芩、連。清心胃之熱。白虎。清陽明經熱。承氣。下陽明府滯以下邪熱。五苓、猪苓、茯苓甘草等湯。是利水之劑。理中、溫中。四逆、真武、附子等三方救逆法。今病非正傷寒。不當用此法。故不用也。

而獨用一梔子豉湯。不知傷寒方中之梔子用生。用以探吐。非用以發汗。後世改用焦梔。已非古法。然以之清肺泄熱。亦屬治溫良品。近世復易以麻黃水製之豆豉。則藥性大變。利害迴殊。而傷寒家偏視爲不祧之俎豆。如果傷寒在太陽經。用以代麻黃。雖非正法。尙爲無害。至傳入陽明。卽不可用矣。況用以治溫熱乎。乃何以不論有汗、無汗。與汗多、汗少。又不論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淫。喜、怒、憂、思、悲、驚、恐之七情。幷不論勞傷、瘡瘍之雜症。而謂梔豉一湯豆卷、桑葉數味。可以治百病。而四時皆宜。有是理乎。此非余誣人之言也。請觀於藥鋪中購藥之方。其不曰發疹子者有幾。不用此數味者有幾。亦可以啞然失笑矣。

炳按、炒黑梔用以除煩解熱。使心肺之邪。從小便解。亦無醫以梔豉作表劑觀者。豆豉不用麻黃湯浸漬。不必嘵嘵不休。亦未見吳醫不論溫病六氣七情。有汗無汗。汗多汗少。三因內外。而皆用梔豉湯。豆卷、桑葉。可治四時百病者。真誣人矣。無其實事。先生亦當啞然自笑也。

或曰。誠如君言。病必無發疹乎。曰否。夫輕者爲疹。發於肺。重者爲斑。發於胃。此皆肺胃熱毒所蘊。不然。則爲溫燥之藥所逼而出也。然而此症亦不多見。治宜用石膏、犀角、生地、元參、升麻、大青等味。以清火透斑化疹。仲景之白虎化斑湯。活人之元參升麻湯。節庵之青黛消斑飲。皆治斑疹之祖方也。何一不用清涼化毒之品。何一方用溫散發汗之藥。今人一言斑疹。皆曰涼藥不可服。服則遏住斑疹不能出。病家熟聞其言。深信不疑。醫者遂大書特書其豆豉、豆卷。病者亦大喫特喫其豆豉豆卷。至輕者重。重者死。至死猶曰汗未暢出也。斑疹未透也。嗚呼。本不當汗。

而必欲劫其汗。本無斑疹。而必欲發其斑疹。以膠柱鼓瑟之人。行刻舟求劍之術。雖欲不死於其藥。其可得耶。當其未死。或有以石膏等味進者。病家必大詫而不服其藥。羣醫必圜視而起。以爲嫁禍之地。至萬無可爲。而始稍稍與服之。則藥誤已深。藥力不及。卒不可救。遂交相詬病。引以爲戒。衆口一辭。莫能與辨。人誰肯壞一己之聲名。爲不甚關切之人。力戰羣疑。以救其垂死之性命哉。則亦惟立而視其死而已矣。

然則病家何以不悟耶。曰有故。病家所聞者。無非發疹也。表散也。多出汗也。而此外則從未聞也。此醫曰然。彼醫亦曰然。此方是藥。彼方亦是藥。即親友之涉獵方書者。亦與時醫之所見略同。聚蚊成雷。積非爲是。安望其能聽之聰哉。是故居今之世。而欲醫道之行。非曲意徇人不能。然而稍有學問志氣者。必不肯爲。人且嫌其固執矣。而巧言令色。阿意曲從者。於是乎名譽日隆。而聲價日高。不任其責。坐

收其利。中人以下。誰不樂爲。彼賄通奴婢。交結師巫者無論已。舉世皆然。焉得不受其欺哉。徐洄溪曰。人之誤藥而死。半由於天命。半由於病家。醫者不過依違順命以成其死。並非造謀之人。故殺人之罪。醫者不受也。豈不然乎。

夫人精神充足。氣血和平。是謂無病。焉用服藥。至於服藥。必有偏勝不舉之處。醫者便當視其所偏之處而補救之。使之適得其平。溫涼攻補。隨病而施。無所成見。期於中病而已。豈容狐疑首鼠哉。譬如劇盜。當勦不勦。盜將不可制矣。譬如饑民。當撫不撫。民且亦從亂矣。今之治病者。無乃類是。更有一種醫中之鄉愿。專使藥中之奴婢。不溫不涼。不攻不補。以爲趨避逢迎之術。病家每樂與之周旋。豈知藥不能殺人者。必不能起人於死而生之。遷延貽誤。何獨非殺人哉。且夫世所謂能殺人者。石膏、大黃、麻黃、肉桂、附子、人參之屬也。今皆屏不敢用。卽有引用古方者。但取其一二不關緊要之味。謂師某法。用某方。其實未嘗師其法。用其方也。幷有

不知其全方者。如旋覆代赭、竹葉石膏、小柴胡等湯之不知其人參。黑膏湯之但知有生地、豆豉二味。不知又有猪膚、雄黃、麝香三味也。（載在外臺秘要以治陽毒發斑）他若溫而兼補。則如理中湯之以薑附合人參也。清而兼補。則如白虎湯之以石膏加人參也。散而兼補則如清暑益氣湯之以升、葛合參、耆也。寒溫並用。則如瀉心湯之芩、連、薑、附。左金丸之黃連、吳萸是也。表裏兩解。則如大青龍湯之麻、桂、石膏。白虎湯之加桂枝、柴胡是也。汗下並行。則如大柴胡湯之柴胡、大黃。又如柴胡加芒硝湯、桂枝加大黃湯是也。更有如清熱燥濕之用蒼朮白虎湯。攻下和中之用調胃承氣湯之類。不勝枚舉。要在方中乎病耳。何一不可用之藥。而故爲疑忌乎。今之醫者。論藥不論病。用方不用藥。但云某藥太補。某藥太瀉。某藥太溫。某藥太涼。某藥太熱。某藥太表。某藥太散。某藥太燥。某藥太膩。某藥太攻。某藥太消。去其偏勝。得其中和。誠無愈於粥飯矣。何必服藥哉。此皆不知藥爲病設。專爲補偏救弊之用

故也。

於是乎有當用不用以致誤者。不當用而用以致誤者。有當用而輕用以致誤者。有不當用反重用以致誤者。誤之淺深不同。其爲不識病情則一也。今夫病名不同。則治病之方與藥自不得而同。倘謂病寒者不可溫。病熱者不可涼。病虛者不可補。病實者不可攻。通乎不通。倘謂病寒者反宜涼。病熱者反宜溫。病虛者反宜攻。病實者反宜補。通乎不通。倘謂病無論寒熱虛實。我將以不溫不涼不攻不補之藥。約略治之。而可盡去其攻補溫涼之味。通乎不通。乃不通之論。在不通者聞而信之。原不足爲奇。最奇者。號爲通人。而亦信不通之語。則無怪乎不通之論充塞乎宇宙。而日殺不辜。無人顧問也。

今設有病熱者於此。不問其虛熱實熱。表熱裏熱。而惟以藥汗之。未有不以爲宜然者。豈知表有寒可汗。表無寒不可汗。不可汗而汗之。是愈虛其表。而熱愈熾也。

本欲清其熱。反使增其熱。病家亦可以悟矣。然而不悟也。况乎虛熱之宜用甘溫以退者。更無人能解者乎。有如婦人產後。惡露暢行。血虛發熱。不可汗也。汗之則表虛而熱陷。不可清也。清之則熱不解而變症雜出矣。芎歸、獨參、四君、四物、八珍、十全大補湯之所以爲產後要劑也。又如小兒病後。藏府空虛。陰寒發熱。日輕夜重。不可以汗。不可以清。與產後同。輕則逐寒蕩驚湯。重則加味理中、附桂八味、十全大補等湯。以退虛熱。方中且重用薑、桂、丁、附之熱品矣。彼但見其外之熱。不察其內之虛。孤陽無傳。寒極似火。不且詫爲怪事哉。雖然。溫補之劑。苟不中病。爲禍甚烈。不可以不細審焉。當視其色。聽其聲。察其氣。觀其飲食。問其二便。驗其舌胎。核其脈症。而虛實之熱判矣。若在產後。須通其瘀。瘀既暢行。腹不作痛。便當進補。體虛而瘀未暢行者。尤當兼補氣血以行之。氣行血行而瘀亦行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而醫者往往不知。是可怪也。得非病家之多疑忌。故爲此畏首畏尾之狀

乎。不然。則是不識病之虛實也。

傷寒初起一二日。邪在太陽。無汗以痲黃湯以汗之。有汗者名中風。不用痲黃以發汗。而用桂枝以解肌。芍藥之酸收。甘草之甘平以和之。仲景法也。今之治風溫溼溫有自汗者皆汗之。此何法也。且不用涼散而用溫散。或加生地、石斛之滋膩。與病相反。此又何法也。汗之不已。溼與熱鬱蒸於內。舌必變灰。灰而乾燥。固宜存津以救陰。在經宜白虎。在府宜承氣。非獨沙參、生地、石斛足以塞其責也。灰而溼潤。正宜香燥以化溼。苦寒以泄熱。於此而誤認爲乾灰。而以乾灰之法治之。謂爲防其劫津。豈知溼盛於內。行將內閉。香燥之不暇。焉有溼邪未化。津液先劫之理。若妄以沙參、麥冬、生地、石斛等味。與豆豉、豆卷同劑而投。必至溼蒙熱盛。神昏不省。復以犀角、牛黃、紫雪、至寶等品。以引邪入心。而內閉死矣。嗚呼。寒也溫也。風也溼也。病名既異。治豈得而同哉。自夫人以發汗爲治百病良法。而風溫溼溫。遂成

不治之症。苟初起有不用發汗之藥者。病家先已疑之矣。夫濕病無速愈之理。稍淹時日。必更他醫。必曰此失表也。急表之。已恐弗及。表之而病益重益危。至不可救。仍歸咎於前醫之未表。疹不能速發。病家亦深信之。切齒於前醫。反自恨不早延後醫發散之爲誤。後有病者。必不敢再延前醫。而惟後醫之發散是從。雖連殺數人不悟也。是故。殺人而人不知。殺人而名曰起。殺人而利愈獲。卽曰病家迫之使然。然豈竟無天道哉。他日者。以此道殺其家之人。卽以此道自殺其身。因種於前。果結於後。勿真謂誤人無罪。而操刀妄割也。

余曩客婁東。見死於病者。無非此藥。心竊哀之。此苦口婆心語之所以作也。今來郡城。名醫林立。當不似吾前之所見。而容或亦有類於此者。病家不可以不知也。苟聞吾語而默察之。亦可以窺破其伎倆矣。己酉秋杪鞠坪氏識

今亦有不可解者。蘇城之病。無一不是陰虧。無方不用洋參、石斛。卽舌苔垢膩。不

思飲食。濕阻中焦。而亦以此投之。至脾爲濕困。神倦胃呆。則以爲虛而補之以人參。及胸膈飽悶。不能進食。又以爲虛不受補。而束手無策矣。嗚呼。貧家患此。不藥可愈。而富室則百無一免。至死猶不知其誤。是以醫膽愈大。醫心愈粗。不必視病。早已胸有成方。一若既爲蘇人。卽不當病陽虛。而必爲陰虧者。豈不可笑。然則蘇城藥肆中。一切香燥溫熱寒涼之品可不備。醫書中。凡治風寒暑濕燥火之方可盡删。洵如是也。何不懸一滋陰之方於藥肆中。使凡有病者皆服之。免得延醫切脈。多此紛紜擾攘之爲愈乎。嗟嗟。謬種流傳。遂成風氣。此亦刼運使然。非人力所易挽回。而吾所以嘵嘵不置者。亦欲使不在刼中者。得吾說而憬然自悟爾。甚矣。蘇城之洋參、石斛。與太倉之豆豉、豆卷。用藥不同。誤人無異。余故連類書之。以告兩地之患病者。辛亥初夏鞠坪又識

論濕溫症用藥之誤

人有積濕。或因脾虛不能運化。或因喜啖濃肥。恣飲茶酒之故。蓋濕蘊則生熱。無寒熱者謂之濕熱病。先寒後熱。有汗而熱不解者。謂之濕溫症。雖在傷寒門內。不得用傷寒方中治太陽經症之桂枝麻黃湯。此盡人皆知者也。其脈必濡大而數。其舌苔必白膩轉爲黃膩。或見濕灰。口雖覺乾。不能多飲。或含水而不欲下嚥。此因濕盛於中。故不能飲。熱勝於濕。故口覺乾也。夫濕爲病之本。熱乃濕所化。然則治濕溫者。必芳香以燥之。苦寒以泄之。淡滲以利之。爲一定之理。毫無疑義者也。今之治濕溫者反是。其方必用豆豉、生地。名曰黑膏湯。欲以豆豉表汗。生地泄熱也。不知今之豆豉。不用桑葉製。而用麻黃製。是以熱助熱也。生地性粘膩。滯痰涎。是以濕助濕也。助之不已。則濕愈盛而熱愈熾。時覺口渴。（熱熾故也）舌苔垢膩。甚至灰黑。（濕盛故也黑爲水色）神志昏迷。口多囈語。（皆熱熾濕盛之見象）醫者不知其爲藥所誤。見其昏迷囈語。以爲必發疹子。而重用豆豉、豆卷（亦麻黃製）等以汗之。不恤竭力以助其熱。見其舌

灰口渴。以爲防其劫津。而重用沙參、石斛等以潤之。不恤竭力以助其濕。至此而昏迷愈甚。舌色愈灰。痰涎上湧。命在頃刻。萬無生理。醫乃手足無措。無以名之。名之曰肺閉。而用紫雪丹、至寶丹、牛黃丸、濂珠粉、烏犀角。一服再服。使濕熱之邪。盡引入心包。遂一厥而不復醒矣。豈知濕爲陰邪。爲濁邪。暑爲陽邪。爲清邪。清陽之邪。有氣無質。可用紫雪等丹開泄而去。陰濁之邪。有氣有質。不可用開泄。一開泄則邪陷心包。死不旋踵矣。嗚呼。濕溫一症。始誤於豆豉、生地等之助熱助濕。繼誤於豆卷、石斛等之助熱助濕。終誤於紫雪、至寶等之引邪入心。以置之必死之地。而豈知濕溫本非死症耶。

濕溫非死症。而今之患濕溫者。往往致死。豈非服藥之誤乎。今夫病名曰濕。卽不當以助濕之藥以治濕病。雖甚庸愚。必知之也。病名曰溫。卽不當以助溫之藥以治溫病。雖甚庸愚。必知之也。而病者乃不之知。醫者亦不之知。醫之有時名者。更

不之知。豈不大可怪耶。

且夫濕爲陰邪。陰盛者陽必衰。未有陽衰而可以滋陰者也。陰愈滋則濕愈盛。以滋陰者治濕。是猶灌滷於地。而望其燥也。愚孰甚哉。然則如何而可治濕溫乎。曰。始未化火。則用朴、朮、陳、夏等以香燥之。繼而化火。則用連、芩、梔、翹等以苦泄之。終而濕降。則用茯苓、通草、澤瀉、車前子等以淡滲之。始終不當發汗。蓋濕家自有汗。不可再發其汗也。始終不當滋陰。滋陰是以水濟水。無益而有害也。無如邪說中人。深入骨髓。愚人無主。聽命庸醫。忠告之言。茫然不省。吾未如之何已。

嘗過一富翁之門。見其傾有藥渣。中有金斛。不以爲意。既而見有霍斛矣。既而見有鮮斛矣。最後見有鐵皮風斛矣。余乃嘆曰。當此濕令。病多濕溫。投此不已。病其殆哉。未幾翁果死。蓋人參與石斛連投。惟恐其津之劫也。然而聞之者。不以爲誤。一若與其以燥濕生。無寧以滋陰死者。嗚呼。滋陰之說。中於人心。雖死不悔。吾安

得運萬千廣長舌。登生公說法壇。使頑石一齊點頭哉。

痲症喉痛以喉症治之必死說

（痲症俗名痧子必兼喉痛醫家俱喝人曰爛喉痧者此也）

治痲症之喉痛。與治鬱火之喉痛大異。蓋痲症風熱。其邪襲肺。故必鼻塞涕清。咳嗽眼紅。聲啞喉痛。面紅花雜。身或作癢。一見此症。須用升、柴、前、葛、羌、獨等品。提毒祛風透發之。一劑喉痛止。二劑餘邪盡矣。若早用寒涼之品。以徹去其皮毛之熱。使痲不能乘汗外達。遂至溫邪內踞。欲出不出。毒火上炎。喉嚨腐爛。醫者不知其爲痲也。外吹珠黃以遏之。內服犀、羚、芩、連以制之。使邪無一毫之出路。始若稍安。終必不治。羣相詫曰以喉症死。（有謂近今喉症以古方治之不效不如以熱藥從治者殺人愈速不可不知）而不知痲症不早透發。以致毒邪攻喉而死。其實非喉症也。而以喉症之藥治之。豈能有效乎。是以治喉痛者。必先辨其是否痲症。如果痲也。用夏禹鑄天保采薇湯方加減

治之。無不透發而愈者。卽喉痛目赤。亦放膽投之。不庸疑慮。屢試屢驗。鐵鏡所謂聖莫聖於天保采薇湯。神莫神於天保采薇湯也。大忌寒涼。如犀、羚、芩、連、蘖、石、珠、黃之類。倘係喉症由於鬱火。則升、柴、羌、獨等升提溫燥之品。均屬切忌。輕者清肺、養陰。一劑卽痊。重則犀、羚、珠、黃。皆爲要品。蓋治病貴先辨症。猶之作文。貴先識題。不識何題而便作文。文必不取。所失者僅一己之名。不辨何症而便治病。病必不治。所誤者乃衆人之命。嗚呼。醫者奈何以人之命。試我之藥。屢誤而終不悟也。

炳按、論痧症前輩陳飛霞有痧症金鍼篇。論喉痧者。有葉天士李純修高錦庭計壽喬祖鴻範王步山屠尊彝陳耕道著有爛喉疫痧草。皆可爲痧症喉痧金鍼。執一夏禹鑄天保採薇。以爲手到病治。他書皆可不讀。我恐誤人也不淺。此病之門徑未窺。難與之辨。不議。

原註云。光緒二十八年春夏間。以喉症死者。比戶皆然。幾成大疫。其實眞喉症十不得一二。大半皆痳症也。余所見者。痳症爲多用天保采薇湯加減治之。無

不轉危爲安。然以此方告人。人反不敢用。有某醫者。余嘗舉以語之。彼笑曰。不必用此。以生軍磨汁飲之。可內消耳。余知其不可與語也。遂置之不辨。既而其家連死數人。皆以此症。問所用藥。則惟珠、黃、犀、羚、芩、連、大青等味耳。想必生軍汁亦用過不驗矣。噫。師心自用。善言不入。爲人猶不宜若是。而況行醫。吾願世之講究衞生者。愼毋一覺喉痛。便延醫治。而奉珠、黃、犀、羚貴重之藥。爲無上之妙品。以自戕其性命也。王鞠坪識

附錄天保采薇湯方

羌活	前胡	製半夏	陳皮
柴胡	赤芍	茯苓	川芎
枳殼	製川朴	桔梗	蒼朮

升麻　葛根　藿香　獨活

甘草

方內柴、前、升、葛。爲必用之藥。濕盛者朴、夏、陳、朮。亦不可少。骨節痠楚者。風淫於內也。羌、獨爲主。倘已化燥。舌上少津。則朴、夏、陳、朮等燥品。宜從刪減。不可執一不化也。鞠坪又識

急慢驚風辨

急驚實熱。慢驚虛寒。急驚驟發。慢驚漸成。急驚生於壯實之體。慢驚因於不足之軀。急驚之熱。如火燒。必面赤口渴。喜冷飲。聲壯氣粗。大便或閉結。或洞泄。小便短赤而熱。甚至四肢厥冷。面色轉青。熱極似寒之象也。治宜瀉火爲急。莫妙於夏禹鑄之幼科鐵鏡慢驚之寒。是真陽告竭。譬如隆冬冰合。未易解凝。非用附、桂、薑、椒。斷難挽救。況

虛陽上浮。亦必發熱，其熱夜盛朝淡。溫和而不烙手。面色桃紅。或白或青。口鼻中無莽莽之熱氣。舌必滋潤。苔必淡白。或微紅。口不作渴。即飲亦不多。喜熱不喜冷。是謂虛熱。甚至有脣裂出血，寒極似火者。治宜引火歸原。大劑扶正。庶乎有濟。莫妙於莊在田之福幼編若誤認實熱爲虛熱。而投以溫補。誤認虛熱爲實熱。而投以寒涼。皆必死之道也。

炳按、此雖陳言。伸說有理。

產前以攻病爲安胎說

產前有病。以安胎爲第一義。人盡知之。不知胎之所以不安者。病爲之耳。病不去。則胎不安。雖日用安胎之藥無效也。然則欲安胎者。必先審病之所由來而攻去之。病去胎安。其效甚捷。並非安胎之藥。卻是安胎之方。竟有礙胎之味。反收安胎

之功者。此豈膚淺者所能識哉。卽如厚朴、枳殼、半夏。皆爲孕婦所忌。然濕滿氣逆者。舍此不爲功。甚至大黃、芒硝、枳實、乾薑、桂、附。更非孕婦所宜。然熱閉寒滯者。非此不能治。昔黃帝問於岐伯曰。婦人重身。毒之如何。岐伯對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有故無殞者。言有病者無損乎胎也。亦無殞者。言於產母亦無損也。蓋有病者病能當藥。藥雖有毒。無損乎胎。亦無損於母。然必大積大聚。乃可投之。又宜得半而止。不宜過劑。以傷其正氣也。用藥者奈何不師軒岐大法。而依違顧忌。俟病日深。致不可救。以卒殞其胎耶。

產後以甘溫退虛熱說

產後之有寒熱。因於感冒風寒者。十之二三。因於氣血兩虛。氣虛則陽衰而外生寒。血虛則陰竭而內生熱。寒熱交作。虛風自動。而痙厥不止者。十之七八。果係風

寒外感。則必頭疼腦脹。項背牽強。畏風無汗。食物變味。當於四物湯中。量加荆蘇等味。以散寒祛風。不可重劑表散。若係氣血兩虛。誤認爲風寒而表散之。未有不汗出心悸不寐。而病日益深者。蓋汗爲心之液。心爲血所生。汗愈出則血愈虧。心無血以養。安得不驚悸不寐乎。此百病之所以叢生也。然則將奈何。曰惡露未清。腹中結痛。按之有塊者。治宜去瘀生新。生化湯、佛手散、加味芎歸湯。其主方也。惡露既清。時寒時熱。腹中安舒。口和知味。舌苔淡白。脈象沈細。面白如紙。脣無血色。自汗盜汗。頭暈耳鳴。心悸不寐。皆屬虛象。非大補氣血。未易挽回。八珍湯、十全大補湯。加龍、蠣、棗、茯。其主方也。總之。瘀未淨。則以行瘀爲主。瘀已淨。則以補血爲要。補血之方。必兼補氣者。蓋氣爲血之帥。古人謂治風先治血。補血先補氣。補血湯之所以重用黃耆也。氣行血行而瘀亦行。故虛體之行瘀。亦必先補氣血。丹溪爲產後無得令虛。當大補氣血爲先。雖有雜症。以末治之。知其要矣。

炳按、吳鞠通云。老人、產後、小兒、虛人。如兵家無糧之師。利速戰。然眼明手快。談何容易耶。

爲虛弱人及幼孩治實症遇當用尅伐之藥者宜早宜重說

世爲虛弱人及幼孩治實症。往往當尅伐之藥而不敢用。即用。亦必躊躇再四。不敢重其分量。藥不勝病。同於未用。自以爲謹慎。此大誤也。不知虛弱人當初病時。其正氣尚可支持。不於此時用重藥以直攻其病之所在。而一二劑蕩平之。以急挽其垂盡之元氣。而徐養其將耗之精神。乃優柔不斷。養癰成患。甚至借寇兵而資盜糧。坐令正氣大虧。攻之不可。補之不能。束手無策。豈非謹慎之誤更甚於鹵莽乎。至於幼孩。或寒或熱。或風或痰。或積滯。有不能不用大寒大溫大散大消之

品者。愈宜早。愈宜重。蓋小兒臟腑未充。氣體柔嫩。病易實。亦易虛。初病多實。久病多虛。實病不攻。待其虛而攻之。已無及矣。况小兒不肯服藥。十有八九。即服。亦不得多。非大劑濃煎。必不勝病。姑息養奸。需爲事賊。眼明手快。是在醫者。尤在病家。若狐疑不决。首鼠兩端。以昏憒爲老成。以觀望爲持重。庸臣誤國。亦正類是。豈獨時醫也哉。

小兒難治之症有四說

小兒氣體結實。感受風寒。因而發熱。熱盛生風。風盛生痰。忽然痙厥。不省人事。此謂急驚。外治用針用刮。用推用拏。內治用清用瀉。用消用開。即能清醒。如陣雲四合。雷雨大作。霹靂一聲。雲開雨止。轉瞬晴明。其來也忽。其去也突。故治急驚者。似難而實易。所難治者。厥惟四焉。一曰慢驚。或因先天腎水不充。或因後天脾土不

足。臟腑空虛。腠理不密。風寒易感。時寒時熱。穀食少進。大便溏泄。或因斷乳太早雜食傷脾。或痘後疹後痧後瘧後痢後。及一切大病久病之後。正氣大虧。皆能成慢驚。而又莫速於大吐大瀉之後。竟有一日卽成慢驚者。不可不知也。治法與急驚正大相反。莫善於莊在田之福幼編。惟溫惟補。大劑連進。乃可挽回。稍有遲疑。必不可救。而醫家病家。皆以爲奇聞。此其所以難也。二曰痧子。痧子一症。輕者避風。不藥能愈。重者辛散。亦可透發。體虛者扶正以達邪。火盛者滋陰以助汗。幼科書在。本不難治。自夫人誤認痧子之喉痛爲喉症。不用辛散。專用寒涼以治其內。珠黃以治其外。使痧毒不能外達於皮毛。則必上攻於咽喉。竟成不治之症。而難治矣。（詳見前痲症喉痛說）

炳按、小兒之病。亦難言也。余十五年前。治朱姓子。半夜來請。小兒五歲面赤身熱。脈數大汗。舌亦紅。有白虎證見象。但余在外房擬方（連余一日內七醫診視六用淸涼）問藥

曾吃過否。曰揀兩方已各吃一帖矣。無效也。而片刻瀉七次矣。余乃定人參、附子、炒乾薑、於朮、炙草、茯苓、煨木香爲主藥。余回家已四鼓後。是方一劑。熱退汗止。瀉定而愈。

三曰痘症。近年牛痘盛行。痘科專家。幾同絕響。一二種痘之人。大都粗工。下苗以外。茫無所知。適或痘不穩順。及時行天花。急而求方。彼惟以犀、羚、連、芩等一派寒涼之品投之。使血凝氣滯。痘漿冰擱。塌陷而死。其變甚速。治法始終當以補氣血扶陽氣爲要義。用藥以溫補少加發散爲首務。莊在田遂生編。實爲痘科聖書。非他家所能及也。四曰臍風。此症因產時受風。有生下即成者。有遲至百日者。七日內最易犯此。尤宜時刻留心。但見眉心有一點黃色。便是臍風。臍上必現青筋。即速施治。不治則黃至鼻端。不治則黃至嘴唇。不治則鴉聲撮口。哭不成聲。咀乳無力。急治之。猶或十能活一。治法莫妙於幼科鐵鏡之燈火十三燋。與廣生編之四

等燋法。治之得法。頃刻可愈。余嘗親手試之。非臆度也。以上四症治法。皆詳見余所輯保赤要言中。今復表而出之。欲使病家知四症雖難治。要皆有可治之法。勿視爲難而竟不治也。總之。治得其法。則難者亦易。治不得法。則易者亦難。難易之別。亦視其治之如何耳。

夾陰症邪說害人論

今人於年輕有室之人。一經發熱。治之不應。必指爲夾陰症。改用附、桂、參、地大熱大補之品以殺之。病家亦咎病人之不慎。而不怨醫者之誤治。故醫者樂言夾陰。爲卸過之地。而寃死者多矣。有父母者。或歸咎於媳。而無可置辨。則銜恨輕生。造孽何可勝道。不知房勞或遺精之後。感受風寒。亦必由太陽經入。仍屬陽邪。其熱必甚。兼以躁悶煩渴。尤宜清熱散邪。豈可反用熱藥。

炳按、房室之後。病發熱。爲夾陰症。然古來不信者甚多。考張氏醫通傷寒纘緒。有夾陰一條。必外症少腹痛。陽物縮。足脛冷爲真。出小建中加減炒製用之。但張云真傷寒可治。三時之病此者。長沙復生。不能攖指也。有已上見證者。確有此病。雖少腹痛減。足脛已煖。陽縮已伸。仍不能救也。我親手治之。葉天士云。病前病中奪精者。陰氣先傷。如寒時覺其寒甚。熱時覺其熱熾。此初起也日幾及病甚化熱。津液必易涸也。皆是內虛陽邪傳入陰經。即不死。傷寒偏死下虛人也古語。亦非數劑可愈之症。若用桂、附、參、地。必胸悶作惡。減食煩熱。但大熱大補之藥。陰虛之體。服之無病生病矣。徐靈胎當時與葉氏爭名。著作亦言之過甚。如先生一樣耳。讀書自具眼目爲要。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袁子才句。余甚佩之。

若果真中三陰。則斷無壯熱之理。必有惡寒倦臥。厥冷喜熱等症。方可用溫散。然

亦終無用滋補之法。徐洄溪論之詳矣。奉勸醫者勿輕言夾陰以害人。病家勿輕信夾陰以自害。按症施治。毋事張皇。庶幾天下多一生人。卽地下少一冤鬼。亦相得之道也。至於夾陰二字。本屬庸人杜撰。置之不辨可爾。

陰症忌用寒涼說

內外兩症。皆分陰陽。陽症實熱。陰症虛熱。實熱易治。虛熱難療。若以治實熱者治虛熱。未有不誤者也。然而治虛熱者。往往以實熱之藥誤人而不悟。何故。蓋實熱者。表裏皆熱。虛熱者。表熱而裏不熱。人但見其表之熱。卽不問其裏之如何。概以寒涼投之。以爲彼既發熱。治以寒涼。人必不能議我。病家亦深以爲然。而豈知虛宜補而寒宜溫哉。

炳按、藥之寒熱溫涼。卽天之春夏秋冬。寒、冬氣也。熱、夏氣也。涼、秋氣也。溫、春氣

也。藥之大略。如石膏、寒水石、大黃、芩連、膽草、川柏。皆大寒。冬氣也。附子、薑、桂、吳萸、胡椒等熱藥。夏氣也。炙草、黃耆、杞子。溫和藥品。如春氣和煦也。赤芍、丹皮、連翹、梔子等等微寒。秋氣也。溫熱兩字。要皆分嘗。至於陰症陽症。外科宜分。傷寒時氣亦宜分。調理雜症。則一言難盡耳。甘溫能治大熱。李東垣說也。

若甘溫可退虛熱之說。固耳所未聞。熱則如何而知其虛熱。曰脈必浮大而數。數爲熱象。而浮大則虛象也。重按不實。中無火也。面紅足冷。陽上越也。溲清便溏。神志不亂。則非實火可決矣。奈何復以寒涼投之耶。至如外科之有陰症。其辨尤易。不紅不痛不腫者。謂之陰症。腫而不痛。痛而不紅不熱者。謂之陰症。初起不紅腫痛。三五日後漸紅腫痛者。亦謂之陰症。瘰癧、乳巖、流注、貼骨、鶴膝、橫痃、骨槽、惡核、失榮、馬刀、石疽之屬。皆屬陰虛。盡在陰疽之類。其要在三五日內。察其皮色之變與不變。熱與不熱。以分其陰陽。不可因其三五日後之發陽。遂誤爲陽症。而以寒

涼之藥。逼邪內陷。治法。宜用麻黃以開其腠理。薑桂以解其凝結。熟地以滋其陰虛。其說詳載於外科全生集。本無庸贅述。因世之治陰疽者。多用寒涼。故特揭之。又鼠瘻、痰瘻。均屬陰症。最忌鹹寒。如海藻、昆布之類。今人無不用此。名醫且然。其他則又何責。可為長歎息者也。

炳按、昆布、海藻。含有碘質。能散堅結。解凝痰。痰核、鼠瘻。可與行氣化痰調肝藥相互而用。不可同陰柔寒凝藥同用。

血症不盡屬火論

人有感暑傷氣。忽然吐血盈碗者。有勞力受傷。逢節吐血者。有傷怒傷肝。衝口而出。一時昏暈欲絕者。有脾不統血。血不歸經。溢入胃而吐出者。有感冒風寒。咳嗆破絡。由肺咯出者。皆為可治之症。惟有房勞過度。思慮傷神。吐心腎之血者。十無

一治。其餘諸血。皆當審其症因而施治法。或清或溫。或補或瀉。或攻或散。或和或通。不膠成見。惟病是視。以調其營衞。和其三焦。使氣歸血附。此引血歸經之法也。

炳按、此說藍本好。尙無語病。惟瘀留不肯復出。必溜入肺藏。而咳嗽變癆。先生未知也。所以吐血之後。一有咳嗽。醫治甚難也。

今之治血症者。不問何因。皆稱火盛血溢。驟用寒涼之品以直折之。非不暫止。而血未歸經。往往變爲勞瘵不起之症。不知血歸經。則血行而不吐。血不歸經。雖強遏住之。積久亦必吐也。猶治水然。不順水之性。而宣之使通。乃逆水之性。而防之使止。其有不橫決而四溢者哉。是故寒涼之藥。用之得當。其效甚速。用不得當。爲害亦深。血症其一端也。

喉症亦有陰寒論

治喉症者。不敢用溫藥。與血症同。不知喉症之因乎風熱者十之七。因乎鬱火者十之三。果係鬱火喉痛。自宜用寒涼之品以折之。挾風者卽當兼散其風。自有白喉忌表之說行。幷祛風之藥亦不敢用。因豆豉之爲害。而誤會牛蒡之不可服。於是乎一見喉痛。不問其爲風爲寒。一味以犀、羚、珠、黃、馬勃、射干、板藍、大青等極寒極涼之品爲方。遂成一篇刻板文字矣。以喉科名者。莫不皆然。幷有妄指爲白喉以駭人者。豈知白喉之症。因於煤毒。北方專用煤燒。故有此症。南方不常見也。今有忽然喉中作響。響如打鼾。舌色白而不腫。頃刻卽死者。人皆不知其爲何症。諸書皆稱肺絕。近人名爲肺閉。其實腎經中寒。陰症喉痺。誤服寒涼以致死耳。如服桂薑湯立愈。桂薑湯專治頃刻而起。前無毫恙者。此虛寒陰火之症。非實火也。治法用肉桂、炮薑、炙草各五分。同研細末。共歸碗內。取滾湯衝入。仍將碗頓於滾水。掉藥口許。漫以嚥下。立愈。或以生川附切片。塗白蜜。（名三因蜜附子）火炙透黑收貯。臨用

取如細粟一粒。口含嚥津。亦立刻全愈。又方無論冬夏。用四逆湯、附子乾薑炙草附理中等湯。白朮人參炙草加薑附自愈。切忌表散清降寒下等劑。如非寒症。誤用薑桂附。則不可救。是以辨症爲尤要。薑桂湯蜜附片治法。見外科全生集。四逆湯等治法。見良方集要。因此症最易誤治。故特表而出之。

炳按、喉症風熱爲多。夾痰夾濕夾溫。厲有霉毒。種種不一也。尋常有表邪咳嗽。身熱脈弦數。頭痛。均疎散中參清咽解毒。亦非一味涼劑者。故前人無不以肺胃感風熱症。以先散後清立法。白喉論初見瀏陽張紹修著立五方。其表也葛根、桑葉、連翹、牛蒡、製蠶、蟬衣。其清也黃芩、生地、銀花、膽草、馬勃、青果、土茯苓、石膏。祇用三錢。後子午香室忌表抉微。連桑葉薄荷亦忌。所立養陰八柱湯。大生地、白芍、麥冬、元參等寒涼滋膩。抑遏風熱。禍害病人。所云服三因蜜附子者。名少陰腎傷寒。急者一周時。不及救也。外科全生集、良方集要。皆簡單引用之書。

法脈甚小。

暑病有宜用參者論

盛夏酷熱。爍石流金。汗出過多。未有不傷氣者。內經云。熱傷氣。又云。壯火食氣。故治之必顧氣分。補氣之藥。孰有過於參哉。孫真人生脈散。東垣清暑益氣湯。丹溪十味香薷飲。皆人人共見之方。未有不用參者。至人參白虎湯乃金匱中暍門專主之方。金匱乃醫聖仲景之書。是不足法。更何法也。今人見中暑之症。往往疑爲時邪而不敢用。不知四時不正之氣。如春當暖反涼。夏當熱反寒。秋當涼反熱。冬當寒反溫。感而病者。謂之時邪。暑乃六氣中之一氣。本天地之正氣。應時而至。人或不愼。感之而病。是直中暑而已。不得混謂之時邪也。竟有霍然撩亂。上吐下瀉。汗出如油。陽微欲絕。非重用參附。不能挽救者。猶記亡友劉南士云。其兄文星。精

堪輿之學。七月初。爲人相地。在羅店地方。中暑霍亂。吐瀉交作。十指螺紋盡癟。危在頃刻。醫盡束手。適有友人周介儒。在其地處館。視之。以爲氣虛欲脫也。重用一味高麗參煎湯服之。吐瀉頓止。螺紋盡綻。及南士聞信趕至。已愈矣。皆驚以爲奇。而不知非奇也。人特不細思耳。蓋文星體素肥胖。外有餘者。中氣必不足。又當秋暑方張之日。履地勞苦之事。氣之傷也決矣。既經大吐大瀉大汗。舍參無別法矣。其效之神速。不亦宜乎。或曰暑天豈無穢濁之氣。何可用參以補住之。余曰。此病之所以貴乎看也。果有穢濁。原不可補。不知當大吐瀉之後。卽有穢濁。亦必盡去。此時不補其氣。更有何法可用。況亦有本無穢濁。而僅感暑氣。體虛不克支持者乎。奈何執暑天不可用補之說。坐令有可治之法而聽其不治也。

傷寒正名論

今人見發熱數日不涼。即混名之曰傷寒。而不辨其爲風爲寒爲濕爲熱爲溫。一例以豆豉、豆卷、牛蒡、沙參、生地、洋參、石斛投之。此大謬也。不知此數病者。雖隸於傷寒門類。皆由傷寒傳變。不得混名之曰傷寒。而以冬至以前所發之真傷寒治之。況其所用者。並非傷寒方。且其所視者。亦並非傷寒症。特欲以傷寒兩字愚病家耳。素問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熱病。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何也。寒甚則生熱也。又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難經五十八難曰。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傷寒爲病之總名。五者乃病之分證。仲景傷寒論。其始曰。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其後乃一一分別治之。有所謂中風者。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是也。有所謂傷寒者。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是也。病自傷寒來。故用桂枝、麻黃之辛溫。以祛風而散寒。有所謂溼痺者。太陽

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是也。有所謂暍病者。太陽中熱。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者是也。有所謂溫病者。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是也。其病亦自傷寒來。其方如葛根之辛涼。石膏之辛甘寒。黃芩、黃連、大黃之諸苦寒者皆治之。今人既不辨傷寒症中之爲風爲寒爲溼爲熱爲溫。又不問傷寒論中以何者爲主方。

炳按、傷寒正名。勦撮傷寒論開場白。引用難經傷寒有五語。做一篇文字。實要罵用豆卷、豆豉、牛蒡、沙參、生地、洋參、石斛之醫耳。餘無自己一言半語。表張醫理。蹟近謗書。總之藥之酸甘鹹辛苦之味。寒熱溫涼補散消奪等等之性。有是病。卽用是藥。古來名手。不越規矩。如偏愛偏憎。早用寒涼。抑遏病邪。固屬誤人。而偏喜補燥。使邪亦不外達。助熱化火劫津。亦所不免矣。且著書。此等言語不宜說。因自遇有痧疹未透。可不用牛蒡。溫熱無汗。不用豆豉。熱病化火。不用生地、石斛救液乎。轉覺寫方時自有抵觸。

而惟以豆豉、豆卷、洋參石斛等味。爲治傷寒之良劑。并治百病之妙藥。豈不可笑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余願治病者。必先正其病之名。然後定其方所主。勿混言之曰傷寒。而以無關於傷寒之藥誤人也。陸九芝先生有傷寒有五論。其說甚詳且精。略舉其凡。以破夫傷寒愚人之術焉。

炳按、傷寒一症。何人不知。傷寒一書。何醫不看。漢後王叔和集勒成書。已後註述闡揚張氏之書。有其名而無其書者。不知凡幾。卽書尚存。專攻一世。不能盡讀。一書莫說多。以四十卷爲則。請讀三顧。能否上口背出乎。要之既爲醫。傷寒病理。不可不知耳。

江浙少真正傷寒。故不必泥定傷寒看病。再者世運日變。兩間氣化亦變遷。前賢未盡之理。亦須後人糾正。如王安道、劉河間、朱丹溪治四時發熱之病。已偏用辛涼苦寒。救濟前人辛溫香燥之弊。至清代古吳葉先生香巖。闡發治溫。又

以甘濡立法化邪。其實杭嘉湖亦從此法。王士雄駁吳鞠通條辨。病名題旨未清。乃言曰冬傷於寒。至春發者曰溫病。夏至後發者曰熱病。冬春感風熱之邪。而病者首先犯肺。名曰風溫。其病於冬者曰冬溫。病於春者曰春溫。即葉氏所論者。是亦名時氣溫病。夏至後所發熱病。在內經亦曰暑。以其發於暑令也。故仲景以夏月感暑成病者名曰暍。蓋暑暍者。皆熱之類也。然尚有濕溫一條未言。但濕溫即濕熱也。須分兩條。一者其人常傷於濕。因而感暍熱爲之濕溫。病苦妄言。治在足太陰。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前賢主以蒼朮石膏湯之用蒼朮、石膏、知母、甘草。但此病不易治。其時令濕熱。亦曰濕溫。葉氏有論。薛生白有暑濕者。條分縷晰。亦曰濕熱病論三十八條。餘是附入。傷寒有五。難經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而不知內傷寒症有五。一停飲。二傷食。三脚氣。四虛煩。五內癰也。同傷寒十二證。一冬溫。二寒疫。三瘟疫。四溫病。五熱病。

六風温。七温瘧。八濕温。九中暍。十温毒。十一風濕。十二痙病。見清代醫宗金鑑傷寒心法要訣。欲正名亦當知此。

市隱廬醫學雜著終

後記

《醫學讀書記》三卷，又《續記》一卷，并附《靜香樓醫案》三十一條。清代尤怡撰著於嘉慶十九年甲戌（公元一八一四年）。怡，字在涇，號拙吾，晚號飼鶴山人，江南長洲（今江蘇吴縣）人。據載其年輕時家貧而好學，曾在寺院賣字爲生，能詩文。後學醫於馬俶，博涉醫籍，晚年學識益精，治病多奇驗。《醫學讀書記》爲尤氏讀書雜記，内容主要包括部分基礎理論，多種病證的辨證施治，若干方論，并對某些書籍和醫家論述作了正誤與論辨。書中所論精要，平正通達，對後學者很有啟發和參考價值。

《醫學讀書記》初刻於清嘉慶十九年甲戌（公元一八一四年），後又有光緒十四年戊子（公元一八八八年）朱氏家塾刊本，本次校正以清光

緒十四年行素草堂刊本爲藍本，以一九八三年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王新華點注本爲參校本，在保存《大成》本特色之前提下，正其錯訛。

《讀醫隨筆》 六卷。清代周學海撰於清光緒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學海，字澂之，安徽建德人，曾中進士，後官至浙江候補道。其潛心醫學，服膺張璐、葉桂之説，生平著述甚多，曾編撰《周氏醫學叢書》共三十二種，《讀醫隨筆》是作者匯集讀書、臨證之筆記而成，内容包括中醫基礎理論、脈法、運氣、方藥，以及臨床各種病證等。是作者研讀古醫書的心得體會，其在自序中曰：學海之所以備遺忘也，意在溫故以求新。後學者如能宗學海之迹，領悟其旨，細細玩味古代經典，并熟記在胸，則臨床觸機應變，疑題悉解。

兹以清·光緒十七年至宣統三年（公元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建德福慧雙修館刊本爲藍本，在保存《大成》本特色前提下，正其錯訛。

《市隱廬醫學雜著》 一卷。清 王德森撰著於公元一八五三年。德森字嚴士，又號鞠坪。江蘇昆山人。自幼夙好儒書，中年以往，稍稍涉獵醫書，窺測《素》、《靈》微旨，家人有恙，藉以自治，親故見招，不能固却，遂棄青氈。二十年來，閱歷漸深，窮原竟委，闡解詳明，用告病家。其論多從病證誤治，辨明分析，尤反對平穩方藥，對後學者頗有啟迪和參考價值。

《市隱廬醫學雜著》初版於公元一八五三年，後又于公元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八年重刊。本次校刊以公元一九一八年杭州紹興醫藥報刊社刊本爲藍本，在保存《大成》本特色之前提下，正其錯訛。

高 忠 梁